

##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說集共收阿尔巴尼亚当代十二位作家的十三篇作品，是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納伊姆·弗拉舍里”国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現代散文选》(英文本)中譯出的。《作者簡介》也是根据該书所載的材料編譯的。

## 目 次

|                         |                   |
|-------------------------|-------------------|
| 罗柴堡怀古 .....             | 农达·布尔卡 ( 1 )      |
| 倔强的丫头 .....             | 斯泰利奥·斯巴塞 ( 9 )    |
| 那就是我, 乔博·拉布西 .....      | 舍夫克特·穆萨拉伊 ( 17 )  |
| 乔治·戈莱米一生中最后的日子<br>..... |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 62 )  |
| 兵役证 .....               |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 110 ) |
| 多尔多列克 .....             | 索玛·卡乔里 ( 119 )    |
| 生命的春潮 .....             | 法特米尔·吉亚泰 ( 128 )  |
| 突围 .....                | 法特米尔·吉亚泰 ( 138 )  |
| 英勇奖章 .....              | 齐尼·萨科 ( 169 )     |
| 一报还一报 .....             | 雅科夫·佐泽 ( 179 )    |
| 继承人 .....               | 阿里·阿布迪荷沙 ( 214 )  |
| 迷途的羔羊 .....             | 索梯尔·安多尼 ( 234 )   |
| 金泉 .....                | 纳伊姆·普利夫提 ( 257 )  |
| 作者简介 .....              | ( 269 )           |

## 罗柴堡怀古

农达·布尔卡

阿尔巴尼亚的儿女那么勇猛！  
他们比国土上的堡垒更为坚牢，  
在祖国面临危亡的生死关头：  
他们的愤怒多么可怕！他们的友情最为可靠……

——拜伦

死者的骨灰建设了祖国

——拉马丁

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在温暖的秋阳照耀下的罗柴堡古堡，仿佛听到英吉利海峡隔岸两个诗人<sup>①</sup>那优美歌声的遥远回响，在近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就对阿尔巴尼亚山鹰<sup>②</sup>倾注了满怀热爱。

在想像中，我看到两串晶莹的泪珠，像两行冰柱一样，挂在永恒的岩壁下。我想起不幸的斯库台母亲，像传说的那样，她被

---

① 指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和法国诗人拉马丁(1791—1869)。

② 阿尔巴尼亚原名叫“什奇普利亚”，意即“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像山鹰一样勇猛。

活埋在城堡的高墙里。这两串晶莹的泪珠必是那不幸的母亲洒下的。她献身的时候，把一只眼睛留在城墙外面，为的是别人把她的孩子抱给她喂奶时，她能看见亲生的孩子。<sup>①</sup>莫非我的眼睛使我产生了幻觉？一个人在遐思幻想中看到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

那个传说中的母亲的泪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母亲。

在高峻的群山、碧绿的草地、深深的沟壑、倾泻的溪流构成的庄严景色的衬托下，我看到另一个母亲。她勇敢地面对着时代的盛衰，无论是在她头戴荣誉的桂枝花环，还是在她戴着受难的荆冠的时候，永远是目光炯炯，高昂着头，从来不曾有过沮丧。她举着剑，抵挡住命运之潮的冲击，儼如古代的亚马孙族<sup>②</sup>女英雄。

古色古香的斯庫台，带着时间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样的城市，传说和历史是如此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你几乎难以分清二者的界限，也无法想像冲击着母亲受磨难的胸怀的那泡沫

---

① 阿尔巴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传说：当年，阿尔巴尼亚人为了抵抗罗马、土耳其的侵略，在斯庫台修建罗柴堡城堡，因地势险峻，无法建起。有人说，必须埋进一个年轻的妇女，城堡才能建成。一天，有个年轻、美丽而善良的母亲，来给建城的人送饭。大家为了修好城堡，便要活埋她。年轻的母亲哭了，但她懂得，只有建起城堡，才能抵挡外国侵略军。为了祖国，她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她有个心愿，希望能继续哺育她唯一的孩子。人们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便自动躺在城基上，让人们在她身上建起城堡，外边只留下她的一只眼睛、一只手、一个乳房，以便继续给孩子喂奶。据说，从此以后，不管晴雨，城墙仍在滴水，这就是那位母亲的乳汁。她的乳汁，不只哺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哺育了创造这个传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忠于祖国的坚贞精神。

② 希腊古代传说中巴尔干半岛北部西徐亚一带的一个强悍善战的女人族。



飞溅的浪潮。

一个人时常会沉入沉思默想中。我站在那里，瞻仰着写过《欢乐和忧伤》的我們的詩人的墓地上那一百多只花圈，不禁想起了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射进母亲的花圈的毒箭。米吉安尼<sup>①</sup>的詩句“什么时候时代才会給我們光明？”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

飓风常常給这一带造成巨大灾害，母亲的眼泪仿佛永远干涸了；在战争中，战刀的利刃往往会变鈍，而母亲的心却从来没有过平靜；有时候母亲的心或許被迫而跳动得緩慢些，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潮来潮去，潮落潮涨，人們在一生的岁月中，有时候悲伤，有时候欢笑；他們的房屋被烧毁，又重新建起，被夷为平地，又盖起新的，然而流动在母亲血管里和心臟里的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跳动。

“她的心是多么坚强啊！”外面的世界悄声說。

“他們为什么不屈服？为什么这样頑强？”別人問道。

飓风中传来山鷹的怒鳴：

“光荣属于勇士的頑强精神！”

在罗柴堡古堡无言的城牆前，緬怀往古，我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展現在眼前。当你深深钻进历史世紀的云雾中，你会沉浸到神話的世界，自然地想起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話中，奥林匹斯的众神早已湮沒无聞，普罗米修斯却还活着。他不只活在人們的記憶里，而且活在著名詩人的文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被

---

<sup>①</sup> 米吉安尼(1911—1938)，阿尔巴尼亚的革命詩人。

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兀鷹向他扑來，啄他的眼睛，但他永不屈服于暴力的威壓或謊言。宙斯<sup>①</sup>已湮沒無聞，普羅米修斯却活着。母親的心就像普羅米修斯的心，她抵擋住一切暴力的威壓，不向謊言屈服。

因此，母親是永生的。

我一直凝望着羅柴堡古堡，我的幻想馳向鳳凰——埃及人民古代神話中的鳥。鳳凰長大之後，立刻化做火焰，從它的灰燼中得到再生。

因此，鳳凰是永生的。

我把母親比做鳳凰。她有多少次變為灰燼，而又從廢墟中得到新生啊！

我回想起斯巴達。當時，有人告訴里昂尼達斯和他率領的駐守在溫泉關的三百個斯巴達勇士說，波斯人來得這樣多，他們的箭簇遮天蔽日，里昂尼達斯却答道：

“他們來得越多越好，我們就在他們箭簇的蔭涼下戰鬥！”

多少世紀以來，母親的兒子們不是也曾在敵人槍彈的陰影下戰鬥嗎！

這是一件史實：我的情思飛往克魯雅<sup>②</sup>。我看到一頂頭盔、一雙鋒利的眼睛，從城堡里投射出霹靂般的反擊。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紀，土耳其紅色的新月徽旗懸掛着，並把它的陰影投向歐洲海岸。歐洲人嚇得心驚膽顫，而克魯雅的山鷹，卻向亞細亞的首領發出挑戰：

---

① 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斯山的主神。

② 十五世紀，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領導人民，反抗土耳其的侵略達二十五年之久。克魯雅城堡便是斯坎德培當時駐守的地方。城堡遺址至今尚存，阿爾巴尼亞人驕傲地把它叫做“鷹之巢”。

“这里不許你通过！”

土耳其苏丹发誓要把阿尔巴尼亚变为荒原，結果，却使他的雇佣兵落得尸骨遍野。

然而，这并不是传说。

我想起伊利里亚族。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是无限的！

它給予世界以士兵、艺术家……。我看到母亲紧鎖眉头，目光里流露着忧郁。或許她想起了多少世紀以来流亡在外的儿女們。世界上沒有几个国家可以宣称，它有一半人口在国境外受着磨难。他們像无巢之鷹，离乡背井，居住在国外。然而他們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却是如此坚强有力！下面便是一个出色的例子：一百多年以前，拿破侖通令在欧洲大陆封鎖英国。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在海上封鎖法国。你看，封鎖也并非我們这个世紀的发明。

英国舰队警戒着，不許任何船只穿过地中海。

但是，就在英国水兵的鼻子下，一只快船冲破封鎖，駛进大西洋。海軍上将納尔逊大怒，命令部下严加監視，在那只船的回程上截击它，并把船长逮住帶給他。結果，几天之后，那只船果然回来了，恰恰落到封鎖者的手里。他們生俘了船长，把他帶到納尔逊面前。

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蓝眼睛、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走进納尔逊的房里。

納尔逊用一只眼（在战争中他丢了一只眼）默默盯着他。那个青年也直直地盯着納尔逊的独眼。

于是納尔逊問道：

“你不知道女皇陛下的命令嗎？”

青年：“知道的。”

納尔逊：“那么你为什么冲破封鎖？”

青年：“为了我能活着！”

納尔逊：“你怎么竟敢这样干？难道你不怕嗎？”

青年：“我根本不知道‘怕’字。”

納尔逊的独眼迸发着火花。

納尔逊：“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我处在你的地位，你会怎么办？”

青年：“我早就把你絞死了。”

納尔逊被青年的回答弄得目瞪口呆，沉吟了半晌，又問道：“你是从哪里像雹子一样崩出来的？”

青年：“我是从爱奥尼亚群島来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在当时是最大舰队的海軍上将，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說道：

“現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如果我再逮住你，我一定把你絞死！”

当那个青年微微弯了弯身然后离去的时候，只听到納尔逊喃喃自語道：

“他們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啊！”

希腊的历史学家、作家斯匹罗斯·米拉斯在他的《米奥里斯》一书中，对上面这段插話作了这样的評論，我把他的原句摘录如下：

“納尔逊的独眼，沒能吓唬住这个勇敢地冲破封鎖的阿尔巴尼亚青年那一双无畏的眼睛，这还是头一次。”这个青年就是米奥里斯，在一八二一年希腊革命期間，他擢升为希腊总舰队的海軍上将，有不少的書記叙了他。

在山天相接、山鷹和烏鴉格斗的地方，籠罩着染血的陰云，  
透過陰云，我讀到一部未寫出的書，一部傳說式的書，却並非傳  
說，而是一部記載歷史事件的書。我不知道這部書將來能否寫  
成，把這個國家幾百年來對世界的貢獻告訴全世界。

這是一部記載阿爾巴尼亞人民功績的金色的書。

我不是在幻想中看到了母親，而是親眼看到了她。我又聽  
到詩人弗拉舍里<sup>①</sup>的詩行，它像當格里亞透明而純淨的泉水一  
樣流暢：

我親愛的母親，阿爾巴尼亞！

你歡歡喜喜把我們養大，

我們一個個來到你的面前，

遵從你的命令，你的召喚！

你頭上四周環繞的群山，像裝飾過古代少女的花環。

你那青青的牧場，碧綠的山谷，密林遍布的群山，富有傳說  
色彩的溪水、河川的清流，為我們制成了節日的盛裝。永遠無畏  
的正直人民，在你的土地上勞動、流汗、唱歌。你的每個鄉村都  
有了電力，盲人得到了光明，每個牧人的袋子里都裝着初級讀  
本。

母親的心跳得多麼快啊！

于是我矚望着那面旗幟。啊！那永遠飄揚、不曾屈服的旗幟。

它受過火的洗禮，沾過炮灰的污塵，經過冰雹的打擊，為火

---

① 納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爾巴尼亞偉大的愛國詩人，阿爾巴尼  
亞文學的奠基人。

焰燃烧过，被子弹打穿过，它拍击着翅膀，飘扬在孕育着雷鸣的阴云深处，从风暴中辟开前进的大道。它那呼啦啦的拍击声和母亲心脏的跳动声，是和谐一致的。因此，这面旗子是永生的。

我看到了坟墓。那不是在床上死去的人们的坟墓，而是烈士们的坟墓。人们把他们的骨骸从山间收集拢来，埋葬在这里，用鲜花装饰着。这是两万八千多烈士的坟墓。他们用荣誉的染血的花圈，装饰着历史。在每座坟墓上，我都看到闪闪的萤火虫，不，那不是萤火虫，而是母亲的心被分做千千万万闪耀的火花，抚爱着她每个在战斗中阵亡的儿子。母亲的心为之跳动的人，是永垂不朽的。

十一月二十八<sup>①</sup>——十一月二十九。<sup>②</sup>

这是阿尔巴尼亚母亲的一双不可分开的美丽姊妹，她们不能分离而生存。

张 奇 译

---

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伊斯马依尔·基马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解放斗争，在发罗拉升起第一面独立自由的旗帜，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从此，结束了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四百五十年的残暴统治。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德国法西斯匪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了全国。

## 倔强的丫头

斯泰利奥·斯巴塞

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件我们这一带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过的事。卡拉马斯村农业合作社的人，都管斯杰方·吉纳伊的孙女儿列娜叫倔强的丫头。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她的故事。你们大概还没听说过吧，那末就请大家听一听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吧。这是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列娜也跟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姑娘一样，在群山环抱的湖岸边生长，在丛林中，在湖畔度过童年。很小的时候，她镇日在岸边玩耍，采摘白睡莲，往重重迭迭的花瓣里洒水；她用白粘土和湿沙子作面包，用小枝条和泥土盖房子，搭牛栏和羊圈。爷爷交给她看管一头牛犊和三只小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在林中空地上放牧或寻找牲口。有时牲口跑近丛林边缘，等到她找到了它们，往往又忘了当牧人的职责，自己钻进灌木丛里去了。傍晚时分，她才拿着一根小树条，把牛犊和羊羔赶回家来，这时她头上戴着花冠，脖子上挂着花环，腰带上插着花束，手里还捧着花球——简直成了新嫁娘啦。村里一大群快活的男女孩子团团围住她，嘁嘁喳喳地叫着嚷着，向她要花儿。列娜得意地微笑着，从花环上或花球中抽出花儿，扔给这个一朵，扔给那个一朵，最后让每个人都分到一朵花。

跟着列娜走的孩子越来越多，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在送亲的行列中庄严地走着。

“天雷劈了你，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又不是蜂王，干吗让这么多孩子围着你转！”妈妈大声叫骂着。不过，说句老实话，有这么一个伶俐可爱、活泼淘气的好女儿，妈妈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不知不觉，列娜·吉纳伊已经长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大姑娘了：绯红的脸蛋像奥赫里德的苹果，修长的身材像挺立在岸边的柏树。她长得美丽极了，简直跟森林里溪流中的仙女一样。

无论谁见到列娜挽起袖子在岸边洗衣服，或者大热天往自己脸上泼湖水，都会把她看作仙女。谁要是见到她在丛林中放牧牛犢和山羊，或者捡拾柵树枝和枯枝，也准会把她看成仙女。因此，在秋天的那些节日里，列娜和她的女友们跳起环舞，或在春天和夏天，她们在田里锄草或收割时，村中的小伙子们都叫她仙女。

“斯杰方的孙女把我们的儿子给迷住了。”农妇们嘟嘟囔囔地埋怨着。

村子里的小伙子们在街上碰见了列娜，目光跟她相遇时，他们的心就急剧地跳动起来。如果她对谁打个招呼，这个人就会高兴得无法形容。“列娜要是做了我的妻子，跟她一道干活，一同下地，一起跳舞，一块儿待在家里，成家立业，该是多么幸福啊！她将成为四个、五个，甚至八个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像列娜一样漂亮，像列娜一样伶俐，像列娜一样勤勤恳恳，多好啊！”

多少小伙子在浪花拍击的湖畔，在橄榄树和柵树的林荫下，就这样想入非非，度过了许多个无眠的春夕和夏夜。

但是大家觉得列娜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平日去干活，她总



是眼睛望着前面，一本正經地走着，只听得見她那身朴素的印花布連衣裙窸窣作响。每逢星期日，她往头上扎一条白头巾，脖子上戴一串黃紅两色珠子串的項鏈，腰間系上自己用白、黑、綠和天蓝色的小玻璃珠子編的腰帶，再配上奶奶送給她的那个銀裙帶扣子，这一切使她出落得益发动人了。小伙子們只好深深地叹着气。她难得往他們那边望一眼，他們觉得列娜真是太驕傲了。

大家都感到，自从六年前村里組織了合作社以来，列娜·吉納伊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勤懇了。她好像一朵盛开的鮮花。

当时，村里很混乱。老一輩的人和青年們为合作社的事爭論不休，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則搖擺不定；但是，合作社終于成立了，开始了新生活。农民簡直变得认不出来了。

列娜成了合作社的骨干，每天早晨，三、四十个姑娘和年輕媳妇，带着鐮刀或铁鍬在村头集合。她們一块儿下地劳动。庄稼地上，从早到晚蕩漾着她們的歌声和笑声。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時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晚上，她們彼此互道晚安，每人心里都这么想：“唉，要是这一天再长一点，要是我們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唱几支歌，該有多好啊！”可不是么，早先姑娘們分別关在每人的家里，根本沒有机会待在一起。而現在，村庄、田野和周围的群山，都显得生气勃勃，到处是歌声和笑声，活儿干得又快又協調。

在姑娘們当中，列娜的精力最旺盛，心情最愉快。她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但她不喜欢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总願意自己多干些工作，因此，博得了大伙儿的敬爱。列娜，这个穷姑娘沒有念过多少书，只在初級小学毕了业，因为那时村里还没有七年制学校，現在这所七年制学校是解放后新办的。她要作許多家务事，

因而她早先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如今她应该读书，应该参加合唱队，当然也应该参加戏剧组。村里的这些事，如果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不去作，那末又有谁来作呢？难道就让他们这个合作社落在别的社后面不成？要知道，生活已经起了变化！青年人都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无论在什么场合，列娜总是走在前面，处处带头。过去，太阳一落山，村子里就寂静无声，沉沉睡去。可是现在一到晚上，村里的街道简直就像沸腾起来：从阅览室和俱乐部传来的喧笑声响彻了整个村庄。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什么时候才去睡觉、休息和帮家里作事！

列娜热爱新生活，成为这些朝气蓬勃的活动的中心。当列娜在台上扮演合作社某一懒汉的时候，老头子和老太婆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当列娜上台演唱古老民歌的时候，老人们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而当列娜和姑娘们一起跳起民间舞蹈的时候，老头子和老太婆们简直在位子上坐不住了。年轻人的欢乐也感染了他们。

但是，有一天，列娜的父母决定按当地的风俗给她订婚，出乎大家意外的是给她找的未婚夫不是本村人，也不是合作社的社员，而是相邻的什帕尔村的一个年青人。虽然，什帕尔村要比卡拉马斯村大一些，但是那儿还没有成立合作社。这件事使得小伙子们心里很难过，老头子们也不满意。而其中最伤心的莫过于拉普·托卡拉利的孙子乔治了。

乔治·托卡拉利比哪个小伙子都更爱列娜，列娜也倾心于他。否则，说真的，在圣乔治节的夜晚，列娜跳环舞时，乔治揪去她脖子上的项链，她一定不会答应的。再说，在庆祝合作社成立三周年的舞会上，如果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小伙子拉去她的头巾，列娜会同意吗？否则，他送给列娜这块现在她这样用劲地挥

动着颌跳环舞的镶红边白头巾，她也一定不会接受的。关于他们相爱的事，人们已经开始纷纷谈论了。

一个星期日，村里的人们看见一个媒人骑着白马进了村子，马背上披着鲜红的、松软的羊毛马衣，马鞍上系着装满送给女方礼物的五颜六色的绣花褡裢。媒人是替什帕尔村的纳西·茹尔科家来求婚的。斯杰方·吉纳伊看见媒人带来这么多财礼，高兴得唱了起来，他的歌声把地板和天花板震得直发颤。

这时，村里的姑娘们和媳妇们中间传说着合作社会计乔治的帐目不清。也许他并没有舞弊，但是帐目不清总有点不老实的嫌疑。现在列娜大概不会再理睬他了。也许列娜想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看到拴在吉纳伊院子里的白马，小伙子们都设想自己成了列娜的未婚夫，老头子和老太婆们都幻想着把列娜迎娶到自己家来作儿媳妇。

不料这一天晚上，吉纳伊家出了一件大事，全家为之惊慌失措。这位林中仙女般的姑娘失踪了！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她还是沒有回家！是不是她投湖或跳河自尽了？是不是她气疯了，跑到山里去了？我们的仙女跑到哪里去了呢？看来，合作社无异丢了一件无法弥补的珍宝。没有列娜，村里的青年人特别感到不安。到了晚上，俱乐部里再沒有从前那样的欢乐气氛，小伙子们也失去了每天向她问候的乐趣。吉纳伊全家陷入了悲痛。

我们的仙女远离了！无影无踪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突然一个消息传遍了全村，飞向田野，飞向群山，飞向湖岸。合作社的社员、牧人、渔人、老人和青年，都听说列娜还活着，并已经回到父母身

边，大家真是惊喜交集。

这可真是这一带从未听说、从未见过的事！全村都轰动了，纷纷议论。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呢？

我們都知道，列娜对乔治感到非常失望，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媒人到吉纳伊家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斯杰方爷爷决定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什帕尔村纳西·茹尔科的儿子努恩。茹尔科是什帕尔村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一家。全村人都很敬重茹尔科夫妇。虽然他们的儿子努恩还很年轻和稚气，由于他是茹尔科家里的人，因此不能说是个坏姑爷。但列娜却说“不行！”后来她还是说“不行！”第三次她还是说“不行！”当媒人骑着白马来到她家，列娜看见男方按照当地风俗盛在籬筐里送来的礼物时，才明白家里人当真要把她嫁出去，于是决定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她大声嚷道，把那个装礼品的籬筐扔到聚在一起开始唱歌的女人们脚边，就从屋里冲出去，砰地一声带上了籬笆门。

但是，谁也没有理会她。

“现在的姑娘都爱要点脾气，”一位大婶说，“没关系，她会明白过来的。”

唱歌作乐一直延续到深夜。爷爷自以为已经给自己心爱的孙女安排好了终身大事。

媒人走后，列娜家里才着了慌。太阳落山了，可是列娜没有回家。满天星斗了，列娜还是没有回家。启明星已经出现了，列娜还是没有回家！她跑到哪儿去了呢？

家里人找了她整整一夜，第二天又在山里、地里、湖边找了她一整天。哪儿都找遍了！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

这事发生后，过了许多天，斯杰方爷爷的妹妹从什帕尔村来告诉他，列娜平安无事地在她家里，但是，如果不解除她和努恩·茹尔科的婚约，她就不回卡拉马斯。老吉纳伊毫无办法，只好解除了孙女的婚约。婚约解除后第二个月的月初，列娜才回到家里。

“他们强迫我和一个不相识的人订婚，想把我嫁到那个我根本不喜欢的村子里去，”列娜对自己的女伴说。“我在什帕尔村躲了整整一个月，把那边的情况全了解清楚了。那里的生活还跟一百年前一样，劳动、吃饭、上山下地全是各顾各的。简直不是生活！什帕尔村没有合作社。人们在地里干活，既听不到笑声歌声，也没人打趣逗乐。”

“她说得对！她作得好！”青年人谈到列娜时都这么说。

但是老头子们却攥紧拳头，板起面孔说：

“我们村里出了件多么不体面的事啊！姑娘逃走了，只因为给她订了婚！婚约解除了，只因为姑娘不愿意！真是稀罕事！丢人，真丢人！倔强的丫头！丢尽了人！没见过这样的事！”

老太婆们划着十字，怜惜地说：

“主啊！原谅她吧！她不知道自己作的什么事啊！我们过去可不是这样，如今这个时代真把人闹糊涂了。”

当美丽的列娜，比以前益发美丽的列娜又领头跳环舞、领导生产队时，老头子们和年轻小伙子们都说：

“说实话，她那么作很不好，逃跑了，像个疯子一样，解除了婚约，败坏了风俗。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敢这么任性。可是现在她既然回来了，我们决不能再让这么个美人儿从我们村子里跑掉了！”

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小伙子向她求婚，也不知道谁会被她看

中。当然，不会是乔治了，絕不会是他，因为他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交代他那些帳目哩！

这就是那个倔强的丫头。可能你們也像我起初一样，不相信这个故事。那末我建議你們亲自到卡拉馬斯村合作社去一趟，亲自認識認識这个倔强的丫头。也許你能像我一样幸运，打她手里接过一杯从新打的井里汲上来的冰凉的水，看到她跳环舞，听到她唱古老的民歌。

和 子 譯

## 那就是我，乔博·拉布西

舍夫克特·穆薩拉伊

### —

您也許還記得，五年以前看見過那麼一個人，他年歲不太大，戴着一頂沒有邊的白色的高頂帽，穿着毛料褲子、短上衣和一件汗衫，甚至在七月中旬，當年輕的姑娘們都穿着日本式的無袖單衣的時候，他也從不肯脫下他那一身穿戴。黃昏時候，他常常擠在一群青年男女中在林蔭大道上來回踟躕。

那個人就是我，哈德里斯村的喬博·拉布西。

那會兒也不知為什麼，我總一心貪圖着安逸快活，而且認為除了地拉那，任何其他城市都不能給我這麼好的機會。再說，我在那兒也的確過得很舒服，因為我有一個侄子薪金很高，他住在拉納河邊的一所灰色的公寓房子里。他不僅當我住在拉那的時候對我殷勤招待，而且每當我想回到村子里去看看的時候，也總要給我許多禮物帶走。

最初，那也就是說，在解放了四年以後，我只是偶爾到地拉那去走走，在侄子家住上個把星期，馬上又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可是每次當我從那里回到農村的時候，總越來越感到對這個地方非常膩煩，干活兒的兴致和熱情也越來越低了。我的老婆哈尼福、兒子畢洛和兒媳婦仿佛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可是他

們从来也沒有当着我的面提过这件事。

說实在話，在战争沒有开始以前，在干农活儿上，我真可以說是从沒遇到过对手。和我在一起的別的农民，看到我有时为了一点工錢給賽費定阿加<sup>①</sup> 或者拉卡图迪巴夏<sup>②</sup> 干活，流尽血汗，而所得到的收成却全都放进了他們的仓库，都为我感到难过。那会儿我不过三十岁上下，正是一个年輕力壮的小伙子，几乎没有什么我干不了的事，可您也别以为我这会儿的精力已經不如从前了，別看有人常常叫我老叔。要是您想知道实情，我現在还不到五十岁。

在战争期間，我也毫不含糊地让大家看到，我也无愧是拉貝里亚的高尚的儿子。我英勇杀敌，受了伤，我也根本不理睬什么大夫或医疗站，身上帶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我馬上又上山了。

只是到了战后，我才变得完全不像从前的乔博了。从那时起我不是叫着肚子疼，就是嚷嚷着肩膀痛，干活儿也完全沒有兴趣了。我在发罗拉医院住了几天，医院里的大夫对我說，“那是因为过于劳累了。”他这种診斷我可不怎么爱听，也不願意相信它。为什么別人都好好的，单是我得了这种病呢？不論是打仗还是干活儿，他們不也都和我一样吃过苦嗎？“不，不！决不是那么回事！”我心中暗想，“根本的原因不在这儿，打开我的心看看，您就可以知道毛病究竟在哪儿了。”

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在打仗的时候，我一心想着，只要有一天贏得了自由，我們就可以整天吃喝玩乐，再也不必干什么活儿了。

---

① 阿加是土耳其的官員或老爷。

② 巴夏是土耳其的軍事或行政长官。



可是事情結果并不是那样，这一来，我就整天嚷嚷起肩膀痛来了。

我就那么凑合着混了下去，在解放后的四年以后，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我往地拉那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刚才也说过，我越是过惯了那种安逸生活，就越不乐意干活儿。再说，那会儿有好些农民，甚至我们村里也有一些人，都跑进城去当了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手艺人。

别人干得的事我当然也能干，也算凑巧，我老婆得到了他父亲留给她的一块地，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买主。我把那块地卖掉，口袋里装着卖地的钱，就去对哈尼福说：

“听我说，老婆子！咱们在村子里日子实在过得不怎么样。我现在想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她惊奇地问。

“咱们离开农村吧，”我说，“咱们总能把这几间破房子卖掉，用那笔钱在地拉那买下一间小屋，让咱们也出去瞧瞧世面吧。你说怎么样？”

哈尼福在所有的老婆中，可真算得是少有的，她从来都不曾违拗过丈夫的意思，可是这一回她却对我不讲情面了。

“你把咱们全弄到河里去淹死，也比你想干的那一套强，”这可真是她当时的原话。

儿子和儿媳妇晚上下工回来，也表示了和我老婆一样的反对意见。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把你卖地的钱拿去，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儿子看到我坚持要照我原来的主意行事，只好让步，“可是你不能把咱们住的房子卖掉，因为我们是决不会离开这里的，爸爸！到将来，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这里全都会有的。”

儿媳妇低着头坐在那里，什么話也沒說。

我怀着一肚子怨气走出村子，一路上我独自咕咕叨叨地說：“只希望万事順利，我能在地拉那郊区的什么地方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哪怕就为了要哈尼福和毕洛好看，我也得过一种让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房子仍然沒有着落。口袋里的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快就剩下不多了。我已經看出事情有些不太妙，可是一个沒有自制力的人，好像不管怎么样都能勉强凑合着混下去。我的侄子想尽一切办法給我找个工作，可是我喜欢干的事都需要有文化，而在那一方面我恰巧完全不行。至于体力劳动的工作，宁願让人把我給剝了，我也不願意干。至少，我也得气气哈尼福和毕洛。

沒有法子，我的侄子只好养着我。一开始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慢慢慣了，我甚至还邀請我的一些熟人到我侄子家来喝杯咖啡。我跟家乡差不多断絕了一切联系。我从来也不打听打听家里人过得怎么样，他們好像也完全不关心我在地拉那是怎么过日子的。有时候在地拉那街上碰上一个从村里来的人，我急忙轉身躲开，唯恐他們看見我。

这就是四年半以前我的情况。后来我到底是怎么离开了地拉那，总也不再去了，您願意知道嗎？行啊，我可以詳細地告訴您，可您千万別再告訴別人。

在地拉那我一气儿住了差不多两年。虽然我已經和家乡断絕了一切联系，从来也懶得过問家里的人怎么在过活，可是我心里仍对那个村子有些惦念。我老記得村子里那清清的泉水，那小河流过的平原和多岩的山坡。可是我侄子在地拉那住的那皇宫一般的房子仿佛是特別为我修建的。房子的东边，是一片开

闊的草地和起伏的小山丘，站在那些小山上真和站在我們村里的家門口一樣，可以一直看到達依奇山<sup>①</sup>。靠右手，在拉納河的那邊，是一片大平原，平原上到處是和我的家鄉一樣的農舍。一條很大的棕色的狗，那是一條真正的牧犬，長相非常像我家的巴蘭，它一直守望着這片田野。

一個跟我年歲差不多的農民，熟練地耕着地。他在八月里翻地下種，到了四五月，那麥子長得可真讓人愛。到五月底，麥子完全熟了，變成了一片金黃。麥子收割以後，那農民馬上把地翻了，種上玉米，用不着多久，那田野又變成一片青綠了。

“他可真是一個好樣的農人！”我常對我的侄子說。

“人家知道該怎么干活兒，”他總回答說，“他們不像我們有些人那樣把時間都白白浪費了。”

有一天，我不知怎么找了個機會和那個農民交談起來，當時他正在地里干活兒。我們一起坐到一棵槲寄生樹下，掏出煙來彼此相讓，隨便聊着天。從那以後，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這事兒不是太妙了嗎？住在城里，可同時你又能感到完全跟住在農村一樣，每天早晨來一杯很好的咖啡，每天晚上來上一壺白蘭地，午飯、晚飯吃的都是最好的菜——哪兒去找比這更美的生活呢？

可是，有一天晚上，一個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我遇上了幾個熟朋友，他們雖然不是和我同一個村兒的，可也是在同一個區。他們看到我非常高興。我馬上和他們一起在一家酒店里坐下來。酒這玩藝兒，您也知道，真能勾引人，您只要喝下了第一杯，那您肯定就得喝第二杯，然後就會一杯接一杯，總也沒個夠。要

---

<sup>①</sup> 地拉那北面的山名。

不是酒店里的服务員轰我們走，我們真是越談越起劲儿，很可能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的。那天晚上，我和他們在一起談話的时候，听到了許多关于我們村儿的情况。我听说他們都已经参加了合作社，可是也沒有搞出个什么名堂来。

当我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朝侄子家走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只是等着我去睡觉的那张鋪着厚垫子的弹簧床和暖和的絨毯。我也想到了一頓非常丰盛的晚飯：那一天正是我侄子的孩子三周岁生日，我早注意到他們已經宰了一只很肥的火鸡。我断定他們一定会把最好的一块給我留下的。

我在門上敲了两三遍，可是沒有人来开門。我一次又一次地敲，并且越敲越响，終于听到有人来开門的脚步声。門一打开，我就一边朝里走，一边大声嚷嚷着，責备他們。

“輕一点，大叔，他們都睡了！”跑来給我开門的侄媳妇怯生生地望着我說。

“去你的！”我說，“这儿就跟我自己的家一样，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当然！”她回答說，“可今天晚上我們有几个客人。”

“什么客人？”

“海佐大叔的侄女儿和她的三个孩子。她到这儿来要找个大夫检查一下。”

“真的嗎？是誰陪她来的？”

“海佐大叔自己。他把大嬸也带来了，反正車子里还能坐得下，她为什么不也上地拉那来看看哩！”

“哦，还有別人嗎？”

“是的，还有一个人，他是你侄儿媽媽那边的亲戚。可他只在这儿吃了晚飯就走了，因为他看到咱們这儿沒法匀出地方

来給他睡，我也不知道他住到哪儿去了……今天晚上您恐怕还得受点儿委屈。吃的問題倒不大，不管怎么，我可以給您煎个鸡蛋，那还好办，可我真不知道怎么給您找睡觉的地方。”

您可以想像这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尽管我很高兴海佐来了，因为他是我們村里我唯一喜欢的人。可是海佐却一个劲地睡不醒；我打开房間的門，在微弱的灯光下，只看到滿屋子都睡着人。海佐同志在我的床上睡得正香。我真想把他拉下床来，一直拖到房間外边去，可我又怕惊醒了孩子們和他們的媽媽，所以只好忍住了。我脫下呢大衣来往头上一盖，就在房間角落里冰凉的洋灰地上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我給冻醒了，仿佛这还叫人不够受，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大衣。我轉头一看，可不是，海佐正含笑站在我的面前。

“你喜欢在这儿过城市生活，对不对？你这个二流子……”

他把各种各样难听的名称和形容詞都加在我的头上。我听到他一連两三次叫我“沒出息的二流子”。当然我也不甘示弱，免不了回敬他几句。

孩子們和那两个妇女都醒了。我的侄子虽然只睡了不到两小时，現在也起来了。他因为明天要去参加一次考試，昨天准备功課一直到深夜才睡。

虽然这是五年前的事，可是直到今天我只要一想起来就禁不住臉紅。我們那一天发生的爭吵真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

“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了？”我的侄子非常惊愕地从他的臥房里跑出来，一連声問道。

“誰請你啦，你帶了这么大一帮人往这儿跑？”我挖空心思想出各种侮辱的話来向海佐报复。接着我更挖苦地說：“可当然，

你想帶你的老婆子，出來作一次蜜月旅行哩！”

我的侄媳婦紅着臉直求我們別再吵了，因為她覺得要是讓鄰居們聽見，那可太丟人了。

可是我們仍然不停地對罵着，要不是我的侄子插手干涉，我們最後真會動起武來的。

我的侄子雖然也氣忿萬分，可是他勉強忍住了。他開始和我們講道理。他的話真像箭一樣刺穿了我的心。

我還注意到海佐聽了侄子的話也多少有類似的感覺。在這次談話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我侄兒為我已經欠下了兩千里克<sup>①</sup>的債，可他從來也沒好意思對任何人提這件事。

當我的侄媳婦給我們送上咖啡來的時候，我侄兒已經該去上班了。他不能再耽擱了，只匆匆忙忙弄了點水擦了擦臉和手，穿上上衣，夾着一個大布袋就走了。

海佐和我面對面坐下來了。

“你瞧見了嗎？”他瞟了我一眼說，“你侄兒因為怕上班遲到，連早點也沒吃就走了。”

我完全明白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可是我簡直沒有勇氣回答。我現在頭腦已經清醒了，已經變得像一头羔羊一樣溫和，我對自己的一切問題完全有了一個新的看法。

我打定主意明天就回農村去，跟海佐一塊兒走，他顯然也是為了叫我回去才到地拉那來的。

## 二

我們出發了，但是並沒有跟別人一樣坐上火車，而是直接坐

---

<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币制单位。

上了紀洛卡斯特<sup>①</sup>的公共汽車。這車子將把我們一直送到離我們村兒不遠的地方。海佐家其他的人還仍然留在地拉那。

在車站售票處，我們買到了第一排座位的車票；海佐這家伙可真鬼，他把他所有的勳章都拿出來佩在胸前，讓售票處的人覺得我們一定有什麼很重要的任務。

車子開出地拉那以後，我看到綠色的田野和公路兩旁的小山真有說不出的高興。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四，那一天所看到的情景直到現在我也還清楚地記得。也許因為車子出了點毛病，司機把車子在拉普腊克附近停了幾分鐘。那一天那里非常熱鬧，大路上來來往往，又是人又是馬，還有許多大車。在那人群中我們看到一些戴着白頭巾的農村婦女，頭上都頂着筐子。其中有一個婦女一只手倒提着一只火雞，一只手拿着一些雞蛋。那火雞一直掙扎着想跑，弄得那女人簡直沒法對付，特別因為她另外那只手里又拿着雞蛋。司機是從紀洛卡斯特來的一個調皮搗蛋的青年，他在拐彎的時候也總要開每小時六十公里的速度，他把頭伸出去對那個女人說：

“把你的雞蛋賣給我好嗎，大嬸？”

“行呀，二十里克一個！”她回答說。

“得了，在地拉那只要九里克一個！”

那女人認為價錢太低不肯賣。

“那么就十里克一個賣給我吧，至少也省得你兩手都不閑啊！”他一邊說一邊開動了發動機。

“不成，不成！你騙不了我！”那女人堅持說。

她朝前還沒走兩步，那只火雞掙脫了她的手朝田里跑去，她

---

<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南部古城。

忙着追赶那只火鸡，只好把鸡蛋都扔在地上。

那司机究竟是个年轻人，止不住大笑起来，可是海佐却皱着眉头喃喃地说：“我们庄稼人正是这样走向破产和毁灭的！”

我对海佐自言自语的话完全没有理睬，因为他话还没说完，就马上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出烟荷包来，卷了一支烟，这正是很多人心里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常有的举动。

“你没有瞧见吗？车里不许抽烟。”我低声对他说，并指给他看挂在挡风玻璃上的一块小牌子。

海佐念了念牌子上的字，“请勿抽烟”，就把烟荷包装回口袋里去了。我们又换了一个话题，坐在我们后面的一群青年人唱起了他们喜爱的拉贝里亚地区的歌，关于那个农妇的事我们马上也就忘记了。

车里的许多人都开始打起盹来。在磨面厂前面排队等着磨面的人也常常会打盹的。车子开过都拉斯<sup>①</sup>以后，许多人都睡着了，坐在后排的年轻人仍不停地唱着。海佐和我可丝毫也没有睡意。我们不停地谈着，谈着，谈的大部分是关于别人家里的事，对我们自己的事却谈得很少。海佐始终没有提到我家的人在村子里生活的情况，他显然是有意如此。他既然那样，我也就绝口不提他们。

沿着都拉斯海岸建起了一大排宫殿式的楼房。更远处在卡瓦亚那边，我们看到成百人在挖一条很深的河渠。在公路旁边田野里工作的拖拉机发出的隆隆声盖过了我们的汽车的马达声。罗戈日伊纳的人也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他们正忙着修建

---

① 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



一座很高的烟囱和烟囱四周的許多看来像玩具似的房子。再过去，土地在一些大机器的震动下不停地抖动着，那些机器一个小时挖的土方比一百个工人一天挖的还要多。这类工程在留士尼亚，在这条笔直的公路的两旁，在費里城、里芬和发罗拉<sup>①</sup>也都在进行。

“人們都在忙着干活儿！”海佐带着沉思的神情說，又伸手去摸烟荷包，但想想又止住了，他禁不住生气地叨叨着說，他曾經三次打算戒烟，可始終也沒戒掉。

“是呀，他們都在忙着干活儿，”我也附和着說。可是您要是能够看透我的心，您就会明白，“干活”这两个字我可真不願說出口。因为，說实在話，像他們那样办事儿，我真不相信会弄出什么名堂来。在地拉那，我也看到人們挖坑种树、开河渠、为新建筑物打地基，甚至在达依奇山开始了更大的工程，为了給地拉那居民供应电力和食用水。“算了吧！”我一路上心里盘算着，“我非得再活一輩子才能欣賞到那些年輕人預言的东西。”

甚至我的侄子有一天也談到要在伊茲別利什修建一座新的紡織工人城的事。他給我看了几张图紙，詳細地对我解釋說：这儿是工厂，这儿是工人住宅区，这儿是百貨商店，那边是电影院，这边是公园等等，等等。有一张图上甚至还把我侄子不厌其煩地向我解說的那些东西画成了彩色画。那看来可真像一个新城，連地拉那都会比不上了。

“完全是作梦，”我对他說，“你知道伊茲別利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嗎？那是一片滿是乱树柯子的沼泽地，那里除了成群的野猪，再沒有別的了。”

---

<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第二大港，重要工业中心，在都拉斯以南。

“我知道，”我侄子微笑着說，“因为我在那儿工作。我說的不是这会儿的伊茲別利什，而是在四、五年以后它会变成的样子。”

“沒那回事，孩子，沒那回事！”我坚持說，“你不用想騙你的老叔。咱們还是談点儿别的吧。”

我侄子听到我的話可真有些不高兴。他絕望地摇摇头，轉过身来对着他的妻子。

“我們的大叔真是一个怀疑派，”他苦笑着說。

我不懂那个詞儿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猜想反正不会是什么恭維話。我侄子接着又說：“我們的大叔曾經站在最前綫为这个政权进行过战斗，他还这么說，可以想像，敌人对我們目前进行的工作更会讲些什么了！”

他一提到“敌人”这两个字，我簡直觉得我头上的屋頂整个儿塌了下来。我真想破口大罵一通，把我每到生气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想到的那些恶毒的罵街話全都說出来，可是我終于耐住性子，換了一个方式来和他爭論：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略为提高嗓子說，“你說的完全对，当我和我的伙伴們在戰場上冒着生命危險的时候，我們是这个政权的朋友，这会儿目的已經达到了。你們念过书、上过学，現在你們当然是政府的朋友，可我們就变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了。”

我侄子一再为我这种誤解表示歉意，可是我根本不願意再听他說下去了。我的侄媳妇只好出来安撫我，因为，要不然我就会打定主意馬上离开我侄子的家和地拉那的。

海佐仿佛猜出了我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伸过胳膊来，在我肩

上拍了拍說：

“你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想得出神了。打起精神来吧，伙計，趁現在还不太晚，應該赶快振作起来，要不然有一天你会气得自己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的……”

海佐不停地說着，并且一直压低声音，不让別人听到他在說些什么。我第一次仔細地听他說的每一个字。他像一个竭力寻找劝导的詞儿的人那样，脸上露着为难的神色，我心里不禁想：“真見鬼，这家伙說話的意思，好像是說我的情况要是不好，就会成为他的負担似的！”

“你听我說，乔博老哥，”海佐接着說，“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的弟兄还要亲。我对自己儿子都沒有像对你那么关心。我自然很爱我儿子，可是他有他的一帮年輕朋友，不能像你那样做我的伙伴。咱們俩可是从孩子时候起，就一直一同經歷了多少欢乐和悲痛的日子。那些經歷咱們能够完全忘掉嗎？在拉卡图迪那里，咱俩在一块儿为了两斗玉米流尽了血汗，后来又在一起为了三里克一天的工資砸过石头。謝謝上帝，党打开了我們的眼晴，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應該为什么去进行斗争。如果我們現在不好好地照顾自己，那真是对不起我們曾經为它战斗过的那个崇高的事业。你說不是嗎？”

“是这样！”我直看着他說。他眼睛里閃爍着滿意的光芒，在这二十四小时里，他第一次伸出他的双手来紧握着我的手。根本的問題是，他現在也看到他已經使我开始思想了。

“那就好了！”他大声叫着，叫得連司机也不禁回过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聪明人說，只要你肯动脑筋，啥事都办得了，因为……相信我的話，”他忽然放低声音耳語似地說，“村里流行着关于你的一些閑言閑語，我可实在听够了。”

“什么？村里的人还常談論我嗎？”我像一头忽然挨了一鞭的野馬一样朝他跳了过去。

“是的，人們常談論你……不过这事儿咱們回头再談吧，現在車子到站了。”

我們来到了发罗拉。司机把車子停在一座了望塔旁边，他告訴我們可以下車去走走，但千万不要走得太远，因为半个钟头以后就要開車了。

那一天也正赶上发罗拉的集日。我坐在車里真不想下去，可是海佐硬拉着我下車了。我急于想知道，村子里的人对我讲了些什么，可是海佐却对我說：

“咱們先到集市上去逛逛，那些話回头再談吧。”

我打算到集市上去走一趟，可完全不是像海佐所說的那样去观光，而是看看能不能遇見从我們村儿来的人。我想要是能够这样和村里的人先接近接近，从他們嘴里听到一些海佐不肯对我讲的情况，那也許比就这么胡里八塗地回到村子里去要好一些。

我們不停地走着，走着，走过卖肉的地方，走过粮食市場和卖奶制品的地方，可是哪儿我也沒有找到熟人。海佐不停地問着这东西什么价錢、那东西什么价錢，可我总抬起头到处张望，看看在人群中能不能找到一两个同村人。赶集的人有的来自托帕尔蒂，有的来自杜卡蒂和庫德斯，甚至有些是从老远的費里来的，可就是沒有我們村里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問海佐，“怎么可能咱們村儿就沒有一个人到这里来赶集呢？为什么連經常跑发罗拉的謝姆和西哈特都沒有来呢？你想是不是我們村儿遭到什么不幸了？”

海佐一声不响听我說完，然后笑了一笑。他捻捻胡子，仿佛要責备我为什么長時間离开村子，对村里的事完全漠不关心。

从海佐的神情看来，我知道我們村里是决不会出什么的，可是尽管这样，我心里仍然有些疑惑和不安。

“別那么什么話也不告訴我，”我坚决地說，“你干嘛要存心这样折磨我？难道为了今天早晨在地拉那发生的事，你要向我报复嗎？”

“可你沒听說我們已經加入了合作社嗎？”他說話的調子仿佛表示，我們村儿既然已加入了合作社，什么问题都已經解决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說，“加入合作社跟他們在集日到这儿来赶集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沒有关系？你想合作社能够讓我們，像今天早晨我們在地拉那附近看到的那个农村妇女一样，一手提着一只火鸡，一手拿着两三个鸡蛋，什么时候願意赶集就去赶集嗎？不能，乔博，决不能。再說，即使合作社容許我們去，誰又会那么傻，願意丢下一天的工分，靠卖一只火鸡去賺上那么十来个里克哩。难道他們跑到发罗拉来买的东西会比在村子里合作商店买的东西更好一些嗎？沒那回事。你知道不知道，伙計，有时候发罗拉的人会老远跑到咱們村儿去买他們在发罗拉买不到的东西？我就亲眼看見过一位工程师太太到咱們村儿去买过一个橡筋网兜和两三盘灭蚊香……”

我簡直記不清海佐就这么滔滔不絕地說了多久才完，因为我早已想着从前的一些事想得出神了。我听他說合作社禁止大家赶集，心里就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說句老实话，住在村子里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事就是我能够完全有自由想干什么就干

什么。要是你願意通夜唱歌、喝酒，誰也不會來找你的麻煩。在地拉那可就不能這樣，比方說，你在酒店里喝酒，甚至還沒到半夜，服務員就會把你攆出來。哪怕在你自己家里，你也不能愛怎么就怎么，警察會跑到你的窗口來敲着窗門對你說：“市民同志！時間不早了！不要吵得讓街坊們不安寧！”住在村子里也還有其他的一些方便。如果你願意在該干活兒的時候，拿一張席子鋪在桑樹下面，喝一杯真正的土耳其咖啡，让你的女兒到水井邊去打來一罐清涼的水，和幾個朋友沒完沒了地談講着過去打仗時候的故事，誰也不會跑來干涉你。如果你在村子里感到膩煩，你完全可以到發羅拉，到“沙沙麗”咖啡店，或者跑得更遠一些，到海邊上去舒舒服服地待一陣。可是現在合作社卻會處處限制你，對你說：“站住！你想上哪兒去，同志？”

“你聽我說，合作社真是咱們一個最好的領路人！”海佐接着說，“要是我們還照老一套辦法活下去，各人愛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知道我們會鬧出什麼結局來……”

海佐不停地說着，我也就悶聲不响地听着，雖然我心里對他所講的話早感到膩煩了。這時正好有一個年輕人跑來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身材不高，穿着一件短上衣，戴着一頂嶄新的帽子，背着一個戰爭時期軍隊里政委背的帆布包。看他的上身，很像一個政府職員，可他又穿着一條黑色的緊身羊毛褲，腳下也不是一般政府職員常穿的那種普通鞋，而是一雙羊毛短襪和草鞋，小腿邊還像拉貝里亞的青年一樣吊着一個玫瑰色的長繩。他這身打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禁呆呆地望着他。他那張臉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可就是記不起來他是誰了。

“歡迎，隊長！”他向海佐打招呼，隨即跑過來擁抱他，好像至少有三年沒見面了。“有人對你說過你們隊上的事嗎？”

“沒有呀！出了什么事啦？”海佐頗为不安地問道。

“你們的队被評为全社最先进的生产队了。昨天他們把先进队的旗帜发給了你們队的隊員。还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那年輕人解釋說，“为了庆賀他們的胜利，我們昨天晚上还举行了一个舞会。”

海佐抬起头来好像要說点什么，可是由于过分激动，簡直不知說什么好了：“那太好了！他們的确够得上这种光荣……我知道我的队里有多少男女英雄。”

接着他指着我对他說：

“你怎么沒向乔博問好？难道你不認識他了嗎？”

“哦，是的……我真差点儿忘了他是誰了！”那年輕人勉强回答說，“可真有一些日子沒見到他了。”

可是他仍然冷冷地向我伸出手来。

他这种态度当然使我有些生气，我暗暗对自己說，“他究竟还年輕，”因而也就很有礼貌地和他談起話来。

“你是海洛的儿子吧，我的孩子？”

“对，我就是。”

“你父亲年岁可真不小了！”我点点头說。“你的名字叫阿西姆吧？”

“是啊！”

“阿西姆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的青年，”海佐說，“目前他担任合作社里的通信員，給他的任务他都能及时完成。甚至大雨大雪天他也能按时把信件和报纸送到我們家里去。”

我們三个人一起朝公共汽車走去。我們两人走在阿西姆的两边，不停地問他一些問題，海佐問的話更多，因为那年輕人对海佐的問題总是更詳細地回答。當我們走到离車子不远的时



候，海佐停下来讀貼在一根電綫杆上的农业部的宣传品，它告訴大家如何消灭損害庄稼的害虫。阿西姆和我站在一边等着他讀那张招貼。

“你父亲近来怎么样？”我問他，“他現在能起来干点什么嗎？”

“他还和从前一样强健！”那年輕人驕傲地說，“在任何集会上，他比誰都更能講話。他还参加我們的舞会，跟我們讲一些他孩子时候的故事，常常引得我們全都开心地笑个不止。”

“有这种事！”我惊奇地說，“看来他一点儿也沒有变，还完全是打仗时候，特別是在我們采取軍事行动的时候的那个海洛。那会儿，甚至在我們都感到要哭的时候，他也会逗得我們大笑起来……我家的人現在怎么样？你有机会見到他們嗎？”

“那是不用說的。我差不多每天都和你儿子和儿媳妇見面。上星期六晚上，我在舞会上还見到了你的儿媳妇……她参加了合唱队。”

“参加合唱队！”我自己叨咕着說，“我的儿媳妇参加了合唱队！白天干活，夜里在合唱队唱歌。我还想她会在家里侍候我呢。看来这日子够你受的，老乔博！”

“他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是說在經濟方面？”我問那个年輕人，不想让他看出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平平常常，和所有的人一样，总也感到有些不够花的，”那年輕人回答說，“可是这当然完全用不着耽心，因为不管怎么說，我們的合作社不过刚刚成立了一年。我們一定得偿还买牲畜欠下的債款，一开头我們只有很少一点牲畜，可是这会儿光是羊就有五百多头了。羊身上的出息絕對让咱們吃不了亏。光是今年夏天生产的羊奶，就够咱們还掉一半欠款了。”



我一再追問关于我的儿子、儿媳妇和我的老婆子的情况，可是阿西姆总談着全体合作社員的生活，至于我家里的人，他簡直沒有特別讲。

“你听我說，对于村子里所有的人的生活我当然很感兴趣，可是我总想更多知道一些我家里人的情况。你对我讲一讲吧，小伙子。他們今年收的粮食够不够，是不是秋天沒过完就得买粮食吃了？”

“粮食？沒有！他們一顆粮食也沒有种，因为他們在自留地上种了蔬菜。可是他們已經掙了不少工分。你要問，他們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讲的話我压根儿一句也听不懂。

“你把話說得更明白一点！”我对阿西姆說，“我儿子在小河边的那一大块地上沒有种上粮食？靠近特尔卡的那些地他也沒有种上粮食？那一帶的地你真是只要在地面上撒下几把种子就会长出庄稼来的。”

阿西姆只是看看我又看看海佐，海佐还没有讀完那张农业部的招貼。

“你干嘛不回答我的問題，老那么帶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簡直像我謀杀了你父亲似的？”他对我那种冷漠态度实在叫我受不了，我終于要向他报复了。

“你让我回答你什么呢？你仿佛住在另一个星球上。这会儿在咱們村子里已經没有什么‘小河边的那一块地’和什么‘靠近特尔卡的那些地’了。現在那里只有合作社的土地，和属于每家的宅边的有限的一点自留地。乔博大叔，你懂了嗎？”

我完全想得出神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阿西姆的变了色的脸，看他那样子，簡直像是在审判一个在战争期間对我们

干过許多坏事的敌人。

汽車司机按了一下喇叭，我們三个人立刻都爬上了車子，准备朝最后目的地进发。我始終一声不响出神地朝玻璃窗外望着；海佐不停地讲着笑話，可是任何笑話也沒有能够打断我的沉思。

### 三

最近五年来我在村子里的經歷，要让我全部告訴您，至少得围着火炉，在冬天漫长的夜里讲上两三夜才能讲完。我回到村子里第一天的事真是既有趣，又让人伤心。我听到的那些情况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这种心情一直延續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在地拉那住了两年，整天接触的人我完全不認識，他們对我更是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从来也沒有感到我在那里是个陌生人，相反的，我已經对您說过，我觉得住在侄子家跟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現在我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来，这里的人都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們一起共过欢乐、共过患难，可我倒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外人了。

我不否认，我这时的处境一部分應該由我自己負責，我要是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对自己缺乏公正的判断。我責怪自己不應該离开村子。在那么长一段時間里對他們的生活情况連問都懶得問一句。可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家里的人也作得不对，他們的責任甚至还更大一些，因為他們从来沒有給我写过信告訴我村里的情况。他們这样做，也許怕我别扭，可是与其現在别扭还不如那时。我侄子和侄媳妇也有一部分責任，他們不應該让我待在地拉那一直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甚至为我欠下了債。他們

干嘛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說：“听呵，大叔！难道你准备永远就这样晃蕩下去嗎？”

我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同村儿的人对我的冷漠的态度，使我很久都对他們怀着不滿的情緒。他們既不对我表示信任，也不批評我，却当众給我难堪或者尽量躲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危险的富农分子似的。

村子里的一个女队长，瑪丽，就一直对我非常鄙視，她当众指責我不該离开村子。“他滿可以从地拉那另外带一个老婆回来哩！”“他要敢那么作，哈尼福就会馬上把他撵走的！”另一个女人接碴說。

听到这些侮辱的話，我表面上虽然完全不理睬，可心里的确感到非常苦恼。

我家里的人对我的接待也完全不像我原来想像的样子。在經過一段长途旅行以及跟海佐和阿西姆相处的那段經歷以后，我心里一心想着的是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对于一个人的神經和肌肉都会有安撫的作用。“等我一到家，”我一路上一直不停地想，“我就会和我老婆一起在火炉边坐下来，命令儿媳妇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煮起来。她一定会像过去因什么事不能让我高兴的时候那样紅着脸对我說：‘真对不起，爸爸，我們很久不喝咖啡了，因为合作商店里一直就沒有咖啡卖！’那我就会煞有介事地說：‘你只管把壶放在火炉上，其余的事儿你就甬管了！’接着我就会拿出一包我侄媳妇送我的咖啡来。”

这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的事，我根本不相信儿媳妇会完全改变了过去的习惯。

还不等进村儿，我就和海佐跟阿西姆分手了。我走进村子的时候，天已經黑了下来。当我认为自己已經走到家門口的栅

栏門附近的时候，我整了整帽子。可是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我离家期間，柵栏門已經变成了一扇对开的塗着蓝漆的大門，原来拦在場院四周的带刺的铁絲网現在也变成了一道漂亮的矮墙。

我从矮墙上面望过去，看見的却不是当年我父亲种在院子里的大桑树和通到屋子里去的石板路，而是一排矮树和一条两边都种着花草的甬道。房子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它变成了装着較大窗子的两层楼房，正前面也安上了两扇很大的門。“真了不起，我的好儿子！”我自言自語地說，“你干得可真不坏。可是那一棵夏天可以歇凉的桑树干嘛要砍掉呢？不过也沒有关系！我能够住在这样一所新式的房子里，沒有地方歇凉也就算了！”

我一时滿心欢喜，一切煩惱似乎都忘得干干淨淨了。我敲門，可是沒有人理。我又敲了一遍，还是听不見有人来开門的声音。我敲到第三遍，才听到有人打开里面的大門朝这边走来。“这准是毕洛！”我对自己說，同时馬上躲到一边去，打算跟他开个玩笑。

“外面是誰？”我听到有人問，那声音可完全不像是毕洛。

“开門吧！”我故意装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說，“一个赶夜路的人。难道你們合作社的农民不肯招待客人嗎？”

“什么客人呀，伙計？”里面的那个声音回答說。这一次我才注意到那是一个老人的声音，“現在不像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学校是不能留客人住宿的。你連这个都不知道嗎，伙計？”

那老人打开外面的大門，举起了手里的馬灯，以致我們彼此都能看清对方的脸。实在奇怪，剛才他說話的时候我竟沒有听出来他是誰。他就是海洛，阿西姆的父亲。他几乎沒有任何改

变，只是把过去常戴的那顶白色的无边高顶帽，换成了一顶便帽。

他也马上认出了我，可是他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样马上和我拥抱，却只皱着眉头冷冷地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

“地拉那！”

“难道沒有人告诉过你，三个月以前你们家已经变成一所学校了吗？”

“沒有，誰也沒有告诉过我这些事。我家的人给你们塞到哪儿去了？”

海洛的脸色显得更阴沉了。

“干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你想我们给他们修的新房子会比你从前的那个草棚子更坏吗？”

“可你告诉我在哪儿？在哪儿？”

我憋着一肚子气叫喊着说，差点儿要哭出来了。

“在这一片地那边的一所新房子里！”那老人又是得意又是生气地说。

我甚至沒有再问他这新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沒有对他說一声“再见”，就匆匆跑开了。我跑了差不多一百步以后才听到海洛在身后叫喊着说：

“在靠近水泉的那棵白杨树附近，左面第一个門，听见了吗？”

#### 四

白杨树离得并不远。它正好在走到野地里去的路边。可是

那天晚上我却觉得远得不得了，现在朝那儿走一趟简直像比我从地拉那跑回来还要累得多。我没有再向任何人打听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儿子的住处，要不然，我倒宁愿在野地里随便找个草堆睡上一夜，也决不愿意再去找人打听了。

我走近白杨树边那四五所新房子的时候，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左面第一家是我儿子的房子。我记得海洛是这么对我说的，即使他没有说，我一听到我家那条老狗巴兰的熟悉的汪汪声，我也会猜得出来的。要不是我很快对它讲了几句话，它准会把我当作一个贼向我扑过来，一听到我的声音，它马上就停住吠叫，用后腿站起来对我看了一阵，马上就摇起尾巴来。这个场面真使我非常感动。

“我的老巴兰！你让我想起了过去许许多多的事情，即使在和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逃出了村子，不论我们走到哪儿，你也总跟到哪儿。你跟我們上过山，还为我们守卫过安顿在山洞里的孩子们。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东西给你吃，你也从来没有叫闹过……那时你，你走进山洞里去，对所有的人看看，看到他们也都沒东西吃，就摇摇尾巴又走了出去，仿佛你自己有没有吃的全都不在乎。我們想你一定在说：‘没有关系！沒吃的咱們也照样能够挺下去。’现在你已经老了。你一定有你自己心烦的事，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免不了有心烦的事，可是你照样守卫着这座房子和住在房子里的人……”

我走进院子里，拿下背包来，和巴兰一起坐在門廊上。我对那所房子看了一眼；它并不是像学校建筑那样的两层楼房，但也够好的了。这房子一共有两个房間，一个門厅和一溜門廊。房子的四周是花园和果园，不过果园里的树还都只是一些刚种上

不久的树苗。这房子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可是我心里仍然十分不舒服。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原想着即使年轻人都参加舞会去了，我至少总可以见到我的老婆子呀。难道他们是有意捉弄我吗？是不是海佐或者阿西姆有意安排的呢？海佐和我同路走了一整天，可是对我家的变化一个字也没有提。他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弄得我现在只好陪着巴兰在门廊上坐着。

我也说不出我这种不安的心境究竟延续了多久。月亮快当顶的时候，我冷得发起抖来。我的巴兰好像看着我很可怜，可是它也只能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关于什么坐在火炉旁边喝咖啡或者吃晚饭等等，我这会儿算全忘了。我只是憋着一肚子的气，等着有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发泄一通。

我看到的第一个朝我跑过来的人是哈尼福，我的老婆哈尼福，我非常生气地站起来，满嘴叨叨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話。我还有好些話要說，可是哈尼福却不让我有机会跟她找碴，她马上就对我說：

“我們压根儿沒想到你这会儿会回来。我們应邀参加婚礼去了。西納納伊家娶儿媳，要不是海佐跑去告訴我們說你回来了，我們可能会在那儿待上一夜哩。”

哈尼福向我伸过手来，問我是不是因为看到家里沒有人生气了。

这的确等于是我在我的火头上泼了一桶清凉的水。

“誰都免不了会遇上这种事的。”我說着，跟她拉拉手，又跟其他的人拉拉手，然后就一起走进屋子里去了。

我的儿媳妇馬上点上了一根蜡烛，接着又点着了炉台上的那盞大灯。看到屋子里点上一盞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离开家的时候点的还是油灯，那玩艺儿发出的亮光还没有冒出的



烟多。

我們坐了下来，他們向我介紹了一对跟他們一起参加了婚礼回来的夫妻。他們原来住在离村子較远的地方，可是現在变成了我們的街坊，他們住在我儿子住房旁边的一所新房子里。

我們一人喝了一杯帶糖的热羊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喝土耳其咖啡。

“冬天有奶喝？在咱們这儿，这可是过去少有的事，难道今年母羊下羊羔特別早嗎？”我故意跟我老婆开玩笑，因为过去甚至在夏天我們也常常喝不上奶。她解开了頸子上系的头巾，正打算回答几句，但是海佐却搶在她前面了：

“原来你是怕在家里沒东西吃，才跑到外边去的？”

他是跟我开玩笑，可他忘了那会儿还有客人在場，使我听了很生气。

“我們靠国家貸款买了好些母牛！”我老婆連忙說，一边对海佐使眼色，让他不要在生人面前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咱們且別开玩笑，說句正經的吧！”海佐改变了說話的声調，轉头对哈尼福說，“我应当祝賀你，因为現在給合作社增添一个劳动力就是一件大事，更不用說像你丈夫这样的干活儿的好手了。他要真干起来，一个人能頂四个普通的劳动力。”

“那可真是这样！”哈尼福說，“当初劳动受到輕視，劳动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的时候，他干活儿的那个勤劳劲儿真是人人都看得見的。这会儿劳动受到了人們尊敬，他怎么会不干呢？在今天肯干活儿的人真是既为大家看重，又能得到合理的报酬。”

其他的人也参加了談話。毕洛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还没有干完而发愁，那个街坊抱怨合作社的會計，說他把他們的工分記錯了。



“那可是决不会有的事！我們的會計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员，对工作非常认真負責。根据我自己的經驗，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海佐說。

哈尼福也抱着和他相同的意見。

“你們的抱怨是沒有有什么根据的！”毕洛的妻子端着两只碟子走进屋里来接碴說，“你們沒有听說群众大会上发生的事嗎？哪些人对我們的會計不滿意？只有那四五个不肯好好干活儿的二流子，可是那几个人在会上也真沒有占到便宜。”

那两个街坊彼此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我很佩服我儿媳妇的勇气，她竟敢这样当着他們的面毫无保留地讲这些話，仿佛他們是和她年岁差不多的伙伴似的。

“世界真是变了，”我心中暗想，“这哪里还是过去那个腼腆的年輕妇女呢？那会儿她对任何人說一声‘早安’都禁不住要脸紅的。”

“对一个真正肯干的人來說，”我的儿媳妇接着說，“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权利，他可以大声提出抗議，一直提到地拉那去都可以。这一点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哈尼福注意到我对儿媳妇的話感到很高兴，于是就走到我跟前来对我說：

“你不要觉得奇怪。两个月以前她已經入党了……”

談話的主題大部分是关于工作的問題，我心里不免感到很别扭，因为我想他們只要一談到工作，就是冲着我来的。那天晚上我終于体会到两年来我对一切問題的想法是多么錯誤。簡單地說，我原想着我离开村子越久他們就越会欢迎我回来。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儿媳妇的話让我睜开了眼睛。大家尊敬的是努力干活儿的人，对于二流子誰也瞧不起。这里不容許任

何人什么事也不干整天数着念珠消磨时间。

村子里唯一对我表示欢迎的只有被我儿媳妇称作“落后分子”的那四五个人。只有跟他们这些人，我可以随时坐下来闲聊一阵。我和他们在一块仿佛还混得很不错。至于其他的人，除了始终向着我的海佐以外，全都拿眼角瞧我。我老婆哈尼福自然还是向着我的，可是她的目的是想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行啦！”她每次看到我不高兴就对我叫着说，“别人讲些什么你何必去管它呢？下地去一干活儿，你就会看到他们都会对你改变态度的。”

“可是我干不了活儿啦。我的胳膊腿儿全都发硬了。你不知道吗？”我抱怨地说。

“哦，没那回事，你能干的，”她劝导我说，“你想着你干不了活儿啦，是因为你闲得太久了。你先勉强自己干干，不要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照样能干得很好。”

## 五

有一天，民主阵线的成员要重新登记，我就拿出我的会员证来要求给我换发新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等着瞧瞧！”村子里民主阵线组织的主席冷淡地说。

“等着瞧瞧？为什么，难道我没有为组织的事业尽过足够的力量吗？”

“一点儿不错，为了组织的事业你进行过战斗。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可是作为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现在还需要完成别的任务。”

“算了吧！你說的是什麼任務，伙計？”我輕蔑地問道。

“許多任務，而且是嚴重的任務！現在你身邊所有的人全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你看到有哪個我們組織的成員整天什麼事都不干的？你應該拿那些比你大十歲、二十歲的人們作個榜樣，他們不但不逃避勞動，而且干的活兒還比一般人原來想像的要多。不管怎麼說，現在的這種愛國主義決不是賽費定阿加的愛國主義，賽費定阿加是靠着我們的血汗，你的和我的血汗發家致富的。”

過去自然也有人給我提過意見，可是像這樣毫不留情的批評，我的確還是第一次聽到。我當時感到非常不安，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等我轉身朝外走的時候，我幾乎連門都找不到了。

可是儘管主席那樣嚴厲地批評了我，他同時仍然掏出一包“游擊隊牌”香煙來，請我抽煙。他看到我聽到他的話頗為震動，立即走過來摟着我的肩膀，換了一個聲調對我說：

“我看得出來我的話使你非常震驚，可是這些話兩個多月以來我一直就想對你說，現在我實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知道我這是在對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講話。你去問問海佐和哈尼福，他們對這些情況是完全了解的。聽到外邊對你的一些閑言閑語，我心里難受得決不比你好。你相信我的話嗎？要是你現在馬上下地去干活兒，那你不僅將為自己贏得榮譽，而且也為整個村子取得榮譽。我們組織的書記也是這個意見，那樣你就可以，”說到這里，他仿佛怕人聽見似的放低了聲音，“你就可以對哈尼福，對你兒子和兒媳婦做出很大的幫助，他們現在整天勞累還感到有些入不敷出。像你這樣一個出身農家的干活兒的人，怎麼可以靠別人的收入過活呢？當然，即使他們必須養活你一

輩子，他們也決不會說什麼，可是你也明白這樣作是不對的，你說不是嗎？”

您曾經生過氣、發過火嗎？您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變得像一頭受傷的野獸那樣見到什麼就咬什麼，或甚至會一低頭跳到懸崖下面去。可是有時候情況也不完全是這樣：他儘管心裡氣得要發瘋，臉色由蜡黃變得鐵青，額頭上青筋直暴，咬牙切齒，渾身發抖，您以為他馬上就要爆炸了，可是忽然之間，就因為很小一點兒事情，他又會低下頭來，有氣無力地垂下雙手，勉強笑一笑，立即變得像一只幾乎可以任您擺布的羔羊。

我當時的情況正是如此。當主席對我講話的時候，我一直瞪著眼看著窗外迅速飄過天空的一團團的雲彩。那些雲彩一團追著一團，各有各的顏色。它們慢慢散開來，顯得很亮，可接著聚在一起又變作一團烏黑。這時候各種各樣的思想涌上了我的心頭：有愉快的思想也有不愉快的思想。不一會兒，我看到天空忽然變得一片晴朗，因而感到我的心境也忽然開朗了。在一片薄雲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哈尼福、畢洛和我兒媳婦的臉。他們三個人全瞪著我望著，高興地對我點點頭，仿佛對我說：“主席說得對！你聽從他的勸告吧。”

主席看到我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了，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他料我一定會拿出某種粗暴的態度來的。他本來想講點什麼，可是我却搶先開口了，於是他滿懷希望地望著我。

“我馬上就下地干活兒去，”我終於對他保證說，“不過要我完全遵守你們的那些規章制度，看來是有些困難的。我耽心我永远習慣不了那些東西。”

“你慢慢就會習慣的，”主席臉上帶著愉快的微笑說，“我們

大家都很习惯，你自然也会跟我们一样完全习惯的。你将看到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同时也会看到你将作出的贡献对你自己和整个村子会有多大的好处。时间会让你看到……”

就这样，经过了我自己多方面的努力，主席的预测很快就变成了事实。从干活儿到不干活儿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从不干活儿再变成习惯于干活儿，那就需要鼓起勇气来作一番挣扎了。那年秋天进行翻地和播种工作的时候，我简直是勉强拖了一双脚在地里干着。我完全强迫着我的四肢，强迫着自己在进行劳动，因为那耕地的犁虽然是几头牛在拖着，却像压在我肩上的—堆铁—样。我常常把牛的名字全给叫错了，以致它们总转过头来不高兴地望着我。

我抽紧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神经，把全部力量都放在工作上。村子里的人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他们常常找一些好听的话讲给我听，可是我根本不理睬他们，因为对他们过去讲的那些坏话我仍然怀恨在心。我非常感激我们的队长，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不管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他从来也没有当众批评过我，而只是走过来在我耳边低声提醒我几句。我从来没有因为出了差错被叫到办公室去受指责。这当然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只想着尽全力完成任务，把懒散和舒适完全置之脑后。最后我发现，不论从脑力或体力方面来说，我都决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我的脑力和体力并不像我过去所想的那样已经完全衰老，不过是进入了沉睡状态。闲散使它们越来越低落，而踏踏实实的工作却使它们又浮现出来了。

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我的劳动生活。

## 六

到了收割期，我已經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对干活儿已經完全习惯，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大家也开始注意到这种情况。我逐渐去参加合作社的集会，有时甚至也参加讨论，别人对我的意见仿佛还很重视。

那年年底，合作社公布工分表的时候，我们家在表上名列第一。合作社主席在年终总结报告上说：“这主要应归功于乔博同志的努力。”后来，他们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登在简报和报纸上。给我送报纸来的阿西姆本来也准备向我祝贺一番，可是在他正打算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年前的旧事，不禁感到很难为情。“你用不着不好意思，”我说，“而应该骄傲，因为在我所得到的这份荣誉里也有你的份儿。”看到哈尼福和我儿媳妇全都兴奋得不得了，我当然也很高兴。她们从报纸上把我的照片剪下来，贴在炉台架上，和恩维尔同志<sup>①</sup>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我一次再次地劝她们拿开，她们最后才把它挂在另外一个地方了。过了不久，阿西姆又上我们家来，给我送来了我侄子从地拉那打来的电报。我读过侄子和侄媳妇在电报里讲的话之后，感到良心上的不安终于完全消除了。“这表明，”我暗自说，“对我过去给他们招来的许多麻烦，侄子已经完全原谅我了。”

从那时起，我的情况似乎有了一个新的改变。生活好比一辆车子，只要一开动起来就会凭着物体的惯性向前行进。不论我去干什么事，都能使它面貌一新。村子里的共产党员们，特别

---

<sup>①</sup>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是海佐和民主陣綫的主席一直都对我大加贊揚。在每次合作社的會議上，他們总把我当做一个模范劳动者提出来，做大家的榜样。哪个小队在工作上落后了，社里的領導总把我派到那个小队去。不容否认，我看到自己胜利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心里的确感到說不出地高兴。为了把分派給我的工作順利完成，我不吝惜時間，也不怕劳累。一想到过去过了两年閑散生活的那个人，我自己都禁不住好笑。現在我感到跟大家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再不像从前那样对他們怀着恶意了。过去对村儿里的任何事情我全都漠不关心，可是現在合作社修建起来的那一所干淨整齐的小房子，在我看来，簡直好像是两三层的富丽堂皇的宮殿。整个村子的面貌一直不停地在改变。过去环绕村庄的那些荒山，現在通过我們自己双手的劳动，都变成了綠色的葡萄园和橄欖园。在村边的小河上建起了小磨，河里的水也被引进了通往地里去的极深的水渠。我們还为牲畜修建了最新式的厩棚，修建了一个晾烟叶的棚子和仓库等等。所有这些建筑都給过路的人一种印象，仿佛这里是一座小小的花园城。在远处的丛林中，我們还可以看到不多几年前人們住过的破烂棚屋的遺迹。在离开村子不远的地方，是达辛·哈卜卡的住房，房子四周是几棵半死不活的老橄欖树。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所以还和他家里的人住在那里。我看看这两种景象，簡直觉得就是我的过去和現在。

## 七

到今年七月为止，我已經在我自己的村子里毫不間断地干了四年半活儿了。七月，您也知道，是农村最忙的一个月，一面



要收割、打場，一面又要翻地、灌溉，真是忙得我們暈頭轉向。我們還向本區最先進的合作社，佩什開皮亞合作社提出挑戰，要和他們舉行競賽。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在開辟一條公路，準備把一台打麥機運到村裡來。我的責任很重，因為除了一般工作外，我還和其他很少幾個人榮幸地擔任了總管某一工作的責任。黨組織提出建議，要他們派我負責兩種工作，他們也就同意了。我得從這個地段跑到那個地段，連坐下來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可是人真仿佛是用極堅硬的材料作成的，我幾乎從來也不感到疲倦。我滿腦子裏想的只是“收割”、“打場”、“翻地”，至於其他的一切我全不放在意下。甚至很長一段時間我連報紙也顧不得看了。我只記得，我兒媳婦每天干完活兒回來，總把咖啡壺放在火上煮起來，然後找到我在什麼地方干活兒，就把咖啡給我送去。我責備她不應該為我耽誤了自己的時間，可是她保證說她為我耽誤的這半小時，她一定會設法補上，而且她的確也這樣作了。我要是說在社裡只有我一個人辛勤工作，那是完全不公平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熱情地勞動着，整個社裡的工作像一架鐘一樣有条不紊地前進着。

可是有一天，正趕上是天氣又悶又熱的時候，社裡某些地方的工作好像被打斷了。打麥機停止了轉動，參加翻地的人有三四個不知上哪兒去了。

“出了什麼事了？”我問海洛，他是因為夏季農活兒忙到地裡來臨時幫忙的。我回到村裡來的頭一天晚上雖然在學校門口和他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經歷，可我們很快就和好了。

“他們都去參加黨組織和合作社召開的會議去了，”他說，“我兒子也在那兒。可是我想這會議大概很快就會完的。”

“可現在是開會的時間嗎？”我抗議說，但因為忽然聽到開會



的人都已經回來，也就沒有再說下去。他們中有兩個人朝我走過來。頭一個穿着卡嘰襯衫，戴着一頂牧童戴的大帽子，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他平時甚至在蔭涼的地方，也總戴着那頂帽子。他是民主陣綫的書記。另外那個人是合作社的主席。他們一向我打招呼，我就猜想到他們准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訴我。

“我們今天可把你撂在一邊了，喬博大叔，”書記掏出一包煙向我遞過來說。“先點上一支煙！”

“那是為了讓他別過於興奮了！”海洛玩笑地說。

書記也給了海洛一支煙，然後走近我的身邊低下頭半閉着眼睛看着我。

“你真的生氣了嗎？”他裝着不高興的樣子問我，但我看出來他其實是忍不住要笑了。

“我怎麼能不生氣呢，書記同志？在工作正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你却要一些人去開會。這能算是講究效率嗎？不過這一回也就算了！”我接着帶笑地說，“我可以原諒你，因為你還是第一次犯這種錯誤！”

“你說這話像在開玩笑，可是這的確是一種正當的批評，”他說，“不過剛才真是為了一個非常緊急的問題。我們必須馬上作出決定……”

我咬咬嘴唇，同時注意到海洛也使勁抽了一口煙，那煙已經差不多要燒到他的指頭了。我們倆都目不轉睛地望着書記。

“……可你知道不知道我們決定的是什麼事呢？”書記接着說，“我們決定派你作為社的代表到地拉那去參加一個重要的農業會議。今天夜晚你就得跟海佐和合作社主席一起出發了。”

我花了兩個小時作好了出門的準備。哈尼福和我兒媳婦竭力勸我換掉纏在頭上的頭巾，戴上了一頂帽子，並且讓我穿上了

毕洛的用紡織厂生产的料子縫制的新外衣。

## 八

过了四年半之后，我走上了我上次回村儿来的那条路。海佐仍然坐在我的身边，合作社主席在第一排座位上坐下了。这辆公共汽車几乎和我四年半以前回村时坐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更新一些，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設備。坐在車里的人也仿佛改样了。他們是改样了。穿戴得更考究了些，脸上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同时也显得更高兴了。車上有許多人在唱着、說着，一些妇女也参加了他們的歌唱和談話。車上的人可真不少，他們中間大多数肯定也都是跟我和海佐一样的代表。我看到了一个佩什开皮亚合作社的社員。我認識他，就問他关于竞赛的事他們进行得怎么样了。他立即攥紧拳头，表示他們决不含糊。我对他作了个鬼脸，正准备伸出舌头来奚落他一番，不料他却站起身来向我叫喊着說：“你等着瞧吧！”海佐不让我再說，那場爭論也就結束了。

我一路上观赏着車外的景色。我看到了水澆地里茁壮的玉米，我看到雪白的棉桃，看到一直伸向天边的新开辟的葡萄园和橄欖园、新修的比我們村还要漂亮的农村住宅，看到工厂和冒着濃烟的大烟囱，看到許多干活儿的人，还看到許多我过去从沒見过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有时候我閉上眼睛，真感到自己正走在一块綉滿各种顏色的花朵的寬大无边的地毯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海佐忽然轉过头来低声对我說：

“所有的人都在辛勤地劳动，你說是不是？”

“求你不要提起我那一段阴暗的过去吧。你是不是觉得我

已經有些改變了呢，你說說？”

“當然有改變，而且改變很大。生活變了，人也變了。報紙上也常常談到這個問題。”

海佐改變了話題，可是我仍然在想我的過去。“我現在怎么好去和我的侄兒見面呢？”我心中暗想，“現在才過了不到五年時間，我原來說是夢想的許多事情現在都已經變成了事實。可是你總會原諒你的老叔的懷疑主義的。不久以前，你和侄媳婦打給我的電報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你們這些共產黨員們總是对了解真理的人寬宏大量的，只有对那些堅持走錯誤道路、不肯回頭的人才抱着不妥協的態度。”

車子快開進地拉那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一片淡紅色的薄霧籠罩着大路兩旁的白楊樹，籠罩着那些裝着大窗子的好幾層高的樓房、市區的鐘樓和清真寺的尖頂。

車子漸漸放慢速度，終於停了下來。

“這就是那個汽車修理廠。你還記得那個賣火雞的農家婦女嗎？”

“我簡直覺得那就像昨天的事！”我說。

海佐完全無意識地又談起了過去的事。

“我真不知道我侄子是不是還住在原來的地方，”為了改變話題我想出了這麼幾句話。

“一定還住在那兒，不成問題！”海佐略有些驚異地說。

當我們走進斯坎德培廣場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可是廣場四周明亮的燈光讓你簡直看不出黑夜和白天有什麼差別，晚上到地拉那的大街和林蔭大道上來散步的人簡直如流水一般，汽車司機開着車子從他們中間穿過可真是費勁了。

下車以後，我們被安置在第一流的旅館里。海佐和我請了

一会儿假去看看我的侄子。很幸运我們在旅館里遇到一个人認識我侄子，他肯定地告訴我們，他現在还住在他从前住的那个地方。

“你跟着我走吧！我閉上眼睛也能找到我侄子的住处，”于是我們打算从达依奇旅館那边走过去，因为从那儿到我侄子家的路我是很熟的。可是我們還沒走到达依奇旅館，大路两旁一直通到地拉那大学那边去的两排望不到头的电灯馬上就使我惊呆了。这条路上原来是沒有电灯的。“这肯定是水电站已經开始供电了！”我心中暗想，完全沒有让海佐看出来我正在想些什么。我向右边轉过头用手指点我侄子从前住的那所灰色的公寓房子，我們离那房子應該只不过四五百米了。可是那边什么楼房也看不見，在我們眼前只是一片密密地栽种着各种树木的公园。公园里面有一所白色的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水泥的平台。許多人坐在平台附近的桌子边，有一个乐队正在演奏。孩子、妇女、年老的人和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梭一般在两旁的小道上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长凳上欢暢地談笑。

在公园那边是一大排宏伟的建筑，从正对着公园的一排排的大窗子里射出一道道的亮光。

“咱們好像是走錯路了，”我对海佐說，“找个人問問吧！”

我們向一个戴眼鏡的老人走过去，他正站在电灯下讀一本什么书。

“这里就是达依奇旅館，”那老人回答說。“公园那边的那些房子人們叫它謝尔法尔宮，是新近刚修起来的，你們要找的那几幢房子还在那边一些。”

“我們要找的是那个四幢連在一块儿的灰色的楼房，”我向他解釋說。

“那地方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老人不大乐意地点点头說。  
“我过去就在那儿住过。”

我們要找的那地方肯定离我們很近，可是怎么走到那里去却仍然是个問題，我們只得又找另外一个人打听。

“就在那边！”一个忙着上戏院的年輕人回答說，“你們到了拉納河边一直朝右走就到了！”

“可是拉納河在哪儿呀，我的孩子？”

“它就在前面不远的那一排树中間流着。”

一点儿不錯，那条我本来很熟习的弯弯曲曲的拉納河，現在迷失在那一排树林中了。我告訴海佐，从前人們在地上挖坑种树苗的时候，我曾經如何取笑他們，我认为那些树是絕對长不起来的。我們按照那个年輕人的指示，沿着河岸一直向前走去，可是那条路还没有鋪到头。許多开沟和挖土的大机器还在那里工作着。靠我們右边的那一排高大的房子仿佛长得沒有边。最后我們来到最末了的一幢楼房前边，可是我們要找的那四幢相連的灰色的公寓房子却仍然連影子也看不見。我想找我在这里偶然認識的那个地拉那农民的住房。他的房子是正对着我侄子的住宅的，可是我朝那边望去，也只看到許多新建的房屋。在那边树后面也是許多高大的建筑。我那位朋友的田地和他的住房根本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你說怎么办？”海佐看到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不禁問我。

“我还有什么可說呢，”我聳了聳肩膀。

“得了，那咱們再去找人打听打听吧！”

正說着，我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喊孩子回家的声音，因为这会儿天已經很晚了。远处还有一些孩子在那里玩着，說笑着。

“哈哈！我总算找到了！”我对海佐大声叫喊起来。

“怎么样？在哪儿？”

“你还没瞧见吗？公园里的那些白杨树正好挡住了那几幢房子，让咱们看不见了。”

我的侄媳妇比过去更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她显然也有些变了：似乎比过去胖了些，也更活泼一些。她的穿著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她穿着一件过去我们打游击时候穿的上衣，只是颜色比较浅一些，下身是一条条纹的裙子，她已经不穿高跟鞋，换上了一双和男人穿的一样的平底鞋。

“欢迎二位到我们家来！”她一边把我们领进我过去住过的那个房间，一边说。“你们二位来得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们看我也刚刚下班回来。”

“你也参加工作了！在哪儿？”我问她。

“在纺织厂，”她微笑着说，仿佛要告诉我。“就在你曾经怀疑过的那个纺织厂。你还记得吗？”

“看样子你们下班很晚。”海佐插嘴说。

“晚？不。我们也跟别人一样，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过下班之后我们还得上学……”

她道歉了一声，就走到别的屋子里去了。我拉开窗帘朝外望去。现在在窗子外边已经再也看不见田地，看不见达依奇旅馆和达依奇山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对面新建的楼房的窗口里射出来的灯光。

我的侄媳妇又回到房间里来。她已经换了一套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咖啡壶。

“我猜想你们是来参加农业会议的吧，”她一边往杯子里倒咖啡一边说，“你们的合作社干得很不错。我们在报上已经看到

了。向你們二位道賀。

过道里传来一个孩子的走路声。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从門口朝屋里探望，她的梳得很整齐的头发上系着一根紅色的緞帶。

“进来，齐卡，你上哪儿去了？”她母亲問她。“你認識这两位爷爷嗎？来，”她指着我說，“这就是我們常常談起的乔博爷爷，这是海佐爷爷。”

那女孩子先跳到我怀里，接着又跳到海佐的怀里。

“我們今天晚上能見到我的侄儿嗎？”我說着，掏出了哈尼福让我带来送給她的一包干果和一双綉花袜子。

我的侄媳妇笑了。

“真抱歉，你們恐怕見不到他了，”她說，“他三天以前就因为工作到莫斯科去了。他在那里大概至少要待一个月。”

太阳刚出我就起来了。从阳台往下望，整个地拉那的景色历历在目。可是您以为这还是原来的那个地拉那嗎？这城市和我四五年前离开的那个城市，簡直沒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海佐，那边真是有些房子，还是我的眼睛看花了？”

“当然是房子！”海佐傲然地說，“地拉那已經扩大，变成了一个紡織工人城了。那边的那些两层的楼房是紡織工人住家的地方。瞧那边！那遮住半边天的濃烟！那就是从紡織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真了不起！在那边，現在簡直是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市鎮。他們准会让咱們去参观一回吧。”

我朝左望望，又朝右望望，到处是新的建筑、工厂烟囱、公园和果园，至于多得像夏天的螞蟻一样来来去去的各种車輛，那就更不用說了。

“咱們准备走吧！”屋子里传来合作社主席的声音，他是和我們住在一个房間里的。“开会的时间快到了！”

## 九

在會議厅里，我和海佐并肩坐在一起。我不停地忽而看看裝飾着許多鮮花的讲台，忽而又看看正面和两边牆上的許多标語。

“你仔細多看一看看吧，我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給村子里搞讀書室的同志們帶回去一些新的主意才对，”海佐說。

我当时沒有時間問他究竟是在說真話呢，还是在开玩笑。因为那时主席团的成員們已經走进了会场。全体代表都站了起来。大家長時間地鼓掌。

主席宣布开会，會議馬上就开始了。会上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发言。他們讲的一些事情我并不十分理解。接着农业部长講話了。他列举了我們的許多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我們的一些缺点，仿佛他自己一直就待在每一个合作社里似的。在談到缺点的时候，他提出了几个逃避劳动的人的名字。我当时感到非常不安，真怕他会把我的名字也提出来。我由于心緒不宁，禁不住用胳膊推了海佐一下。海佐轉过头来低声对我說：“你不用耽心，他已經讀过報紙了，对你的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你已經糾正了錯誤。对这个你就放心吧。快好好听他讲。”

直到部长讲完話，我才安下心来。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我也跟着鼓掌，一直到手都拍疼了才停下来。

略为停了一会儿之后，輪到我們社的主席发言了。他的講話受到了普遍的贊揚，因为他接触到了合作社工作的某些新的



方面。他把我作为合作社的突击手提出来，可是由于他提到了我的过去，差点儿把我这个突击手的招牌给砸了。谢谢上帝，幸亏他只讲了几句就打住了。他拿我作例子，指出在我们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这几句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我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虽说我是应该表现得谦虚一些的。我看到从佩什开皮亚来的我的那个熟人以及和他一起的那几个人也在鼓掌，他们甚至还转过头来朝我望。

对于其他那些发言人讲的话我并没怎么注意，可是后来我听到有个女人讲起话来，于是我又提起精神来听着。那女人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她身材比较矮小，脸上有不少皱纹。也许是因为她身边的一盏电灯光线太强，她老是眨巴着眼睛。她的声音很低，可是她讲的话却让听众时而止不住大笑，时而又感动得哭了。她讲着一口地拉那话，地拉那话我当然是很熟悉的。

“这女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对海佐说。

海佐一句话也没讲，可是他也呆呆地盯住了她。

她讲了许多关于她过去的事，讲到卓古<sup>①</sup>和法西斯分子统治我们国家时候的情况，讲到她给托卜塔尼和赛尔曼阿加地主们干活的时候如何劳累不堪，如何流干了眼泪，而结果却只能得到一点她每每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黑面包……

“我们的党，但愿她万古长青！”她接着说，“给了我们土地。可是土地需要劳动力，靠着分散的个体劳动是不可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的。我们合作社的妇女们……”说到这里那女人忽然提高了嗓门，“对我们过去的许多作法，自己都禁不住好笑。我们那会儿丢下地里的活儿不干，却弄上一只小鸡和两三个鸡蛋

---

① 阿尔巴尼亚反动政客，1922—1924年任总理，奉行亲意大利的卖国政策，后为阿尔巴尼亚国王。

跑到地拉那市場上去賣。而現在我們每一個勞動日賺到的比三只雞的價錢還要多。”

海佐和我不禁彼此對望了一眼。

“你記得她嗎？”他說。

“當然記得，”我吃惊地說，“她就是四年半以前提着一只火雞上市場的那個女人。是的，一點不錯！瞧瞧我們的過去，再瞧瞧我們的現在吧！”

“還得瞧瞧我們的將來！”海佐說。

在我們離開會場準備去吃午飯的時候，一個年輕人，手里拿着筆記本和鉛筆，走到我們的身邊來對我說：

“您就是喬博·拉布西嗎？”

“是呀，孩子，我就是！”

“您能不能對我講一點您過去的生活以及您現在的情況？我需要這方面的材料，給《團結報》<sup>①</sup>寫一篇報道。”

我回過頭去想問問海佐關於這事的意見，可是他那時已經混在成百的代表中看不見了。

“我得請你原諒，這會兒可不行，因為我實在有點太激動了。”我向那個記者請求說。

但是他仍然不肯罷休。

“請您就講幾句吧。這不會花費您很多時間的。”

“就講幾句？我的經歷是一篇完整的故事。四五年来发生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用几句话讲完呢？”

可是要把一个記者打发掉可不是那么容易，他跟着我一

---

① 阿尔巴尼亚民主陣綫机关報。

直跑到飯厅里去，海佐正在飯厅里等着我。經過反复的爭辯之后，海佐終于給我解了围。

“让他給你三四天的時間，”海佐說，“坐下来写一份詳細的材料。我也可以帮助你写。”

“那太好了！”那个記者高兴地跳了起来。“那准会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小說。”

“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我想讲的也就是这些了。”

黃雨石譯

## 乔治·戈莱米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里又和你们见面了，我在写出《丹娜的木笛》<sup>①</sup>之后，曾经发誓说从此以后不再动笔了。可是在你们读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们就会看到我的确是不能不写，因而对我这种食言的行为也一定会加以原谅的。

我先得告诉大家，今年冬天，在乌利施塔斯村一共举行了四次婚礼，我每次都以傧相的身份参加了。在参加这几次婚礼的时候，有一次我意外地遇见了从爱尔巴桑来的一位朋友。这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见，虽然爱尔巴桑人，并不像，比方说，拉贝里亚人一样，两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合唱队，可是我们俩，也仍旧像一对夜莺似的一起唱了许多古老的婚礼歌曲！

那位爱尔巴桑人对我的短篇小说《丹娜的木笛》似乎很感兴趣，我当时发表那篇故事，也是用的我现在这个笔名。他和我在这之前和以后见到的许多人一样都有这种感觉，他当时对我说，“《丹娜的木笛》不应该写得那么离奇，因为现在人们对于神话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当我们的话题转到那个著名的木笛上来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人全都对我大笑起来了，他们笑我这个爱尔

---

① 这篇小说的中译，收在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里。

巴桑博物館的館長，一直還在想尋找那支木笛的下落，却不料那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已經找到它了！當時沒有跟我開玩笑的只有沙西尼大叔，因為事情的真相我早已對他講過了。

我們的談話很快就轉入了對過去的某些事物，或者某些古物的討論，因為，既然有一位博物館的館長在場，這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我的那位朋友這時也參加了談話，他說：

“你也許知道……我父親對於古物也很感興趣。事實上，我們這些作銀匠活兒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也都可以算得是考古家。他對考古發生興趣是受到了他的一位叔叔羅西·伊·巴奇的影响。羅西是康斯坦丁·克里斯托弗里奇<sup>①</sup>的親密朋友，他不僅經常陪着古里昂·康斯坦丁飲酒、下棋，同時還常常跟他一起出去旅行。克里斯托弗里奇就是跟他一起到阿爾任河邊的普隆巴斯岩洞去的，他們跑到那里去盡力發掘，希望找到一些有價值的历史遺物。可是這種發掘工作需要花錢，而克里斯托弗里奇和羅西兩人一向都是花錢的能手，他們的一點積蓄早叫他們花光了。我父親告訴我，他常常聽到古里昂·康斯坦丁說：

“‘要是我們能夠弄到足夠的錢，我的朋友羅西，那我們馬上就可以跑到波揚去，開始發掘古物，你說是不是？’

“有一天，那是在克里斯托弗里奇去世很久以後了，出乎羅西的意想之外，他從前的一個熟人，布拉西姆·巴柳，忽然從索波蒂跑來看他。他扛着一袋很重的東西走進來，把袋子放在地上，跟羅西寒暄了幾句之後就坐下來抽煙。兩杯土耳其咖啡端上來後，他們就開始談起正經事來：

“‘我拿來了我祖輩遺留下來的一些東西，希望你能給我好

---

<sup>①</sup> 康斯坦丁·克里斯托弗里奇(1830—1895)，著名作家，被稱為阿爾巴尼亞文學語言之父。

好保存着，我的朋友。你也看得出来，我现在年岁越来越大了，可我又没有一儿半女，能够替我保存这些遗物。我也有些远房亲戚，可他们并不知道我有这些东西，我也不敢把这些东西交托给他们。所以我现在把它拿到你这儿来了。这些东西是从索波蒂的人还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时期保存下来的，我们村子里的最后一个基督教牧师把这东西交给了我的一位祖先。等到阿尔巴尼亚，像人们说的，再次获得自由的时候，这些东西也许还会很有用的。你来看看我拿来的这些东西。’布拉西姆说着就拿出了他的袋子里的东西。

“许多发霉的书和被烟熏黑的手稿摊满了一地。罗西戴上眼镜拿起一本书来看看。这是一本几百年前印刷的希腊文的《圣经》。他又拿起另外一本。这是一些用金粉写在羊皮上的手稿，谁也不知道这手稿写成的日期比那《圣经》还要早多少年。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领唱诗班的，他对希腊文非常熟悉，他告诉我布拉西姆当时拿来了许多这样的书籍和手稿。罗西拿起了一部尺寸很小的手稿来，接着又拿起了另一部尺寸更小的手稿，一部是羊皮的，一部是普通纸的，可是上面写的字却完全没有人认得。那些字和巴斯卡尔·托奇里的古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种文字当时虽然别人不认识，我父亲却能很顺利地阅读。罗西尽了一切努力想弄清楚那些手稿上究竟写的是什麼，可是完全没有用。

“总之，两个月之后布拉西姆·巴柳就去世了，罗西比他多活了两年。罗西是害肺炎死的。在他死之前，他派人去叫我父亲来，把巴柳的遗物交托给了他，要他一直保存到阿尔巴尼亚再次获得自由的时候。那一天来到了，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把那东西交给政府当局，惟恐它会落到不相干的人的手里。他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机会才把它交出去。

“可是，誰家也免不了会有倒楣的日子。有一天，我們家也赶上倒楣的事了。有一个整天念书的人，名字叫萊弗特尔·魯卡，他忽然到我們家来拜訪，我們一向认为他是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所以对他热情招待。我父亲看到他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談，因此就叫我們年輕的孩子們全都出去。萊弗特尔·魯卡上我們家来的目的似乎就是要同我父亲談談关于那些书的事，他要我父亲借几本給他拿回家去看。我父亲情面难却，馬上让他拿去了全部书中的一大半，連那两本用古怪的文字写成的尺寸很小的书和手稿也让他拿走了，料想他不久就会归还的。可是我父亲从此就再也沒有見到那些书了，而且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从来沒有跟萊弗特尔·魯卡提起过这件事。那些书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一部分，我已經在六年以前交給地拉那公共圖書館了……”

我的朋友不停地談着，我也就一直靜靜地听着。我忽然想起我在爱尔巴桑公共圖書館里，也看到过四本用金粉写在羊皮紙上的《聖經》。我还看到另外两本十七世紀在威尼斯印刷的《福音书》。我还記得在一本书的封面背后有一个什帕蒂的格里葛利神甫用希腊文写的几句话。那大概是几句咒語，意思是說，誰要敢随便动那本圣书，他就会受到四十个圣徒的詛咒。这些书显然是爱尔巴桑公共圖書館在战后从萊弗特尔·魯卡家里拿来的，可是我並沒有看到那两本用古怪的文字写成的小书。

“呵！我还忘了告訴你，那些书是从乔治·戈萊米时代流传下来的，”我的朋友补充說。

他的这几句話似乎使我原来的設想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些話让我想起一本古老的用奇怪的文字写成的阿尔巴尼亚手稿，尽管书上写明是某一位托塔西神甫所著，一般人总认为

它是无名氏的作品。

“那小书是不是像香烟盒这么大，封面上还画着这么一个十字架的？”我一边說一边在我的香烟盒上勾画着。

“对了，一点不错！”我的朋友高兴地大叫起来，“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它？”

“它是在七年前被人发现的，现在已经译成现代文字在地拉那出版了。”

“另外那本稍大一点的书，有人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吗？”我的朋友满怀好奇心地問。

我聳了聳肩膀。

“别着急！那一本也会和第一本一样最后总要出来的。政府现在不是已经接管了萊弗特尔·魯卡的全部图书了吗？”

“是这样！”我說。

“那么好了，你再去仔细找一找，肯定会找到它的！”我的朋友微笑着說，我当时也忽然增强了信心。

后来我们发现那位托塔西神甫，原来我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他是帕尔米西約納斯或者是克拉巴的人，实际上却一直住在索波蒂。

我不敢說，托塔西神甫的手稿是属于乔治·戈萊米时代的文物，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語言学专家，同时在我看来，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至于另外那一部手稿，不可否认，肯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早在十五世紀以前阿尔巴尼亚就有了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这真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

你也許会想到我为要找到那部手稿一定費了很大的力气。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在我們城的公共圖書館的地下室里，在



一堆破烂不堪的旧书和乱紙中間很容易就找到了它。

不过，为了辨认上面的文字我倒的确費了不少工夫，因为那手稿上滿是油烟和污漬，同时还有許多蜡泪和烧坏的窟窿。它的大小和一般的书差不多，一共大概有二百頁，其中有好几頁上面的字完全不可辨认了。那里面有很多是用希腊文抄下来的圣訓和查士丁尼法典<sup>①</sup>的片断，另外有五十頁上的字，則和托塔西神甫在他的阿尔巴尼亚手稿上所用的文字完全一样。在这五十頁的最后一部分，我終于认出了这样的一段話：

“上面这些都是已故的加里加德圣瑪利(願上帝保佑她!)寺院的方丈尼柯德馬斯写下的。这些手稿由我，修道士賽拉菲姆，他在基督面前的弟兄保存着。今天，尼柯德馬斯死在土耳其人手中，今天，在世界誕生后的六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波罗恰尼山中被箭射死。上面的最后的一頁，是他在复活节，在今年八月十五日写下的。請为他的英灵和为我祈禱吧！”

六九九〇年！那就是一四八二年！一讀到这个日期，我馬上就十分兴奋起来。

这段話是用一种奇怪的古文写成的，那文字和手稿中的阿尔巴尼亚文部分完全一样，将来等我把那部手稿影印出来，你們就可以看到了。我打算很快就把它影印出来。可是为了让你們大致了解这部手稿中所談的乔治·戈萊米去世前的真正的历史，我打算尽我的努力把尼柯德馬斯所写的东西翻譯成現代阿尔巴尼亚文。

我所以說真正的历史，是因为你們也許已經在別的一些书籍和作品中讀到过。那是根据波利斯、什帕蒂、貝尔泽西特和別

---

①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大帝，曾下令編纂羅馬民法法典，在他統治时期文艺美术极为发达。

的地方的一些傳說，以及那些地方流传的古歌，記載下来的关于乔治·戈萊米的一些傳說。可是你們将看到，傳說和眞实的历史虽然很相近，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別。

至于这段历史所說的，你要知道，就是人們所說的、尼柯德馬斯方丈在一四八二年也这样称他的乔治·戈萊米，实际上就是什帕蒂和賽尔曼尼卡以及穆泽契和卡尼納的威风凜凜的王爷，伟大的斯坎德培的岳父乔治·阿拉尼特·戈萊姆·柯姆南·托皮亚。

那么現在，亲爱的朋友們，我要問問你們的意見，看我是不是值得违背我过去的誓言，从新拿起笔来写下这样一部历史呢？……現在就让我开始吧。

这里的这些东西，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是我，尼柯德馬斯亲手写下来的，我和所有什帕蒂的人們一样，出生于謝尔塔和杰罗尼西蒂的远近聞名的兰克賽依部族，这个部族像老一輩的人們常說的，起源于那个天真活泼的丹娜和善良的米里，关于他們的歌曲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唱着。我，我主的圣母（願她的圣灵不朽！）圣瑪利亚寺院的方丈尼柯德馬斯开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正是世界誕生后六九九〇年八月复活节的斋日。

我写这些东西，呵，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用的不是墨水，而是从我伤痛的心里流出的鮮血和我眼中的泪水，全能的上帝賜我一双眼睛，看来完全是为了让我給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作个見证。

可是我們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召走了我們最尊貴的乔治·戈萊米王爷，却偏偏把我这个衰老的罪人留了下来？他为什么偏

偏要召走伟大的斯坎德培，那首領中的首領，那阿尔巴尼亚的神龙，而不召走我这个卑微的罪人，或者其他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罪人？他們遨游在森林和山洞中，根本无法知道，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怎么样才能有幸福的日子过。

可是，如果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总有一天会过幸福的日子，我現在就要写下我們的已故的乔治和这时受尽蹂躪的人民的歷史，让他們的后代知道，我們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曾經进行过战斗，抵抗过外来的侵略。那么后代的人也就不仅会怜悯我們，为我們的命运感到悲哀，还会清楚地知道并且永远不会忘記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曾經遭受过的苦难，我們曾經如何英勇地保卫了我們的每一寸土地，从而他們就会更坚强地保卫自己的祖国，决不让我們的国家，像在現在这种黑暗的悲惨的日子里那样，遭到外来的敌人的破坏。

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我們一起来禱告吧，为了已故的两位乔治：克魯雅和馬蒂<sup>①</sup>的，而且也是全阿尔巴尼亚的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約翰和伏依沙伐的儿子、多尼卡的丈夫乔治·卡斯特里奧蒂，和什帕蒂和賽尔曼尼卡、穆泽契和卡尼納的乔治·戈萊米，那阿拉尼特和索非亚的儿子、多尼卡的父亲、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奧蒂·斯坎德培的岳父禱告吧，也請为我，尼柯德馬斯方丈，禱告吧！

可是，我們的人民为什么会遭受到这么多的苦难、折磨和灾禍呢？有些人說他們遭受的苦难比耶穌在各各他所受到的苦难还要深重！寬恕他們吧，呵，上帝！也寬恕我用我心里的鮮血和眼中的泪水重复了和写下了他們的那些話吧！

---

① 阿尔巴尼亚城市名。

我現在已經九十五岁了，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我是我已故的首領乔治·戈萊米的同年伙伴。虽然我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可是我們像孿生弟兄一样，在同一天出生，吃着同一个媽媽的奶汁。我們是由我的母亲，伐尔西的普罗金·潘克西的女儿达菲娜撫养大的。因为我的父亲也叫普罗金，整个我們兰克賽依部族和他們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跟我們酋长阿拉尼特家也是亲戚。阿拉尼特的名声早在大卫（願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时期就已經远近皆知了。大卫，正如我們在某些书里讀到的以及某些老人告訴我們的，曾經和王中之王拜占庭的巴西尔二世<sup>①</sup>进行过战斗。我們的已故的乔治的父亲阿拉尼特把我們孤儿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因此，乔治和我就完全像两弟兄一样在一起长大，我們一同学着禱告，也一同学着舞刀弄劍。

可是，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現在再去談已經过去的那些光輝的日子，再去談那些在戰場上光荣牺牲的英勇的人們，再去談当年像燦烂的旭日而現在已变成一片黑暗的阿尔巴尼亚，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們和土耳其人第一次交手是在一四三四年。土耳其人一三八九年在科索沃一战沉重地击败我們之后，就把乔治·戈萊米捉去，向我們国家勒索了很大一笔贖金。这次失敗完全不能怪我們，而是因为塞尔維亚的統帅們拒絕接受約翰的父亲、乔治的祖父巴尔·卡斯特里奧蒂的主张，不肯深夜襲击苏丹的軍隊。乔治被捉去以后，一直在阿德里安諾波尔待了五年，可是这五年在他說来是精心筹划和安排計謀的五年，他想尽方法要回到祖国，制止已經占領了他的祖国塞尔維亚和保加利亚的土地的土

---

① 巴西尔二世(957—1025)，在他統治期間，东羅馬帝国版图扩大到最高峰。

土耳其人的屠杀。乔治帶領着五十个同胞终于实现了他的计划：他们逃出土耳其的监狱，跑回到祖国来。他第一次停脚的地方是索波蒂，那会儿他父亲阿拉尼特（他是戈依卡的侄子，塔努什的儿子）还住在那里。我們的年輕的首領到那里后着手进行的第一件工作，是在特尔佛尔、貝拉尼克和格拉西丹修建和加固原有的工事，防御南来的土耳其人的进攻，在波利斯、居拉和奎克斯修建工事以阻擋从北面和东面来的土耳其人。我們和管領沙罗伐、托莫里察和奥巴里的穆扎卡依族結成联盟，在全国四周的每一条河岸和每一个山口都筑起了防御工事。一四三四年当我们一百来个游击小队沿着什庫姆毕河从阿尔巴納斯到里布拉日迪，从里布拉日迪到奎克斯扑向土耳其人的时候，那一帮不信神的家伙就只顾逃命了。

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僧人，既不是乔治的长辈，也不是他的上司，可是由于我和我們領袖的亲密的关系，我們曾經吃过同一个媽媽的奶，因此就由我来主持他和培拉特的穆扎卡依家的柯姆尼娜，在我們加里加德大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上帝恩賜給他的十三个孩子都是由我施行洗礼的，这十三个孩子有五个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另外八个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累切<sup>①</sup>的奥里費里奥·弗兰西翁的女儿，一个意大利的西尔維亚女人生的。乔治的四个儿子的教父都是当时著名人物，他們是托皮亚族的恩德列、基翁·穆扎卡、基恩·巴尔沙和基翁·馬特兰加。每次在索波蒂城堡举行拜认教父的仪式也都是由我主持的。我受托帶着乔治的第二个儿子，年輕的康斯坦丁到羅馬去会見教皇，并且根据我的首領給我的指示，我要和他一起待在羅馬，直到教皇废除

---

<sup>①</sup> 意大利城鎮。

神圣基督会的各种規章。从那以后，我們正教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一直处于不和睦的状态，而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因为土耳其人既然蹂躪正教国家，他們肯定也会攻打天主教国家的。

可是，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們又怎么能够跟他們和好呢？梵蒂岡的那些人不是一直都在出卖我們，而且将来还会出卖我們嗎？在我們需要武器和弹药的时候，教皇的祝福對我們有什么用呢？可是，我对我的善良的首領說，梵蒂岡的那些人比土耳其人还要恶毒，我对他說教皇們一直都在出卖耶穌，他却不肯相信我的話。在这种情况下，我們除了单独作战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們能够向誰去求援？难道我們能去請求塞爾維亞的居心叵測的勃朗科維奇<sup>①</sup>，或者君士坦丁堡已經失去王位的皇帝来援助我們嗎？我們必須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战斗。我們僧人和教士們也都不得不拿起了武器，但願上帝原諒我們用不信神的人們的血漬污染了我們的双手！

呵，想一想过去那些光輝的日子吧！我和都拉斯的同时也是全阿尔巴尼亚的主教保尔·安格斯一起主持了像鴿子一样純良的多尼卡和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的婚礼，地点是在克魯雅，那个土耳其人称它作阿克希沙尔（白堡）的城堡，因为它的确白淨純洁得像我們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的心一样，可是四年前它被土耳其人占領以后，已經变成一团漆黑了。

一想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的头止不住要发暈，我問自己：我現在整天在树林中漫游，在山洞中睡觉，用我心里的鮮血和眼中的热泪記載下这些事情，我这个現在已經九十一岁的人，是真的跟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共吃过

---

① 十五世紀初、中叶塞爾維亞統治者，曾投靠土耳其和匈牙利。

一个媽媽的奶嗎？我是真的参加过卡馬拉桥的一次战斗，而且亲手打死过一百个土耳其人嗎？我是真的参加过像鸽子一样純良的多尼卡和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的婚礼嗎？我是真的亲眼看到过乔治·戈萊米离开人世，看到阿尔巴尼亚面临末日嗎？我是真的看到过加里加德的我們圣母的寺院变成一片火場嗎？

我仿佛觉得全能的上帝所以让我活得这么长久，是为了让我給这苦难的年月作个見证，并把它記載下来，留传給你們。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那么，正像我經過这么多的苦难却也还能活过来一样，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在苦难中长期存在下去，一直到在我們阿尔巴尼亚这个充滿苦难和遭到蹂躪的国土上，重新看到美好的日子。

請原諒我吧，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因为我知道在你們讀到我為你們写下的这些悲惨事件的时候，你們一定会感到非常悲痛。可是，我又为什么不應該把它記載下来，让你们和我一起痛哭呢？因为，所有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会止不住為我們祖国所遭到的苦难哭泣和悲伤。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孩子們，在一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里，所有的人和活着的東西都跑到自己的火炉边、窩巢和山洞里去寻找溫暖，野地里看不到一点活动的東西，江河里的水也都結成了冰，我們的尊貴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却帶着他的一对孿生兒子，那两个像雄鷹一样的青年艾定和米罗西以及另外一群像雄鷹一样的青年，来到了我們的加里加德寺院。我們鳴钟欢迎，所有的高山和低谷也和每个人的心一样充滿了欢乐。因为乔治虽然已年迈，他那会儿已經七十七岁，可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出現在人們面前，他总能在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心里燃起新的希望。人們会更加努力，防止祖国的国土受到土耳其人的侵占。可是这



一次，我們寺院的鐘却是最后一次為我們光榮的首領發出洪亮的響聲。

听呵！正在我們作彌撒的時候，扎伐里納和什太潘、伐尔西和涅扎里、茲布萊西和什特尔米尼的教堂里的鐘都發出哀音，宣告不幸事件的來臨。我們很長時間全都像大理石雕像那樣一动不动地站着，滿眼、滿臉以及我們的胡子上全都洒滿了悲傷的眼淚，彼此誰也不敢對看一眼。

我們停止了彌撒，我這個有罪的人，從聖壇上走了下來，我們一起走出門外，去看看究竟是什麼災禍降臨到我們的國土上。我們聽到在德伏利河兩岸，從東面和北面傳來教堂里敲喪鐘的聲音。到處是一片寧靜，西南邊的天空漆黑一片，德伏利河和霍爾塔河那邊的高山也都顯得愁容滿面，人們全帶着不安的心情，靜听着從遠處我們的教堂和寺院里傳來的宣告死亡的喪鐘。

喬治·戈萊米，那個身材高大、頭髮花白的老人用使我感到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要是我不立刻扶住他，他一定會像一棵遭到雷擊的松樹那樣立即倒下了。我也立即扶住了我身邊的人，他又扶住了在他旁邊的另一個人，我們就這樣彼此摠扶着，才沒有倒下去。這時，我們寺院里最年輕的修道士賽拉菲姆，一個身體強壯、意志堅強的人，也爬上了鐘樓，敲起了喪鐘。我們周圍的高山和低嶺全都響起了喪鐘的回聲。自那一天以後，從南到北，從西到東，整個阿爾巴尼亞人民全都陷入了哀悼和悲傷中。

接着，有一個人騎着一匹快馬塵土飛揚地跑到我們寺院來，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噩耗。

首領中的首領，基翁和伏依沙伐的儿子，多尼卡的珍貴的丈夫，克魯雅和馬蒂以及整個阿爾巴尼亞的喬治·卡斯特里奧



蒂·斯坎德培，在一天前已經在累日阿去世了，那是不幸的一四六八年的一个不幸的日子，一月十七日的清晨。

就这样，我的孩子們，阴暗的一四六八年开始了。当你們想起那一年，想起那一年的一月十七日的时候，我的孩子們，你們就为了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为了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痛哭吧，为他的英灵禱告，也想到我这个有罪的人吧；那一天上帝竟不肯把我召去，却还让我活下来，在树林中漫游，在山洞里睡觉，让我在这里用我心中的鮮血和眼中的热泪写下这些可怕的事件！让你们了解这些事情，永远也不要忘記！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我的首領和弟兄，乔治·戈萊米不禁失声痛哭了，他的雄鹰一般的双生子艾定和米罗西，以及組成他的卫队的五百名騎士也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僧人和教士們呼天搶地，整个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那不幸的一天也都穿上了丧服。高山和平原全都跟着露出了悲哀的面孔，他們說，連海里的水也涌起了滔天的波浪，一連三十个昼夜都沒有停止。

“难道世界的末日已經来到了嗎，我的孩子們和弟兄們？”我們年老的首領抬起他花白的头来問道，“我們現在遭到了多么可怕的灾难呵？現在靠誰来領導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御土耳其人的屠杀？”

这时候，那双生子中的一个，米罗西，过去不論是在戰場上，或者在宴会上他总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的，忽然咽下眼泪抬起头來說：

“我的父亲！我們的最尊貴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奧蒂也是靠着你的智慧和你的英勇，才終于如此声威远揚的，因而人們都称他是阿尔巴尼亚的神龙。我們首領中的首領，我們的女婿和你的女婿現在已閉上眼睛，丢下了不幸的阿尔巴尼亚，这完全

是天上的上帝的意志，可是阿尔巴尼亚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力量。我們現在還有你，我們的父親和首領。請你趕快舉起阿尔巴尼亚的旗幟，緊緊抓住五十年来杀过无数土耳其人的无敌的長劍，率領着我們前進吧，土耳其人將永遠不可能得到我們的旗幟，也永遠不可能到我們的火爐邊來坐下。願上帝賜你長壽，我們的父親和首領，當全能的上帝一旦把你召喚到他身邊去的時候，就會有另外一個人高高舉起阿尔巴尼亚的旗幟！”

說得好，我的善良的米羅西，說得好！我曾經給你施過洗，我不僅教會了你如何禱告，而且也教會了你如何使用刀劍！可是現在你却到哪儿去了，我的善良的米羅西？在這布滿英雄們的墳墓的高山上怎么也會有了你的墳墓？你的目光閃爍的眼睛現在到哪儿去了？你的鋒利的長劍現在哪里去了？不要再流淚了吧，我的滿含淚水的眼睛，因為即使你淚水流成河，也決不可能喚起墳墓中的英雄！那只握劍的手將永不再給敵人帶來死亡，使敵人歸于滅亡了！而那一對眼睛，呵，那對眼睛也永遠不可能再放光芒了！

我覺着你仿佛就在這兒，就在我的眼前，米羅西，我的孩子，像一棵任何風暴都不能使它低頭的青松，筆直地挺立在這里。同時，我現在還可以看到你的父親和我的兄弟，抬起他那蒼老的頭，倚在劍鞘上對你說：

“過來，米羅西，我的兒子！讓我吻吻你，把你擁抱在我的懷中！”

而當你來到他身邊的時候，他吻了吻你的前額和你那已被淚水浸濕的眼睛，我們的傷痛的心在胸膛中急劇地跳動，我們懷着巨大的希望。

可是你的雙生弟兄艾定卻獨自坐在一塊石頭上不停地哭

泣，完全沒有注意你和你父親在講些什麼。當喬治回過頭去看他的時候，他立即像四周的群山一樣皺起了眉頭。

“你怎麼啦，艾定？你有什麼話要說嗎？”那個可憐的老人問道。

艾定沒有完全站直身子，就彎着身子倒下去，趴在他父親的腳下，像躺在媽媽懷里的孩子一樣，傷心地哭着，哭着。可憐的喬治拉着他的可憐的兒子的肩膀，讓他站起來，用手扶着他那剛長出一點胡須的下巴，抬起他的頭來，用衣袖擦干了他臉上和眼里的淚水。

“不要哭了，艾定！”他說，“眼淚是解救不了阿爾巴尼亞的，我的孩子！阿爾巴尼亞只能靠刀劍來保衛。別再哭了，我的孩子，在這可悲的日子里，不要再去想那些已經發生的事，而要想一想我們應該做的事。”

那時的情景我現在還記得多么清楚呵，艾定，你那時抬起頭來勉強笑了一笑，可是馬上又止不住伏在你父親的胸前痛哭起來，你一邊哭一邊說：

“可是我們的姐姐，你的女兒多尼卡·卡斯特里奧蒂和她的兒子約翰怎麼辦呢？約翰現在還不到二尺高哩，爸爸。他們失去了首領，失去了丈夫和父親，怎麼活下去呢？你還一直沒有談到他們呢，我的父親和首領！”

喬治·戈萊米像一棵被巨雷震擊的蒼松一樣，渾身上下抖個不停，他伸出一只胳膊來扶在我的身上。

“多尼卡是我的女兒，”首領急切地說，“她必須和這個戰爭造成的許多別的寡婦一樣活下去。她應該像男人一樣站起來，為了向土耳其人報仇，把自己的兒子撫養成人。從我的騎士中挑選出一百名精悍的人，帶領着他們去見你的姐姐，告訴她爸爸在

索波蒂等着見她，告訴她不要像女人那樣只知道哭泣，要像男人那樣站起來，因為上帝一定會照顧她的兒子，也會照顧整個阿尔巴尼亞的。現在馬上就出發吧！”

呵，艾定，我們都把你看得那樣尊貴，對你那樣熱愛，可你怎么竟敢說出了那樣的話來？你血管里流着的戈萊米家、阿拉尼特家和托皮亞家的熱血，怎么竟會變成了水？你怎么敢那樣讓我們感到傷心？我們簡直毫不懷疑地想到，柯姆尼娜和弗蘭西翁的血跟我們家的血在你心中摻合起來以後，會使我們的血受到了玷污，正像我們的許多領導者和首領們心中的血由於和外國人的血混合在一起受到玷污一樣，這是對於我們許多家族和對於整個阿尔巴尼亞莫大的不幸。你怎么能夠對你的父親，我們的首領，講出那些話來呢？真不幸，那些話為什麼沒有堵着你的嗓子，把你給憋死！

“可難道你不知道現在到處都是土耳其人嗎，爸爸？你難道不知道今天土耳其人正在等着我們嗎？你難道不知道，土耳其人已經占領了所有平原地帶，在每一個大路口和河流的渡口都安上了崗哨，而且昨天在查德里馬進行過一場大戰嗎？你難道不知道我們所有的隊伍都退到了工事里，沒有再進行任何活動嗎？再加上這個艱苦的冬天，已經使得我們的牛群和羊群所剩無幾了。在天氣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爸爸，我怎么能夠冲破敵人的封鎖綫，經過那麼長的一段路去接來我的傷心的姐姐和她的幼小的孩子呢？這件事讓我們再想一想吧！爸爸。”

我的領袖呵，我對你真是五體投地地欽佩，你當時抬起你花白的頭來，閉上眼睛以免看到你的那個沒出息的兒子，轉身說：

“米羅西，我的兒子，你聽我說吧！你去從我的騎士中挑選

一百名精悍的人，馬上就出发吧！千万不要让罪恶的土耳其人或者这恶劣的天气阻挡住你，使你不能安全地到达累日阿，从那里把你的姐姐，我的女儿多尼卡和我的外孙約翰接回索波蒂来！我祝福你，你現在馬上就出发吧！”

米罗西，你像一只雄鹰一样，馬上就出发了。我們像大旱之望云霓，盼望着你归来，像漆黑的夜晚盼望天明，等待着你回来。最后你回来了，可是你并没有接来你的姐姐多尼卡，也没有接来你的幼小的外甥，他們终于没能跟你一起来见他們的父亲和外祖父，却越过国境到意大利去了。

我們有很多領導者和首領也都跑到意大利去了，他們将远离自己的家园，在国外忧伤而无助地生活下去，他們会从那里看到自己的被奴役的祖国，将感到无比地伤痛。呵，上帝！求你照看你的那些像幼小的烏鴉一样流落在国外的人民吧，讓他們永远也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国，帮着把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的儿子約翰撫养成人，让他回到苦难中的祖国，从新高举起他父亲的旗帜，拯救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吧！求你賜給穆扎卡依、馬特兰加、托皮亚族的人和其他一些跑到意大利去的領導人們足够的勇气，讓他們跟着約翰·卡斯特里奧蒂一起回来，把我們从敌人的枷鎖之下解放出来吧！

在那悲惨的一天，也就是在教堂和寺院為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奧蒂鳴喪鐘以后，我的首領和弟兄乔治·戈萊米召集起他的卫士，离开加里加德走下山去，他跨过德伏利河去会见恩德列·穆扎卡依的侄子，他的城堡就在离托莫里山不远的沙罗伐的厄尔梅附近，他到那里去是要和穆扎卡依族的人商議，在全能的上帝已經把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召喚去了以后，我們下一步應該怎么办。乔治·戈萊米到厄尔梅去的时候，

沒有帶走他的兒子艾定。

“至于你，艾定，”他說，“你不必跟我們一起去，你應該解下你根本不配佩帶的長劍，在這個神聖的寺院里找一間最黑暗的禪房，躺在那里向上帝禱告，求他寬恕你的一切罪行，寬恕你這十分可耻的行為。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為我們祈禱，使你這種不忠不義的行為不致破壞了我們的團結，使我們能像過去一樣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從那以後，艾定就變成了我們這個寺院的修道士，他放棄了塵世生活，為他死後的靈魂修行。

可是艾定並不屬於我們的血統，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他既不是戈萊米家的人，也不是阿拉尼特或者托皮亞家的人，他只能算是柯姆尼娜家的血統，而且是柯姆尼娜家最壞的一個支派的血統，那一支派的祖先曾經為了爭奪王位，毒害和殺死過自己的弟兄。

在進入禪房的那一天，艾定向我作了懺悔，他像個孩子似的哭着說：

“我必須告訴你，我的神甫和基督面前的弟兄，尊貴的方丈尼柯德馬斯，最近三年來我的靈魂一直在受着無比的折磨。我們家弟兄四個，康斯坦丁在年紀還很輕的時候就去了意大利，躲過了我們所經受的苦難，我們從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舞刀弄劍，我們沒有在家過着受母親撫愛的生活，而是隨着父親，我們的英勇的首領，終年出入戰場。在很長的時間里，你也知道，呵，尼柯德馬斯，康斯坦丁只有一次想到過我們，雖然母親由於想念他終於憔悴死去，父親也因為很久得不到他的信息而肝腸痛斷。我們的長兄，襲用我們祖父的名字的阿拉尼特，不幸死於戰場，這更使得我們的父親感到無比傷痛。現在唯一活着的就是我們這

一胎生下的两弟兄了……可是請你告訴我，你能不能告訴我，呵，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不是一向在戰場上英勇作战的嗎？在每一次战役中，我不都是我父亲的一只得力的右臂嗎？我对我父亲不是一个忠順的儿子，对我的首領不是一个忠心的战士嗎？我难道辱沒了我們家的荣誉？对于我父亲的朋友和弟兄，我难道不是一直非常尊敬和友善的嗎？我究竟是不是米罗西的孿生弟兄？我要問一問，他究竟在哪一方面比我更强？他不是比我更为殘暴，而我却比他更为心地善良嗎？一个人既勇敢而又心地善良难道反而不好嗎，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难道殘暴的性情就能表明一个人勇敢？难道在智力方面我不及米罗西嗎？难道米罗西比我更能言善語嗎？在管理家务、主持家事方面，难道他比我能力更高嗎？究竟为什么我的父亲和首領爱他甚于爱我，对他比对我更为信任，并打算把我們家族的領導权交托給他呢？为什么我父亲挑选出身于高貴家庭的托皮亚家的扎拉作为他的配偶，而让我和霍尔塔河上的柯托拉依家的瑪拉訂婚？我本来想和扎拉結婚的，他为什么这样让我难堪？为什么他要这样引起家庭的不和，使我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兄弟的面前、在瑪拉以及全家人的面前犯了錯誤，作出了一桩犯罪的行为？所有这些事情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呵，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这些事只有生活在我們的索波蒂城堡里的很少人才知道……你現在明白，自从我們訂婚后这三年以来，特别是自从我們結婚后的两年以来，我的心是如何地伤痛。現在我能够进这个寺院来，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我已經錯誤地犯下了罪行，因为我一心只想追求尘世的欢乐，完全忘記了我們所有的人最后終于不免一死，而死后就将面临最后的审判。”



这就是我当时所听到的話，呵，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听到这些話以后就止不住問我自己：

“这个向我懺悔的人真能算是阿拉尼特族、戈萊米族或者托皮亚族的后裔嗎？这个人这样一心只想得到家族的領導权，他恐怕真是那个为了爭夺王位而毒死自己的弟兄的柯姆尼娜的后代啊！我这个瞎眼的有罪的人为什么沒有在我的首領的家里更早发现这条毒蛇？戈萊米家已經出过一个叛徒，那就是出卖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莫伊西·戈萊米，这还不够令人伤心嗎？难道就在索波蒂这地方，戈萊米家还会养出第二个莫伊西来嗎？”

我詛咒了你，邪恶的罪人，而你，由于你自己的罪行，由于你对不起你的父亲，我們的首領，对不起你的孿生弟兄，对不起你的善良的妻子，对不起所有的人，也对不起全能的上帝，就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起来！我命令你穿上麻布衣服，每天早晚自己鞭打自己，在四十个昼夜里就吃一点面包、喝一点清水，除了在漆黑的夜晚，永远也别走出你所在的黑暗的禪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的灵魂，此外再沒有其他的办法了。

四十天以后，艾定已变得像羔羊一样馴服，像乞丐一样瘦弱了，他再一次向我懺悔时是那样严厉地詛咒自己，那样虔誠地为死后的生活祈禱，我不禁对他感到十分怜悯。可是，求上帝寬恕我的罪行吧，我不該受他的騙，认为我对他怜悯、对他感到同情，完全是出于你，全能的上帝的意旨！从那一天起，我就让他脫下了麻布衣服，不要再鞭打自己，也不要只靠面包度日了。可是他其实應該仍住在最黑暗的禪房里，仍穿着麻布衣服，繼續鞭打自己，只靠一点面包和水过活，再过上一年或两年，一直到他真正悔罪，真正为自己的可耻的行为感到悔恨时为止。可是呵！我当时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錯誤！



我的首領和一心向主的弟兄乔治·戈萊米到了苏洛瓦之后并没有馬上回来，却从那里到奥巴里去和穆扎卡依的首領基翁結成了同盟。从奥巴里，他又先后跑到莫克尔和奎克斯，跑到里布拉日迪和斯通尼，跑到杰尔曼尼卡和狄布拉，在那些地方他拜訪了他的近亲，穆扎卡依、弗拉丹尼和阿拉尼特族的儿子們，和他們一起制訂計劃，以便最有效地防止土耳其人的屠杀。一四六八年的那个可怕的严冬并不能阻撓这个七十七岁老人跑到更远的北部的高地去和杜卡基尼、巴尔沙、賽尔諾維克以及他的五个女婿，商議抗击土耳其人的計劃，接着他又跑到克魯雅、都拉斯和沿海地带去和托皮亚、馬特兰加以及其他一些家族的人进行商談，以便把阿尔巴尼亚各地的首領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土耳其人。

乔治·戈萊米到了月底才回到索波蒂来，那正是燕子回到平原上，羔羊开始在山脚边咩咩叫的时候。那时人們正忙着結束春耕和播种的工作，喂养牛馬牲畜，用它們来耕种，同时整修弓箭、磨洗染滿土耳其人血迹的刀劍、擦亮他們的盾牌，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突然襲击。

当乔治·戈萊米回到索波蒂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疲倦而且精神不振。我們想这大概是因为长途跋涉过于劳累所致，完全沒有想到使他精神不振的并不是两个月来爬过高山平原和土耳其人輾轉接战而造成的劳累，这里却还有更可怕的原因。他只是向我和他最亲近的人，比如像弗拉丁·波西、基恩·潘克西、佩特罗西队长和他的儿子米罗西，述說过他感到苦恼的真正原因。

可怜的老人并没有能够把各地的領導者和首領完全团結起来，过去的联盟，在一月十七号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后，几乎完全

被破坏了。我們的首領曾經尽一切力量要让列克·杜卡基尼担任总指揮一职，可是托皮亚、穆扎卡依和其他一些家族坚决反对。杜卡基尼和穆扎卡依家族又不同意让年輕的塔努什·托皮亚作为他們的首領。杜卡基尼、托皮亚和其他一些家族又反对让基翁·穆扎卡依担任領導职务。这些家族的人也不同意把領導的責任交托給我們的首領。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这真是我們的国土遭受到的最大的苦难：在这种充滿不和、彼此不信任、互相嫉妒、互相猜忌、各自为政的局面下，正像我主曾經說过的，“誰也不可能站起来！”

我深信阿尔巴尼亚总有一天会过幸福的日子，你們那些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我的子孙們，千万不要为了爭夺个人的地位，忘記了属于你們全体的你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因为我們人数很少，处境又非常困难。呵，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和土耳其人的战争已經消耗尽了我們的財富，并使我們的人口大大减少了。乔治·卡斯特里奧蒂是因为能够把整个国家团結在他的領導之下，才能够抵抗住土耳其人的屠杀，而土耳其人所以能够在一年的時間內，輕而易举就把穆扎卡依、托皮亚、杜卡基尼等家族一个个消灭，只是由于他們拒絕繼續执行乔治·卡斯特里奧蒂的政策，由于他們拒絕接受乔治·戈萊米的建議。

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坏消息往往比好消息传播得更快。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人民全都知道了，乔治·戈萊米在拜訪了全国各地的許多城堡之后，並沒有能够完成他原来的計劃，沒有能够像乔治·卡斯特里奧蒂那样把國內的領袖們都团結起来。人民对于这个失敗感到无比伤心，由于全国的首領們不肯再团結起来，他們止不住伤心地哭了。可是我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却並沒有完全失去希望。他想威尼斯也許会助我們一臂之力，我

实在不愿意再去告诉他威尼斯比土耳其人还要恶毒。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教皇身上，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便再告诉他，教皇连耶稣都给出卖了。他又希望那不勒斯的腓迪南能够帮他的忙，因为腓迪南已经接纳了他的可怜的多尼卡和她的幼小的孩子了，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便告诉他，腓迪南是个毫无决断的废物。我们的首领于是派遣使者到威尼斯、到教皇和腓迪南那里去，结果他们带回了许多珍贵的礼物，丝绸的衣服、银质的刀叉以及无数好听的祝愿和不负责任的诺言，可是武器和弹药却始终连影子也没有见到。呵，我的首领和一心向主的弟兄！在你临终之前，你会把我们全叫到你的身边，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遗训，而对于他们的诺言，你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坏消息往往比好消息传播得更快。苦难像拔倒巨树、摧毁城堡的风暴一样降落到我们这些罪人的头上。那一年首先被土耳其的风暴摧毁的是我们的邻居穆扎卡依家族。这个家族居住在德伏利河对岸，一直到沙罗伐、奥巴里和普列斯巴这一带地区。我们看到村庄和城堡、教堂和寺院全都被放火烧掉。住在那里的人们，带着满身血迹徒劳地想渡过由于四月的雨水和高山的融雪而涨水的德伏利河。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渡过河来，保住了性命。

呵，神圣的龕堂，我们的寺院，你亲眼看到了多么可怕的景象！有些人曾经说：

“我们的圣母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像这所寺院这次所看到的悲惨景象！”

无数的母亲、妇女、女儿、姊妹，她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弟兄、祖父母、女儿、姊妹和母亲被土耳其人杀死或者烧死！有多少男孩儿和女孩儿被土耳其人抓去像奴隶一样地带走，让他们

死在枷鎖下，或者強迫他們給那些不信神的人們服勞役，或者把他們逐入他們的那些所多瑪和蛾摩拉<sup>①</sup>；而更坏的，是像我这样的罪人，死神不肯把我帶走，却让我留下来記載这种种可怕的苦难！

还有你，艾定，你也看到了这些情景。你的罪恶的眼泪从来也沒有干过。你繼續吃斋，每星期还穿一次麻布衣服，可是那麻布衣服上的芒刺並沒有能够洗去你身上的污点。而我們却受了你的騙，认为你已經放弃魔鬼的道路，开始走上了上帝的道路。因为我們以为你已經悔悟，而不禁可怜你。我們剪去你的长发，让你正式作了僧侶——而我們实际是把魔鬼当作弟兄引进了我們的加里加德大寺院！呵，我們寺院中的神圣的龕堂，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情形，而沒有忽然倒塌？我們寺院里的梁柱，你們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情况，而沒有从中折断，让整个寺院塌下来，把我們活活地埋葬？圣母呵，你怎么也能容忍这种情形？神圣的天使长呵，你怎么也能容忍这种情况，而沒有把你的长剑拔出来，砍掉我們的头颅？……可是原諒我吧，上帝，原諒我这个伤心过度的老人，我已經神志不清，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每天晚上当你从树林中或者从牧場上回来的时候，你常常对我懺悔說：

“最尊貴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們的方丈尼柯德馬斯！由于我的可耻的罪恶，我的心在永远不停地哭泣，但願等着我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獄！可是你知道，呵，我的父亲和弟兄，当我一看到我父亲的士兵們在每一个山口和每一个渡口站崗放哨，以防止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襲击的时候，我的卑賤的心馬上

---

① 《聖經》中的罪恶之城，在死海边，后被上帝降天火烧掉。

就在我的胸腔里急剧地跳动，化作了一团烈火。我的由于长期斋戒和每天吃下的醋而变硬的躯体急于变成一张弓，我的瘦弱的四肢中的骨头急于变成一支支的箭！我用来牧放温驯的羊群的牧杖急于想变成砍杀土耳其人的长刀，我用来砍柴的镰刀也极想被用去砍杀大队的敌人，他们已经攻破里布拉日迪和斯通尼的守军的防线，把他们的铁蹄踏上了德伏利河对岸的我们的土地，现在正力图从各个方面把我们包围起来，如果他们攻破了我们的北方的弟兄们的抗击，那情况将不堪设想……我已经作了僧人，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已经背起了十字架，可是全能的上帝并没有让我心中的烈火完全熄灭，就是这种火曾经激励我和我的父亲和首领一起并肩作战，用我的一点无比微薄的力量保卫着他并给他带来荣誉。你觉得怎么样？我胸中燃烧的这团烈火有一天会熄灭吗？难道我在这小小的年纪就必须永远在悔恨中生活下去？”

遇到这种时候，我总对那个可怜的人说：

“你且继续斋戒，继续让自己受苦和祈祷吧，我的儿子和弟兄，因为作出可耻的行为是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正是因为这样，你的父亲，我们的首领，才让你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一样，作了僧人。”

于是你就哭泣，折磨着自己的肉体。可是对你的肉体的折磨，不管多么严重，也不能挽救你的灵魂！

从那个不幸的一四六八年的不幸的一月以来，整整过了二十个月，继之而来的是不幸的一四七〇年。安静一些吧，不要再呻吟了，我的心！不要颤抖了，呵，我的手，因为按照上帝的意旨，我必须用我自己的血写下这一切。

威尼斯、教皇或腓迪南的援助始终也没有来到。我们各地

的首領們的城堡一个接着一个坍塌下来。杰尔曼尼卡和狄布拉的城堡完全被夷为平地，住在那里的我們的親人們全都被杀害了。只有很少几个人勉强逃出来，渡过什庫姆毕河跑到河这边我們的城堡里来。但是克魯雅的城堡，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說的阿克希沙尔，却仍然能够巋然不动。在那个城堡还能够打退敌人的每次进攻，我們四周的防綫还没有被打开任何缺口的时候，我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仍始終满怀信心，不时在什庫姆毕和德伏利河的两岸以及在奧赫里德湖畔給土耳其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个詩人曾經把这史实写在一支歌里：

苏丹說起来不禁泪連連：

“我已經橫冲直撞了三十年！

在索波蒂却又出現了另一个乔治，

帶領着鋼铁一般的战士，

命令他們鼓起百倍的勇气，

坚守索波蒂，誓死不屈。

他們真是对他服从到底，

因而在現在也一如在过去，

他們尊敬他的名字，

而使我的人感到可耻！”

魔鬼这时并没有入睡，他愈是沉默，愈說明他怀着更大的鬼胎。在一四七〇年五月的一天，那个罪恶的艾定对住在他附近的、現在已經故去的賽拉菲姆讲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的意志坚强的弟兄賽拉菲姆！請你看看我和我这瘦弱的身体。看来不久上帝就会怜悯我，把我召回到他身边去了，因为我每天吃的醋和穿的这件麻布衣服已經严重地損害了我的肺和

我的身体。可是我現在已开始对我这幼小的年紀产生了怜悯之情，我的兄弟！因为我的灵魂一直沒有放弃希望。它像一只雄鹰一样在天空翱翔，用它的銳利的眼光俯視大地，要寻找它可以捕获的猎物。我的灵魂急切地盼望着走上战場，我的手盼望能握住刀劍，我的腿盼望着能跨上战馬。每天我到树林里去砍柴或者去放羊的时候，我一看到我父亲的英勇的士兵們就止不住热血沸腾起来。尽管我让自己躺在帶刺的乱树丛上，对自己百般折磨，我仍然不能制服我的那种急于想参加战争的欲望。我看到我的孿生弟兄米罗西，英俊地騎着像箭一样飞驰的快馬，从我面前經過，我只得躲进帶刺的乱树丛中去，不让他看見我。这一个月，我一共見過他三次。前几天我又見到他，当时止不住向他請求說，‘寬恕我吧，我的弟兄，因为上帝还一直沒有寬恕我！’他却回答說：‘只要上帝寬恕了你，我們大家也就会寬恕你了！’他說完，就像雄鹰那样英俊，像箭那样快捷，騎着馬走了，而我的火辣辣的心却一直不停地羡慕他的鎧甲、他的战馬、他的英勇的姿态和他那敏捷的行动，同时我的有罪的灵魂却并不认为自己缺乏他那样的勇气……請告訴我吧，我的弟兄，我該怎么办？我已經斋戒了这么久，使自己受了这么多折磨，一直住在最黑的屋子里，作了那么多禱告，难道我就永远沒有得救的日子了嗎？我應該怎么样才能够解除我这青春的苦悶，呵，我的弟兄？”

为什么我們，你，受到上帝祝福的賽拉菲姆，和我这个有罪的人，当时竟会怜悯他，我接着你，也对他說了这样一些話：

“不要悔恨你糟蹋了你的青春，我們的孩子和在基督面前的弟兄，因为你的罪是一切罪过中最大的罪过，一切可耻行为中最可耻的行为。不要悔恨讓我們剪去了你的长发，让你在这个寺院里，在上帝和圣徒的眼中，和我們一样作了出家人，現在你已



經永遠和尘世的生活無緣了。你的父親已經命令你解下刀劍，你千万不要違反你父親的意願，因為他決不会再讓你佩帶上你的刀劍了。不要再想這些事情吧，因為你的哥哥米羅西說得很對，必須全能的上帝先寬恕了你，然後我們才能寬恕你。你現在最好進一步減少每天的食量，延長齋戒的日期，穿上更厚的麻布衣服，日夜禱告來為你的罪行和可耻的行為懺悔吧，因為只有那樣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和寬恕。”

我怎麼會想到，你不僅曾經要求你的哥哥寬恕你，而且還要求你的妻子，你在基督面前的姊妹，向你的父親，我們的首領請求寬恕。我怎麼會想到你只不过是假裝懺悔，而你心里却一直還在想着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儘管你的那一段生活已經給你的父親和首領，已經給所有我們這些人帶來了莫大的耻辱。

我原諒你，善良的瑪拉，你是一切女人中最英勇的一個，雖然你自己沒有來對我說明這些事，可是你已經派女僕把全部情況都告訴了我。

那天夜晚我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幾乎犯下了一切罪惡中最大的罪惡，我真想馬上砍下修士喬奇姆的頭來（喬奇姆就是我們給艾定剃度的時候取的法名）。我已經伸出手去抓起了我的寶劍，可是這時善良的賽拉菲姆，臉色蒼白，神情張惶，匆匆跑到我的禪房裡來，臥在堅硬的大理石地板上，以頭叩地，交给了我這麼一張紙條。呵，上帝，請賜給你悔罪的僕人足夠的力量，讓他能够把那些話抄錄下來吧！

“阿爾巴尼亞的國土為什麼五十多年來遭受了這麼多的苦難，呵，賢明的方丈尼柯德馬斯？使我們的國家受盡屈辱的，並不是土耳其人，而是我們的首領和領導者自己。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喬治·卡斯特里奧蒂為什麼會死去呀，呵，智慧的方丈尼柯德



馬斯？因为上帝已經不再喜爱我們这处于屈辱中的人民了！为什么我的父亲乔治·戈萊米会变得那样孤立无援，各地的首領都不肯和他結成联盟，呵，我的父亲的弟兄尼柯德馬斯？因为他对待他們的态度，也和他对待我，他的儿子的态度一样，所以他們之間彼此的关系也全都充滿了仇恨！为什么我的哥哥不能原諒我，却要等着我先得到上帝的寬恕，呵，沒有心肝的尼柯德馬斯？因为他害怕我会同他爭夺在我們家族中的地位！为什么我的妻子瑪拉不肯寬恕我的罪行而要等我首先得到上帝的寬恕，呵，胡塗的尼柯德馬斯？难道她打算和米罗西的妻子爭高下，而且希望在家里的地位高过她嗎？为什么我能够忍受你們加于我的种种折磨，不管你們所有的人多么厌恶我，我却还仍然活着？因为上帝的意旨还要让我活下去，呵，毫无惻隐之心的尼柯德馬斯！阿尔巴尼亚注定要遭受土耳其人的蹂躪，这是上帝早已安排定的。可是上帝并不認識你是誰，所以他也就沒有对你說明这件事，呵，铁石心腸的生性恶毒的僧人！可是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所以我現在准备离开你这阴森森的寺院，去作一个土耳其人了！你們当心別落在我的手中吧！阿門！”

一切罪恶的事情你都干尽了，呵，魔鬼！什么恶毒的話你都可以說，可是你怎么竟敢毀謗你的哥哥米罗西，这天下无双的男子汉？你怎么竟敢辱罵你的妻子，你的姊妹瑪拉，这天下最賢良的妇女？怎么可能你竟和你的哥哥米罗西同出自一个娘胎，同吃着一个媽媽的奶？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同时孕育着圣徒和魔鬼！她怎么可能把魔鬼和圣徒放在一起喂养！毒蛇呵，在你还没有能够噴出毒液以前我們早就應該扭断你的脖子！……呵，上帝，寬恕我吧，因为我不應該說这些褻瀆神明的話！可怜我們，可怜你的这些子孙吧，因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么！也寬

恕他，那罪人中的罪人吧，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

我五体投地地敬佩你，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因为你在那不幸的五月的一天，手執長劍，領導着我們，在德伏利河和什庫姆畢河畔，以及在奧赫里德湖畔又一次給了土耳其人一個致命的打擊。你用盡一切力量希望把那個背叛祖國的修士活捉回來，讓我們用唾沫和石塊好好教訓他一番，可是沒有成功，因為土耳其人已經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讓我的手不要發抖吧，因為這也是我命中注定，不能不用我的血寫下這一切！

那一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復活節開始了，當喬治·卡斯特里奧蒂還住在那裏的時候，到了那一天，阿爾巴尼亞各個地方的人都會跑到我們加里加德寺院里來。各族的族長都騎着他們的華麗的駿馬，帶着豐盛的禮物到加里加德來奉獻給我們寺院里的聖母。人們帶着作犧牲的羊群，帶着油和蜜，從老遠的各地跑來，聽着我們寺院里的陣陣鐘聲給他們指引道路，像博士到伯利恆去參拜聖母的嬰兒的時候靠着晨星領路一樣。

不幸的一四七〇年八月中旬的復活節可完全沒有那種宏偉莊嚴的景象了。但是當我們的首領喬治·戈萊米，在各個山口和渡口安上崗哨以後，像平常一樣帶領着他的五百衛士和他的雄鷹一般的兒子米羅西來臨的時候，到處馬上就有了節日的氣氛。所有教堂里的鐘全都響起來宣告他的來臨，他的五百衛士全帶着在陽光下金光閃閃的刀劍，簇擁着他走下山來了……讓我的心堅定起來吧，因為我必須用鮮血寫完這個故事！

當寺院的大門完全敞開來歡迎你、你的兒子和你的英勇的士兵進來的時候，真彷彿是天堂的門為你打開了，我的首領！看到你緊握着阿爾巴尼亞的旗幟，我們馬上都信心百倍，完全相信

直到死神来临以前决沒有人能够从你，我們的尊貴的首領的手中，或者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它夺走！可是呵，正在我們唱着贊美詩，請求上帝对阿尔巴尼亚降福的时候，群山中炮声震蕩，大地撼动，簡直像世界的末日已經来临了！

一百門炮发出的一百发炮弹，从德伏利河对面一起朝我們这里的山边飞了过来。馬匹掙断繮绳，不由人控制。所有来欢迎你，我們的首領的人，都被一排排打过来的炮弹赶得东奔西逃。教堂里的钟不时鳴响一陣，那声音簡直像宣告死亡的丧钟。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中，你的号手，我的首領，吹出了告警的号角。馬上另外一百发如雷霆一般响的炮弹应和着告警的号声飞了过来，那时在寺院的庭院中两千把长剑全都拔出了鞘，而从我們的胸膛中爆发出来的呼喊完全压倒了罪恶的敌人的炮声。我們的战士們，在各自队长的指揮下，排成作战的陣势，开拔了出去。

我仍和平常一样站在你的右边，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你那时像一棵蒼松一样挺立着，完全不理睬周围的炮弹，你站在一座小山頂上，观望着德伏利河沿岸和下面各个山口正在进行着的激烈的战斗，一边傾听着你的信使带来的消息，一边指揮战斗。

“你觉得怎么样，尼柯德馬斯老弟？”他問我，“你认为这一次我們也照样能够堅守住我們的陣地嗎？”

我回答說：

“土耳其人还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向我們进攻，我的弟兄和首領！可是我們一定仍然能够打退他們！”

你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喊杀声越来越近，我們就那样面对

面站着。微风吹来刀剑相接和盾牌相撞的声音，它把我们两人的灰白的胡须吹到一起，正和我们心中的兄弟般的情谊一直紧紧相连一样。

你没有抬起眼来看我，我也没有感到你身上有半点发抖的意思，可是我听到你在问我：

“那条毒蛇真可能是我生出来的吗，尼柯德马斯老弟？”

听到你提起这件事，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回答说：“不要说出有罪的话来，我的弟兄和首领！他是你的儿子，但他同时也是柯姆尼娜的后代。”

我正想说他是弗兰西翁的外孙，可是西尔维亚才死了不过三年。

就在那时，一百门敌人的炮发出了像雷霆一样的巨响，两个骑马的人，一个骑着白马，一个骑着黑马，在我们的眼前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战斗。我忽然感到你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叫喊着说：

“这是米罗西！”

他们的刀剑闪着光，马匹嘶叫着，像电光一样来回跳跃。他们的刀互相碰击了一下，只见那匹黑马向上一跳就在十码以外的地方倒下了，它的已毙命的主人也被甩下了马鞍，而那匹白马只在地上仆了一下，马上又跳起来长嘶一声，像闪电一般冲下山去不见了。我们的心又开始跳动起来。

接着我们看到大队土耳其人从布罗达尼山那边走下来了。各个战线的战斗都愈来愈激烈。信使送来消息说，土耳其人昨天夜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埋伏在布罗达尼的森林中，现在他们从我们背后向我们进攻了。德伏利河对岸的一百门炮仍一直不停地放着。而你，我的首领仍然神色自若地坐在加里

加德山頂上。只有在微风中飘动的你的灰白的胡須表明你不安的心正在急剧地跳动。

头上纏着紅色和白色的包头，手执长矛短劍的土耳其人像狼群一样，从布罗达尼森林中冲了出来。簡直像一排戈矛林立的树丛在向前移动。在布卡尼克山那边的小道上，他們发出像狼一样的嗥叫，应和着德伏利河对岸打来的炮声。此外还有报警的钟声和我們的健儿的喊杀声，光是这些已經可以让你想像到当时戰場上的混乱情况了。

敲钟吧，呵，賽拉菲姆，用你能干的手大声敲吧！

呵，那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我們的二十个小队围住了那巨大的狼群！那用长矛短劍組成的壁垒一时东倒西歪，已經不能抵抗了。敌人的炮像在為他們自己鳴丧钟，不停地吼叫，而我們的钟也不停地响着，仿佛那就是我們的炮火。最后那长矛短劍組成的壁垒，終于像被洪水冲决的堤岸一样，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草原上布滿了敌人的尸体，我們的英勇的健儿們驅赶着逃跑的敌人，一直把他們追到望不見的天边，而这时，一匹白馬仿佛要飞入云层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向山上跑来。

“米罗西！”我亲爱的弟兄乔治，你大声叫喊着，并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們的心馬上又迅速地跳动起来。

“給我拿酒来！”你命令身边的一个人說，他拿过来一壶酒，你馬上就喝了一杯。尽管那是个酷热的夏天，你似乎无意用酒解渴，而是要用它向你的儿子致賀。

那一天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我們的战士像兀鷹扑向尸体一样砍杀着大队的土耳其人。可是在他們已被杀得所剩无几的时候，土耳其的增援人馬来了。他們的炮兵也离开原来的陣地，随着援兵过河来了。

我們当初有多少人？几乎还不到两千。可是現在还剩多少呢？我实在沒有勇气說出来！……每一个报捷的信使同时总带来噩耗。在战场上首先倒下的負責的將領是我表兄，潘克西家的兰庫，伐尔西地方的首領。他是在苏西察河边中了敌人的炮弹倒下的。第二个陣亡的將領是佩特罗西家的扎庫，他是佩特罗西队长的弟弟。他死在霍尔塔河和德伏利河汇合的地方，那里一直不断地受到敌人炮弹的攻击。这两位英雄中的第一个在倒下之前杀死了二十个敌人，第二个杀死了三十个之多。第三个倒下的是兰克赛依家的普兰迪，他是我的一個侄孙，新婚还不到一个星期。他牺牲在柯托尔下边的德里扎依，那地方因为受到土耳其人的密集的炮火的轰击，許多房子都着了火。我們英勇的年輕战士大批地陣亡，我們寺院里的十来个修士也同他們一起牺牲了，可是战争却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激烈。

到天黑的时候，敌人的一颗炮弹打中了我們寺院的建筑。看到这情景，我止不住发抖了，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木制的钟楼像遇到大地震一样搖晃着倒了下去，楼里的钟不規則地乱响着，仿佛在宣告死神的来临。接着你派人到索波蒂和波利斯外围的防御綫上去，命令我們駐在那里的守軍向这边增援。土耳其人已經把他們的全部兵力集中在我們的首領和总指揮的总部所在地加里加德了，这时索波蒂和波利斯前沿的陣地倒沒有受到攻击。

正当你准备下这个命令的时候，一个信使給你带来了一切消息中最坏的消息。只有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如何悲惨，也只有我知道你当时是如何悲痛，因为这时我正站在你的身边，亲眼看到你腿一軟就倒了下去，一直到那天夜里最大的灾难降临到我們头上的时候你才又一次站了起来。

你的英勇的米罗西，这个沒有第二个母亲能够生养出来的儿子，在寺院下面的大路上，被敌人的箭射穿心房，已經死在战场上。土耳其人集中了一千人的兵力要想冲破一个缺口，进占这个神圣的龕堂。米罗西倒下以后，他手下的战士们仍然以一当十进行着战斗，那边的大路上早已血流成河了。有人說直到今天在那条路上还可以聞到血腥的气味。我請求你們，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到加里加德去看看那条道路，我为了让你們了解这些情况，才用那一片血迹中的血写下了这篇东西！

那个夜晚是我們接連遭受挫折的一个夜晚！我們开始朝布罗达尼山上撤退，我們全部步行，用手牵着馬匹。寺院四周的战斗并沒有完全停止，敌人的炮弹不停地朝寺院的屋頂飞来，教堂里的钟不时鳴响，宣告那些不信神的人的罪恶行为。呵，圣母，除了你的儿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外，恐怕你从来也沒有見到过比这更可怕的灾难！

當我們爬上布罗达尼山的时候，我們听到一陣喊叫声划破了那看不見星光的黑夜。你立即后退了一步，一动不动地挨紧你的馬站着，呵，乔治，我的弟兄！

“出来吧，你們这些和尚！出来吧，你們这些上帝手下的魔鬼！出来吧，乔治·戈萊米！你的被你抛弃的儿子，土耳其的扎甘，在叫你。上帝已經抛弃了你，因为你早已抛弃了上帝！快出来看看你們的着了火的寺院吧！”

呵！我們眼睛看見的是什么！我們耳朵聽見的是什么！

你的父亲和任何別人，都沒有提到一声你那可詛咒的名字，我們全都只在胸前画着十字，求上帝讓我們免脫灾禍。我們看到你亲手放火烧掉寺院，还听到你洋洋得意地說：

“呵哈！听着吧，你們这些和尚，你們这些上帝手下的魔鬼！



听着吧，尼柯德馬斯方丈！你也听着吧，我的父亲乔治！还有你米罗西，如果你还活着，你也听着吧！听着吧，漂亮的瑪拉，你不是也想爭夺霸权嗎！你們全都听着！哈哈！听着我艾定，土耳其的扎甘，为你們的死亡敲起的丧钟！”

我万分地敬佩你，賽拉菲姆，我的儿子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因为正是你射出的那一支箭，使得他，如你所告訴我的，一声不响地悬在那敲出他的丧钟的钟绳上了。

可是他手里拿着的火把随着他一起倒下，立即把钟楼烧着了。那个用松木搭成的钟楼上的火苗，从一間房传到另一間房，从一个禪堂传到另一个禪堂，从一个大厅传到了另一个大厅。我当时真感到，在那漆黑的夜晚，那可怕的火完全是从我的灵魂中，从我的肉体中冒出来的！……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沒有任何东西比人更能忍受苦难。因为我現在还仍然活着，我的手还要用我剩下的几滴血和泪一直写下去，写完这整个故事，以便让你们，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和你們的后代了解这些事情，并且永远把它記在心里。

土耳其人是在和叛徒扎甘商議之后，制定他們罪恶的进攻計劃的。他們並沒有用大部分兵力来攻打加里加德。他們在这里只配备了炮兵和一万名步兵。他們用两倍于此的兵力襲击着阿尔巴納斯的另一边，从德伏利河的苏西察到什庫姆毕河的苏西察那一个狭长的地带。当他們的人在加里加德作战的时候，他們只在靠北的战綫上和我們的人周旋，目的是把我們的力量牵制住。在我們的东綫，在波利斯和巴比耶、在居拉和奎克斯、在馬納斯蒂里克和戈里克，敌人既沒有放一炮，也沒有派步兵进扰。只是在我們的人离开自己的守地，从索波蒂跨过德伏利河，



在不幸的八月十六日那一天和我們会合的时候，苏丹秘密埋伏在波利斯和居拉后面的四万土耳其军队才乘夜渡过什庫姆毕河，在所有的村庄进行烧杀擄掠，把它們全部夷为平地。等到不幸的八月十七日黎明，索波蒂已陷入重重的包围中，这里的战斗也就馬上开始了。駐在那里的守軍，只有由弗拉丁·波西和基恩·潘克西帶領的大約二百人。

我在下面要讲的事情，我自己並沒有亲眼見到，我是听原来駐守在那里的人对我讲的。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一切事都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我們以二百名士兵抗击着两万敌軍。索波蒂的主要的城堡里挤滿了避難的儿童和妇女。

当时有謠言說，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人謠傳說，波西和潘克西都投降了敌人，波西是由于自己缺乏勇气，潘克西則是由于苏丹拿一匹馬馱的金子收买他，他竟毫不抵抗地放进了土耳其军队。当时到处都流传着这种謠言，事实也可能真是这样，因为在其他一些家族中当然也可能出現像扎甘、莫伊西和汉姆扎伊那类的叛徒。可是最使我感到羞耻的，是他們之中有一个是出生于我的母亲的家族。但是我从思想和感情來說都很难相信这些傳說。波西和潘克西准是在战场上陣亡了，因为有了有一个艾定实在已經够了，我真不願再听到关于別人叛变的謠传！

当两万个土耳其人围困住索波蒂的时候，托皮亚家的扎拉，米罗西的妻子，抱着她的初生的嬰兒馬克，跑到戈斯蒂馬河边，过了河，繞小道越过敌人的陣綫，在一小时内走了本来需要走半天的路程。一路上她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到天亮的时候，她到达了扎伐里納的牧場。可是她的孩子已經在母亲的怀里死去了。她一边叫喊着一路跑上了扎伐里納的山頂，最后她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三声：

“乔治，呵，乔治！土耳其人已经包围了索波蒂，包围了索波蒂！”

这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三声喊叫，因为她马上就倒在她孩子的尸体旁边死去了。

你那样以最大的速度跑上山去，丢掉了你的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目的是要让我们听到你的喊声，赶快去解救索波蒂的城堡，可是当时能听到你的喊声的却只有空山和你头顶上的天空！而当我们在三天后接到索波蒂被围的消息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完了！城堡、人民都已经不复存在，从敌我两方面来讲，战斗都已经完全结束了。

那几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有人在一支歌里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了，那支歌当时到处流传，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有人在唱。当波西和潘克西被敌人抓住，他手下的在城堡里和城堡外边担任守卫的士兵全部阵亡以后，留下性命的就只有躲在城堡里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了。而那时，柯托拉依家的玛拉，这无比英勇的妇女，却跑到城堡的庭院中向所有的妇女呼吁说：

——起来吧，索波蒂的妇女！

我们决不能抛弃我们的荣誉！

我们应该战斗，还是一味哭泣？

或者甘心像羊群一样让敌人掳去？

——听着呀，索波蒂的妇女！

拿起你们的刀剑或任何武器！

站起来捍卫我们自己的荣誉，

我们决不能无耻地向敌人屈膝！

玛拉喊一声杀，其他的妇女全都跟着她向外冲去。战斗开

始了。一批接着一批的土耳其士兵正沿着城堡的围墙爬上来，她们于是就拿起无数的石块、燃烧着的木头和棍棒朝他们的头上扔去。

苏丹那个老狗，在伏斯亚尼平原的那边看到了这种情景，气得满嘴冒着白沫，不停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发誓说，他要让妇女的血没过马蹄。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作了！

索波蒂这受到上帝祝福的城堡，据我们的史书记载和老年人所记得的传说，自从四百多年前，大卫（愿上帝祝福他的灵魂！）把它修建起来以后，还从来没有被敌人攻陷过。我请求你们，我的善良的同胞们，也像我和我的领袖和虔诚的弟兄乔治·戈莱米一样，也为它流出眼泪吧。也求你们永远不要忘了我这里所写下的一切。你们应该到现在已化作一片瓦砾场的索波蒂去，吻一吻带着那次战争痕迹的石块、树木或从那时留存下来的任何古物。别忘了在那次战争中有一千个阿尔巴尼亚妇女，在英勇的柯托拉依家的玛拉的领导下，全部牺牲了她们的坚贞的生命。

是啊！这城堡中的城堡，这从未被敌人攻陷过的堡垒终于陷落在敌人手中了，无数的土耳其军队爬上了它的围墙。苏丹那个老狗的誓言差不多就要实现了。他手下的喽罗们毫无顾忌地砍杀着儿童和妇女，他们的血流下去染红了戈斯蒂马河的河水，可是并没有没过马蹄。

接着，狂怒的苏丹骑上马来到那古老的高山脚下，那里有一大批被挑出的最年轻最漂亮的姑娘，他要把她们送到他自己的后宫和他手下的重要官员们的内室去。柯托拉依家的玛拉，这举世无双的英勇的女人，也在她们之中；她走在最后，随时准备搀扶那些跟不上大队的姑娘，因为有一群阿拉伯的宦官手执长

鞭一直在后面催赶着。

“把我们都杀掉吧，你这老狗，首先把我，柯托拉依家的女儿杀掉吧，这样来实现你的誓言！”

苏丹后退一步举起剑来，可是他的胳膊仿佛被玛拉的眼神给定住，不能活动了。

“我愿饶恕你的生命，”苏丹说，“因为你看来真是一个英勇的女人，柯托拉依家的玛拉。你曾号召所有的女人起来战斗，像你这样一个女人，只应该死在战场上，不应该死在刽子手的手中。可是我一定要执行我的誓言，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苏丹的誓言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我要你亲眼看到这一点，然后让你去告诉乔治·戈莱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告诉他你所看到的情景，让他知道，如果有人敢于反抗苏丹，反抗穆拉特的儿子和奥斯曼的后代，征服者默罕穆德，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

苏丹命令他的手下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像一匹马一样大小的土坑，土坑的深度刚到一匹马的屁股边，于是他就杀害了我们的许多姊妹，让它们的血流在土坑里，淹没了那匹马的四条腿。

永远不要忘掉这些事情呵，我的善良的忠诚的同胞们！不然，你们的姊妹们的血也会泛过马蹄的。你们永远也不要相信威尼斯人、教皇或腓迪南，希望他们给你们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全都是一帮奸贼。你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的首领中的首领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由于他能够把阿尔巴尼亚各地的首领都团结起来，所以才能够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一直抗击着土耳其人的侵略。如果我们把力量分散开来，那我们对敌人的抵抗是连十年也不能维持的。你们都应该亲自到那古老的山边去，在那里你们能看到那个现在被称作“红湖”的土坑；和我们这些当时倖存的少数人一样，你们也去吻一吻曾被我们的姊妹们的鲜血

浸染过的那湖里的泥土吧，因为只有那样，上帝才会与你们同在……

可是，让我的手不要发抖吧，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  
让我的心继续跳动吧，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

整整三天三夜，战斗一直在进行着。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一連三天三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斗！每一条大道都变成了鲜血的河流，每一座小山都变成了坟地，每一所房屋都变成了一堆灰烬。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教堂和寺院全都被夷为平地。每一个没有在战场上阵亡的人都被屠杀或者活活地烧死，或者戴上镣铐被运到可诅咒的土耳其的土地上去——年轻的男人服苦役，年轻的女人则被关进土耳其人的内室。

卡佩丹·佩特罗西和他手下的十个人被土耳其人捉住，带去见他们的苏丹。卡佩丹·佩特罗西曾经在普格里亚和斯坎德培一起作过战，由于他屡建战功，获得了队长的称号。呵，队长，我的队长！你那像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是多么不幸呵！马上就会有不止一支，而是两三支箭把它们扎瞎！你的心是多么不幸呵！马上就会有不止十支，而是二十支、三十支箭把它射穿！苏丹那个老狗要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任何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没有说过，也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

“跟着我说，所谓的队长！”苏丹对你命令说，他们在谢尔坎已经把你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跟着我说：‘Fet Oldi!’（它①已经被征服了！）”

你摇摇头冷笑着说：

“Fet Ollmadi!”（它没有被征服！）

---

① 指阿尔巴尼亚。

馬上，六十支箭，朝你飛過來，射進你的頭、你的鼻子、你的心臟、你的被綁在謝爾坎山前一棵大松樹上的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我們那年冬天來到你遇害的地方，正趕上雪花飄舞，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天上的烏雲似乎要把宏偉的布卡尼克山整個兒吞沒下去，我們的首領和我的虔誠的弟兄喬治·戈萊米，由於一連幾晝夜的戰鬥，也由於他年歲已老，那時感到疲憊不堪。他跨下馬來親吻着曾遭受六十支箭射擊，現在還可以聞到你的血味的那棵松樹，然後又在你的墳墓旁邊的那棵樹旁坐下。他沒有哭，沒有喊叫，也沒有戰栗，只是冷靜地說：

“一個人的青春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呵，尼柯德馬斯老弟！但既然死神沒有讓我這衰老的、由於長期戰鬥已經極為衰弱的身子倒下，既然我的這顆心，不肯遂土耳其人的心願，還在這裡跳動，既然布卡尼克山並沒有被烏雲吞沒，它反而驅散烏雲昂然屹立，那就表明，我的尼柯德馬斯老弟，阿爾巴尼亞決不是注定要滅亡的。只要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人活着，阿爾巴尼亞就決不會被敵人征服！……可是請給我一杯酒吧！”

手下的人給你拿來一瓶酒，你喝了一點，向你的英勇的隊長的英靈致敬，然後你拿起一杯酒洒在他的墳上說：

“Fet Ollmadi!”

這話一點不假！你和我們這些現在還活着的人在一起已經十二年了，阿爾巴尼亞人雖然歷盡了艱險，但他們仍然挺立着在進行鬥爭。土耳其人的確是在我們的華麗的火爐邊坐下來了，可是他們實際是坐在隨時都可能燃燒起來的炭火上。阿爾巴尼亞並沒有被消滅，戰鬥還在進行，而且將永遠進行下去。

“Fet Ollmadi!”這話一點不假！

我們这些人，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后来找到了我們的英勇的瑪拉、我自己、仅存的五名将領以及永远追随着我們的首領的二十五名卫士，在那一年的淒涼的秋季里从来也沒有在一个地方一連待过三天。我們看到大片大片的地区都变成了一片荒涼，什帕蒂、維尔察、莫克尔、波利斯和索波蒂全都变成了一堆廢墟。那年冬天我們回到什帕蒂的謝尔塔，那个地区倖存的人，全都集中在謝尔塔上边的杰罗尼西蒂高原，在那里住下了。

現在我得告訴你們，我的后代的善良的同胞們，我們的可尊敬的首領，我的虔誠的弟兄乔治·戈萊米最后是怎么离开人世的。坚强起来吧，我的心，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能够忍受一切苦难的！听我說吧，呵，你們，我的后代的男女同胞們，而且希望你们永远也不要忘記我讲的話！

在圣尼古拉节以后大約一个星期，我們的首領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對我說，他觉得他的身体不很好。

“我的最后的时辰也已經来到了，尼柯德馬斯老弟！”

在一个星期之前，当我看到你的眼睛像临近黃昏的白昼那样越来越失去光彩，我就已經料想到这一点了。那是你的生命的黃昏，它表明黑夜馬上就要来临。我怀着伤痛的心，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禱。英勇的瑪拉有一天很晚的时候哭哭啼啼地跑来對我說，她很为你的健康耽心，我当时什么也沒有說，只是把头低了下去，她就馬上咽下了眼泪，像一个男人一样坚强起来。

在圣尼古拉节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呵，我的首領和我虔誠的弟兄，你對我們說：

“今天的天气多么晴朗，我的孩子們和弟兄們！你們看看天上的明朗的太阳！看看远处的那光彩四射的群山！你是多么庄严宏伟呀，呵，托莫里山！上帝也沒有办法能让你比現在更漂亮。



了！……可是我的馬在哪儿，弟兄們？瑪拉，你去告訴他們把我的馬牽來！”

瑪拉親自去备好馬，給你把馬牽來，我們扶着你上了馬。然後我們也各自上馬，跟隨在你身後。

你筆直地坐在你的那匹比山巔積雪還白的馬上。刺骨的寒風吹拂着你花白的胡須，让你的臉上透出了奇異的紅暈，我的虔誠的弟兄。你坐在你的白馬上的那種英俊的姿態，仍和你過去率領我們走上戰場或者去拜訪你的朋友時完全一模一樣。

那一天，你又一次問到了你的那些已經死去的忠心的戰士們，我們根據我們所看到或者聽到的，把他們的情況一一告訴了你。你也問到扎拉和米羅西，以及他們的幼弱的孩子馬克。你問到各個地方的每一個人。你還問起了你的那些牧人、農民和士兵們的情況，当你想着你已經問到了所有的人的時候，我們已經穿過叢林，爬過高山，走了兩三個小時，由你的馬帶領着來到了卡巴西山岩。你年輕的時候，常常到這里來，觀看和傾聽在這懸崖下面幾百丈遠的霍爾塔河的澎湃的水流。卡巴西山岩和特爾佛爾山岩之間大約距離兩丈遠。你年輕的時候，就常常騎着馬，從這個懸崖躍到那個懸崖上去。

今天你的馬又把我們領到卡巴西懸崖上來了，呵，喬治，我的弟兄：你今天還打算飛躍過這兩座懸崖之間的深谷嗎？可是一個人的青春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呵，我的首領。你勒住繮繩，用一隻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陽光，四面眺望，傾听着懸崖下霍爾塔河水的澎湃聲，你的馬仿佛已准备好最後一次再跳到對面的懸崖上去。

“我要下馬！”你說，於是瑪拉和我扶着你跨下了馬。

你坐在陽光下的一塊大石頭上，不停地贊賞着四周白雪復



頂的高山。寒冷的风吹拂着你的花白的胡須，我們全轉过眼来，在你的生命即将結束的这个时刻凝望着你。

“过来，我的亲爱的女儿！”你对瑪拉說，同时伸出一只手来让她亲吻。“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天，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亲爱的女儿！今天，当我閉上眼睛以后，你要馬上騎上我的馬，帶領着我的全部馬队出发。夜里行进，白天潛伏起来。当你到达都拉斯海边，到达穆泽尔或者累日阿的时候，你就坐上帆船渡海到意大利去，到那里找到我的儿子康斯坦丁，告訴他是我派你去的。告訴他，阿尔巴尼亚正等待着他和其他領導人回来拯救它的命运。同时也告訴我的女儿多尼卡和我的儿子康斯坦丁把我的外孙，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的儿子約翰·卡斯特里奧蒂撫养成人，教育他仇恨土耳其人，让他也跟他們一起回来，解放自己的祖国。告訴他們阿尔巴尼亚並沒有被消灭，告訴他們阿尔巴尼亚人現在仍然怀着希望，因为失去希望的人同时就失去了生命。让我吻一吻你的前額，亲爱的孩子，願上帝保佑你！”

正当我热泪盈眶望着你的时候，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你却轉过头来非常吃惊地望着我。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啊，尼柯德馬斯老弟？是因为你想起了过去的許多事嗎，老弟？我也想起了过去的許多事情。我的一生的經歷，現在似乎都呈現在我的眼前。願上帝讓我們死后也和今生一样永远紧紧地拉着手吧！可是請你不要用那种神态看着我！”

在你說話的时候，我的虔誠的弟兄，在你的生命即将結束的时候，我却想到了你的背叛祖国的儿子艾定。如果你仍像过去一样，始終不肯寬恕他，那他就將墮入最深的充滿烈火的地獄中

去。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又一次向你請求說：

“你也知道，我的弟兄，我究竟为什么煩惱！求你寬恕他吧，上帝要我們寬恕那些犯罪的人！”

你轉过头来冷冷地望着我，我的弟兄，然后又望望瑪拉。瑪拉眼中的眼泪已經凝住，她自己也好像完全凝結成冰一样僵立着，她紧閉着嘴唇，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說，“不行！”

你的英勇的战士們都低下了头，不願让你看到他們的臉，可是你却微笑着伸出手去讓他們一个接着一个亲吻，然后你又吻了他們每一个人的前額，為他們祝福。接着，我又一次向你請求：

“呵，我的首領和弟兄，寬恕他吧，要不然这就是你的罪过！”

于是你又一次冷冷地望着瑪拉，她仍然紧閉着嘴唇，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說，“不行！”

接着，你含笑望着我，你的老弟，并伸出胳膊来和我热烈地拥抱……天啊！我是多么坚强呵，当时在你的拥抱中，我竟沒有咽下最后的一口气！

我仍然滿眼含着泪向你請求，請求你怜悯他，同时以祈求的眼神看着瑪拉，可是瑪拉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用她的眼睛說，“不行！”

“呵，我的首領和弟兄！請你听我再讲一讲吧。如果我們对他更寬大一些，他也許就不会犯下那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不会作出那种卑鄙无耻的事情来了。我們能說在这件事情上竟毫无过失嗎？在这件事情上我們不是也有过錯嗎？寬恕他吧，我的弟兄！”

于是你把我紧紧地摟在怀里說：

“安靜一些，謙恭的僧人，听我說吧！我当初命令我的儿子

上哪儿去？我要他把他的姐姐接到我们家来。那一天不是我们遭到巨大灾难的日子吗？如果他和那一百名骑兵在和土耳其人作战时全部阵亡，那又怎么样？其他的许多人不是都在跟土耳其人作战的时候牺牲了吗？我们的善良的米罗西现在在哪儿？扎拉现在在哪儿？队长现在在哪儿？……我是一个武将，尼柯德马斯，而你是一个僧人，你的心肠软，我的心肠硬。可是你是一个僧人，我的老弟，而我是一个父亲。所以我的心肠很软，而你的心却像铁石一样。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呀？你并不知道他干下了什么事情。现在在这里，在你的面前，在托莫里山的这圣地前面，在天上的上帝前面，我明白表示甘愿让我的灵魂承担他的一切罪恶。可是他为什么不死在他的禅房中，却要跑到土耳其人那里去？这种罪恶是人可以宽恕的吗？这种罪恶是上帝能够宽恕的吗？”

你大声吼叫着，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虔诚的弟兄乔治。我不敢再抬起眼睛来看你，只是带着祈求的眼光看着玛拉，同时最后一次向你请求说：

“尽管这样，还是求你宽恕他吧，我的弟兄！”

你低声讲了几句话，我完全听不清你在讲什么，玛拉拿过一瓶酒来递给你。我没有注意到酒瓶有没有接触到你的嘴唇，却只看到你的胳膊忽然垂了下去，酒瓶落在石头上砸得粉碎，瓶里的酒仿佛是你流出的血一样把你身边的土地全给染红了。我低下头去吻你的手，可是……够了，我的笔已经写够了！

1957年2月

黄雨石译

## 兵役证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薩柯·班都那天下午很迟才卸下牛軛来。大紅牛的皮毛被汗湿透，有些发黑了，滿嘴冒着白沫。薩柯用手撫摸它的脊梁，拍拍它的肩胛，而且跟它讲起話来，仿佛它懂得人話似的。

“大紅牛，現在你可以自由自在了；我們总算把地都耕完了。”

公路正好貼近薩柯的田边蜿蜒而过。一个騎着馬、赶着一群牛的老乡打这儿路过，說道：

“薩柯干得真叫棒！祝你今年收成好！”

“謝謝你！祝你也事事順心。”薩柯回答。

“一道回家去吧？”

“不忙。我有点儿乏了。等抽口烟就往家走！”

“晚安！”

“晚安！”

他們道过別，他便卷了一根紙烟，点着烟，然后轉过身来对他的儿子說：

“照看着牛，塞菲尔。在它們沒有消汗以前，不要給它們飲水。让它們在布林峽吃两个钟头草，再給水喝，飲过水就让它們待在那儿好了，夜里我来照料。”

耕牛精疲力尽，勉强蹒跚地回到牧场去。

“喂，薩柯，”老乡从远处回过头来喊道，“从索罗沃达来的邮递員到这边来过了嗎？”

“沒有，怎么的？”

“有你一封信。”

“你問过他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嗎？”

“沒有！”

“一定是爱克林来的信，”薩柯想道。爱克林是他的大儿子，正在服兵役，快有一个月沒有收到他的信了。老乡的話使他滿心高兴。

虽然他还是那么疲倦，可是再也顾不得休息了。他嘴里叼着紙烟，把耕犁和其他什物馱在馬背上，就动身回家去。

五月清新的微风，洋溢着花儿和嫩叶的芬芳，吹拂着他袒露的胸膛。他深深地呼吸着，肺腑里充滿了清爽的新鮮空气。今天，他耕完了地，其他农活也干得很称心，又能接到儿子的来信，的确觉得心情快活得很。

他策馬疾馳，尽快赶回家去。

他刚进門就問他的妻子：

“今天邮递員送来的信在哪儿？”

“在厨房的壁炉台上，”他的妻子哈綺霞回答。

他拿了信，端着灯出来，到阴凉的門廊里去看信。

“但願今年收成好！希望我們的儿子平安回家来！”他的妻子在馬棚里卸了馬，把鞍轡放妥貼后，从那里一出来，就傾訴了她这个心願。

薩柯一声不响。

“誰知道他在想什么，”哈綺霞自己思忖着。但是因为得不

到他的回答，她又問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嗎？”

“不，沒有，”薩柯一边回答，一边又拿起信来，展开，把灯端近些，紧皺着眉头，又讀了一遍。

“我的天哪，說呀！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哈綺霞焦灼不安地問。

“这是从索罗沃达寄来的信，”薩柯終于对她說道。

軍部召薩柯·班都在十天內到索罗沃达去，交回兵役证。因为他年滿六十，已經到了从兵役簿上取消名字的年齡了。

“这么說，难道这里有什么值得发愁的事情嗎？”

三小时后，他的儿子塞菲尔回家来了。

“把那封信讀一讀！”父亲吩咐道，“好好讀一遍。把打字的那几行字也讀出来！”

塞菲尔細心地讀下去，連一个字母也沒有放过。

“从这里起再讀一遍！”父亲用手指头指着要他重念的地方。

哈綺霞看出这封信使她的丈夫心緒煩乱，便問他：

“当家的，因为你六十岁了，他們要把你的名字从兵役簿上取消，这难道是什么大事嗎？”

薩柯苦笑了一下。

“当然是大事！”

滿头黑色鬚发的、十四五岁的小儿子塞菲尔哈哈大笑起来。

“媽媽，还有什么能比年紀大了，應該取消軍籍更大的事呢？”

薩柯凝視着他的儿子，仿佛怜悯他似的。

“这一点你是不会懂得的，我的儿子。这是你理解不了的。”

看到丈夫笑了，哈綺霞稍微寬了些心，可是对那封使丈夫心

神不宁的信，她仍然觉得怔忡不安。她想作点什么事和說句什么話，但又都枉費心机，只好解开围巾，抖了一下，又系起来，呵斥儿子說：

“住嘴！沒有人問你的意見！”

她的头脑里翻騰着各种各样的念头：“要是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兵役簿上勾銷，会出什么不吉利的事儿，那可怎么好呢？”接着又轉起别的念头：“为什么要这样呢？战争时期，敌人把我們的房子烧成灰烬。虽然我們有个儿女成行的家庭，但我丈夫早就参加了游击队，落得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来照顾他們。那年冬天，敌人又烧了我們的房子，我領着孩子們被撵到外面去露宿，我們的罪受得还不够嗎？一直到全国解放才拯救了我們，并且給我們安排了住处。解放后，我們的党和政府給我們分了土地，帮我們盖了房子，政府按照我們的要求，貸給了我們那么多現款。我們所需要的东西都应有尽有，这全得感謝我們这个政府的慷慨帮助。我們报答不完政府的恩典，我們一向努力完成各种計劃和納稅的义务。我們的儿子，在入伍以前，就响应了各种志願工作的号召。我的丈夫也是如此。我也尽力工作，絕不落后……这封信又是从哪儿招来的呢？……”

最初她有些躊躇，不敢向她丈夫吐露她的疑竇，唯恐惹他生气，但是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

“亲爱的，你真是个笨女人！哪儿来的这么些糊塗思想？”于是她的丈夫笑起来，好像安下心来了。

塞菲尔又笑了，还开他母亲的玩笑。薩柯也哈哈地笑了。方才一直压抑在屋里的沉悶气氛被打破了。

哈綺霞又笑又气。她叱責她的丈夫：

“你真是为了上了年紀难过嗎？不要为这个睡不着觉——”

你毕竟不能把时钟的针倒拨呀。不要担心我会撤下你。我年轻时候没有撤了你，如今孩子一大群，我怎么能撤下你呢？”

“你答应过耕完地杀的那只鸡，杀了没有？”

“我已经杀了。你答应要宰的那只羊羔什么时候宰？”

他们吃晚饭时鸡已经煮好端上了桌子。

饭后，哈綺霞、两个年纪小点的孩子和塞菲尔到他们的夏天卧房里睡觉去了。薩柯跨上马，驰往布林峡牧场去照看牛群。

临近五月底，黑夜越来越短了，但是对薩柯说来，一夜却像一个月那么漫长。黎明姗姗来迟。有什么东西仿佛压抑在他心上。他仰身躺着，盖着呢大衣，一边凝神望着天空，一边沉思默想：“如果他们不坚持要我交回兵役证，那该多好啊。我还有力气。如果法律规定只有不能扛枪的人，而不是满了兵役年龄的人，才要退伍，那不是更好吗？”

正在这时，从远处山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他们也许在打什么祸害牲畜的野兽，”薩柯·班都暗自思量着，一边眺望着布林峡牧场那边的树林。他拴住了马和牛，免得它们在他睡着的时候窜进左近的耕地，糟蹋庄稼。

那片森林使他想起了三年前他们包围一批特务的情形。“一个人不该自己夸口，让别人来夸奖才对，”薩柯·班都自言自语着。但是这时他有一点夸口，倒也完全情有可原：假如当时不是他守在最难防守的地点，那个特务头子一定会脱逃的——但是薩柯·班都看到了他，就举枪瞄准——不是瞄准头部，因为那样会把他打死，而瞄准他的腿部。薩柯瞄准什么地方，就能命中什么地方。这回打中了他的脚踝，让他待在原地动弹不了。“猎兵”队长亲吻了薩柯，因为捉住了特务头子，而且还是活的。



薩柯·班都回想起三年前的這件事，就牢牢攥緊身邊的步槍，笑着說：“他們要我退伍不大妥當吧。我是不打算交出兵役證的。”

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我說這樣不妥當，誰知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呢？不，薩柯·班都，不行啊；並不是我說了算數；要看法律怎樣說才行呀！”

薩柯·班都在朦朧入睡以前，一直在思索這個迫切的問題：怎样才能保住兵役證。

接到軍部通知以後大約三四天，一天傍晚，薩柯·班都在蒲哥伐耕耘玉蜀黍地，他向附近一個也在耕地的鄰居沙布里打聽：

“沙布里，你服兵役比我時間長，對軍隊的事兒更熟悉些，告訴我，雖然一個人的年齡已滿六十歲，如果他願意的話，是不是還能保留住他的兵役證呢？”

“不！”沙布里回答。“不可能！”

薩柯失望地搖了搖頭。

“喂，有什麼事情使你傷腦筋的？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我問問，因為他們命令我在十天以內……”

“唔，去吧，把兵役證交了吧，你為什麼不想交呢，難道你是為了年紀老而傷心了嗎？”

“我老婆和有些人也老在我耳朵邊嘀咕：‘你傷心你年紀老了，才不想交兵役證嗎？’但歸根到底這不是真正的原因，沙布里。”他用手背拂了拂胡須，接着說：“你是個黨員，理解力比我強……但是我主張我們只要有一口氣，只要還活着，就得為祖國戰鬥。在我國被皇帝和地主統轄的時代，我們也曾為祖國而戰，如今我們既然成了自己國家的主人翁，我們怎麼能反而少干事情呢。難道你父親當年當游擊隊員，打過多年仗的時候，他年

紀輕嗎？他那时候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从来不向任何人低头，簡直跟年輕人不相上下。他在夜里比白天还机警。我心里总这样想：我們不要战争。但願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永远看不見、也听不見任何地方有武装冲突！但是倘若那边有人作非份之想，要来侵犯、焚毀或者蹂躪我們的国土，我們上了年紀的人能袖手旁观嗎？这就是我的主意，我的好朋友！”

薩柯說話时，沙布里直勾勾地盯住他的眼睛傾听着。他从薩柯的脸上看出了这位朴实的老头儿的言語和思想是多么真誠。

“但願战争永远不会发生，薩柯，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我們大伙儿毫无例外地都会起来从軍。不仅你和我，就連搖籃里我們的嬰兒，也要拿起刀枪来自卫。保卫我們亲爱的祖国的疆土。”

“那么，他們为什么坚持要收回我的兵役证呢？”

“因为法律規定了年齡的限制。我們的党和政府对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周到，解決問題比你和我都好得多。”

薩柯一点儿也不心悅誠服地搖了搖頭，并且思忖着：

“法律！法律也該跟我商量商量。虽然我也許有些傻气，但我还有我的意見。让那些願意退伍的人撤銷軍籍吧，可是我的心沒有这个願望，为什么要勾銷我的名字呢？”

他本想拖延到最后一天去軍部，那他就可以有更充分時間来想不交兵役证的办法了，但是在跟沙布里·庫拉商量了这桩事以后，他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沙布里既沒有給他鼓舞，也沒有給他希望。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到索罗沃达去，同时順便把国家规定作为所得稅征收的羊毛繳納上去。他剩下最后一綫希望了。也許那位熟悉軍法条文的队长会在法律範圍內想出別人不

知道的好办法来，好让薩柯·班都的名字不至于从兵役簿上划掉。

第二天刚朦朦亮，薩柯便騎上馬，动身上索罗沃达去。

“老薩柯同志，你看来像是有点儿不太結实，有点儿見老了，”队长說。“在我們当游击队員的时候，你簡直像庫克罗普斯<sup>①</sup>呢！”

“难道有人告訴他說，我不願意交兵役证？不然，也許法律沒有規定一个人必須受年齡限制，而可以随便繼續保留軍籍！再不然，他們已經跟他說过我老了，因此他說我显得老了吧？以前見面的时候，他为什么沒有跟我提过这个呢？”

他用銳利的小眼睛盯着他，仿佛想設法猜出这位队长心中盘算的是什麼主意，他回答說：

“从那时到現在，十二年已經过去了，少校同志，”他仿佛为自己辯白似的接着說，“喂，你怎么样？你认为你自己还年輕嗎？你也見老了，甚至比我还要老些。”

“我們的确是有点儿見老，可是我們的心还年輕。我們瞄准什么东西还能命中。”少校含笑說着。

“既然我們还能命中目标，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撤銷我的軍籍呢？”薩柯煞有介事地說。

从这里开始了他拜訪队长的中心內容，少校仔仔細細地跟他解释法律規定的条文。接着他們开始談起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其他話題：談起他們当游击战士时在一起过的日子，談到农事，談到麦子，又談到玉蜀黍。

薩柯忽然想起他耽擱時間太久了，于是站起来，拿了烟荷

---

① 希腊神話中的独眼巨人，这里有壯士之意。

包，揣进口袋里，就要走出去。他想，少校也許已經把兵役证的事忘在脑后了，不会再向他要啦。但是少校可沒有忘掉。他微笑着，仿佛看穿了薩柯心中的把戏。他让他一直走到門口才說：

“薩柯同志，你好像忘記交兵役证了。”

“不，我沒有忘記那回事，不过我实在舍不得交。”薩柯回答，又回到写字枱那儿去，勉强把手插进衣袋里。接着他从证件夹里把兵役证取出来，用他那粗糙的手撫着心口，仿佛恳求原諒他太麻煩少校了。他說：“少校同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我內心所感觉到的說明白了，我是不是能够让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希望只要我有一口气，还活着，党和政府就正式把我当作他們的士兵。这就是我的心願。我如果根本沒有了軍籍，我就会觉得自己对党、对祖国无足輕重了。让我留在兵役簿里吧，要是其中有一百名，就增加一名，算作一百零一名吧。那样会使我感到心情舒暢，而且……”

少校接过薩柯的兵役证，放进了写字枱的抽屜里，接着又設法让薩柯放心，說一切都会安排妥善，他无須担忧。

在他回家的途中，少校的話仍然迴响在他的耳边。

“薩柯同志，一旦有事，党和政府不会阻擋任何人来保卫我們流血牺牲所赢得的事业的。我們將像过去一样进行战斗，軍法和兵役证一定会成为永远銘刻在每个阿尔巴尼亚爱国志士心上的东西。”

蔚 青 譯

## 多尔多列克\*

索瑪·卡乔里

如果你是偶然到村子里来，走过塔尔别伊<sup>①</sup>的田地的时候，那你决不会想到旱季給普通农民的田地造成的那种灾害。这里的玉米地一片碧綠，玉米秆就像塔尔别伊本人的身子一样粗壮。每根秆子上搭拉着的两三个肥鵝似的玉米棒子。蒂薩河奔騰的河水只流到塔尔别伊的領地，就不再向前奔流了，好像有一条恶龙阻住了它的去路。这并不是因为水流不足，尽管在旱季，尽管烈日当空，蒂薩河的水却总是滿滿的，这是因为老爷要把河水引到一个养滿青蛙的池塘去。咯咯的蛙声使他賞心悅耳，而且这蛙声还能鼓舞他那半由于哀悼在一場血腥的党爭中被杀的儿子、半由于年老和酗酒而萎靡不振的精神。在这里只有当头的烈日和空气里的热浪才能使你觉得盛暑酷热，难以忍受。

但农民田地里的作物却都干枯了。四月、五月、六月，三个月沒有下过一滴雨了。农民們种下的玉米，有些連种子都沒有发芽，其余的都晒干了。熬过酷热残存下来的玉米秆上的穗都干

---

\* 多尔多列克的原意是稻草人，这里說的是一种求雨的仪式，主持这种仪式的須是年輕姑娘。她不穿衣服，周身用羊齒草和接骨木叶子密密地裹起来。

① 土耳其封建主的称号。

了，零零落落，像农民身上穿的衣服。麦穗沒有結粒，无精打彩地垂了下来，像孤儿一样。

他們能上哪儿求助呢？他們去恳求老爷讓他們弄点水澆澆地，可是老爷放出狗来咬他們。

每天都要上教堂去的村里的老婆婆們，虔誠地祈禱着，在每座圣像前点起蜡烛，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村里的牧师对年老的妇女們說：

“圣密那不肯帮助农民了！显然他們惹他生了气。你們务必要到別的礼拜堂去禱告禱告，到普伦賈斯的教堂去或者到克里斯托弗里察的廢墟上去！”

牧师自然是对农民有所企图，不管他們多么穷苦，他們仍然会把手伸进錢袋，掏出一两个里克来給他，妇女們呢，也不会不弄到足够的面粉，給牧师先生烤一个面包。

农民們相信了牧师的話，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們动身到普伦賈斯的教堂去了。队伍很长，像举行婚礼的行列，只是缺少后者常有的歌声和欢呼声罢了。騾子和馬倒是漂漂亮亮地打扮起来，披着紅毯子，挂着常綠植物扎成的花环。

于是他們在狂热的期待中过了一个星期。他們日夜翹望天空，切盼能降下一場甘霖。天空如能出現一絲云影，这对我們所說的这座村子里的每一家，每一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福音。如果沒有降下他們渴望的雨水，云也消散，他們就会伤心悲哀。在这样的場合誰又能不口吐怨言呢？

他們的牲口一天天瘦下去，只剩下一张皮。村里每天总有一只綿羊或是一只山羊死去。田地休閑起来，因为好些地方干得龟裂了，坚硬的泥土連犁都犁不动了。水池的噴口上一滴一滴地滴着水，一长队妇女排在那儿等着灌滿她們的水壺。

全村显得一片凄凉，就跟土耳其军队经过把村子洗劫一空后的时候一个样。今年的干旱比往年都厉害。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愤怒的鬼神。他们到克里斯托弗里察的废墟上去祈祷，可是天上还是没有掉下一滴雨水。

一天傍晚，在村子的水池旁，教堂看守萨瓦煞有介事地对聚在那里的妇女们说：

“姊妹们！他们男人已经尽了力量。现在该我们齐齐心尽我们一份力量了。我们来举行一次‘多尔多列克’吧！”她毕恭毕敬地划了一个十字。

簇拥在那儿像虔诚的修女般的妇女也都划了个十字，她们立刻选中了纳斯泰的没爹的女儿契拉当她们的“多尔多列克”。她是举行这种仪式最合适的姑娘了。

契拉才十六岁，可是她长得身段匀称，毫无瑕疵。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两只蓝蓝的眼睛，像在做梦似的。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村里的妇女们叫醒契拉，陪着她去教堂。在那儿她们把她打扮起来：用常春藤叶子和花朵编成一个花冠戴在她的头上，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树叶和青草。只在眼睛那儿露出两个窟窿，好让她在村里的石子路上走动时能看得见。她们列队出发了。契拉像一棵活动的树。两只手里提着水罐、肩上扛着背包的少女走在她的旁边。其他的妇女跟在后面唱着：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瓢泼大雨落在我们的平原！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倾盆大雨落在我们的山巅！

她们在村里的喷泉旁边停下。

噴水的两根銅管子一滴一滴地滴着水，好像在流淚一般。四周的花園都圍着籬笆，里面已經沒有花草。籬笆上有几根蓋滿尘土的葛藤，上面結着像南瓜似的小小的橡子，樣子像干癟的无花果，伸在外面的枯黃的卷須，却似繩子一般。晨風平日總像溺愛的母親輕輕拍打似的溫柔地愛撫着人們，現在却顯得十分討厭。

两个“女僕相”擠出人圈，向干涸的小池塘走去。几只伸着头的青蛙吓得把头縮了回去。

“小心！瑪拉！”当瑪拉走近池塘的時候，另一个姑娘大聲喊着。

瑪拉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当她踩着爛泥的時候，就停了下來。她看看四周，尋找着什麼。接着伸出手去，捉住一只青蛙。別的姑娘們甚至在泥地里陷得更深。那只被捉的青蛙从眼窩里鼓出眼睛，看看四周，宛如一个剛从睡夢中驚醒的孩子，隨即它拚命用后腳踢着，想从捉它的人手里掙脫。

“納克，把口袋打開！”瑪拉大聲對她的伙伴說。

納克打開背包，罵着那只青蛙：

“你这个惡魔把水都喝干了！”

于是姑娘們又重新上路，笑着唱着。

走到村子里第一家房子門口的时候，她們唱得更响更有劲了。她們敲敲門。主婦立刻一手拿着水壺，一手拿着玉米面包走出來。姑娘們繼續唱着：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歌一唱完，主婦走到“多尔多列克”的身边，把那壺水澆在她的头上。虽然那天很热，可是契拉却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姑娘們又唱起来，“多尔多列克”在她們中間跳舞，跳到发狂的时候，大



家兴高彩烈地哄笑起来，站在“多尔多列克”四周的姑娘們，淋到了从她身上裹着的树叶子里飞溅出来的水珠。契拉像树精一样狂舞着。

埋伏在高空里的太阳朝她們和湿漉漉的鹅卵石的街道射出它的火箭，馬上又把街道烤干了。

村里的孩子們一群群地围着契拉，想从叶盖的隙縫里窺看里面的姑娘是誰，可是契拉又跳又蹦的，把他們吓跑了。

每当偶尔路过的男人，不以为然地說：“上帝怎么会受这种荒唐把戏的欺騙！”說完又走了的时候，村子里上了年紀的妇女們，就紧紧关起自己家里的窗戶，面向着东方，抽抽噎噎地做着禱告，划着十字。

求雨的行列挨家挨戶地走去，整天不停地唱着跳着，嘻嘻哈哈地笑着。背包里已經装滿了从每家收集来的供品。

要是有个年輕人路过村子，看見这支喧闹、歌唱、欢天喜地的队伍，准会以为这是一支举行婚礼的队伍，而且又是一次多么美滿的婚礼啊！村里的姑娘們还从来沒有像这次唱得那么热情。只有契拉一个人感到这种殘酷仪式的不幸后果。她已經渾身发冷，精疲力竭了。从她头上澆下去的每一桶水，都使她冷得发抖。她发烧了，几乎站立不住，可是她使出最后的力气拚命挺着，为了不至于丢脸。

在拐弯的地方，契拉畏葸地对納克小声說：

“納克，我不舒服了。”

“請你坚持一下吧，亲爱的契拉！只留下两家沒去了！”納克恳求着。

契拉咬紧牙关，繼續装扮下去。納克紧紧地扶着她的胳膊。她害怕从她头上澆下去的每一桶水，但她勇敢地忍受着。她明

白，如果她不能坚持到最后，她就会丢脸。从此，村里的妇女们便会说她的坏话，而小伙子们也不会向她求婚。所以她一家一家爬着走去，活像一条受伤的蛇。

队伍走过村子里的最后一家之后，就向教堂走去了。

路过喷水池的时候，姑娘们停了下来。玛拉从口袋里取出青蛙，又把它扔进池塘。青蛙已经半死不活了。它跳了几跳，然后就把前腿举起来，鼓出碧绿的眼珠困惑地瞪着姑娘们。

玛拉觉得它很可怜，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东西！”

别的姑娘们朝它扔石头，一面说：

“把水喝完的就是这个罪犯！”

鹅卵石纷纷落进池塘，青蛙想跳开去，可是它跟契拉一样，太累了，只好在地上爬。一个石块打中了它的头，它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了。姑娘们笑着走开了。她们已经杀死了仇人啦。

在教堂的天井里，姑娘们匆匆忙忙点起一堆火，取来了水，解开裹在“多尔多列克”身上的树叶。可是当她们从契拉头上取下花冠和已经干瘪的花朵时，她们看见这个姑娘脸色惨白、双目无神、几乎站立不住了。

“天哪！”她们叫喊起来。“契拉累垮了！”

可怜的姑娘！她差不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们让她躺在火旁的一张毯子上，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给她穿上干衣服，契拉昏迷了过去。女伴们吓慌了，欢唱变成了慟哭。有几个姑娘跑去找契拉的母亲。

纳斯泰飞快赶来，当她看见她的宝贝女儿的情景，便惨叫一声，扑在女儿身上，哭喊着说：

“契拉，我的心肝，你怎么啦？”她动手按摩她的太阳穴，想使她苏醒。契拉没有睁开眼睛，只有她胸口一起一伏，说明她还

活着。

她的母亲又说：

“契拉，宝贝！我的心肝，你说话啊！告诉你娘，你哪儿不舒服？”

姑娘们都放下手头的工作，簇拥在契拉身边。有一个姑娘大声说：

“别光是站着看她！往她脸上洒点水，让她清醒过来！”

另一个姑娘抓起水罐，往她脸上洒了些水。

凉水使她清醒过来，她开始动弹了，接着便睁开了眼睛。当她恢复知觉的时候，她还以为她是从睡梦中醒过来呢，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认不清十分焦急地站在四围的女伴们惊慌的脸庞，她眼前一片模糊。她母亲不停地哭着，轻轻拍着她的湿淋淋的前额。

“契拉，契拉！”

契拉抬起头来，望着母亲，想要说什么，像是要叫她宽心似的。可是话梗在喉头吐不出来。她们只是从她的表情明白她想说什么。

“说啊，说啊，我的宝贝！”她的母亲哀求她说，一面使出全身的力气紧握着她的手。契拉吃力地把头倒在母亲的手里。

于是她们就用她身下的那条毯子把她裹好，四个姑娘，其中有玛拉和纳克，像抬一个孩子似的把她送回家去。别的姑娘们便各自回去了。

歌声与欢乐声都已不知去向了！它们已经伴随着契拉走了，它们已经像被烈日的火箭蒸发的水份一般消失了。

傍晚，姑娘们又聚在喷水池旁边，大家都同样焦急地想知道契拉的情况。

“瑪拉，契拉怎么样！”一个姑娘問道。

“还是那样！她还沒有清醒过来呢！”瑪拉悲哀地回答。

“可怜的納斯泰大娘！”另一个姑娘眼泪汪汪地說。

当薩瓦出現的时候，每个姑娘仿佛接到命令一般，全都閉起嘴巴，不再多說一句話。

薩瓦很快就明白，她們談話之所以中断，正是因为她来了的緣故。

“你們干嗎不談了？你們，当我是主教嗎？”

誰都沒有作声。姑娘們各自提起自己的水壶，輪流到噴水池边灌水，然后連头也不回，便走掉了。

契拉的第一夜，是在忽冷忽热中度过的。她母亲用盐水替她擦身，把她裹在一张新羊皮里。第二天，契拉稍微好了点儿，可是她不吃不喝。这一天她有半天是在昏睡中。第二夜，她的热度升高了，可是沒有出汗，也沒有睜开眼睛。她开始說起胡話来。

接連一个星期，村里上了年紀的妇女天天都上納斯泰家去，她們显得阴郁而沮丧。

她們院里的葡萄藤今年也显得干枯，毫无生气。枯萎的叶子搭拉在枝桠上，或者像受伤的鳥儿似的飄落到地上，在更早飄落下來的伴侶中，沙沙响着为自己覓一个地方，好宁靜地躺着死去。

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契拉离开了人世。村子里每个人都悲悼她的死亡，全村都为她服丧。

村里四个最結实的人在坚硬的土地上替她掘墓，他們在干涸的地皮上挖到半公尺深的时候就再也挖不动了。土地已經干得掘不动了。

那天天气悶热。可是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参加送葬的行列。

头頂上的太阳好像沒有移动过，全区各处都在灼人的阳光下低垂着头，仿佛在哀悼可怜的无辜的契拉。

馮金辛譯

## 生命的春潮

法特米尔·吉亚泰

我們村里的姑娘十几岁就得出嫁。一个姑娘一到十六岁生日，就无论如何要到丈夫家里去了。到了十七岁生日的时候，她多半已经做了母亲。

里斯多·奥巴里决意也要她的女儿早早出嫁。可是他的列娜还只是一个孩子。她还不到十四岁。她玩布娃娃，还有不少稚气的想法。她那纤细的身材就像小樱桃树的嫩枝。清秀的脸上两只乌黑的大眼睛还留着孩子的好奇的痕迹。它们很容易流泪，也很容易閃出欢乐的光辉。微厚的血红的嘴唇也表明她还没有成年。

可是，按照里斯多·奥巴里的意见，纵使女儿只有十四岁，他也愿意把她嫁出去，只要有人来向她求婚。

幸而还没有人来向她求婚，于是她就继续在家里一天天地成长，一面帮助料理日常家务。

列娜每天一大早便起床，用一块头巾把乱蓬蓬的头发一包，就动手干起家务事来。她生火，洗碟子，在茅屋的地上洒水，还把四只羊赶到山里的牧场去。

列娜的父母是别伊的佃农，他们在地里从早晨干到黑夜。他们歇工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只想睡觉了，所以他们

总是草草吃点儿东西，就躺下睡了。他们除了吩咐列娜做这做那、骂她打她以外，很少跟她说话。

列娜觉得在山里十分自在。那里没有人打扰她。她把羊放牧在橡树林里，自己就坐在青草地上。她在这儿看到了多么美妙的东西啊！每当她躺在碧绿的草毯上的时候，一个神奇的小生物的世界就出现在她的眼前。蚂蚁忙碌地爬来爬去，它们怡然自得，没有一点声响。红红的背上黑点斑斑的甲虫，攀登到草叶上，接着就飞走了。它们常常落在列娜的手上。这使她很高兴，因为她听说过，甲虫会给人带来幸福。有时候她看见鹿角虫，它们像水牛似的慢吞吞地爬动着，她常会抓起一把碎土末儿，盖在鹿角虫上面，兴致勃勃地看它如何挣扎着从碎土中钻出来。她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小虫，有红的，有绿的，有漆黑的，有带斑纹的；有的极小，小得几乎看不见，有的却很大；有的在地上蠕动，有的鼓翼而飞，发出一种像飞机似的声音。

但列娜最中意的休息地方却是一块峭壁的顶上。她每天总要到那儿去，坐在那块峭壁上。起先她感到头晕，不敢往下看。后来她就习惯了，常在那儿一坐几个钟点。在她眼前伸展着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河流溪涧纵横交错，沼泽水洼星罗棋布，有峰巅藏在云雾之中的马利·塔特山和伊凡山，屋舍像盒子似的一座座村落，和罩着腾腾烟雾的城市。列娜常常伸出胳膊，提高嗓子大声叫喊起来：

“哦，哦，哦哦！哈罗！”

微风轻拍着她的胸脯，吹拂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裙裾撩到膝盖上。她仿佛要跳到空中，像那只高高地冲上云霄的鹰似的飞走。

列娜每天看见在那儿翱翔的大黑鹰一定有巢筑在这块峭壁



上。它往往煽动着有力的翅膀，在这儿一连盘旋好几个钟头。列娜看见过它落在峭壁的顶上，用嘴啄着被它的利爪抓住的兔子。列娜向它走过去，想看得清楚些。可是老鹰抓起兔子又飞走了。

“力气真大啊！”她十分惊骇，真怕它有一天也会把自己攫走。

列娜在傍晚爬下峭壁的时候，背上总要背一捆叶子。她领着羊回家，晚上就用这些叶子喂羊。有时候她背的是木柴。这使她脆弱的身体累得精疲力竭，她一挤完羊奶，就马上躺下睡觉，有时甚至连晚饭都不吃。

一个晚上，列娜已经躺下睡了，里斯多·奥巴里对妻子说：

“列娜大了。我们该留意给她找个丈夫了。这件事，你是不是可以探探基乔的口气，他儿子是个十分勤奋的小伙子啊。”

他的妻子是个瘦弱的女人，她爱怜地看了看女儿，叹息一声说：

“她太小了，列娜她爹。到今年秋天她才满十四岁啊。”

“太小了！太小了！你只知道说这句话！可要是那只老鹰把她弄走了，你又怎么办呢？”

列娜的眼睛已经闭上，可是还没有睡着。他们说到她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她的父亲提到老鹰的时候，她的心悸动起来。她曾经亲眼目睹一只老鹰高高地落在峭壁上。不过老鹰不会攫人啊。它们什么都抓，可就是害怕人。这一点列娜知道得很清楚，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甚至在童话里也没有，老鹰会把人弄走的事，不管是孩子，还是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父亲一定是另有所指。

列娜让他们相信她已经睡熟了。她甚至发出了轻轻的鼾声。可是她的耳朵又尖又灵。她急于想知道，那只会把她攫走

的老鷹是什麼東西，那個要跟她結婚的男人到底是誰。

“他又能把列娜怎樣呢？她還只是個小孩呢！”她母親說，一面拍拍女兒的頭。

“小孩！小孩！可是納伊姆大叔的女兒也是個小孩啊，他還不是去了，讓她有了孩子！”

“別大聲嚷嚷了，你會把她吵醒的！”

接着是一陣沉默，在靜寂中，列娜聽見蛾子繞着燈拍動翅膀的聲音，以及門外的狗叫聲和她父親的咳嗽聲。

她母親細弱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納伊姆大叔的女兒已經成人了。她已經滿了十八歲。列娜還沒有一點女人的樣子。等她成了年，我們再把她嫁出去吧。”

“讓她到丈夫家去成年好了。這完全一樣。”

“可是她太小了，列娜她爹！”

“你們女人都是蠢貨，”她父親憤怒地說，一面朝着火爐吐了口唾沫。“如果有人山上把她糟蹋了，我看你這個媽媽怎麼辦？你去告狀嗎？法官對這種事毫無辦法！你只好忍受恥辱。你連口都不敢開，因為他會揪住你的耳朵，把你一脚從屋子裡踢出去，把你從他的地裡趕走。那時候我們怎麼掙飯吃啊？”

列娜感到母親的手拍着她的頭。母親的手在顫抖。這使列娜知道母親在哭。一滴眼淚落在她的臉上，又從臉上滾到她的脖子上。列娜真想起來，可是她抑制着自己。她的心裡十分難受，兩只眼睛噙滿了淚水。列娜緊緊咬着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

“我們等到秋天吧，”她母親含着眼淚懇求着，“那時候，我們的兒子就會服完兵役回來了。讓我們跟他商量商量再行動吧！”

“干嗎你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我怎么能不哭呢？”

“去睡吧！告诉女儿，上山的时候，叫她睁着眼睛留点神。”

不一会儿，他俩用灰盖住炉火，吹灭了灯，就躺下睡了。

列娜却久久不能入睡。从她今晚听到的話看来，有一件事她是清楚的：打现在起，她得不断提心吊胆地过活了。一个魔鬼似的人会随时跟踪着她，他会像强奸納伊姆大叔的女儿似的强奸她。一种絕望和惶惶不安的感觉揪住了她的心。她蜷縮着身子挨向母亲，大声哭了起来。母亲担心地問道：

“怎么啦，列娜？你为什么哭啊？”

列娜沒有回答。

“她大概是做梦吧！”她母亲自言自语地悄悄說，伸出胳膊去搂着列娜。

从那一天以后，列娜失去了欢乐。她那两只烏黑的大眼睛显出一种惊慌、恐怖、提心吊胆的神情。瘦弱的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色。連走路的样子都变了；她以前走路的时候，总是笔直地向前走，从从容容，无忧无虑。可是現在她却老是东张西望地时时提防，或者急速地踏着步子，把肩膀抬得高高的。她总是担心有人跟着她，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片落叶的窸窣，远处的一声狗叫，或是門的叭嘎一响，都会吓得她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

青青的草地，草地上的小生物和山鷹的盘旋飞翔，都不再使她激动了。現在她坐在峭壁頂上的时候，总在綉一方薄薄的头巾。她已經开始准备自己的嫁妆了。头巾是她当新娘的第一件服飾。头巾綉好以后，她就要动手綉枕头套和新娘的睡衣了。她哥哥来信，說回来的时候，要带一件衣服和一方有色彩艳丽的花

边的头巾送给她。可是列娜的嫁妆却不和成年的姑娘一样。她喜欢自己绣头巾，在节日把它披上，好向她的年龄相仿的女友夸耀说这是她自己绣的。对那件即将动手绣的睡衣也一样，她一绣完，也就要把它穿在身上。如果她哥哥说话算数的话（而他以前回家的时候往往总是守信的），她指望衣服和头巾一到手就立刻穿戴起来。列娜只有一件衣服，还是两年前复活节的时候给她买的。这件白花红地的衣服已经打了好多处补丁，而且也太小了，因为它洗缩了，列娜自己也长高了。母亲催她准备嫁衣，可是可怜的列娜眼前就没有穿的。在这种情况下，嫁衣对她有什么用呢？

列娜的母亲也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列娜现在更加胆怯、更加爱沉思默想了。有时候她一句话不说，默默地做着家务事，百依百顺，也不像先前那样老爱跟母亲顶嘴了。

一天，母亲干完了活回家，看见列娜在抽抽噎噎地哭，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已经哭得通红通红了。

“怎么了，列娜？”她担心地问道。

“我害怕！”列娜回答。

“害怕？怕什么？”她母亲慌了起来，“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她母亲以为她是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打碎了才哭的。她看看四周，看到什么都好好的在原来的地方。

“你怕谁啊？”

列娜起先不作声，随即直视着母亲的脸色回答道：

“怕别伊！”

“你为什么这样说，列娜？”母亲说着在她身旁坐下，竭力控

制着自己不发脾气。“怎么，别伊对你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是你们叫我害怕的，你和爸爸，在那天晚上。你们当我睡着了，可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接着列娜就把那天晚上听到的话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别傻了。哼，还好意思哭呢。”

“那天晚上你也哭了。我心里害怕，就跟你们那天晚上怕的一样。现在我总觉得他一直在缠扰着我。”列娜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母亲想尽办法使她平静下来。她抱着女儿的头，替她擦去眼里的泪水，然后又把她搂在怀里结结巴巴地说：

“别哭了，列娜！你是个大姑娘了。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为什么要害怕呢。再说，你可以用你的手啊。你要一双手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用它们来保护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用石头砸他，然后拚命逃跑。他追不上你的。把他推开，逃跑！如果你是在山上，你就藏在树林里，如果你是在村子里，就跑回家来。你听见了没有，列娜？你不是一个孩子了。你自己应该保护你的荣誉。很快你就要出嫁了。……”

母亲的这些话使列娜高兴了一点儿。多傻啊，她竟然会害怕！她要这双手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用它来保护自己！

几个月过去了，小列娜的忧虑苦恼也随之消失。虽然一种恐怖的感觉依然集积在她的心里，可是它已经潜伏起来而不是浮露在外面了。枯叶的窸窣，鸟雀的飞起，已经不再使她惊惧。她现在怕的只是陌生人和样子像别伊那样的人了。

她又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爱闹爱玩了。

在山上时，她又愉快地和她心爱的蚂蚁、甲虫作起伴来。鹰的疾飞猛冲，峭壁顶上的和风，翻飞的蝴蝶，雏菊和水仙花，这一切又都会使她感到激动。她坐在峭壁顶上，一会儿看看平原和山脉，一会儿又看看自己在头巾上绣的那只红翅膀的小鸽子。

一个晴朗的夏天的下午，列娜正坐在草地上做女红，忽然她听到一声马嘶，和像四把铁锤打在石硬的地上的似的噠噠噠噠的马蹄声。列娜恐怖地环顾，可是她没有看见什么人。一只喜鹊在那棵被雷电烧焦的老橡树上喳喳地叫着，晃动着尾巴。那边就是马利·塔特山，雾霭像帐幕似的笼罩着它。山里飞起一群小鸟，向圣乔治山谷的方向飞去。

“一场虚惊！”她悄悄地对自己说，又做起女红来。

可是她听见噠噠的马蹄声愈来愈近。列娜一骨碌站了起来，伸长脖子去看。不错，是有一匹马从森林中跑来。她并没有看见那马，只看见马尾巴像把扫帚似的左右挥动着。

风撩起她的裙子，使她的腿裸露在外面。当风停了的时候，列娜听见身后有人从草地上走来，脚步轻得像猫爪子似的。她太害怕了，不敢回过头去看。她把两臂交叉在胸口，像是要祈祷的样子，耸起肩膀，静静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一个男人温柔而又令人作呕的声音：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的小列娜？”

列娜回过头去，不禁大惊失色。

“是别伊！”她看见出现在她面前的正是他们地主那皱起的小眼睛和红鼻子，不禁惊叫起来。“我糟了！”她叫了一声，开始逃跑。可是别伊的笨重的身子挡住了她的去路。

“别害怕，我的小鸽子！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们的东家啊！”

他把她紧紧抱住。

“滚开！该死的混蛋！”列娜一面惊叫，一面拼命挣扎，想逃脱他的魔掌。

“别嚷！”

别伊的血红的脸上燃着欲火，而列娜的眼里却流着泪水，她的嘴唇吓得直哆嗦。

“让我走！你碰伤了我！请你放开我，别伊！”

列娜想起了母亲的告诫。母亲叫她保护自己的荣誉，因为她已经是大人了。可是她目前能做些什么呢？她的脆弱的身子怎么能抗拒一个男人的力气呢？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荣誉！”当列娜竭尽全力抗拒的时候，母亲的话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她紧握双手，使大劲推开别伊。她用指甲抓别伊的脖子，拼命想把他的红脸从自己的脸上推开。

可是她到底只是个孩子，力气不大。她觉得自己的胳膊、拳头、手指，都渐渐没有力气了。她累了，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像一块乌云遮住明净的天空一样，一层烟雾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看不见那老橡树，看不见马利·塔特山，也看不见别伊的脸。她仰卧在草地上，看见的只是天空和向着天空飘去的一块乌云。

她用出全身的力气作最后的搏斗。她看到别伊张大的嘴巴，歪斜的眼睛，以及像一匹疲乏的马那样的骯髒的鼻孔，这时她猛地用双手和双脚蹬开别伊，一骨碌爬了起来。别伊又伸手去拖住她，用种种甜言蜜语勾引她，诱惑她。

列娜两手紧握住她的发髻，尽力飞快地逃跑。她一个劲地奔跑着，不知道朝哪儿去。奔跑着的好像不是列娜自己，而是她脚下的道路。山林里的树木、岩石、草地、云彩都仿佛从她身边

往后飞驰。

“媽媽！媽媽！媽媽！”她大声叫喊，风猛烈地吹拂着她的头发和她那撕成碎片的裙子。

“媽媽！救救我啊！”

她回头一望，看见别伊掸掉裤腿上的灰尘，开始朝她追来了。

列娜不停地跑着。她跑到了峭壁的顶上，那有老鹰做巢的她心爱的休息的地方。她再也不能向前跑了。于是她闭上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口气，朝着险阻的山涧跳了下去。她像老鹰似的飞走了，只不过老鹰是向着高空翱翔，而列娜却是一头掉进了深渊，跌得粉身碎骨。她再也看不见什么，感觉不到什么了。不论是战栗地向下张望着的别伊，在她身子上面盘旋的老鹰，还是像一面旗子似的在她手里晃动的绣花头巾，她都看不见了。

馮金辛譯



## 突 围

法特米尔·吉亚泰

“我的天，好难爬呀！”卢安·德拉戈蒂惊讶地回头望，一面轻声地咕囔着。积满了雪的、林木稀疏的山坡像刀子的锋刃一样。从高处看，它仿佛没有实际那么险峻。可是上面的山峰却像屋顶似的悬临在你头上，简直无法越过。一条人迹罕到的小道蜿蜒曲折地沿着陡削的山坡伸展开去，有时隐在崖石背后，有时通过小小的台地，或是顺着矮矮的树丛和山沟，有时它又消失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和复满冰雪的大块圆石后面，然后又在那边的山坡上出现。

气喘吁吁的卢安·德拉戈蒂坐在一棵小杜松树下休息，燃起一支纸烟，用眼睛琢磨着对面山坡上的一条小路。

他步行了三天，寻找他被派去的那个大队。他在深雪里跋涉，累得要命，在参加游击队以来的整整三个月里，他从来没有像这三天这样累过。但是这苦难总算到了头。听说大队部就驻扎在这奥巴里区的拉甫达尔村，不用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了。瞧！村梢头的房屋已经遥遥在望。一到那里，他就可以烘干脚，刮掉胡子，他的胡子已经长得有一巴掌长，看起来简直不像个大学生，却像个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了。不用说，到村里，他还可以吃到热的食物，填饱餓瘪了的肚子。

他在杜松树下歇了一会，舒服得像躺在氈垫上一样。虽然在这干硬的荆棘上稍微动一下也会使他感到刺痛，他却不願起身赶路。他仰头瞧着天空，脫下佩有五星章的便帽，习惯地用手指将栗色的鬚发梳理了两下。他的头脑里什么思想也沒有，唯一想到的就是休息和睡觉。他的困倦的眼皮直往下垂，开始打起瞌睡，可是一陣哆嗦，他馬上又醒了。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現在他身上起了一层疹子。

“起来吧，这样会着凉的！”他自言自語地說，一跳便站起身来，俯身拾起刚才随便扔在杜松树下的意大利式步枪。一枚干枯的杜松刺刺着他手上柔嫩的皮肤，可是沒有刺进肉里去。卢安张开孩子般的厚嘴唇，用牙齿拔出那根刺，吐掉。他感到口渴，可是附近沒有水，他便抓了一把雪，塞在嘴里，漫不經心地背着步枪，向着村庄走去。……

他在一座房子前面停住，那是从前的区公所。彻骨的寒风已使这里泥濘的雪結成了滑溜溜的冰。他那釘了铁釘的皮靴在冰上滑来滑去，但他扶着冰冷的牆壁走上了台阶。台阶也像鏡子一般又光又硬，为了防人滑倒，上面已經洒了一层炉灰。

“想得真好！”他咕囔着。这时他已小心地走进一条寬大的、光綫幽暗的、阴冷而又弥漫着烟雾的走廊。

五六个游击队員在走廊中央升了一堆火，大家围火坐着。火上放着一只盛滿老玉米的鍋子，他們正在等着把它們煮熟。他們默默地、閑散地坐在火旁，偶尔交談几句。

“布雷大队的队部是在这里嗎？”

“是啊！”游击队員回答，对这新来的人看也不看一眼。

“你是剛到的嗎？”

“剛到的。”

“冷嗎？坐下来暖和暖和吧！”他們給他让了个位子。

“这火真可怜！哪里能暖和？”卢安坐下，把手掌向火堆伸过去烤。

“木柴还是青的，烧不着，所以我們在烧紙哩。这有什么关系，火小总比沒有火强。”一个游击队員說，他把一本撕了一半的本子的封皮扔进火里。

卢安从火里搶出那张封皮，认出上面用打字机打的字：“上繳物資登記簿，一九四一年第五号”。

“干嘛把这些东西烧掉？将来还有用处的。”他責备那几个游击队員。

“咱們可不懂！真奇怪，法西斯的上繳物資登記簿对咱們还有用处！”有一位用嘲笑的口气說，并且向他的同伴挤挤眼睛。

“也許有用处，可是，不用这些紙，咱們就煮不熟老玉米，你明白嗎！”另一个人說。

这时，一扇門打开了，有一个人站在門口，揉着眼睛，問道：

“瓦尼在嗎？瓦尼·高戈拉里在这儿嗎？”

“在，他在这儿。”

“来，政委叫你！”那个游击队員用命令口气說，然后走进房里，猛一下把門关上。

“起来，你这瞌睡虫！瓦尼，他們叫你哩。”一个游击队員向背着火堆睡在他身旁的同伴說。

“听見了，听見了，”瓦尼說，很不情願地站起来。

卢安也站了起来。当他一听到跟他同班三年的同学瓦尼的名字时，他看了看每个游击队員的脸，可是看不出有什么人像他的老同学。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老同学，他想起了瓦尼当学生时候的样子：穿一身便服，褲子因为洗的勤已經褪了色，

上衣的肘部打着补丁，身上还背着一个旧的黑皮书包。瓦尼是班上的优秀生。他常常把抄好的考卷副本给卢安，特别是在考算术和地理的时候，虽然卢安也是个优等生。现在，瓦尼穿着过分宽大的、补过的、有几处烧破了的意大利军大衣，满嘴胡髭，完全不像从前那个温和的、不摆架子的同学了。只有他的眼睛，那对大大的、梦一般的眼睛没有变。它们还像从前一样微笑着，羞羞答答盯着人看。

“卢安！卢安·德拉戈蒂！是你吗？还是我眼花了？”

“哎哟，瓦尼！看你变成什么样儿啦！”

这两个老同学紧紧地拥抱着，别人都惊奇地瞧着他们。

“多美的会面呀！”旁边有一个人说，他从锅里捞起来一个滚热的老玉米，放在手心里拼命地吹气。

“你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想家吗？”卢安笑着问他的朋友，怀着深深的友情瞧着他的眼睛。

“很好，当然很好！”瓦尼回答。“你呢？这些时候你在哪儿待着？什么时候来的？那边有什么新闻？”瓦尼不住地问，紧紧地握着卢安的手。

“我被派到了布雷大队，所以到这里来了。”

“好啊，我也在这个大队里。我们要在一块儿了。你留这胡子干嘛？想当牧师吗？”

“能当牧师倒好了，那就有很多热馒头吃了！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很可怕。我赶了好几天路。肚子饿瘪了，脚也湿透了。”

那扇门突然又打开了，先前的那个声音比第一次更响亮地喊道：

“瓦尼！”

“来啦！”瓦尼忽然想起什么事，对他的朋友说，“跟我一起去

見政委！他真是個可愛的傢伙。你一定會喜歡他的。你知道他是誰？最好還是你自己去瞧吧！”他拉着盧安的胳膊，走進那個游擊隊員沒關上的門。

房間很狹小，煙霧瀰漫，叫人無法呼吸。一團團的白煙像濃霧一樣從那搖搖擺擺的破煙囪里漏出來，使房子里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了。一個游擊隊員守着火，不住地把區公所的本子和文件當柴火往爐子里投，爐子上烤着土豆和南瓜。爐火發出呼呼的聲音，火焰從爐縫里冒出來。

盧安的眼睛漸漸習慣了煙霧，他現在看得清房間里的一切了。牆角上放着一堆紙和書，牆上挂着大衣、子彈帶和步槍，一張破舊的長沙發放在房間的另一邊，它只剩下木框，上面的板條大概都在火爐里燒光了。一個淺色頭髮、藍眼睛的年輕人，用半躺的姿勢坐在沒有玻璃的窗子前面，他的胡須濃密，頭髮稍微稀一些。門推開的時候，他已把本子和筆放在一邊，扣好咔噠上衣，緊了緊挂着手槍的褲帶，預備說話了。但是一見不是瓦尼一人站在那裡，他又把話忍住。他向他們瞧了一眼，彷彿在想一件他記不起來的事情。

“他也是新來的游擊隊員嗎？”政委站起來問，接着說，“把他派到第二分隊去！讓他跟同伴們住在一起。同志，坐下來暖和暖和吧！你從哪兒來的？叫什么名字？”

“我是從科爾察<sup>①</sup>來的。我在後衛隊工作過三個月，現在從那兒調來了。”

“他們總是把新兵派給我們，好像布雷是一件輕鬆的工作！”政委不等盧安說完，就不指定對什么人地插嘴說。

---

① 阿爾巴尼亞南部政治、經濟中心，反抗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搖籃。

“我是从科尔察来的……”

“知道，知道，我听见了。”

“我叫卢安·德拉戈蒂。”

“什么？你说你叫什么？”

“卢安·德拉戈蒂。”

政委向他走去，想瞧一瞧他的面孔，可是卢安正在揉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眼睛，手掌遮住了脸的一部分。瓦尼·高戈拉里脱下了外衣，瞧着这个情景，笑起来说：

“怎么，不认识我们的老朋友卢安了吗？”

“当然认识！卢安，你好吗？”他的老同学叫了起来。卢安还在那里揉眼睛，政委却一把抱住了他，把他紧紧地压在胸前，像孩子似的举了起来。

“彼尔拉特！”卢安困惑地眨眨他那双小小的、乌黑的、被烟熏得润湿发红的眼睛。

“对，我就是彼尔拉特·哈依达里。我一点也没有变。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是的，你没有变。只是头上少了些头发，胡子也长出来了。我们分开好久了，是吗？”

“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分开的。整整两年了！”

“恰好两年！”

“脱掉大衣，在这里坐一会。让我们畅谈一下！”政委说，他帮卢安脱下大衣，把它挂在墙上自己的衣服上面；瓦尼帮他解下步枪、子弹带和手枪，把它们放在一个角落里。

“把鞋脱下来，烘烘脚，脚都湿了吧？”

“湿透了！”

“你吃过东西吗？一定没有。这儿有点烤土豆，吃吧！又热

又好吃。亲爱的卢安，现在你来谈谈，这两年你干了些什么？科尔察有什么新闻？平原上的情况怎样？”

“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好的歹的都混成一团了，”卢安坐在破沙发上说，一面出声地嚼着他们放在他面前的烤土豆。

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卢安在中间，正像从前他们坐在课桌上一样。他们连续同窗八年，同坐一张课桌，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在一起计划未来的事业。天知道他们曾为一点点小事争吵过多少次，而且常常彼此不相往来。但是这些琐碎的口角却破坏不了他们的友谊，反倒使他们的友谊更加持久了。他们三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瓦尼·高戈拉里冷静、用功、容易妥协。他是个和事佬，一切纷争的调解人。卢安爱挑剔，厌恶一切，不满意教师的教授法，不满意同学的答问，也不满意自己，而且跟人很难相处。但是一旦跟人交上朋友，他就成为一个忠实的朋友。彼尔拉特·哈依达里恰恰相反，他心情愉快，很得人心，不大担心学习、生活或未来。他干起工作来开始非常热心，可是他的热情却像用糠皮燃出的火焰一样容易冷却。他的心地像山中泉水一般纯洁；看到同学成绩好，看到空中飞翔的鸽子或是野外盛开的花朵，他都满心欢喜。

他们三人过去是这样。但后来，当乌云布满祖国天空、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彼尔拉特就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部队。瓦尼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又被释放，随后也到山里去了。两年后，卢安也走上了他们的道路。现在他们三人又聚首了，同样被在战场上锻炼出来的新的理想鼓舞着。彼尔拉特仍然像以前一样爽朗愉快，但是比较考虑生活和未来了，并且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热情为它们奋斗。瓦尼比从前更持重些，更加自觉，而且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妥协和爱发牢骚了。至于卢安……

他当然也有变化。但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分开两年，他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所以問了他許多問題，并且非常注意地听他回答，当他吃着烤土豆，眨着美丽的眼皮，用細巧的手抹着未剃的胡須的时候，他們都关心地注視着他。他說他已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放弃了帶有花园和溫暖舒适的房間的两层楼房，丢下了寵爱他这个独生子的父母，甚至丢下了激烈反对他离开的爱人瑪丽艾塔，而来参加他們的队伍。他們听了这些，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他說他来亲自看看，人民怎样为他們的自由而斗争，他自己也应该参加斗争，这样才能結束他的身体和心灵所感到的痛苦，才能爭取到他所渴望的舒服安乐的生活。

卢安詳尽地向他們讲了城里普遍的不安，城里人所过的不能忍受的生活和提心吊胆的夜晚。他自己跟同学們失掉了一切联系。他們大多数都到山里去了，有的被捕，在獄中受苦，有的不再在街上出現。他自己則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看不清自己的道路。一方面，他的蓝眼睛的爱人瑪丽艾塔纏着他，不許他过問有关政治的事，甚至不許他談起政治，談起她的命运或是我国人民的命运。她所需要的就是他很久以来一直給她的亲吻、撫爱和无止境的爱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同志們的声音却呼唤他起来尽自己的責任。每当他在梦中，在自己的花园里听見枪声，或是每当在街上看見同胞流血的时候，他就听見了这种呼声。有一天，他自己感到了羞愧，对着鏡子向自己的影像啐了一口唾沫，就跑到山里去了。他在科尔察附近的伦貝茨村呆了两个星期。这里他和运动的领导人发生了接触，他們便派他做本区的青年工作。他的工作受到了贊許，并且因他热心于共同事业而受到表揚。后来他又被派到区指揮部所在地沃斯科皮亚，在那里的解放区工作。三天前德国鬼子和国民陣綫分子进攻沃斯科皮



亚，他这才被调到奥巴里区的拉甫达尔来当布雷大队的游击队员。现在他和亲密的同学会了面，像孩子投进母亲怀抱一样高兴。

“关于自己的事我谈得太多，怕你们听得不耐烦了，”卢安吃着瓦尼给他剥开的一个滚热的土豆说。

“卢安，你的话我们听了都很满意。你谈自己，这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国人民在受苦难，我们也在受苦难。人都在受苦，我们就应当快些结束这些苦难，”彼尔拉特一直没有说话，现在带着点粗卤和疲乏的语调说。他伸一伸臂膀，弄得关节咯咯地响，接着卷了一支纸烟，凝视着火炉沉思：“你说得对。但是将来的生活却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舒服安乐。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过去几百年未完成的工作。”

“这么说，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不幸了，”卢安插进来说，一面嚼着最后一个烤土豆。

“为什么不幸呢？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怎么？正当青春年少的时候就被杀死，这不是不幸吗？”

“这要看是为为什么而牺牲。”

“反正一样。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什么时候被杀死，怎样被杀死，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死于枪弹，或是死于炮弹，这当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个人为了什么牺牲生命，这中间却有很大的不同。不错，死就是死。但是，有的人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譬如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这种人虽死犹荣，他是一个英雄。也有人像狗一样为一根骨头而死，这种死对人来说才是不幸。有很多人都落到了这种可耻的下场。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坚持说我们这一代并不是不幸的了。”

“生总比死强得多。”

“当然生比死强，但是，那也不尽然。与其跪着生，倒不如没有生的好。我曾亲手埋葬了好几个在战斗中倒下去的同志。要是他们能参加我们现在的谈话，那就好了。可是怎么能办得到呢？一个叫做梅法依尔的同志，是波德戈里察地方的人，他在最后咽气的时候对我说：‘我死得幸福！’是啊，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幸福。你看，一个人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死，他就会觉得死也是幸福的。可是你，卢安，却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恰恰相反，我们是幸福的一代。”

卢安做了个鬼脸，表示他不以他朋友的见解为然。他一边瞧瞧瓦尼，想从瓦尼那里得到支持，一边说道：

“我愿意幸福地活着……”

“当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幸福就会来了……”

“你别打岔，我是说享受生的快乐，我愿意过幸福的、而不是受苦的生活。瓦尼，你说对吗？”

瓦尼没有吭声。他耸一耸肩膀，沉湎在默想中。他显然想找一句两面不得罪的话来回答。这时，彼尔拉特接着说：

“苦中也有乐。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幸福。可以说我现在就比我从前向着空中的鸽子低语或是采集野玫瑰的时候更幸福。我所以幸福，正是因为我在受苦。我所以幸福，正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在完成我们前辈未曾完成的神圣任务。我觉得自己像那些终生辛勤工作而又对工作感到乐趣的人们一样。你以为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你以为生活的乐趣仅仅就是举行结婚喜筵，在波格拉节茨湖边散步，在摆满酒菜的桌边吃吃喝喝吗？人的最大的乐趣和幸福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即使这个斗争需要他作最大的牺牲，甚至牺牲他的生命。这

就是我的信念。瓦尼，讲讲話吧，別窩在那里像条蛇似的！”

瓦尼有点为难，靦腆地望着他的两个朋友，然后带着勉强的笑容，像个年长的圣者似的說道：

“只要我在这次战争中不死掉，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后，我一定申請出国护照，到莫斯科去学哲学，專門为了弄清楚你們二人誰是誰非。到那时我再来回答你們的問題吧！”

他說这話的目的是想多少緩和一下双方激烈的辯論并且使他們的辯論就此結束。他自己完全同意彼尔拉特的話，但他深怕這場辯論会使他們两人更加分歧，同时他也为卢安感到难过。政委深信卢安的想法是极端錯誤的。他心里觉得卢安是个个人主义者，是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是这些話他都沒有說出口，因为他不願让一个疲乏的朋友生气。也許这三天艰苦的行程对他有些影响，使他不得不这样看待生活。“让他休息休息吧，”他对自己說，“将来討論这些問題的时间多着哩。”为了改变話題，他便向卢安問起他們的老同学、他們的老教师，他們的生活过得怎样，对战争有些什么看法。卢安累极了，眼皮直往下垂。他勉強支撑着回答一些关于他們的老同学和老教师的問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倒在那张空沙发上睡觉。

“你累啦，卢安！你的眼睛都睜不开了，”彼尔拉特輕輕地拍着他說，“今晚就和我們一道在这儿睡吧。房間虽小，倒还暖和。”

“我的确很累，瞌睡极了。”

“就睡在这沙发上吧。明天我就派你到分队去。忘了告訴你，我們这个大队是刚成立的，这种大队全国沒有第二个。这个大队的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桥梁和仓库，在敌人使用的公路上埋地雷。工作是很艰苦的。明天我教你怎样使用地雷和手榴

彈。大隊長還沒有來，聽說人選已定了。隊員也沒有到齊，每天陸續有人報到。眼前只有二十二個人。不過，我相信一個星期以後一切就會就緒的。晚安，好好睡吧！我要去查哨了。”

睡在火爐旁邊的那個游擊隊員根本沒有聽見這三個人的談話。他又開手脚睡得很香。彼爾拉特喊他時，他猛然站了起來，跑過去取那掛在牆上的槍。

“咱們到哪里去？”他蒙蒙矓矓地問。

“到隊員的宿營地去，”彼爾拉特說，“把衣服扣好，當心着涼。”

“它們把我的血都吸干了，媽的！”他一面搔着赤裸的胸膛，一面拿着槍走到頭里去了。

盧安睡得死一般沉，連身子也沒翻動一下。忽然村里的槍聲把他惊醒過來。

“怎么回事？”他半睡半醒地問。

“快起來！”瓦尼拉着他的上衣喊道。

“出了什么事？”

“德國鬼子來了！”

“德國鬼子？怎么可能呢？”他從沙發上跳起來，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和鞋，他冷得發抖。瓦尼瞧瞧窗外，又瞧瞧盧安，他正在用顫抖的手指扣着短咋噠上衣。

“我們也沒料到這次襲擊。”

“彼爾拉特哪儿去了？”

“他在作戰！”

區公所里已經沒有了人。最後離開的就是瓦尼和盧安。他們剛走出屋子，一梭子槍彈就向他們掃來，他們只得掩蔽在走廊的牆後面。

“注意！德国鬼子已经进村。我们接到了向山里撤退的命令。”

“我不明白，德国鬼子怎么来得这样快。”

“早就来了。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全境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跟我来！”

瓦尼走出屋子，前进了几步，又在街角上停下来，卢安跟在他后面。他们看见政委正在向着一堆碎石的方向射击，碎石后面有几个德国鬼子和阵线分子在移动。

“从上边那条路撤退！”彼尔拉特命令走来的两个人。

“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瓦尼说，一面打响他的机关枪。卢安也用他的意大利步枪射击。

“屋里的同志都出来了嗎？”

“村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了。我们必须要在敌人包围之前冲出去。”

“好，我们走吧！”彼尔拉特命令说，弯着腰跟在他們后面跑。

上山的路又陡又长，不容易爬上去。有的地方结了冰，很滑。他們的膝盖和臂肘吃够了苦。他們一面跑一面喘气，嘴和鼻孔里喷出一团团的白气。敌人的枪弹从头顶上噼噼地飞过。他們弯着腰，有时匍匐在地上向前爬行。他們伏在地上时听得見自己的心跳，看得見地上的积雪在他們吐出来的热气和滚烫的面颊下面融化。

他們必須快跑，每停一会，便站起来飞也似的奔跑，避免成为一个显眼的目标的危险。他們的衣服因为出汗而冻硬了，这使奔跑起来更加困难。瓦尼落在后面，他感到呼吸困难，有时他仿佛不能吸入足够的空气供給他的肺部。他张开嘴呼吸，身体前倾，鼓足全身的力气，两只手臂甩来甩去，好像拉着满载的大

車似的向前跑去。他像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走着。彼尔拉特的衣服也冻硬了，变重了，但他跑得最快，头一个跑到了安全地点。卢安跟在他后面到达，但是像一棵砍倒的树干似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

“我們差点儿完蛋了！”卢安如释重负，结结巴巴地说。

彼尔拉特沒有搭腔。他用望远镜偵察突围必經的小路。那条路先是一道傾斜的下坡，然后經過一段沒有树木的、岩石累累的山坡通上山去。在那条小路上，他发现一队武装人員正以很快的速度向着山口前进。他們不是游击队。

“我們被包围了！”他自言自語地说，然后把望远镜轉向左边，左边是几条盖滿了雪的、走不过去的山溪，他将望远镜轉向右边一片密密的樅树林，大声叫道：

“我們陷在包围圈里了！我們的同志已經越过了这座山，到了安全地点。我們現在沒有別的路通往安全地点，只有穿过那个树林。向树林前进！”他一面命令，一面站了起来。

树林离他們并不远，他們拚命跑起来不到十分钟就可以跑过去。可是走那条山路不容易撤退，因为要通过一片开闊地带，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但是，彼尔拉特看来看去，只有这条路可以撤退。他們無論如何都得退到树林里去，而且必須赶快行动。树林里究竟怎样，彼尔拉特无法知道。也許有敌人埋伏在那里。他也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可是，無論如何，在树林作战总比在开闊的地方容易些。在树林里你总可以找到一个躲藏或是进行抵抗的地方。还有另一个可能，树林里也許並沒有埋伏敌人。总之，去到一个多少还有点逃脫的希望的地方，总比毫无希望地向着死亡直闖过去要好些。

彼尔拉特知道他的同伴們的顾虑。

“我来領头！”他說，“等我到了树林，再招呼你們过来。倘使敌人发现了我的行动，你們就掩护我。当心啊，同志們！”

于是他半弯着腰，飞快地向树林跑过去。

他的同伴們一面注意着进逼的敌人，一面注意着稳步撤退的彼尔拉特。瓦尼已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呼吸也舒暢些了。他注意到卢安怀着焦急的心情时而瞧瞧这边，时而瞧瞧那边，用冻紅的手端着枪。他們两人都有点忐忑不安，但卢安更容易激动。他仿佛感觉到死亡会突然临到他的头上，可是他还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彼尔拉特已經安然到达树林了。树林里明明沒有敌人。他們一定还能平安逃脫。……

現在輪到他們向着安全地点跃进了。卢安在前，瓦尼跟在他后边。他們跑得那样快，連自己也奇怪怎么会那么坚决。那个开闊地上复盖着厚厚的一层雪，有的地方深到膝盖。但是跑起来并不很难，因为彼尔拉特已經开了一条路，他們就順着政委的深深的脚印跑过去。

恰恰就在他們刚要进入树林的时候，他們听见敌人方面发出了一阵枪声。卢安繼續飞跑。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向前跳去。他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尖叫，但他沒敢掉过头来瞧瞧，因为他一回头也許就会丧命。政委开始从树林里开枪，掩护同伴們退却。敌人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这使卢安很高兴。他最后跳了几步，终于进了树林。他在一棵老樅树后边蹲了下来，查看一下他走过来的那条小路。瓦尼已經倒在雪地上，正在爬，竭力想拿起离他两三百米远的他那支步枪。

“他怎么倒下来了？他負伤了嗎？”卢安惊慌地自言自語，不知道怎样才好。

“干嗎像个死人似的站在那儿？开枪！不然，他們会把我們



打死的！”他听见政委严厉的声音，政委一直不停地在用他的机关枪射击。

“你以为他负伤了嗎？”他又这样問。

“负伤了！”彼尔拉特說。他本来想命令卢安把他拖到安全地点来，可是随即就改变了主意。

开始下大雪了。敌人的射击逐渐稀疏下来，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朝着树林方向，而是对准瓦尼，瓦尼这时已经躺在雪地上不再动弹了。

“继续射击，别停下来！”政委命令說，他朝瓦尼那边飞快跑过去。他刚从树林里跑出来，背包的皮带就断了，掉在地下。背包里有日记本和其他机密文件，他不願丢掉这些东西，于是弯下腰去拾。他刚要拾起来，一梭子弹迎面打过来，击中了他前面的那个雪堆。他如果没有停下来拾背包，就一定会中弹了。他平伏在雪地上，等枪声一停，就一跃而起，一手握着枪，一手拿着背包，向瓦尼那边奔过去。

他发现瓦尼已陷于半昏迷状态，血流不止。他面孔朝下，一只手握着枪，一只手护住头。他的帽子已经被风刮到約莫十米以外的地方去了。他那濃密的金色头发上已经落满了雪花。

“瓦尼！……瓦尼！……”彼尔拉特躺在他身边輕輕地叫着。瓦尼抬起头来。他脸色蒼白，嘴里塞满了雪。

“你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

“我走不动了！你快走吧，要不然他們会打中你的！”

“我要把你拖走！这样，行！忍耐住！再忍耐一会儿，树林就在附近。”

“我的两只脚一只也动弹不了！我想，子弹把两条腿的胫骨都打穿了。”



“勇敢些，我的朋友！再过一会儿就好了！”

“卢安怎么样？他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他平安无恙！”

大风雪正来得起劲。那边的山已经看不见了。公路也已不见了。听不见什么枪声。大风雪似乎已把一切都遮掩住了。

彼尔拉特好不容易把伤员向前拖走了两三步，就再也拖不动了。因此他决定把他背起来走。

“抓牢呀！”他说，“我们快要到树林了。我们运气好。大风雪使它们不可能向我们打枪。”他亲切地把他拉起来。

瓦尼竭力忍住伤口的疼痛。他被拉起来的时候，关节疼得要命，他支撑不住，又栽倒了。

“我不能动了。彼尔拉特，不要为我操心！让我留下来吧。”

他头昏，呕吐了。彼尔拉特用一只冰冷的手托住他那潮湿的头。

“我们一定要到那个树林子里去。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大风雪一停，我们就危险了。用两只手抱牢我的脖子吧！就这样！”

彼尔拉特跪下，让他的朋友抓牢他，再站起来。他的两条腿摇摇晃晃。他瞧着雪上的鲜血，向前移动了第一步。

“你舒服吗？”他问。

瓦尼没有回答，只是把头靠在朋友的肩膀上，更紧地抱住了他的脖子。彼尔拉特感觉到负伤战友的温暖呼吸，感觉到牢牢抱住他的脖子的那两只手。他心里一直在担忧他们将怎样设法带着这个负伤的同志突围。在村外的这个小树林里，他们只能耽搁一夜。当天夜里，他们就得撤退到马尔塔山隘去。但是，他们带着这个重伤员，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卢安在树林进口处等同伴們。他在放哨，老打冷顫。他的两只手已經麻木，簡直握不住枪了。他那厚嘴唇冻得发紫。

“他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伤痕，”他試着帮助彼尔拉特把同伴放下来的时候这样說，“他伤势重嗎？你觉得怎么样，瓦尼？”

“我們必須赶快护理他，他在流血，”政委說着，就动手替瓦尼解开鈕扣，把他的腰帶解下来。褲子像在血里泡过似的，血向短袜里淌下来，把鞋子灌滿了。子弹打中他的脛骨，把他的两条腿都打穿了。四个小洞还在淌血，他們用棉花塞进洞口，把伤处弄干淨，紧紧裹上綑帶。瓦尼忍住疼痛，一声不响，他冷得直哆嗦。

“你一定要忍住，我的朋友！”彼尔拉特說着，脫下他朋友的鞋子，拉掉湿袜子，把自己的干袜子穿到他的脚上。

“当然，我一定要忍住。不过，我生怕因为照顾我，你們会有生命的危险。”

“天哪！不要說那样的話！你現在觉得暖和一些了吧？”

“你光脚怎么行呢？”瓦尼問。

“不要紧。我会用手巾把脚裹起来的。”

“当心，不要着凉！”

瓦尼觉得好一点了。他靠在一棵老樅树干上，裹着彼尔拉特的大衣，把帽子拉下来护着耳朵，他凭自己哈气取暖。不过，他已經虛弱不堪。在他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眼瞼低垂，他觉得睏得很。他想，睡一觉就会好些的。

“那么，睡吧！”彼尔拉特这样劝告他說，用大衣把他的头部盖好，就轉身走到站在几步外的卢安那儿去了。

雪还在下个不停。此刻，他們的足迹一定都被雪复盖起来了。他們焦急地等待着夜幕降临，以便从这个危险的环境里撤

退。冬季，白昼本来是很短的。可是，这一天却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他们在死一般的沉默中等待着，难得交谈一两句。瓦尼睡得很香。他的两个同伴却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彼尔拉特为别的同伴们担忧。他们会到哪儿去呢？大伙儿已避开这次意外的袭击了吗？他到哪儿可以找到他们呢？他想出了当望眼欲穿的黑夜到来的时候怎样撤退的计划。卢安裹着温暖的大衣，坐立不安。他在自己用脚步踏成的小路上踱来踱去。他的心里千头万绪，但是老是围绕着同一件事，就像铁锤老是敲在同一块铁砧上一样：他还能回到他那舒适的家里去吗？

“我们将从这里上哪儿去啊？”他不加思索地问，他的声音透露出他内心的慌张。

“到我们的同伴们那儿去！”这就是回答。

“到我们的同伴们那儿去吗？他们在哪里？你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我们得去寻找他们！”

“瓦尼怎么办？我们把他留在哪儿呢？”

“我们带着他一道走。我们总不能把他留给敌人摆布。”他直盯住卢安的眼睛，继续说：“卢安，你似乎动摇得很厉害！也许是我误会了？你以前参加过战斗吗？……你为什么不开口呀？”

卢安在他踏成的那条小路上踱来踱去，垂头丧气，闷声不响。一直到天黑以后，他们再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卢安的态度使彼尔拉特感到很不安。他也许对卢安太粗暴了吧？他回想对卢安说过的话。他认为自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不曾得罪他。那末，卢安究竟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呢？每当彼尔拉特对着卢安的眼睛直瞧的时候，卢安为什么总避开他的视线呢？今天发生的事使他心里产生了恐怖吗？他也许已经对他失掉了信

心，认为他们为了自救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吗？

“卢安，你怎么啦？你为什么闷声不响？随便聊聊吧！”彼尔拉特终于挽住他的一只胳膊这样说。

“你说得对。我心里惊慌得要命。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对，我们得走了！”彼尔拉特说，他的朋友的话已使他略微放心一些，他碰碰他的臂肘，想给他打打气。

天色刚刚黑下来，刺骨的寒风就开始猛烈地狂吹，简直使雪片无法落到地面上来。大风雪在树顶上呼啸，使树枝发出尖厉的啸声。积雪在游击队员的靴子下面沙沙地响。在夜的黑暗中，人们有一种印象，似乎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圆石的背后，都有敌人埋伏着。听见炸弹在远方爆炸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就在那树林下边，出现了一片红里带蓝的火焰。

“他们在烧村子了，这些野兽！”政委用严厉的声音这样叫喊。

其他两个人没有说什么，只是凝视着天空，那一片火光已把天空越映越红。

“卢安，把你的大衣脱下来！”彼尔拉特一面把两根长棍子丢在地下，一面这样命令说。

“干什么？”卢安手足无措地问道。

“这还用问吗？让瓦尼躺在上面。我们总不能把他背在我们肩膀上走呀，我们怎么能够呢？”

他们把长棍穿进大衣袖子，把瓦尼安顿在大衣里面，非常小心地把他抬了起来。

“你觉得舒服吗？”

“很好！”瓦尼低声回答。

他们开始出发了。他们挑着的担子很重，两腿深深陷进雪

里，有些地方深达臀部。在树林里风吹在他們身上并不怎么难受。可是当他們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山风凛冽。风像鞭子似的抽在他們身上，使他們寸步难行，呼吸受到妨碍。他們很吃力地跋涉着，負担似乎越来越沉重，因为他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已湿透了。夜間漆黑一团，他們摸索着走，穿过树林，把瓦尼負伤的現場和那燃烧着的村庄都留在后边了。他們不停地走了整整一个钟头，沒有讲一句話。他們爬上一段陡坡，穿过一处峭壁間的小道，經過一个稀疏的树林，走上一条狹路。

“別着急呀，彼尔拉特！讓我們休息一会儿吧！”卢安唉声叹气地說。彼尔拉特掉头望了望，可是沒有搭腔，他沒有停步，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前进。

“彼尔拉特，走慢点吧！我們累死了！”

但是政委仍然以原来的步伐繼續走着，沒有答話。他也累了，他也渴望歇一会儿，可是，这时耽擱一下，就会使他們在天明时受到重大的損失。敌人的策略，彼尔拉特現在知道得很清楚。人們預料要发生的战斗，現在正打得起劲。差不多到处都会碰到德国鬼子和陣綫分子。即使在他們現在跋涉的这条小路上，不至于遭遇到敌人，那在他們正在走去的地方，也都有可能遇到敌人的。所以，他們脫险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馬尔塔山隘，去和別的游击队会合，要不然，就得找个岩洞，爬进去，潜伏在那儿，等战斗結束再說。正因为这样，彼尔拉特不停地走，他的朋友要求休息，他完全置之不理。

他們一再听到餓狼的嗥叫，說不定那些餓狼正在他們的路上追来吧。不时有触目惊心的五色繽紛的弹光在黑暗的天空一閃，又不見了。这就使彼尔拉特了解到，他們已經被包围。此刻，包围圈还广闊，他們不会馬上受到威胁。可是到第二天、第

三天，包围圈一缩小，危险就会更加逼近了。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停地走着。包围圈越宽，对他们的危险越小，他向前走着，而卢安却老在发牢骚。

“我不能再走啦！”他说着，就把担架棍子放了下来。

“天呀，你在干什么？”彼尔拉特握住担架棍子问。

“我完全支持不住了！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呀？我们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你难道看不出吗？瞧那信号弹！我们无论走，还是留下来，难道不是一样吗？”

“决不是一样！”彼尔拉特说，“在这儿，他们会把我们活捉的。今夜，我们一定得赶到马里雅尼森林。明天晚上我们得通过马尔塔山隘。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我们就得在岩洞里找个地方躲一躲。”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再也跟不上了，”卢安最后这样说，精疲力尽地倒在雪地上。

“站起来！”这是彼尔拉特严厉的命令，不过他随即控制住自己，以免使负伤的同伴感到不安。

瓦尼已经听见他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他总比他们更痛苦。他的伤口已经冻住，他的脊梁发冷，像靠在冰上一样。他的手和脚都不能动弹。他渴望尽快赶上同志们，隐蔽在一间房子里，设法治疗、取暖。他看出，他是彼尔拉特和卢安之间发生争执的全部起因。如果他的身体健全，他们之间压根儿就不会讲出一句不愉快的话来的。

“卢安说得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为我操心。我能够忍受得住，再苦我都能忍受。彼尔拉特，你听见了吗？”

“对，对，我们正在休息哩。你好吗？你觉得怎样？”政委凑近他的脸问。

“我觉得很好!”

“风厉害得很,用大衣蒙住脸吧!”他説着便用大衣替他把脸蒙好了。

这样談着話的时候,就算是休息。他們在黑夜中冒着大风雪,又上路了。黎明时分,他們不知不觉已經来到了馬里雅尼密林。

他們在一处岩洞中度过了这一天,那儿吹不着风。早晨,他們趁雾气濃重,升起了篝火取暖。可是快到中午时分,雾气散尽,他們又不得不把篝火熄灭。晚間,彼尔拉特下山,到村里想弄些吃的,因为这两天他們沒有吃一丁点儿东西。他在村口一家門上敲了两三下,但是沒有人开門。他觉得有人从鎖眼里张望,却显然沒有勇气应声来开門。

“請开門!我是游击队員!”彼尔拉特輕輕地説。

“我是游击队員!”

他很为难地前进,去敲另一家的門。有人从窗帘里发出警告:

“当心!村子里有德国鬼子和陣綫分子!他們会捉住你的。”

“給点儿吃的吧!”

“快走,他們在警戒着哩!”

“附近有游击队嗎?”彼尔拉特問,可是沒人回答。

院子里有脚步声。門嘰嘎一声打开了,他看見一个德国兵出現在門口。他們两个人相互开枪。德国兵歪了歪身子便倒下了。彼尔拉特拔脚就跑,徑直向原处退却。

他回到同伴們的所在地,已是下半夜了。他对他們叙述了发生的情况后,决定馬上离开那个地方。他肯定德国鬼子第二

天早晨就会来搜索这座森林的。如果再停留在那儿，便是愚蠢了。

他們又出发了，向树林深处越走越远。他們走得很慢，因为累得很，而且渾身湿透了。伤员保持着死一样的沉默。他不像白天那样說話，或呻吟了。那一夜，卢安和彼尔拉特也始終沒有讲一句話。他們的手脚冷得直哆嗦，头低垂着，下巴垂到胸部。他們有时松下劲来，只是凭借慣性，信步走去。只有在撞到树干或絆倒时，他們才提起精神，繼續前行。但是，这并不能保持好久。他們的眼臉垂下来，他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又在打盹儿了。

树林看起来像一座阴暗、寂靜的坟墓。只有他們踩着积雪的沙沙声，干树枝从老树上折断的嘎嘎声，远方偶然传来的狼嗥声，才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靜。

那天夜里，他們沒有能走出这座树林。他們走到密密的松树圍繞着的一处岩石累累的地方时，天就亮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雪在太阳光下閃爍着，使人眼花繚乱。风带来了远方的枪声。一条深水的小溪弯弯曲曲，沿溪修筑的公路可以通到奥巴里区最偏僻的地方。一长列德国兵在那条路上行进。彼尔拉特觉得很幸运，那天夜里，他們沒有来得及通过这座树林。如果那天夜間他們走出了树林，他們就会迎面遭遇到这些德国兵了。不过，他又觉得懊悔，因为这么一来，道路却被切断了。現在，看来很清楚，無論白天还是黑夜，至少暫時他們不能再前进了。他們不得不就地駐扎。他們找到了一个小岩洞，爬了进去。

“睡觉吧！”彼尔拉特吩咐他們，他自己却出去放哨。

他用小望远鏡观察一长列德国兵推进，他左思右想，現在完全被包围了，该怎么办。如果今后两三天还没有东西吃，他本人



是可以支持得住的。不过，瓦尼身上有这么多的伤，那怎么行呢？他一定要到哪个村里去替他弄些吃的来才好。但是附近沒有村子。而且，如果还像那晚的遭遇一样，可怎么办呢？如果他在路上被人打死，誰还会把負伤的同伴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呢？他不再信賴卢安能担負那項任务。卢安是不会办到的。沒有他协助，他的两个同伴注定都会死去的。

他靠在一棵樅树的粗树干上，暂时陷入了恍惚的状态。他觉得眼睛像火烧，耳朵在嗡嗡响，脑袋像鉛一般沉重。他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被一种低語声吓了一跳，起初他还以为那是他在自言自語。他站起来，搖搖晃晃地回到岩洞。原来瓦尼咬着下嘴唇掙扎着想坐起来。卢安却在另一个角落里半坐半臥地睡熟了。

“出了什么事，瓦尼！你要干什么？”他用手放在瓦尼的脑門子上問他。

“我觉得两只脚发麻。我的脚趾头不能动，疼得好像有人在把它鋸断一样。”

“让我来把你的伤口重新包扎一下！”

“我要冻僵了！”

“盖好！盖好！”彼尔拉特說着，就把大衣蒙在瓦尼的头上，包扎他的伤口。

瓦尼的两只肿起的脚发青，冰冷。他磨擦那两只脚，从自己的衬衫上扯下一块亚麻布来把它們裹好。

这时卢安醒了，好像从一場恶梦中惊醒似的。他哆嗦着走到同伴們跟前，看到瓦尼肿起的脚，吓了一跳。

“坏疽病！”他悄悄地說，本来还要說出別的話来，如果彼尔拉特不給他一个严厉的眼色，使他明白，他不該那么說。

“到外边去放一会儿哨吧！”彼尔拉特下命令。卢安服从了，他在瓦尼面前说出那个词儿，觉得很过意不去。

洞外雪光灿烂，刺激他的睡眼，使他兴奋起来了。为了取暖，他在岩洞四周用轻快的步子跑了一会儿。他的头脑里在转着各种各样的念头。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下面是一条深溪，在公路上行军的那一长列的德国兵，已看不到了。可是，他以为那是不会完的。他想像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岩石背后，都有德国兵在用步枪瞄准着他。他已完全没有逃跑的希望。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落入敌人手里。他们已陷入了罗网。

“被包围了！被包围了！我们决不能突围，”他在低声地自言自语。他觉得心里非常烦闷，他简直站不稳了。他的膝盖发软，只好靠在一棵树干上，眼睛盯住地下。后来，他突然往后退了几步，好像遭到了一条蛇的袭击似的。原来在约莫五米外，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他的脸上尽是血斑，没有脑门子和鼻子，也没有眼睛和耳朵。只是头发还在那儿。他把一只手心向上摊开，但是两只手掌也尽是血。他脸上和手上的肉显然都被野兽吃光了。他身上穿着有补钉的绒衣。狼或狐狸没有碰他身上衣服裹着的部分。卢安一看见被击毙的这个人，简直吓得目瞪口呆。他立刻设想自己也处于那种境地，他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

“为了什么呢？呵，为了什么呢？”

他用手捂住脸，转身向岩洞走去。他走了几步，就听见负伤同伴的呻吟声。

“坏疽病！”他轻轻说着，又在岩洞四周踱来踱去。他心神很不安，和他那乱七八糟的思想一样。他想到了随时会跳出来向他袭击的德国鬼子，想到了被击毙的那个人，想到了洞里负伤的朋友。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呀？”他用冰冷的手擦着下巴和腮帮子，这样自言自语。

他的思想飞往他的家，飞往他家里那些温暖、舒适的房间，飞往放着许多饭菜的餐桌。哎！他此刻在家有多好。如果玛丽艾塔，那漂亮的玛丽艾塔就在他身边，他会有多么幸福呵！这些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他实际上是在树林里的一个岩洞旁边，没有吃喝，没有觉睡，任德国鬼子或饿狼来摆布。而这一切不幸，由于他们已无法突围而愈益严重。可是，如果瓦尼没有负伤，如果瓦尼根本不在，他们本来是可以突围的。

“对，对！一切都由于瓦尼！”他这样自言自语着，向洞里走来。

瓦尼睡着了，不时发出深沉的呻吟。彼尔拉特也睡熟了，就睡在卢安不久前睡过的那个地方。卢安走近病人，弯下身来听他的呼吸和呻吟。他在指望什么呢？他指望瓦尼咽气，来了结他的苦恼吧？卢安的神情、他用瞪得大大的眼睛那样的凝视和他那样急促的呼吸，使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种印象。但是，瓦尼活着。他虽然害了坏疽病，他还活着，而且大概会继续活下去。那么，卢安该怎么办呢？他更靠近些，弯着腰伏在他的头上。他伸出手来，仿佛要掐死他。他把蒙在瓦尼脸上的大衣掀去。瓦尼的脸色像纸一样白。透过他面部那层薄薄光光的皮肤，人们可以看到他脑门子上的圆骨和鼻梁上的软骨。卢安把那双细长的手伸得更近，吓得发楞了。瓦尼眨眨眼睛，盯着他，有气无力地问：

“卢安，你干什么呀？”

“没什么！没什么！”他回答，又把瓦尼的脸盖好。

“外边有什么情况吗？把彼尔拉特叫起来吧！”

“不必！”他低声地说着就溜了出去，他心烦意乱，焦躁不安，觉得自己是那无限空虚中一个多余的人物。

……第二天，瓦尼的病势更重了。他虚弱得完全不能动了。他已几乎不能讲话。他明白，他已成为同伴们的一个累赘。他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就对同伴们说：

“听我说！你们走吧，就把我留在这儿……不要为了我而使你们冒生命的危险！”

彼尔拉特皱起眉头。他在瓦尼身边坐下说：

“我们三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今天夜里我要下山到村子里去……”

“那儿有德国兵！”瓦尼警告说。

“不要紧！我们要弄些吃的东西来，还要请几位老乡设法把你安顿下来。德国兵不能老待在这儿。他们会离开的。何况我们的部队也不是没用的。昨天他们打得多激烈，你听见了吗？”

可是瓦尼仍然坚持：

“你们走吧，让我留在这儿。你们已经为我操够心了，现在关心你们自己的安全吧！”

“瓦尼，不要这样说！”

“假使我准能活下去，我就不会坚持这样做了。不过，我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后天，我将……”

“够啦，够啦！”

“彼尔拉特，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是为你和卢安着想。你们逃命吧！”

卢安始终不吭声。他蹲在岩洞的一个角落里，听着。他浑身哆嗦。他只操心一件事：要逃命，要用一切手段逃命。他踱出洞外，并且向彼尔拉特打个手势，叫他出来。彼尔拉特跟着他走

出来。他们两个人走了几步，彼此直盯住眼睛瞧。

“我们怎么办呢？”卢安用一种颤抖的、无法控制的声音问。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他又补充了一句。彼尔拉特注意到，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让我们再走远一些，瓦尼听见我们谈话就糟了。”他们沉着地向前走着，眼睛瞧着地面。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你了解我吗？我不愿意死在这儿，被饿狼啃光，”卢安指着树桩旁边的那个死尸说。

彼尔拉特沉默了一会儿，瞧着卢安的眼睛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让我们走开吧！”

“瓦尼怎么办呢？”

“瓦尼快要死了。让我们丢下他吧。他自己要求我们这么办的。”

“住嘴！”彼尔拉特打断他的话，皱着眉头，握紧拳头。“你心里存了这样的念头，活着还有什么用呀？一个你童年时代的朋友，正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竟丢开他，抛弃他，让他听天由命！你该为自己害羞！你这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

“彼尔拉特，现在不是进行这类谈话的时候。我们必须逃命。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走！我要离开！这就是我最后一次通知你。”

彼尔拉特简直不能控制自己。他臭骂他，又粗声粗气地问他：

“你要到哪儿去？他们会捉住你的，你在他们手中会像一条狗那样死去，你明白吗？路都被封锁住了。你哪儿都去不成。要不然，你是想去投降吗？”

他簡直气得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他的同伴竟墮落到这个地步，他很难过。他要帮助他，挽救他，要使他认清自己的錯誤。正因为这样，他曾竭力搜索妥当的、有說服力的、亲切的字眼来同他講話。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了，就使用了粗魯的、伤感情的、刻薄的話。

“你像兔子一样胆怯！你只关心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你應該为自己害臊！你这家伙，再想想呀！今天夜里，我就要下山到村子里去。我将打听我們的同志們在哪里。我要找一个可以收留瓦尼的地方。我要弄些吃的来。我們又将回到同志們那儿去，回到我們的大队去。你明白嗎？你听見我对你說的話嗎？”

卢安似乎毫不注意彼尔拉特說的那些話。他老在发抖，他用那一对睜得大大的眼睛注視着他，繼續說：

“我要走！我不能支持了。我簡直受不了！如果必要，我就投降。”

“站住！你到哪儿去？”

“我的武器都在这里。拿去吧！我已不需要它們了。步枪、手枪、子弹帶。把它們都拿去吧！”他說着就把那些东西扔給彼尔拉特。

“站住！卢安，你要到哪儿去？你瘋了嗎？”

彼尔拉特拦住他的去路，紧紧抱住他。他本来已經很恼火，但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憤怒。他认为，卢安目前的心情是最近这几天来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困难所引起的，他希望，他說些溫和的話，就会帮助他恢复理性。他責备自己，以前沒有用比較溫和的态度对待他。但是，現在已經太晚啦。卢安已不听他的話。他已下定决心要走，要丢开同伴們去逃命了。

“困难会使人更加不屈不撓，而对你說来，适得其反，困难已

使你变得脆弱，已使你变节，使你去向敌人投降。卢安，想想你要干的事儿吧！你正在背叛人民的事业。想想你的将来吧！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你的同伴们，来见瓦尼和我呢？你在听吗？……你背叛人民的事业！你成了叛徒了！”

卢安把他一推，从他的双臂中摆脱出来，一句话也没回答，就摇摇晃晃地尽快往山下跑去了。

“卢安！站住，卢安！”彼尔拉特向他叫唤，还希望他会回来。但是卢安飞快逃跑。他又大声叫喊：

“卢安！”

他去追他。但是只追了几步，因为他追不上他。他就站定下来，确信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他便掏出左轮手枪，靠在一棵老樅树上，瞄准目标。他的手在哆嗦。

“卢安！……卢安！”他又叫喊起来，停了一下。握紧手枪，瞄准，放了一枪。卢安举起两臂，跪倒，栽进雪里，就不再动了。

彼尔拉特垂着胳膊，回到岩洞。他没有走进去，却无力地倚在入口处。他听见瓦尼问：

“谁开枪？”

“我！”

“你向谁开枪？”

“向……一只狼。”

“你把它打死了吗？”

彼尔拉特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问，你是不是把它打死了！”

彼尔拉特叹了一口气，然后回答说：

“是呀，我把它打死了！”

吕永泰译

## 英 勇 奖 章

齐尼·萨科

当年人们在村子附近打鬼子，泰里老爹是头一个加入那个地区的游击队的。其实，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了。有一次他打死了一条狼，另外一次，他同一帮土匪足足搏斗了半小时。他的事迹都被编成了歌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作村里的守卫。当年他爹撤下他，移居到国外，寻找那从来也没有找到过的好运时，他还很年轻。因此，每逢有人谈起移民的事儿，泰里老爹总要插嘴说：

“去他妈的！多少年轻小伙子都葬身在国外了，移民这种事伤透了多少人的心呵！”

但是泰里老爹最痛恨的还要算那些收什一税<sup>①</sup>的人员了。他同他们的关系最坏。你如果到克萨蒂派出所查一查老档案，就会查到泰里老爹的名字，他同那帮家伙发生过多少

---

① 一种封建剥削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农民要向教会或封建地主缴纳全年收成的十分之一。



次冲突，上面都有記載。有一次，一个收什一稅的家伙淹死在維奧薩河里了，泰里老爹說：

“他算贖了他的罪惡了！那小子經常惹恼我，我真希望他这次淹死的时候，我也插上一手！”

在一个天气很坏的冬天的日子，泰里老爹从尼米卡河救了两个失足落水的人的性命，于是村里人為此經常談到他，后来选举时，大家一致选他出来給村子里办事。

战争爆发时，泰里老爹已經上了年紀，但是每当村子里的游击队抗击敌人时，他总是积极投入熾烈的战斗，而且还說：

“这是咱們这个階級的人出头的机会啦。咱們盼这一天盼了很久呀！”

乡亲们常常談起他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他自己也常常夸耀这些事。

晚上，男人们經常在圣尼古拉教堂旁那几棵大榛树蔭下聚会，主要是談論战争中的事迹。泰里老爹最爱讲的是当年第二兵团第二旅在爱林迪和吉雅蒂两村間抗击德寇和国民陣綫分子<sup>①</sup>的那个克賽罗拉克战役。

“我也参加过别的战役，但哪一次也比不上这个战役。”說完之后，他就撫摩一下佩在胸前的战斗紀念章。接着他又讲到德寇怎样通过圣托德里来到克賽罗拉克，就再也出不去了！

---

① 阿尔巴尼亚的亲德法西斯組織。

“他們本來想乘我們不備襲擊我們……我把伙伴們召集到一起，想讓他們跟我一塊到洛巴達去，但是他們都不理睬我……這一天喲！……我堅持說自己熟悉這種戰術……可是他們壓根兒不理睬我的勸告……‘讓路！’于是我大喊一聲，就向德國鬼子撲去了。我結果了他們四個人的性命，其他的想要溜走，可是我沒讓他們的詭計得逞。我們要是听了拉柯的建議，准會陷入困境……”

可是，有一次，村人民會議書記里佛打斷了他的話：

“別夸大啦，泰里！別人也沒閑着啊。”

這句話刺痛了泰里的心，從那時起，他就不再吭聲了。

里佛在愛林迪村的老家被國民陣綫分子燒毀後，就搬到泰里老爹鄰近的一所房子里來住了。村里的人很喜愛他，選他作村人民會議的書記。里佛也全心全意地為村里辦事。

在戰爭結束後，一年半的時間內，諾考瓦村重新修建起來了，蓋了不少新房子，學校也修復了。老鄉們在地里勤勞地干活。他們還開了一條水渠，從而解決了多年來同愛林迪村為了利用聖賽奧多里河水灌溉而引起的糾紛。每天晚上，小伙子們都聚在學校的院子里歡樂地歌唱，歌頌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戰士約戈·杜里和那位犧牲在光榮崗位上的突擊手謝沃·賴弗泰里。

街道上洋溢着孩子們吵吵鬧鬧的歡樂聲。婦女們忙着挖水溝，把水引進自己的花園和果園；男人們興高采烈地收工回來，聚集在村人民會議的會議室里開會。

泰里老爹是頭一個來參加村人民會議的。由於他年紀

大，大伙儿一致选他当村里的顾问。

“如今咱们还有什么用啊？”他时常说。“当年在克赛罗拉克打仗的时候，那才是干什么都行……”

村里流传泰里老爹同他过去很看重的村人民会议书记里佛相处得不大好。里佛作事勤劳，对人十分和蔼可亲。但是自从他那次对泰里老爹说了使他受窘的话以后，泰里老爹就对他冷淡了。就为了这个缘故，泰里老爹近来很久没有在圣尼古拉教堂庭院里或是村子广场上的任何集会上露面了。在村人民会议开会时，他的发言总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干嘛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人一定得会读书写字啊？”

因为有件事伤过他的自尊心，那就是有位老乡对他说过：

“泰里老爹，你可不会写字呀！”他当然也以牙还牙地顶了那人几句，然后才气冲冲地走开。

泰里老爹不学读书写字，主要还是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

人们劝他参加扫盲学习，他回答说：

“胡说八道！……难道咱们都得作有学问的人吗？当年我在克赛罗拉克打仗的时候，是个有学问的人吗？……”接着他又气咻咻地说：“谢天谢地，幸好还有别人会写字！”说完就走开了，由于自己发泄了一通，也感到轻松了。

里佛了解泰里老爹的脾气，对老头儿所说的话和暗讽，根本没有往心上放。

有一天，泰里老爹被請到學校去會見一位從紀洛卡斯特<sup>①</sup>市委會來的代表。這使他非常高興。他裝滿煙荷包，戴上戰鬥紀念章，問他的老婆：

“老婆子，瞧一瞧我把它戴正了嗎？”

老婆走攏來，仔細瞧了一下說：

“挺好！”

“噯呀，老婆子！站遠點看看我戴正了沒有？”

隨後，他便拿起茱萸木拐杖，急急忙忙向學校走去。

學校門口站着一個老鄉，對他說：

“稍等一下，泰里老爹，他們現在正有事呢。”

“叫我等着？……是他們叫我來的……！”

“是啊，是啊！可是咱們得按規矩辦事！他們也許在談論一些不希望讓你听到的事呢！”

“我？難道他們還有什麼事要瞞着我嗎？……嗯，這不怪你，小伙子，他們叫你這麼辦的，你得聽指示！”他的腦子又轉到里佛身上了。“我知道這是誰出的主意。叫他等着瞧吧，早晚我得回敬他一下。他以為自己了不起哩！”

他就坐在樓梯上等着，掏出荷包，卷了支煙，一邊抽着，一邊透過窗戶凝視着克賽羅拉克村，過去他曾經在那里包圍過不少德寇，而且很快就把它們全部消滅掉了。

“那一次要沒有我，那個村子早就被燒成灰燼了。可是有誰會看重我所作的事呢？……里佛嗎？……”他神經質地猛

---

① 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个城市。

吸了几口烟。

“您现在可以进去了，泰里老爹！”守门人说。

泰里老爹站起来，扶正胸前佩戴的那枚纪念章，刚要往里走。

“先敲一下门您再进去，泰里老爹！”站在门口的那个人说。

“你这是给我们上课吗？”泰里老爹问看门人。“在前线打仗，可没有这一套！”他敲了一下门，又回头问看门人：“我还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礼节可是一窍不通。要是扣枪上的扳机嘛……”

“你进去以后，应当说：‘打倒法西斯主义！’”

“这个嘛，用不着你管！懂吗？当年我说‘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你还不过是个在村里到处转悠、爱掏鸟窠的毛孩子呐，懂吗？我是老一辈的人，”他朝自己的战斗纪念章膘了一眼。

走进屋子的时候，他心里老大不痛快，连招呼都忘记打了。那位从纪洛卡斯特来的同志离开了坐位，走向前去欢迎泰里老爹，跟他握手，并且指着一把椅子对他说：

“请坐，泰里老爹！”

他掏出一包纸烟，敬泰里一支，给他点上了火，然后问道：

“泰里老爹，身体好吗？家里人都好吗？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泰里老爹对这些问话，一时感到惊惶失措，方才由于在

外面等待而起的怒火全都消失了，想对他们说的许多话也一古脑儿忘掉了。但是当纪洛卡斯特市委会的人问起他同村人民会议的干部相处得怎么样的时候，泰里老爹感到有点不自在，朝里佛看了一眼，里佛这时正坐在墙角的一张板凳上忙着写东西。

“还不坏……我们的村子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可能还有缺点，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能设法解决……因为归根结底这里没有什么可争吵的……这都是咱们共同关心的事业嘛……咱们的目的应该是让事业顺利地进行……像党教导我们的那样。”

“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泰里老爹……我们过去打仗就是为了使我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和睦地生活，尽全力为祖国的富强而工作……”

“也是为了我们的党，”泰里老爹补充道，又瞧了一眼自己的纪念章。

“当然，泰里老爹，”那人回答道。

这当儿，男男女女的乡亲们坐满了大厅中的长板凳，校园里又是歌又是舞，热闹非凡。

泰里老爹和那位从纪洛卡斯特来的同志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交谈着。

当大厅里坐满了人的时候，里佛朝那位同志走来，说了几句话。

“这里嘀嘀咕咕的事太多啦！”泰里老爹说。

接着三人都大笑起来。里佛请到会的人安静下来。那位

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便站起来，开始讲话：

“同志們！根据你們村人民會議的建議，人民議會主席团决定授予你們的乡亲泰里老爹一枚英勇奖章，以表彰他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爭取祖国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行为。”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为泰里老爹高声欢呼，热烈地向他鼓掌。

接着那位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从一个白絲絨盒里取出一枚奖章，佩在泰里老爹胸前那个战斗紀念章旁边，并且交給他一封写得很漂亮的信件。随后，里佛开始发言，他讲到克賽罗拉克战役，讲到泰里老爹，讲到全村。他一說完，大厅里就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到会的人都唱起歌来。

里佛走近泰里老爹，逗弄他說：

“你倒是讀这封信啊，泰里老爹，”然后就拉住他的手，領他去跳舞。

泰里老爹兴奋得不得了。他輕輕把里佛推开，說道：

“去你的，你又拿我开心了！”

“泰里老爹！泰里老爹！大声念念那封信吧！”一个老乡喊道。“是誰写給您的？”

“还会是誰呢？”他站起来，朝后排看了一眼，看到他老伴儿高兴得泪水盈眶，他轉过头来瞧瞧里佛，然后对大家說道：

“同志們！我戴上这枚奖章感到无比光荣，我要好好地保存它，它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也是属于你們这些参加过克

賽羅拉克戰役的所有的人的！”他雙手擁抱了里佛，吻了他，同時抱歉地說：“過去我生你的氣是我的不是，其實我一向是很喜歡你的！”他還想說點什麼，可是他太激動，話都梗在喉嚨裏說不上來了。

里佛像對待父親那樣吻了吻泰里老爹，輕輕拍拍他的肩膀。

老鄉們繼續站着歡呼。大廳當中的一群人開始唱歌，大家也就跟着唱了起來。全村响彻着歌聲。

泰里老爹走近他的老婆，在她耳邊悄聲說了幾句話。她就很快地往門口走去，但是里佛趕上了她，說道：

“這可不行，大娘！今天晚上，你們是我們的客人，這一次該輪到村人民會議來請客啦。”

鐵叉子上烤着三頭肥羊。村里的孩子挨門挨戶跑去借刀叉和酒杯。

泰里老爹站在學校門口的台階上，凝視着村子。村子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

這天晚上，諾考瓦村里，人們興高采烈地鬧騰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那位從紀洛卡斯特來的同志要走了，里佛、泰里老爹和鄉親們一直把他送到村頭。

在回來的路上，里佛和別的人簇擁着泰里老爹，還有一群小伙子和姑娘們載歌載舞地圍着他轉。老头兒像對待自己孩子那樣撫愛着他們。

到達校舍的時候，泰里老爹拉着里佛的手，吻了他，真誠地對他說：



“里佛，給我找一本識字課本吧，我也想學習讀書和寫字了。”

屠 珍 梅紹武譯

## 一报还一报

雅科夫·佐泽

柯齐，除了那撇当年被看作是表示男人尊严的唯一标记的胡子而外，和世界上其他穷苦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兜里没有钱，别处也没有。要是他跟他那没有工夫补他裤子上的破洞的老婆吵嘴，只不过是发泄郁结在他心里的怨气。这种怨气就像他身上肿的地方灌的脓一样。

他一清早就从家里出去了，从旱河河岸上眼睁睁地注视着那片种着谷子的地。发育不良的谷穗贴着枯萎的谷秆，好像苍白的孩子依偎在他母亲那没有乳汁的胸怀里似的。气息奄奄的谷穗往下搭拉着。虽然柯齐把他的胡子尖擰得往上翘，但是那些谷穗仍然一直搭拉着脑袋。

“苦哇！种上庄稼，可是不知道将来收什么！”柯齐绝望地点点头，叹了口气。

他在日出以前就从家里出去了，希望朝露给庄稼一点生气，也让他心里高兴高兴。可是，不幸，那凝结在叶子上像小珠子似的几滴露水被阳光一晒就缩小，继而消失了。

“苦哇！种上庄稼，可是不知道将来收什么！”

他转过身顺着旱河干涸的河床走去时，感到十分灰心丧气。

“旱河呀，旱河！……你給我們帶來干渴，給我們帶來飢餓！……”

在回家的路上，柯齐回忆起一段古老的、早已被遺忘了的历史：旱河的历史。旱河曾經被称为幸福河，每年要在河里浸圣十字架；河水用来灌溉田地，裝滿我們的水罐，給我們解渴！可是，有一天，地主把河水改了道，用它推动他修在村子上面的磨坊的磨。从此，这条河就变成了旱河。有一天晚上，柯齐的祖父帶領一伙同村人，拿着鏟子和鶴嘴鋤，使河水流回旧道。可是，那天晚上，河水並沒有流到他們的地里，因为河水流过河道时，被干燥的泥土吸干了。第二天早上，幸福河岸边他們的地里，浸透了鮮血。祖父被地主手下的人杀害了。

柯齐在河床上走着，陷入沉思。泥土像渴望一滴水的病人的焦干的嘴唇一样，一踩上去就裂了。他觉得他听到了祖父的要求：

“不能让幸福河的河床干涸！用水，或者用血来滋潤它！”

柯齐快到家时，心里难过极了！他老婆走到門口，原想問問丈夫庄稼的情况，却不得不往后靠，一声不响地給他让路。他的狗跑来跟他亲热，被主人踢了一脚，嗥叫着跑开了。这时，一只青蛙在一口枯井底嚕嚕地高声鼓噪，一边把它那突出的眼睛轉向那小块发出大量热力的天空。

“地里的庄稼成什么样子啦？”他老婆有点胆怯地問他。

“干巴得就像我們这沒有孩子的家一样！”柯齐叫道，总算出了一点怀在內心深处的怨气。他老婆感到伤心，但更感到害怕。她走进屋里，就传来了啜泣声。柯齐“巴”的一声打了一个响指，仿佛說“該死！”随即拿了一把谷皮去喂牛。

那年，地里只生产了喂牲口的饲料。谷秸早在五月底就变黄了，谷穗还没有长粒就干枯了。七月中旬，就收割来作饲料。从全部谷秸中收下来的谷穗还不到一蒲式耳。

柯齐摊开两只手，忧郁地瞧着被犁把、锄把弄硬起茧的手掌。他把手那样摊了一会，好像让太阳和天空看看一个勤劳的农民的空空的双手。然后开始把谷草一束束地捆起来，驾辕的几条牛，一边吃着草，眼巴巴地瞧着被主人很小心地捆成一束束的谷草，一边反芻着，满嘴泡沫。在这夏季的大热天里，只有蝉才有兴致鸣唱。

可是，地主没有乳牛需要喂这些谷草。那天一早，他手下的人就出现在地边的灌木丛篱笆上，柯齐正在地里忙着捆谷草。他是来讨地主名下那三成多租谷的。他用靴尖踢倒每一束谷草，查看里面是否藏着谷子，然后摆摆头，挥挥鞭子，叫道：

“今年你只生产了喂牲口的饲料，没有人吃的粮食，怎么搞的？”

“老天爷生气了，我们穷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像牲口一样干活，可是，这双手怎么能平息上帝的怒气呢？”

“还要平息老爷的怒气，你这流氓！”

“咱们比老爷更应该感到痛心，先生。咱们就把今年上帝留给咱们的这些东西分了吧。就是说，把今年从地里拔下的这些饲料，一家分一半。”

“你最好把那辆大车赶到老爷庄院去；我们让你种的是粮食，不是谷草。”

那人高兴的时候，还容人分辩，可是现在他执意不变，一定得照他的意思办。柯齐不停地跟他谈，一边捻着胡子，想让那辆装着他从地里拾来的很少一点谷子的大车躲过他的眼睛。他一

会談这，一会談那，一会談談今年夏天从天亮叫到天黑的蟬。他設法把他領到地外边去，想送他走。可是，地主的狗腿子在大車沒有向那窗玻璃像龙眼睛似的在太阳光下閃閃发光的老爷庄院移动以前，不打算走。

那天早上，碰在柯齐火头上的，是那几条可怜的牛。

“苦哇！即使你知道将来收什么，可是不知道你得的是谷子，还是糠！”柯齐赶起装着沒有谷粒的谷秸捆的大車走时，点着头說。

他无法履行他跟地主訂的契約，他把車赶回地里又装一車沒有谷粒的谷秸，因为，要是他赶空車回去，就不吉利。

駕轅的牛迈着吃力的步子，从地主的庄院，一步一步走向村子另一头他那簡陋的茅屋。它們簡直迈不动腿了。猛拉一下，大車才动一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好像和柳树上的蟬爭鳴似的。柯齐那条棕色的狗，伸着舌头，在大車的阴影下面走着，它是唯一的生物。

柯齐停留在大車上的思想，开始到处游蕩。地主呵叱了他一通，說什么，凭他穿得那么破破烂烂和那么一双长着烂疮的手，別說維持地主庄院，連他那破茅屋都保不住。

“老爷！”柯齐恳求道。“你已經减了我的地，减少到只有小园子那么大一块地方了，你現在又要把我赶走，我就完了。至于我这双手，两只手十个指头……只要地里澆上水，你就会看到用我这双手，会做出什么奇迹来！”

“水，你想要我的溪里的水！……我让你得到阳光你就应当感謝了，流氓！滾出去，要不然我就让你屁滾尿流，坏蛋！”

柯齐及时走出了庄院。下一步該怎么办，他十分忧虑。牛

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主人不时用刺棒的尖头扎它們，扎一下，它們才往前跑几步，随即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

柯齐的思想也以大致相同的步子行进着。有时一个新的刺激使他受到鼓舞，使他感到高兴一些。随即又恢复常态，又感到郁闷。走到“瞎子角”的时候，他想到放弃务农，可是上帝只賜給他拿着刺棒在地里赶公牛、在大車上赶水牛的本事，当他还没有走过“瞎子角”，大車在他后面揚起的尘土还没有落下去时，他又想到另一个主意了。他想到去做牧师，可是这不太合他的意，也不合他的本行。他习惯于靠劳动糊口，而不是靠占別人的劳动成果。走到“水牛塘”时，他又幻想着他会成为磨坊主。可是，不行！那是不行的。靠自然增殖，靠別人的施舍生活，是不合适的。

“一个人即使沒有孩子，也不能把自己和他那不管多么簡陋的家分开！”他归結說。接着，刺了下駕轅的牛，把帽子推到一边，不再助长引导他改行的思想了。

“人就像块大圓石，从山上滚下来，在平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以后，就在那儿待一輩子……”

他回到家时，思想仍然处在他动身时的状态。

## 二

柯齐沒有成为磨坊主，也沒有做牧师，也沒有留在村子里。

他也像山上的大圓石一样滚动着，动身往城里去了。人家告訴他，在都拉斯他可以掙到大錢。可怜的柯齐向村长借了盘纏，便像其他移民一样，动身到都拉斯去了。

新环境迷住了柯齐，就像新玩偶迷住嬰兒一样。尽管后来

他患思乡病，想他那在旱河岸边的村子，可是在最初的日子里，这熙来攘往，有高楼大厦，充满汽车和机器的喧嚣声的滨海城市使他心醉神迷。他像往常一样把手使劲一挥，排除掉可能被那些偶尔出来走走的老乡勾起来的思乡之情。

“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能比……那里你种上庄稼，不知道将来收什么，可是这里不种庄稼，却有收获……”然后，他扳起指头计算开了：每桶挣那么多，搬那么多桶，挣多少；一个星期挣那么多，那么多星期挣多少；一个月挣那么多，那么多月挣多少；他算完之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布钱袋，用眼睛估量着，看看钱袋能否装得下那么多钱。

因此，柯齐·维托比对他背上背的香檳酒箱、糖袋、皮革捆和酒桶，从不抱怨。他在这些货物的重压下，弯着腰、吃力地走着。这些沉重的货物也许最终会毁了他。晚上，他仰躺在床上也难以入寐。他多么希望他老婆能在这儿给他全身按摩一下！可是，他从来不抱怨。他像基督背着十字架到骷髅地去那样背那些沉重的货物。当他的同行搬运工人，看见他可能背着一桶钉子，压得弯腰屈背，这时就会对他說些难听的话。他对这些话都无动于衷。

“这活儿很乏味，不过，至少总知道干了活能得到什么！”于是他继续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搬运夫那样干下去。

可是，尽管如此，柯齐的思想仍然飞到家乡他的乡亲们那儿去了。俗话说：“刺猬总是刺猬，离不了那张有刺的皮”。他离开家乡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想念他那简陋的茅屋了。虽然地主的责骂声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他仍然向往小条土地、一段篱笆、一枝露水閃爍的柴枝、一大块烤在炉上的粗面包。在上工去的路上，他每天早上都要走过那条用白杨树皮色的大石块铺砌的宽

大的林蔭路，走着走着，他的心就飞向家乡那条从平原上弯弯曲曲通向沼泽地边的羊腸小道。他向往着那些打湿他粗笨地补过的凉鞋，使他渾身感到凉簌簌的三叶草上的小露珠。

“过去我对这些大自然的美，怎么就看不见呢！”

他现在所失去的农村生活，是多么美妙呵！

只是在现在，在离他的村子两天路程远的地方，他才体会到过去从未体会过的对他亲爱的妻子的深深怀念。他的鼻孔多么想闻一闻畜粪的气味，而不是这充满码头周围空气里的挥发油、柏油和皮革的令人恶心的恶臭。

可是柯齐全忍受过来了，他说：

“虽然这儿什么事都要钱，连上厕所也要钱，而且还必须算得快，要不然就会上当。可是，也不应该抱怨，因为，别处哪儿能够不管下雨天旱都能找碗饭吃呢。这儿不必为了收获而播种……不播种也可以收获……全是算账记账的事儿。”

算账么！……唉呀！如果你跟柯齐提到算账，他就像牧师对斋戒那么为难。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算过账。他的账都是用指头算的，这对于地主、收税员和农村杂货店老板的纸笔来说，是太慢了，他经常欠他们债。他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收获的作物，全都送进他们装粮食的大木箱里，可是，他在还债和完粮纳税上却总有拖欠。

可是不管怎么样，柯齐在城里爱上算账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用指头算，而不像别人，用一支削尖的铅笔，在摊开的纸上算。

“在城里算账，好像很容易，”柯齐对自己说，感到非常惊讶，“算账不需要纸笔：多少个那么多，是那么多！咱们两清。”

这是星期一那天早上柯齐的思想状态。那个星期他帮一艘



意大利大商船卸貨。他的手因搬弄大桶、箱子、铁皮捆給弄肿了，他的背在这些貨物的重压下弯到那种程度，即使压路机压过去，也不能把它弄直。可是那艘船的船艙，終于卸空了，商人的仓库、商店給装滿了。

“痛苦似乎就是人的命运。”柯齐点着头自言自語說，“只有进了坟墓，人才能希望，他那把疲倦的骨头得到休息。”

可是那天早上，柯齐·維托比的兴致仍然非常高，他坐在碼頭上瞧着他帮着卸貨的那艘大船十分輕松地离去。海很平靜，那艘船划出一道白鏈似的波紋，似乎把海分了开来。柯齐凝視着那平滑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輕輕拍一下海岸，又退到海的深处。柯齐的思想似乎从这輕輕拍了海岸一下，又消失在海洋深处的波浪的光滑的表面，飄向他的家乡。一陣突如其来的思乡的感情，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灵。他仿佛觉得他正坐在他家的地边，欣賞着那成熟的谷浪。他的手掌直发痒，仿佛被镰刀把扭弯了。

他对他的苦命，絕望地长叹了一口气。他对家乡的思念，和那在他身下的碼頭上輕輕拍一下又消失的白浪一样短暫。他想起他在家里不得不忍受的种种苦难，便聳聳肩，說道：

“让农村見鬼去吧！……由于要养地主、牧师以及收稅員这三类人，人們連吃的都不够，……願上帝賜福城市！这儿人們像奴隶一样干活，不假，可是随后他就到他受雇干活的那个商人那儿去，說道：‘早安，先生！’

“‘进来！’

“‘我来算那笔小帳。’

“‘行！坐吧！’

“……随后他就开始用指头算，或者用紙笔算。看干活的情

况：一桶多少，那么多桶該掙多少；一桶苦艾酒多少，那么多桶是多少；一袋糖多少，那么多袋是多少，等等。咳，說那么多干嘛。我，柯齐·維托比，就要去領一大笔錢啦。”

接着，柯齐一跃而起。那平靜的海上平滑的水面引誘他留下来，可是他那就要拿到手的亮晶晶的錢币更强烈地引誘他去。

柯齐一直向都拉斯有名的批发商德麦特·哈維諾特先生的鋪子走去，一边悶头計算着他坐在碼头上就开始用指头算的那笔帳。

柯齐从未見過哈維諾特先生。柯齐以为富商都像上帝一样，是見不着的。拿他家乡的地主來說，他可曾屈駕光临过他那簡陋的茅屋，去看过他？从来沒有。即使在他到卡拉托普拉克去猎野猪、野馬，馳过他的村子时，也沒有来过。农民們只能看到他的猎犬和馬的足迹。他有一帮硬心腸的狗腿子，替他效劳。在柯齐看来，城里的商人同他家乡的地主是一类貨色。他們有僕人、店伙計、搬运夫替他們干活，而自己却像上帝那样不被人們看見，只紧紧地操纵着一切，充实着他們的保险箱。柯齐最近两星期替哈維諾特先生干活：搬运桶子、袋子、铁条、绳捆、酒桶、皮革捆、铁皮卷、奶酪块，可是他从未問过这位哈維諾特先生是什么人。

彼特里特，一个同行，有一天在碼头上告訴他，城里的商人跟农村的地主不一样。他們成天在店里工作，管着保险箱的钥匙。哈維諾特还特別在保险箱旁边的柜台上过夜，而不願在家里陪老婆，像上帝注定的那样。柯齐听了这些話，感到吃惊，然而他还是喜欢城里。

当他走到哈維諾特先生的店鋪門口时，他的心情就是这样。他进門后，有点胆怯地走了几步，那样子好像背着重东西，不知

道往哪儿卸似的。接着，他走到显然是哈維諾特先生本人跟前。

“早安！”

老板是一个很肥胖、长着双下巴的中年人，最初沒有答理他，只是十分仔細地打量着来人，頗像馬販子检查他打算买的馬一样。看見柯齐的瘦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系着一个土里土气的錢包，在背心里不雅观地突出来，他的眼睛被那根绳子所吸引，高兴得发亮了。他原以为这人是早来的顾客，会买他的貨物，并預兆着当天的好运气。他那像两个烟荷包似的下垂着的松泡泡的腮帮子，貪婪得直发顫。

“欢迎！……欢迎……亲爱的顾客！……要买点什么？我什么貨全有，有貴重的，有价錢公道的！……”

“我是說……”柯齐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說什么和怎么說才好。

“并不是我有意要打断你的話，咱們先把話說清楚。你瞧，人家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說实話，我什么貨全有：棉織天鵝絨、絲織品、絨綫。”

“喏，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我知道。你准是要嫁閨女，要不就是要給你的儿子行割礼！”說着詭詐地向他霎霎眼。

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柯齐是一个不爱說話的人。除了偶尔跟自己說說而外，你簡直沒听到他跟別人說過話，当他发现自己处于困境，非說不可的时候，他也說得很簡短。可是，他既然面对着一个話匣子，便想告訴他別廢話了，而哈維諾特老板还是沒完沒了地老談他那一套：

“他們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什么貨我全有，可以用現錢买，也可以賒购。”

“我是說……首先……！”柯齊費尽心思尋找恰當的詞。

“首先，你進城來買母牛，然後辦嫁妝……我知道你們農民那一套……如果你不往你的牲口群里添一條大母牛，你就不會放走一條小母牛！”說着爆發出一陣大笑，使柯齊感到驚訝。“告訴我，辦‘小母牛的嫁妝’從哪兒辦起呢，先辦床上鋪的，還是先辦身上穿的？”

“先算帳吧，老板！”柯齊簡短地回答道，極力想擺脫這種他毫不喜歡的境況。

“要是你願意那樣辦，先算帳也行。我看得出，你很會持家……你要量入為出，不願亂花錢。當然，我了解我的顧客，他們也了解我。我並不逼着他們付現款。你就先付一半現款，收穫時再付一半。他們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可是，我的貨多得很，什麼貨全有，又好又便宜！……”

柯齊沒法使這個話匣子清醒過來，感到十分為難。他不知道城里這些有錢人是不是都像哈維諾特老板那樣話多，要不然，是他認錯了人吧？難道他能跟不是真正的主兒談話？在他的家鄉，老爺從來不放下架子哪怕去看看他的農民——像柯齊那種人。那里的老爺除了打呵欠外，從不開口；而在这里，他却受到仁慈的接待。老板甚至像老朋友那樣抓住他的胳膊，甚至还叫他“先生”……

“但願我有你那样的精力和耐心，老板。可是我认为你是白費口舌，因为，我没有要出嫁的女儿，也没有要行割礼的儿子。可是，我不会忘記你的善意的預言，願上帝使它實現。我是來跟你算那筆小帳的。”

“算帳？跟我？你？那你是誰？”說着把眼鏡框拿起來架到額上。

“我是柯齐·维托比，搬运夫。关于我，如果你还想知道一点，请相信我，最近这两个星期，我帮着卸那艘货船，全心全意干了活。那艘船像它漂浮在那上面的海一样深不可测。”柯齐开始用指头算起来。“每桶多少里克，那么多桶应得多少里克；每袋多少里克，那么多袋应得多少里克；每箱多少里克，那么多箱应得多少里克……”

哈维诺特老板由于抓到“一条早来的小虫子”而感到的快乐，突然转变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种心情像一个硬块堵着嗓子眼，几乎憋得他气都透不过来。本来想和这位早来的顾客做一笔好生意，他那松泡泡的腮帮子都高兴得发胀了，这时，垂到他的双下巴上；他那双像离了水的鱼眼睛似的眼睛呆滞地瞪着这位拘束的搬运夫。他掏出手帕擦擦出汗的脖子和下巴。

“咱们扛重活，这个人倒出汗了！”柯齐瞧着那聚集在哈维诺特老板锐利的眼睛和皱起的额头上的那股怒气，自言自语地喃喃说。

“就算是那么多……那也不是你的事……谁也没有请你做会计……滚出去！”

“请原谅，老爷，老板！”柯齐脑子里乱成一团。

“趁早滚出去，你明白吗？你来得太早，坏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意。”

“我也许没有给自己带来运气，好运气，可是，我给别人带来很好的运气！”柯齐有几分温和地喃喃说。

“我没钱，我没钱，我没钱！……”老板举起右手吼叫。又像发誓，又像威胁。

柯齐用眼睛打量着店铺，咬着嘴唇，耸耸肩，一声没吭。

“我真的没有钱！……”老板猜测着搬运夫的心思，重复说，

“我沒有錢，所以他們才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

柯齐走出店鋪，但并未离开。他呆在櫥窗旁边，等着哈維諾特老板开张。老板这种行为使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可是他仍然坚持原来对他的看法。

“沒有办法！連最好的馬有时也难免使性子！”他又开始算起帳来，看看那天到底他能收入多少，那么多的那么多，是那么多！可是他突然起了疑心，那蹙起的有皺紋的額头，說明了这一点。

“如果他对錢吝嗇，只是說話慷慨，那怎么办呢？……”

可是柯齐·維托比立刻从脑子里排除了这种怀疑的阴影，又重新算起帳来。就在这时，一个乞丐向店鋪里探望了一下，伸出他那赤裸裸的瘦胳膊。

“行行好，帮帮一个可怜的乞丐吧，上帝保佑你！”

德麦特·哈維諾特从里面出来，走到門口，把眼鏡框子架到額头上，輕蔑而厌恶地把乞丐的胳膊推开：

“走开！……走开！……走吧！……老板不在这儿！”說着擦擦手，仿佛要擦掉毒虫似的。

他对乞丐这样粗暴，柯齐不禁楞住了。

“老板不在这儿！……老板不在这儿！”說着揮揮手打发乞丐走，自己退到一边。

那乞丐把胳膊往后一收，把指头拳攏来，可是仍使掌心朝上，就像不怕鍋里的热气的湯勺一样。

“我在得不到施舍的地方，照我的习惯，我倒要給他点帮助，老板！絕不要說‘我沒有錢’，因为上帝就会从此不再給你了……絕不要說‘我不是老板’，因为別人就会接替你作主人了……”他吃力地走了，把棍子在人行道上杵得托托直响，撇下发楞的柯齐

和手里拿着眼鏡的哈維諾特老板。

哈維諾特老板連啐三口唾沫，啐了又啐。仿佛要把早上发生的这些事可能給他的生意带来的晦气都啐掉似的。

“天哪！……太放肆了！……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如果不是被上帝和世人所詛咒，他就不致于落得这个下场！……他媽的！”他又啐了三口，一看到柯齐，又接着說道：

“願叫化子得不到的，让老板得到吧！”他暗自高兴地搓搓手。“免得让人家說閑話，議論我吝嗇，进去吧，讓我們把那笔該死的帳算了。你可要記住，下回在我沒有論尺論碼，論斤論升，論套論打卖出去开了张以前，决不要来敲我的門！”

“好吧，老板！我可是在早飯以前，什么也沒有吃，也沒有喝，就开始替你干活了！”

“早飯以前？什么也沒有吃，也沒有喝？……”哈維諾特老板透过牙縫喃喃說。这两句話，像两袋金子，擋住了他的路，使他原地停下来。他脑子里想了个主意。他好像用一张紙把这些話包起来，塞到背心的上面口袋里，随即向柜台走去，掀起木盖子，穿过柜台，到了里边，轉向跟在他后面的柯齐說：

“好吧，現在来看看我們那笔帳怎么样……看看帳里究竟誰該付，誰該收？”

这話在柯齐听来，并不很得劲。看来那套在他脖子上、用绳子牢牢系着的錢袋，就要永远离开他了。从他进城那天到現在，那就是說，两个月以来，他沒有負任何債。这些日子他是靠面包、洋葱和大蒜，而且是那劲头冲的大蒜过日子的，这是实情，可是，他觉得辛辣的大蒜比逼人的債好些。他毕竟是因为負債才离乡背井到城里来的。

“你弄錯了，老板！……”他說得那么胆怯，給人的印象仿佛



是他弄錯了似的。“我叫柯齊·維托比，穆澤契人，原是農民，由於需要，在都拉斯做搬運夫。兩星期以前開始給你干活，不管在工作日或者星期天我都干……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問那儿你那個寫字的，他在星期一雇我給你工作，到現在有兩個星期了！”他指着那個露在帳本和袋子堆外面、像掛在籬笆上的南瓜似的文書的禿頭說。

那文書一聲不響地攤開一本有許多頁的長帳簿遞給哈維諾特老板，隨後又消失在帳本和袋子堆後面、像窩似的角落里。那商人翻着帳本，翻到最後幾頁停下來，用右手掌把它弄平，把眼鏡架到額頭上，直勾勾地瞧着柯齊的眼睛：

“咱們就來瞧瞧你那筆帳是怎麼寫的！”

終於等到了這個快樂的時刻，柯齊感到高興了，他又開始扳着指頭，絞着腦汁算他幾乎能背出來的筆帳：

“百磅裝的酒桶，每桶那麼多里克，那麼多桶，應得多少里克；每箱飲料那麼多里克，那麼多箱，應得多少里克；每塊奶酪那麼多里克，那麼多塊，應得多少里克；每卷鐵皮那麼多里克，那麼多卷，應得多少里克；每箱咸肉那麼多里克，那麼多箱，應得多少里克；每捆皮革那麼多里克，那麼多捆，應得多少里克……總之，我算的是總共應得一百九十九里克整。”

他愉快地搓搓手，又補充說：

“我要你全心全意地給我那筆錢，老板，因為這是我全心全意掙來的……我辛辛苦苦，問得過良心地干了一場，老板，為了你給我的第一次工資，祝我走好运吧！”他開始撫弄套在脖子上的繩子掛着的錢包。

“算得很好，你那指頭算得好極了，讓它們歇一會吧……現在咱們來看一看我的筆是怎麼算的！”那商人順着他面前翻開的



那一頁移動着手指。

“干這一行你可能是個新手，可是算帳倒挺在行。一百九十九里克，對的！……”

柯齊高興得有點失常，一邊搓了搓手。套在他脖子上的那根繩子似乎搔得脖子那兒癢癢的。想用錢幣裝滿他的錢袋的愉快的渴望，使得他差點爆發出喜悅的大笑來……

“可是，瞧！那商人在唱什麼呀！”當柯齊聽到商人攤開了那大本子——他似乎覺得那個大本子跟勃列格魯馬斯的聖庫茲瑪教堂里特里丰尼神父的贊美詩一樣大，甚至還要大些——念着什麼的時候才回過神來。

“每瓶苦艾酒那么多里克，丟失了那么多瓶，共值多少里克；每塊‘貝爾·帕埃斯’牌奶酪那么多里克，被咬了那么多塊，共值多少里克；每瓶‘薩蒂’牌香檳酒那么多里克，那么多瓶少了一半，共值多少里克；这么多腊腸折了，可是價不能折，每根腊腸那么多里克，那么多腊腸值多少里克，等等，等等……總之，按現在行市折成里克是：整整兩百二十四里克……你既然急于算帳，你就拿出一個金元來，走你的路！”

柯齊·維托比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惶惑地睜着眼睛：

“你說什麼？……怎麼回事！……丟……丟……丟失了那么多瓶苦……苦……艾酒？被咬……咬……咬了那么多塊‘貝爾……貝爾……貝爾·帕埃斯’牌奶酪？”他結結巴巴，仿佛他真的把那么多瓶酒喝了一半似的。

“噓，就是偷竊……既然你是初次干這種事，又不喜歡那樣來看這個問題，就換個說法吧，就認為是你喝了，吃了。”

“什麼！……喝了？……我喝不屬於我的東西！……”他不知道還有什麼話可說、可叫喊的，因為當時他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只紧紧地抓住怀里的錢袋，生怕它长上翅膀飞了。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干的，而是你和你的同伙一起干的……”哈維諾特老板带着狡黠的样子說，“你自己对这件事作了证明。自然喽，当一个人沒有吃早飯，一点也沒有吃喝就开始干活，在溪边的榆树蔭下，尤其是旁边放着挺好吃的奶酪和腊腸，毫无疑问，他是希望吃一頓的。这不能怪你，該怪那噴香的奶酪和腊腸挑逗了你的味觉，那該死的酒搔痒了你的喉嚨……的确是好貨！哈維諾特老板就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当然，你那空肚子也得負一部分責任。你总不能两者同时兼顾：既要装满你的肚皮，又要装满你的錢袋……”他恶意地笑了笑，豎起指头做出吓唬人的样子。

这时柯齐完全神不守舍了。他的思想飞回他的村子，飞到他往家里赶的那辆装满空谷皮的大車上，似乎固定在那儿了。哈維諾特老板继续发表他的长篇大論。柯齐的思想又回到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面对着柜台前面的老板。

“不过，当然，那挑起你的胃口的美味，劲头儿很冲的酒，都不能赔偿这个損失。而且……俗話說，誰請客，誰就得付錢！要是你請客，你就得給他們摆上菜，他們請你也一样。客人是巴不得来参加的。換句話說，有三四个同样饥饿的伙伴围着你，……而且，既然这是你初次干这种事，当然，他們必定会向你表示一番祝願，祝你在干活揩东西和偷盜的技巧上都走好运……”他的眼睛含着恶意眨了眨。

柯齐望着那商人，絕望地摇摇头，一边听着他的长篇大論，他的話显然会以拒絕給他任何报酬而收場。

“可是，阿尔巴尼亚人举行庆祝，不喝点白兰地，吃点什么，是算不得庆祝的。因此，你当然对自己說：‘干嗎跑那么远到市

場上去買；就在我鼻子底下就有佳肴，美酒。’于是，卡喳！箱子盖开了，崩！香檳酒的軟木塞开了。請！請！为柯茲……柯茲的健康干杯……你叫什么？呵，对了！柯齐·維托比，或者，——話說回来——柯齐·維……里克……”

“老板！……”柯齐說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样控制自己，才沒有扑到哈維諾特老板的脖子上去，“你是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玩笑別开得太过火了，老板！誰也受不了，上帝也受不了……”

“关于帳目的事，我从不开玩笑！記住这一点，以后別再为这事責难我！現在，拿出你欠我的一个金元，走你的路！你明白嗎？”

“再想想，老板！”柯齐和藹地点点头，“箱子是在船身上碰坏的。我的伙伴告訴我，大头头<sup>①</sup>的士兵喝了酒，在船上痛痛快快喝了一頓。我相信我的光明正大和你的誠实……”

“你說什么？”商人扯起嗓子叫道，“意大利士兵！”他一会把眼鏡戴在他那双憤怒的眼睛上，一会又取下来，像野牛似的吼叫着。

柯齐手足无措，找不到話說。

“再說一遍試試看，有胆量就再說一遍，让僕人也听到！……你打算把我們牽連到政治里去，你这流氓！……你想讓我們跟意大利人鬧事，坏蛋！……你的背似乎在发痒，驴子背痒想篋一篋、刷一刷，你是想挨荆条子、想挨铁蒺藜了……滾出去！……滾出去，你这布尔什維克！”

柯齐一动不动地面对那商人站了一会。他的眼睛露出一

---

① 指墨索里尼。

副楞楞怔怔的样子，他的腮帮子鼓了起来，他的太阳穴由于血往头上冲，跳得很快。哈維諾特老板被这个穆泽契人的突然发作吓住了，舌头堵在嗓子眼里，眼鏡拿在手上。哈維諾特老板的三个僕人看到主人和搬运夫之間发生的事情，着了慌，連忙扑向柯齐·維托比。他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柜台那儿推开。柯齐摆摆头，好像要集中思想，接着像发狂的公牛似的向他們撞过去，把他們三个人都撞开了。可是他們又抓住他的肩膀，柯齐似乎松了劲。柯齐掙不过他們三个，便举起拳头，向那个商人恨恨地晃了晃，就走了。

当时，他真希望他喝了，真的喝了哈維諾特老板說的那些香檳，虽然那天早上他所喝的不过是一杯清水。

柯齐失去了工作，坐在碼頭上，看着、听着那海潮，它把自己带来的坏天气的全部憤怒冲激在岩石上。柯齐似乎觉得，冲激的是像伤口里的膿一样的当天聚集在他心里的憤怒。

“城里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他坐在碼头的台阶上，咬着嘴唇，絕望地摇摇头。

“真見鬼！……”他弹了一下指头，那响声就像把玫瑰花瓣放在大拇指和食指做的圈上打的响声一样。“难道这个世界上我就沒有希望了嗎？……在农村，你知道种的什么，可是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在这儿，一天有人雇你，另一天又失去了工作，你既不知你种的什么，又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他的思想像沒有烟囱的茅屋里的烟似的飄来蕩去！

他的思想像眼前的海潮似的时起时落，这时柯齐想起了彼特里特，一个魁伟的年輕人，共产党员，他曾經坦率地跟他談过不止一次。

“天下烏鴉一般黑！……”当他有一次无知地提出說，商人比乡下地主的教养要好一些时，彼特里特曾經这样說过。

作为农民，柯齐比作船夫和搬运夫的彼特里特更熟悉动物一些，他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而且一个比一个黑。可是，不知怎么的，彼特里特的这些話，在他心里引起的反响，比他扔在水里消失在大海深处、无影无踪的那些小石子濺起的响声还要响一些。

仿佛那冲击了一下海岸、又退回到海洋深处的海潮带走了他的眼睛，柯齐向远处凝視着那从岸边退去、在水面上泛着泡沫的浪花。他的思想又飞向彼特里特。

“唉……人跟海浪大不相同！”有一次他們坐在碼頭上摆談农民和工人的苦处的时候，彼特里特跟他說，“海潮为了要激濺，并不一定要冲撞海岸上的岩石，它們甚至在海洋中間相撞。人却相反，除非杯子滿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否則是不会发泄他的感情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他叫着站了起来。“那些坏蛋、做官的、商人，弄得你够噲，可是你似乎沒有发作！你还等什么呢，柯齐？你怎么还拿不定主意？你是不是等着先还清了地主的債？可是，是他們欠你的債，伙計！你什么也沒有欠他們！”說着，他又坐下来，画了一个一边是农民和工人，一边是地主和商人的結算表。这笔帳不是用紙和墨水写的，而是保存在心里，用血和汗写成的。

那时，这些話沉重地压在柯齐的心上，因为他曾經希望，也相信工人要好一些。这会儿，他真希望彼特里特在这儿！……

“你像农民那样风里雨里拚死拚活地干，你得到了什么呢？甚至連一条新褲子也沒穿过！”現在彼特里特这些話在柯齐听来是多么新鮮！这些話，仿佛是从在那里一直沉睡到今天的海洋

深处发出来的。“你的背因扛东西压痛了，你又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你的全部家当，只有那么一条破口袋，扛活时搭在背上，铺开，作垫子，当毯子。……”

尽管彼特里特很气愤，气得眼睛变成了汹涌的海水的颜色，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微笑，反映在他的眼角里，淡淡地勾勒在他的嘴唇上。在气愤中，彼特里特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

当柯齐独自坐在码头的台阶上，欣赏着那照在水面上的斜阳时，他也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于是笑了。他想起了他和彼特里特坐着一边卷烟卷，一边像老朋友似的谈心的那个时候。彼特里特跟他谈了他做船夫和搬运夫的经历，柯齐也把他在农村的生活和逼他离乡背井来到都拉斯的原因告诉了他。彼特里特专注地听着，点着头，仿佛说，他过去听过这种事。谈话快结束时，彼特里特善意地问道：

“你有地方睡觉吗，柯齐？你是像你在家乡时那样睡在露天地里吗？”

“天气好，大海平静的时候，我睡在一张柔软的毛茸茸的床上，就是睡在海边的海草上。像今天这样天阴时，天边有乌云，海上波涛汹涌，我就收拾起东西到那边茅屋里去过夜。”他指着那边一间茅草房说。

“你睡觉的时候，是睡光地板呢，还是铺点什么？”

“袋子！”柯齐简短地回答说。

“那么，你用什么当被子盖？”

“袋子！”柯齐回答说。

“那么，你一定有许多袋子，柯齐。你有多少袋子？”

“总共就那么一条破袋子，兄弟。就是冬夏干活时搭在背上的那一条，晚上我就钻进袋子，躺下睡了！”他温和地、有点淡漠

地回答說。

他們爆发出一陣大笑，一路笑到彼特里特的家。那天晚上柯齐在他家过夜，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住在那儿，一直到彼特里特上山参加游击队。

柯齐收敛了脸上愉快的表情，跳了起来。他为了坐在那儿，瞧他映在水里的影子而責备自己，他用右手打了一个响指，仿佛是排除那沉悶的忧虑，喃喃地說着那个工人的話：

“哪怕风暴再微弱，波浪总要激起泡沫，发泄它的憤怒。不仅如此，它还推动人們前进……”

可是，柯齐已經不能再忍耐了。那天早上商人气得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柯齐窩着一肚子火。他一边咒罵，一边往两旁啐唾沫，过去他从未这样干过。他气坏了，要是在家里，他总是罵他老婆，拿她出气。而今天？……今天，正如波浪不在乎岩石和沙子一样，柯齐也不在乎上帝和老板了。

大海也給这个乡下人上了一課。可是大海并不是柯齐患难中的唯一伴侶，他的伴侶还有現在在彼查当游击队員的彼特里特。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到彼查去。

“对，对……上山当游击队；我已經尝过农村和城市生活的滋味了……”他回答自己說，仿佛有人問他作何打算似的，“离太阳和天空越近，离上帝就越近，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

把地主、商人和自己大罵一通之后，柯齐离开海岸，动身进城去。他从容地迈着步子走着，更冷靜地对这件事通盘考虑了一遍。可是，他决不改变他原来的打算和决心。

“喏……这当中一定有些道理。所有的人，基督徒也好，穆斯林也好，他們盖房子，或者找人給他們盖房子，总想要越高越



好，要和那些尖頂、尖塔爭个高低……是的，越高，就越接近上帝……”

于是，背包里帶上几个洋葱、一把盐漬橄欖，心中滿怀痛苦，柯齐便上山了。这一次柯齐到他的目的地去，沒有負債。他去那儿实际上是为了还清欠地主和商人的債；至于怎么还，現在他还說不上来。他只认准一个道理，当他到他的同伴、游击队員那儿去，一路上，爬了一个坡又一个坡，翻过一个山又一个山，越过一个岭又一个岭，每回走累了的时候，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

“爬得越高，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

### 三

柯齐·維托比在正在解放的阿尔巴尼亚走了相同的道路：他先从农村到城市，当了游击队員，第七突击旅的游击队員，又从山上来到都拉斯城。

他走的道路的确相同，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可是，这一次，他不是穿的一双用带子系在脚脖子上，用电话綫縫起来的胡乱地补过的凉鞋，手里也沒有拿打狗棍，而穿的是一双登山靴，肩上揹着一支步枪，它是用来对付法西斯和人民的叛徒，对付封建主和資產階級，对付那帮剝削工人和农民的剝削者的。唯有他的胡子沒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梳过了，捻得往上翘，很显眼，仿佛要和他肩上的枪筒竞争一番似的。不过絲毫沒有发生变化的，是他的那个袋子，一条羊毛織的棕色的袋子，这是他老婆在赶集的日子，在費里向一个牧羊姑娘买来送他的。这是一条破旧的袋子，可是他不肯換别的袋子，甚至不肯从游击队員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那里繳获的許多背包当中換一个，因为这是他老婆送他



的礼物。

当柯齐·維托比在他一生中第二次回到都拉斯时，都拉斯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伟大的十一月那一天，大海里的巨浪撞得嘩嘩响，它的回声撞击着紧閉的大門、拴牢的百叶窗和鵝卵石鋪的街道。街上长着萎頓的秋草，怯生生地探露着。那回声沒有遇到人或动物的阻碍，順着空蕩蕩的街道响过去，又发出回声返回它来的地方。这座城，像刚睡着的人，睜开了眼睛，可是只能听到远处的轰鳴声，大海巨浪的反响把那轰鳴声帶得更远了。对这座城市的炮击，赶走了几个“上等人”、居民中的“精华”——这是一般对上层階級的称呼，留在城里的是烏合之众、“渣滓”——这是哈維諾特老板通常对普通人民的叫法。可是当这些“渣滓”一听到城里响起了游击队員的头一声脚步声，便像打碎了的桶里的油似的，流到街上。

在那天早上以前，人們害怕在路上碰到随时会向他們扔手榴弹的法西斯，出門都偷偷摸摸的，走路像踩在鸡蛋上那样，溜着边走。这时，都飞奔出門来，街上充滿了欢乐和欢呼声。由于所有这些都站在街道两旁，柯齐捻了捻胡子，扭动了一下揹着枪的肩膀。可是队伍游行的時間不长，他們走着走着，就有一排战士离开了队列，走到人群中，直到整个队伍像流在太阳晒干的沙土地上的水流一样，完全沒入人群中。人民和游击队員拥抱、接吻，接着，他們像谷地里的谷秸捆似的，围成一堆一堆地談起来，时而談这，时而談那，多半是談柯齐的经历和惊险事迹。大伙一听到柯齐辛辛苦苦給哈維諾特老板干活时，用一条口袋当垫子兼毯子用，便哈哈大笑，大伙乐开了。一个拉貝里亚来的小伙子、柯齐的同伴和亲密的同志，突然插进来說：

“柯齐最有趣的事是，他头一天来到游击队队部，在指揮員

面前，指揮員問他，從哪兒來，怎麼來的，他的教名叫什麼，姓什麼，他父親的名字、祖父的名字叫什麼。柯齊回答說：

“‘人家管我叫柯齊·維托比，炮手；如果我不用大炮來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我的名字就一文不值！’

“指揮員爆發出大笑，正跟我們這兒笑的一樣，接着就下令委派他當副炮手。從此以後，柯齊就一直帶着那尊我們管它叫迫擊炮的大炮……可是事實上他的確說到做到。”接着他就開始詳細地敘述柯齊的英勇事跡。每回他打中了法西斯和國民陣綫分子，他就算了一筆舊帳。

“可是如果你現在問他，他跟地主和資產階級商人算了舊帳沒有，他總是說，‘還沒有！’”另一個游擊隊員補充說，“他還有一筆帳要跟一個什麼老板算……是哈維諾特老板吧，我想他們是這麼叫那個老流氓的，他是都拉斯人……”那個游擊隊員轉向右边的公民，要弄清楚他有沒有弄錯那個名字。

“對，對！你干嗎不說他們當中最胖的那個，城裏最有錢的商人！”在場的一個人急忙補充說。“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他把他的鋪子上了鎖。可是他本人沒有跟着那些人逃走，他是只老鼠，不輕易離開他的窩。有人說，他正在費盡心機想辦法，想在共產黨消滅階級，使商人和‘渣滓’、哈維諾特老板和清道夫——這種清道夫一年還拾不到他一天收割的金子那么多的畜養——一律平等時，他怎麼對付。”

柯齊無意中聽到這些談話，又聽人們提到一個耳熟的名字，便走到那群老百姓和游擊隊員跟前，捻了捻胡子，清了清嗓子，宣告他來了，然後插嘴說：

“很遺憾，哈維諾特老板竟然也有擔心的事！……”他諷刺地補充說，“我給他干過活，人總不應當忘恩負義到說他東家的

坏話，不管他干了活得到錢沒有。按規矩，我不应当在現在有需要的时候，丟开他不管……我要让他瞧一瞧正义和公道！”他的太阳穴跳得很快，仿佛勾起了旧恨。

“要是我不用武力让他感觉到山上的正义的力量，我的名字就一文不值。”他喃喃地对自己說，又一句接一句滔滔不絕地讲下去。

“你又来啦，柯齐：‘站得越高，离上帝越近’……”他的同伴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笑着說。

“我曾經傻过，不假……我总相信，站得越高，离上帝越近，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可是，甚至一顆純洁无知的心的愚蠢，也不会使人走入歧途，它引我参加游击队，引我上山。現在……这就是我的正义！……”他左肩一摆，松下步枪背带，使枪筒离嘴唇一掌那么远，用右手掌拍了它几下，又吻了它一下。

“这就是我的两位一体的上帝和正义……旱河边的穆泽契村的农民，都拉斯的搬运夫，柯齐·維托比坚信地說，离党、离同志們越近，离正义就越近。”

这些話，仿佛是对自己說的，而不是对周围的人說的。說完，他就穿过人群，也不管别人对他的話說什么，一直向他們那个旅駐扎的別墅走去。

柯齐·維托比尽管矜持而自尊，他也在动脑筋考虑，他这么一个負債的人，和金銀成堆的老板，怎样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去。他每回經過哈維諾特老板那大店鋪时，就控制不住自己，不由叫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越来越穷，倒是越来越有錢

了！……”

这时，柯齐坐在别墅的阳台上，就像在家乡坐在大车上一样，刺着他的瞳孔的落日的斜辉中，霎着眼睛，读着第二次接到的家乡来信（他在山上学会了认字写字），他的思想飞到家乡去了。他的老婆告诉他农村最近的消息。他们如何分了卡雷曼老爷的地，他和德国人一起离开了村子；河水怎样流回原来的河床，在他们的地旁流过；她多么盼望他回家，共享这些幸福，以及许许多多使这位乡下人大为高兴的其他消息。

“对呀！……他们完全剥夺了他从来没有耕过、也没有播过种的土地！万岁！我们的党！你怎样把世界翻了个个儿呵！……柯齐·维托比现在睡在皇宫里，睡在皇家的床上，而他老婆，一觉醒来便成了自己的土地的主妇，河水又流回原来的河床啦……”

可是，仿佛他注定了有福不会享似的，他的思想又转到哈维诺特老板身上，他的高兴又变成愁眉苦脸了。

“好极了！他们给了家乡的地主应得的惩罚！可是对这些城里人该怎么办呢？”他绝望地摇摇头，无法解开这个谜。如果能给他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会使他高兴的。

不过，这事并没有让他苦恼很久。正在这时，指挥员，他的老伙伴彼特里特走下楼，来到阳台上，看见柯齐心事重重地闷着头在那儿沉思。

“喂，柯齐！……你经过你那位老板的铺子时，跟他算了那笔老账没有？”

“我正费尽心思考虑这件事呢，彼特里特同志。可是我这个脑瓜，甚至还不如一个白菜头有用！”

“为什么呢，究竟你操些什么心呢？”

“是这么回事，彼特里特，我这脑瓜弄不明白，老板和我怎么才能平等……我原希望看到他完蛋，可是他呆在他的铺子柜台后面，越来越有钱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即使在山上，柯齐种下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吗？”

彼特里特哈哈大笑，双手拍着大腿。

“你似乎跟你那位老板一样不自在，柯齐同志……看来，你是的确陷入很深的苦恼了……！”他止住笑，拍拍柯齐的肩膀。

“别把事情看得太轻松，彼特里特，可是，作为指挥员，如果你能答复我就答复我……你瞧！”他从背心上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我明白……首先，”柯齐开始扳着指头算，“他们剥夺了他的地，这是一；剥夺了河水，让他像离水的鱼一样，这是二；剥夺了他的家畜和牲口，这是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你是在为怎样把你那位老板也弄进袋子里操心喽。一条袋子当垫子，一条袋子当毯子，一条垫在右肋下面，一条垫在左肋下面，那么，你有多少袋子，老板？……”指挥员一阵哈哈大笑，使柯齐和偶尔过路的人都感到吃惊。

“彼特里特同志，我简直想质问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弄明白，反倒嘲笑我！”

这个游击队员的天真的、然而却是正当的愤怒，使彼特里特笑得更有劲了，接着他的态度变得更严肃，举起指头，申斥他说：

“显然，你对党、对你的战争，失去了信心，柯齐！”

“为了在山上、在森林里咱们伙着吃的那块面包，别说了！”柯齐抓住他的手，怕他说出更叫人受不了的话来。

“听着，柯齐！最初说这话的人，说得很好：党和万能的上帝一样！党拖延了一下，可是没有忘记这件事……”

這話句句說在他心坎上，柯齊很喜欢這個說法。他對自己重複着這句話，好像要掂一掂每一個字的份量。

“好！說得好，指揮員同志！可是，習慣是第二天性。拿那哈維諾特老板來說吧，他每隔一天抬高一次物價，就在我們眼皮底下積攢財富。當人們正在被榨取、受剝削時，彼特里特同志，扣扳機那根指頭，又想扣扣扳機了……”

指揮員忍住笑。

“他們管你叫炮手維托比，果然名不虛傳，柯齊！……”他打算再說點什麼，又止住了。他在慎重考慮之後，補充說：

“好吧，明天早上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來听听對於你費盡心思想考的問題的解釋吧！”彼特里特忍住笑，回頭走了。讓柯齊拿不穩，不知他是當真，還是開玩笑。

第二天，當柯齊·維托比走進彼特里特的辦公室時，他覺得很遺憾，因為他一下子看到指揮員的右嘴角上挂着淡淡的微笑。那微笑又擴大到指揮員的整個臉上，仿佛是由于他柯齊的來到所引起的。柯齊猜不到這位常常跟他開玩笑、尋开心的指揮員的微笑中有什么不尋常的東西。柯齊發覺自己的處境很尷尬，不由得搔搔後腦勺。

“喏，柯齊同志！”彼特里特開始說道，“睡了一宿，把那些煩惱從你腦袋里清除了沒有，還在傷腦筋嗎？”

柯齊原以為彼特里特不會再開玩笑了，會認真地作一些解釋，過去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話很威嚴地對游擊隊員和人民作過那樣的解釋的。可是，這時他還是那麼個調調。

“睡了一宿，似乎也並沒有除掉你白天愛開玩笑的脾氣，彼特里特同志！”

彼特里特很喜欢听柯齊對答迅速的尖銳而辛辣的俏皮話，

因此，他常常逗他，即使在柯齐起反感的时候。彼特里特看到柯齐今天心不在此，就不想开玩笑。

彼特里特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在他面前的文件中翻着，从中取出一张写了字的纸，放在桌上，抬起头来，直瞧着柯齐的眼睛。

“听着，柯齐同志！”指挥员把那张纸递给他，“现在你被派去参加没收都拉斯大商人德麦特·哈维诺特的货物的工作，并在执行过程中，编制全部货物的清单。为了让你了解情况，我还通知你，今天，要查封、没收都拉斯上过税的大商人的全部货物。因此我叫你到这儿来，命令你马上到哈维诺特老板的店铺和仓库去。还有别的同志担任这项工作，你到那儿就会遇见他们的。顺便说一句，”指挥员笑了，“这个通知，是党写给你，解答你昨天提出的问题的……”

虽然柯齐对公文上的术语不太熟悉，可是他很快就领会了它的全部含义。他吃了一惊，就好像谁扔一颗石子打在他后脑勺上似的。他惶惑地霎着眼睛，不能集中视力，模模糊糊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很快就定过神来了。

“换句话说，我说……”他在搜索着恰当的字眼，“他也完蛋了！”他飘飘然地摸着胡子，眼睛闪着光，正如他在前线打中了目标一样。

“去吧，柯齐，去最后瞧一瞧你那位老板！记住：党就像全能的上帝，它可能拖延了一下，可是决没有忘记这件事！……就是这样！……工作上留点神！”指挥员向他伸出手去。

可是，手里拿着那张纸、脑袋里装着指挥员的忠告的柯齐·维托比，听到一声去吧，就等不及再听下去，也顾不上那伸出的手，马上飞也似的奔出门去了。彼特里特抽回伸向柯齐、而他没



有領情的那只手，攔在卷宗上，摸着那光滑的封皮，搖搖頭，仿佛要从脑子里排除什么思想：

“你完全正确，同志！……像所有在旧社会受过苦的人一样，你也迫不及待地要看到旧社会垮台……”

柯齐一口气从別墅走到德麦特·哈維諾特的店鋪里。街上的人看到他那么高兴地急匆匆地走着，还以为一定是他的老婆，或者父亲，在分离一段時間之后，从家乡、从老家来看他，以为他是为了去欢迎他們而高兴呢。人們停下来，看着他那么高兴地走过去，仿佛是在分享着这位游击隊員的幸福。

“我要让你瞧瞧，我要让你瞧瞧，哈維諾特老板，用笔或者鉛笔是怎么算帳的！”柯齐·維托比，在战斗中，学会了扣扳机，也学会了拿笔杆。他想起那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到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鞠躬問好，用指头算帳的情形，而現在他意識到发生了变化。他肩上背着枪，他的游击隊員的上衣口袋里攔着传票：

“是的，当然！……今天要算算帳，我要算得一点不差，因为这关系到归还人民的財產。我得留点神，不让帳上有任何丢失和遺漏。”

柯齐到达时，两个財政部門来的同志已經开始工作了，正在封倉庫、箱子和保險柜。

正如有一回柯齐肩上扛着东西，在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里找地方卸一样，現在，他也向周围寻找他的旧老板，想把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的憤怒傾泻在他的身上。

哈維諾特老板的腮帮子不太紅潤，他那銳利的眼睛也不太快乐，可是他的肚子仍然像从前那样鼓鼓囊囊的，沒有縮小，沒有打折扣。哈維諾特老板站在店鋪当中，仿佛粘在那全部財富和家当中間似的，看起来像个怪物，急于要吞食那些他的肚子无



法容納的東西。他又焦急又惊慌，又沒有睡覺，又憤怒，站在那兒像根扒光了谷草的谷秸桩似的。他原來是這麼多財富的所有者，他似乎感到吃驚。

“可憐可憐我吧！我過去似乎是多麼有錢的人呵！全能的上帝！您為什麼降我這個罪……我沒有按照您的意旨辦事嗎？……我沒有朝拜您的修道院、您的教堂嗎？……我沒有給您所有的聖徒點燭，沒有吻遍您的一切聖像嗎？上帝呵，您為什麼拋棄我？您為什麼熄滅了我的幸運的星？您為什麼注定我的厄運？”像一根經不住大風吹、光禿禿的堆谷草的柱子似的，他把頭埋在手裡，倒在地板上哭起來。

“全能的上帝，當我有錢的時候，您讓我蒙在鼓裡，今天，您為什麼不打開我的眼睛？”

游擊隊員對於這個城里最富的商人身上的弱點的突然發作，未予理會，他們已經將全部貨物登記了，清過數，並查封完了，站在一旁。柯齊驚嘆地看着所有這些財富，然後，走到那商人跟前說：

“眼淚不能給你的錢袋帶來金銀，干嗎流淚？……站起來！……只有娘兒們才哭哭啼啼的！”

“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的人比女人還壞！”商人叫道，舉起拳頭，仿佛威脅天空似的。

“可是，既然你過去從來沒有過錢，你還哭窮干什么？”

德麥特·哈維諾特抬起頭來，瞧着這個似乎在用他的話講話的人。

“早有人警告過你了，老板，別說‘我沒有錢’，因為上帝會不賜給你任何財富；別說‘我不是老板’，因為別人會接管你的錢財！……”

商人仿佛从恶梦中惊醒，在一捆皮革上站起来。

“你似乎熟悉我的事，我的习惯。你是谁？”

“我过去是你的搬运夫，老板……因为给你背过重东西，到现在我的背还伸不直呢，……我干活干得满好，又便宜……你想起来了吗？”

德麦特·哈维诺特使劲眯起眼睛，蹙起额头，竭力回想着过去的事。接着，不知从他脑子里什么地方冒出一个念头，高兴起来。

“赞美上帝！”他转向这位游击队员，拉着他的上衣衣袖。

“告诉他们，游击队员同志，那些意大利士兵、坏蛋，怎样欺骗我，他们怎样把我在外国买来的货物吞了一半；我在外国买的货物，而且是规规矩矩在海关登了记的，我怎样连四分之一都得不到，可怜！跟他们说吧，游击队员同志，跟他们说了，我就……”他狡猾地向他霎着眼睛。

“首先，我不是你的同志；至于你诉的苦，休想再愚弄人……你的搬运夫们，给你搬运了货物，又给你负担了损失。现在，你听我，你的老搬运夫说话。”

“好吧！”

“你嚷了一辈子‘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没有钱’，那么，你诉苦干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说假话……我的货，免不了要受到风吹雨打，火烧、水淹，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常常说‘老板不在这儿！老板不在这儿！……’那么，你干吗像真正的老板似的哭哭啼啼诉苦呢？”

“我也许说过这话，因为那究竟是处在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我的货可能遭到任何意外……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坏蛋

搶了我店鋪三次，德國人搶了兩次。我怎么能嚷嚷我是老板，自食其果呢！”

“可是，在現在解放之后，你自己在晚上搶了店鋪，白天又來哭，你干嗎不說說你搶了多少次呢？……或者，你以為人們高興得忘記提防了吧？”

“看在上帝份上，別說了！”他那伸向柯齊嘴唇的手，還沒有放下，跟着就跪下去，困難地喃喃說：

“可是你是誰，對我那麼熟悉，又那麼疏遠，那麼友好，又那麼敵對？”

“作為商人當中最有錢的商人，你嚷了一輩子‘我沒有錢，我沒有錢’，本來就是這樣嘛，因為所有這些錢財，並不屬於你，而屬於人民。你總是嚷嚷‘老板不在這兒’，也的確是這樣嘛，因為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這是無可懷疑的，這些貨物要歸還真正的主人，這店鋪要還給真正的老板！”柯齊象徵性地摸摸他的步槍背帶。

德麥特·哈維諾特，用發顫的指頭支撐着，想站起來。

“你是誰……誰，有那麼大的權威，能預言我的命運，是魔鬼，還是聖徒？”

“是柯齊·維托比，炮手，老板！如果你沒有忘記，當時你曾經管我叫，柯齊·維……維……里克……每瓶多少里克，丟失了那麼多瓶，值多少里克，那麼多的那麼多，少了一半，是那麼多，那麼多的那麼多又是那麼多……，拿出一個金元來，柯齊……維……維……里克，走你的路！你還記得嗎，老板？”

哈維諾特老板縮成一團，把頭埋在手裡，好像身子不是撐在有力的腿上，而是撐在松軟的下巴上似的。他就這個樣子一直呆到恢復知覺，才站起來，從櫃台上拿起帽子，瞥了在場的人一

眼，仿佛要观察他们脸上这样或那样的表情。在拿准了口袋里确实攥着保险柜的钥匙之后，便下了楼梯，急急忙忙朝前走了。

柯齐·维托比瞧他走了，才转向一直在吃吃地笑的同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张纸，递给其中的一个。当他的同伴在看那张通知的时候，柯齐向周围仔细察看了一下，捻捻胡子，独自由衷地笑起来，然后像是对指挥员简明扼要地叫道：

“这才真正是我所说的解释！”

石永礼译

## 继 承 人

阿里·阿布迪荷沙

### 一

卡赛姆叔叔，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卡赛姆老爷，和小吉姆齐手拉着手穿过酒店胡同，一直来到列菲克咖啡店門前的阴影下。他們在凉快的三合土人行道上坐下之后，卡赛姆老爷立刻就脫下他的白色土耳其帽，用毛巾把脖子上的汗珠擦干。八月的天气热得像火。每逢烈日像面包烘炉那样在人們头頂上烘烤、天空籠罩着一片灰蒙蒙的烟雾时，总是热得人透不出气。正午时分，整个城市靜悄悄的，除了远处鞋匠区偶尔传来木錘的敲打声之外，真是万籟俱寂，寥无人声。

“真热呀！下点雨多好！”卡赛姆喃喃地說，他解开了毛料褲子上的紅腰帶，解开了背心上的扣子，脫下了鞋袜，把脚浸在人行道旁边的一条小水沟里。卡赛姆的脚感到凉嗖嗖的，他非常滿意地閉上了眼睛。

“呀！我的孩子，多么舒服呀！”他轉身对吉姆齐說，“今年龙王爷好像存心要把我們吸干，这一来，穷人可就苦了！”

但是当他再睜开他那半閉的眼睛时，却发现水渾起来了。

“这群混帳的鴨子！它們把咱們的水都攪渾了！”

吉姆齐把一叠报纸放在人行道上，朝上游跑去。那边，羊毛市场传来一片乱哄哄的鸭子的叫声。

卡赛姆老爷刚刚过了五十寿辰。他抽烟抽得很凶，他的灰白胡子已经被烟熏黄了。虽然他十分瘦弱，可是那有酒窝的脸颊和宽宽的前额上才刚刚出现皱纹。他的眉毛又黑又浓，一双小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黄昏的时候，他还可以把眼睛睁得大一些，看得清楚些。可是在大白天，他就不得不眯缝起眼睛，看东西也就看不大清楚了。

“卡赛姆叔叔，不要坐在太阳底下，在太阳底下您的眼睛会褪色的。”吉姆齐常常喜欢拿他的眼睛开玩笑。

卡赛姆摸着小吉姆齐的头发，像往常那样笑了起来。吉姆齐的黑色鬃发一直披到他那消瘦的脖颈上，把薄薄的耳朵遮住了半只。

“我的好日子过去了。现在轮到你啦，现在是年轻人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啦！”卡赛姆用昏花的眼睛看着小吉姆齐，温和地对他说，“魔鬼要我的命呢！”

“什么魔鬼？”小吉姆齐朗朗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想。

“孩子，在这儿的那个魔鬼！”卡赛姆回答，用布满青筋的、瘦骨嶙嶙的手拍着他的胸脯。

“医生不能杀死那个魔鬼吗？”

“治病得花钱，可是打哪儿来的钱呢？”

“为什么不问大老爷要？”

“大老爷小气得很。有一个魔鬼在那儿啃他的心呢。”

小吉姆齐眨巴着眼睛，弄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魔鬼，是咬卡赛姆叔叔胸脯的这个呢，还是在啃大老爷的心的那个。

卡赛姆是被称为大老爷的那个阿奎夫·沙希尼的侄儿。人

們称他阿奎夫·沙希尼大老爷，是因为他有田有地，有房产、橄欖树、橙子园和数不清的金子。人們甚至开玩笑地說，大老爷要用鏟子来翻金子，免得它們“发霉”，每年翻两次，多雨的年头还要翻四次！他是有名的財主，也是有名的坏蛋。但是关于他的坏話实在离奇得难以置信！人們甚至傳說十年之前，他亲手勒死了他的老婆，因为她发现了他在花园里藏金子的地方。然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現在的情况是，在他的晚年，大老爷仿佛变成了一个安靜的老人，既不喜欢閑談，也不喜欢熱鬧。既不好奇，也无怪癖。大約在五年之前，他把侄儿赶出了家門，因为自从大夫告訴卡賽姆，結核菌在侵蝕他的肺部之后，卡賽姆就变得一无用处了。果园的围墙倒塌了，橙子树沒有人照料了。萊亨鸡也减少了：有些离群失散，有些变成了烧鸡、炸鸡，供卡賽姆下酒宴客。侄儿把一个好好的家弄得翻天覆地，大老爷受不了，于是就把他逐出家門。他請住在城里的、他夸口說是他的唯一好友的伊苏夫·布利斯庫給他侄子找了一个切烟叶的差事。

对卡賽姆來說，他倒是願意离开家的，因为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而且他也知道，不管怎么样，他叔父都会把全部遺產捐給修道院的。如今，他別无奢望，但願死后能够到地獄里去，因为据說，那里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好地方。

大約在三年以前，当共产党开始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卡賽姆偶然和一个卖报的孤儿——小吉姆齐，交上了朋友，把他帶到自己租用的那間小茅屋里，当他儿子看待。

“吉姆齐！来，給我們讀讀报上的消息！”

“沒有报纸了，全都卖光了！”

“那边那个魔鬼呢？”他指了指大老爷的公館，“他也买

了嗎？”

“不錯，他也买了！”

“哈，哈，哈！吭一吭一吭！”卡賽姆的大笑变成了咳嗽。

“卡賽姆叔叔！您为什么不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后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

“呀，我的孩子！我身体里的結核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不睡觉！連我工作的时候，它們都要来搗蛋。”

不断地让伊苏夫·布利斯庫感到煩惱的，也正是这个咳嗽。每次卡賽姆拿起鋤刀，他就咳个不停。伊苏夫·布利斯庫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从早到晚切烟叶的强壮的人。

有一天，这个矮胖老头儿伊苏夫·布利斯庫拿起手杖，吃力地走到他的老朋友大老爷那里。

“……先生，我跟你說，您侄儿的身体可是很不好。对我来说，他繼續切烟叶，我倒无所谓，但別人可不会說您好話的。他已經五十岁了，活不了多少天了，让他沾沾您的光，过过好日子吧。他咳嗽得很厉害呢！”

大老爷那天正好心情舒暢。

“那么，就让他回来吧。但是我可不能让他走进我的房子。我不能让他迈过我的門檻。让他呆在花园的鸡屋里吧。”

卡賽姆在花园的鸡屋里住了三个月后，小吉姆齐在城外一家小客棧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住处。虽然他們俩分开了，可是他們的友誼却没有受到影响，正好相反……

“好极了，年輕人！你替我把鴨子赶跑了，可真得謝謝你！”卡賽姆說，这时他脚下的水已經逐漸澄清了。“躲开火热的太阳，坐到这儿来，給我讲讲今天的新聞！”

“卡賽姆叔叔，西班牙內战打得多么激烈呀。全世界的共产



党都跑到那儿打仗去了。”他悄悄地咬着他的耳朵说，“我想也准有阿尔巴尼亚人到那儿去了！”

“真的！”卡赛姆随便应了一句，只是为了说些什么。他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共有两个里克。他自己留下一个，把另一个扔到小吉姆齐的膝上。但是吉姆齐今天可不愿意拿他的钱，卡赛姆叔叔今天显得那么苍白，那么疲倦。

“卡赛姆叔叔，您留着自己用吧。今天的饭钱我已经有了。最近以来，报纸总是一拿出来就立刻卖光，因为西班牙那边正在打仗。”

卡赛姆叔叔没有回答。吉姆齐继续说道：

“我不愿意您把所有的钱分给我一半。”

卡赛姆叔叔在水里扑腾着两只脚。他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长长出了一口气说：

“不用多，只要我有一把里克，我就会给你买一件新衬衣、两条裤子，一条短裤，跟你现在穿的一样，一条长裤，长到你的脚背，还有夏天穿的凉鞋、冬天穿的长统靴和羊毛袜子，再加上一把雨伞。”

小报童一边幻想着这些好东西，一边把他那硬得像是打了巴掌的光脚板浸在水里，浸在卡赛姆叔叔的脚旁边。

“做得对，我的孩子！大热天就得这样做。”

他们在凉水里扑腾着双脚。

“卡赛姆叔叔，我不要您送给我东西！”吉姆齐非常诚恳地说，不仅是为了表白自己，也是为了把热情压下去，这个料想不到的快乐，紧紧地抓住了他的灵魂，煽起了他狂热的情感。“除非大老爷死了。只有到那个时候，您变成了财主，才有钱分给

我用。”

“你說什么？那个魔鬼嗎？他才不会死在我前头呢！”卡賽姆打断了他的話，他把里克塞到吉姆齐衬衣的小口袋里。“即使他比我先死，他也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給修道院的。呸！水又渾起来了！”卡賽姆大声說，他把脚縮了回来，穿上鞋袜，戴上白土耳其帽，扎上腰帶，站起身来。

太阳漸漸偏西了。街上刮起了一陣陣微风，到处都可以看見到办公室或店鋪去的人們。

卡賽姆和吉姆齐手拉着手往前走。他們穿过屠夫胡同，来到大街上。到了家門口，像往常一样，卡賽姆从敞开的大門走进去，吉姆齐爬上墙，跳进果园。他爬上了一棵胡桃树，树上纏滿了葡萄藤。卡賽姆看着孩子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微微地笑着。吉姆齐探着身子极力想去够一串够不着的葡萄，卡賽姆大声喊道：

“連枝子一起拉下来，吉姆齐！連枝子一起拉下来！”

“那多可惜呀，卡賽姆叔叔！”

“我說拉下来！干嗎要爱惜老魔鬼的东西？”

他們在鸡屋前面蹲下来吃葡萄，一群烏鴉飞过来落在桑树上。

“卡賽姆叔叔，它們要把葡萄吃光了！”

“让它們吃去吧，我的孩子。你沒有看見它們多么爱吃葡萄嗎？”

“卡賽姆叔叔，去年一年，我只吃了一个橙子。”

“这里有的是。橙子熟了以后，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是要当心那儿的那个魔鬼！”他一边說，一边指着大老爷的大房子。

吉姆齐走后，卡賽姆躺在鸡屋里的一张草席上，他听见大老

爷小心翼翼地上楼来回踱步。大老爷的肥胖的女僕哈尼菲穿着木屐匆匆走过，房梁发出嘎嘎的声音。“做的对，哈尼菲！！把他的地板给踩塌！”

“哈尼菲！我不是告诉过你，要轻轻地地板上走吗？”上面传来了大老爷骂女僕的声音。

“哈—哈—哈！吭—吭—吭！”卡赛姆大少爷在楼下又是笑，又是咳嗽。

## 二

许多天、许多星期来了又去了。在一个十一月的早晨，卡赛姆正要把熟橙子摘下来，忽然听到大老爷病重的消息。哈尼菲说，昨天晚上他塞下去一只烤火鸡，后来就一直觉得不大舒服。

第二天早晨大老爷派人把侄儿叫去。突然的召唤使卡赛姆有些紧张。他走到楼上，在大老爷的床前跪下。病人起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接着又笑了，交给他一把小钥匙。

“我把你从这里赶出去，是要给你一个教训。我不愿意把财产送给僧侣。”

一分钟之后，阿奎夫·沙希尼离开了人世。

那天，卡赛姆心烦意乱地缩在鸡屋里，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了他去参加葬礼。葬礼过后，他回到鸡屋里，躺在草席上，还是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天快黑的时候，哈尼菲送来了一盏煤油灯，因为只有大老爷（上帝保佑他的灵魂！）的房间里才有电灯。卡赛姆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草席上。

“老爷，房間給您預备好了。”哈尼菲輕輕地說。

卡賽姆老爷勉强坐了起来，煤油灯照得他直眨巴眼睛，他連忙說：

“何必浪費煤油呢？天还没有黑呢。”

哈尼菲吃惊地站在那里，卡賽姆老爷自己把灯吹熄了。

他們上楼的时候，哈尼菲，这个老管家妇，就开始一样一样地、詳詳細細地給卡賽姆介紹了他所继承的东西。卡賽姆輕輕地在楼梯上走着，跨过那些看起来經不住他体重的梯級，一边注意地听着她讲；他这才知道大老爷从河边那块地上收到的地租，占总收入三分之一；磨房的收入也不少；烟草工厂股份的紅利有五百个金币。走到楼梯頂的时候，卡賽姆觉得天旋地轉，迷迷糊糊，胸口悶得厉害。他大概替自己的命运发愁了。“上帝呀！难道我的末日也快到了嗎？”他悲哀地問道。他靠在栏杆上不知不觉大声喊道：

“輕輕地走，哈尼菲，你要把我的地板踩塌了！”

那天晚上，卡賽姆一夜沒有能合上眼睛，一連好几个钟头，他坐在大老爷經常坐的那个松軟的椅垫上沉思默想。

炉火熊熊地燃烧着，壶里的水噗噗地沸騰着，猫儿在炉旁咕嚕咕嚕地打呼。哈尼菲坐在对面牆角上打瞌睡。外面，风在怒吼。卡賽姆坐在那儿伤心叹息，他想起过去不得不到处为家，住在茅屋和鸡屋里，就觉得难过。他拿起他叔叔挂在壁炉架上的念珠，不知不觉地沉思起来。他的思想像狂风暴雨一样，把拦在路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接着，雨过天青，沒有留下半点痕迹。

“哈—哈—哈！”他常常一个人放声大笑，“我一下子得到这么多財產，我是多么幸运呀！一千棵橄欖树，从工厂那里可以拿到五百个金拿破侖<sup>①</sup>，还有磨房、出租的田地、橙子园！它們全都

是我的，因为我是孤伶伶的一个人，无亲无故，沒有我需要关心的人！吭一吭一吭！”卡賽姆又干咳了一陣，咳嗽一刻也不让他得到休息。他朝四面看看，仿佛在寻求帮助，帮助他摆脱苦难，摆脱那个“錨鈎”，它今天晚上不断地撕裂他的胸膛。“我不要死！”他对藏在他胸膛里面的声音說。

“吭一吭一吭！”咳嗽仿佛对他說：“今天晚上以前，你还高高兴兴地等着死呢！”

“滚开！我不要死！”卡賽姆打断它的話。

“吭一吭一吭！”咳嗽依然坚持。于是卡賽姆扯开了嗓子喊道：

“你自己去死吧！”漸漸地，他的腦子变成了一片空白。

哈尼菲被卡賽姆老爷的喊声惊醒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她端上晚餐，但是今天晚上，仿佛什么都不中卡賽姆老爷的意，煮小鸡、白米飯、布丁、燉水果，沒有一样他喜欢的。吃过晚飯，他又拿起了念珠，呆呆地看着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繼續沉思默想。当他听到哈尼菲在隔壁打鼾，他立刻一跃而起，敏捷得像年輕人一样。他打开了大老爷放在床边的箱子，心滿意足地看着堆在箱子里的大大小的錢袋。卡賽姆老爷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箱子的鋼板上，滚动着的金子照得他眼花繚乱。他把头伸了进去，把臉頰貼在閃閃发光的金子上，金子仿佛在輕輕地对他哼着一支悅耳的歌曲，誘惑他不要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到地獄里去，而是到天堂里去。

“再也不受穷啦！”里面的声音小声地說，“人类的前途是幸福的！人們不会再受穷了！老人可以到养老院去养老。墓地都

---

① 旧时錢币名。

围上围墙，四周还种上柏树……”

“去你媽的墓地吧！”卡賽姆又大声喊了起来。

“吭一吭一吭！”里面的声音頂了他一句，“你很快就要变老，可沒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床边，你将要像一条虫那样爬来爬去。”

“住嘴！‘錨鈎’不能再害我了……我要买一件外套、一双鞋、一把伞……”这些話使得他清醒过来，外套、鞋子、雨伞让他想起了小吉姆齐，他說过只要他能弄到錢，他就要給他买这些东西……他从錢堆里拿出三个金币，放在錢包里，当时就下定决心用它們来給吉姆齐购买衣服和鞋子……接着，他开始数箱子里的錢袋，一、二、三……数着数着忘了总数，他又把它們推回去，重新数起……

就这样，卡賽姆老爷出乎意料地突然变成了一大堆金銀財宝的继承人。

### 三

虽然已經接近仲冬天气，山上复盖着雪花，城里的大街小巷也是一片銀白。然而卡賽姆还是沒有給吉姆齐买任何东西，甚至連一双胶鞋也沒有买，虽然希姆·卡塔列商店的胶鞋卖得非常便宜。他要么就是嫌外套的料子不好（卡賽姆认定希姆·卡塔列的外套只能穿一个冬天），要么就是嫌鞋子的顏色不对，照他的說法，小孩子的鞋子應該是黃的而不是黑的。黃褲子他也反对，因为小孩子應該穿黑褲子。今年的雨伞质量太低，伞柄是木头的（去年可是金属的），而且还卖得挺貴，一把伞要五个金法郎！“仿佛雨伞在鵝卵石路上能够派什么用場似的！花五个金法郎只是为了不让几滴雨点落在身上，这可不大聪明！”于是，那三个

金路易<sup>①</sup>暂时还呆在原处，呆在卡赛姆的皮夹里。这时候，小吉姆齐却光着两只脚，身上穿着没有袖子的短衬衫和一件夏天穿的短外套，那是卡赛姆三年前给他买的。他冷得直抖，边跑边喊：

“买报啦！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纸！”

卖完了报纸，小吉姆齐带着一股寒气，跑到卡赛姆老爷的楼上，走进他温暖的房间里。卡赛姆老爷像往常一样带着微笑欢迎他，抚摸着他的头说：

“去暖和暖和吧！这个冬天魔鬼好像是把你打垮了！”说完之后，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变得模糊起来了。卡赛姆老爷拿起阿奎夫·沙希尼传给他的念珠，慢慢地数着，就像大老爷本人那样（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他看了看吉姆齐（吉姆齐的脸是苍白的），又看了看炉火（火是红的），于是又陷入了沉思。

吉姆齐暖和过来之后说：

“卡赛姆叔叔，您好像又在想心事了！”

“不错，没有办法呀，我的孩子！”

“从搬到这儿来的那天开始，您脸上就再也没有笑容了。”

“我有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儿呀！”

“什么麻烦事儿？”吉姆齐惊讶地问。

“磨坊的屋顶该修理了。”

“那又怎么样呢？”

“我要损失三个月的租钱。”

“这值得发愁吗？”

“还有别的呢。如果明年烟卷跌价，我的股票怎么办？我的

---

① 旧时钱币名。

橙子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今年意大利市場不要橙子。我的佃戶不肯交納額外的三蒲式耳喂牛的谷子……”

“多少？”吉姆齊問道，他不願意看見卡賽姆叔叔為這事煩惱。

“多少嗎？三蒲式耳。三蒲式耳啊！這樣一年就會少收入三十里克！”卡賽姆叔叔豎起三個指頭來加重語氣。

小吉姆齊感到很亂，因為不只是修理屋頂，還有許多別的事情：香烟的價錢、地租、股票、橙子、公牛，諸如此類！他那單純的、沒有受過訓練的頭腦不可能理解這許多東西。他把頭靠在卡賽姆叔叔的胸口，心里充滿了忧伤和兒子對受難的父親的那種深情。哈尼菲堆在壁爐里的劈柴發出熊熊的火焰，使他感到十分溫暖；卡賽姆叔叔顫抖的雙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頭和那長滿了雀斑的柔嫩的脖頸；吉姆齊坐着坐着就打起瞌睡來了。卡賽姆叔叔的眼睛像往常一樣蒙上了一層霧。他的干咳仿佛不是從嘴里、而是從胸口深處發出來的。他的胸口一上一下地起伏着，還發出噓噓的聲音。

小吉姆齊把他的笑話又說了一遍：

“卡賽姆叔叔，您為什麼不像我從前說的那樣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後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

“我的孩子，這個算不得什麼咳嗽，”他把吉姆齊的頭推到一邊去，“我只是咳着玩，拿它來消磨時間罷了！”

“您忘了嗎？”

“忘了什麼，我的孩子？”

“夏天的時候，您不是常常說有一個魔鬼在不停地啃您的胸口嗎？”

“我那是和你開玩笑呢！我什麼事兒也沒有。我是結結實



实的。”

小吉姆齐心想，如果卡赛姆叔叔把啃他胸口的魔鬼都不当一回事儿，那他一定是遇到什么更大的灾难了。这些忧虑一定大得不得了，因为它竟迫使卡赛姆叔叔不再和他分享财富，每次见面的时候，不再像从前那样送给他一个里克。渐渐地，卡赛姆叔叔又像往常那样陷入沉思，小吉姆齐像往常一样站起身子悄悄地、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在出门之前，他照例听见哈尼菲叫他：

“吉姆齐，把这碗牛奶面包汤喝了，快一点！”

吉姆齐奇怪为什么哈尼菲总是要他快一点吃。正当哈尼菲担心地走来走去，等着吉姆齐把汤喝完，里面就传来了卡赛姆雷鸣般的声音。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叫你轻轻地走路，别把我的地板踩坏了！”

这时，哈尼菲就从吉姆齐手里把调羹拿走。

“快走吧，我的时间多么宝贵呀！”

于是吉姆齐赶快跑到大街上，心里奇怪为什么卡赛姆叔叔要用这样大的声音叱骂哈尼菲。

“买报！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纸！”

吉姆齐光着脚，穿着破烂的衣服，冷得脸色发青地站在希姆·卡塔列商店的橱窗前面，看着那些温暖的外套，自言自语地说：“无论如何，卡赛姆叔叔总是会给我买一件外套的。他不再从黑背心的上衣袋里掏出一个里克给我，他把钱存起来给我买外套、鞋子和长裤……”

他想起如果报纸卖不出去，他就沒有中饭吃，于是赶快赤着脚在冰冷的鹅卵石上跑着，像一个野孩子那样大声喊叫：

“买报！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纸！”

快到仲冬的那一天，卡赛姆老爷听到这样的消息：小吉姆齐病得很厉害。应当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至少要有两个里克，才能雇车把他送到医院去。如果卡赛姆老爷愿意出几个法郎，小吉姆齐就可以住在楼上的病房里，否则他就只能住在地下室，市政府送来的病人都住在那儿。他患了重感冒，看来短时间不会好，说不定还会转成肺炎。

“他脸色苍白，还发着高烧，”客栈老板说，他是一个中年人，长得挺和气，他听人说卡赛姆老爷很宠爱这个卖报的小孤儿。虽然从前卡赛姆老爷自己也很穷，可是他还是把最后一个里克分给吉姆齐。现在，他是一个大财主了，店老板心想他准会拿出两里克的车费，并且亲自去安排住院的事，因为孩子是他唯一心爱的人，他唯一的伙伴，如果传言可信，还是他的养子。

但卡赛姆老爷盘着腿坐在火炉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眼睛呆呆地毫无表情，他那点头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想的并不是吉姆齐的肺炎，而是别的什么事。

虽然是这样，店老板还是反复地讲：

“只要几个法郎，就能救孩子的命。今天早晨，报童吉姆齐，在昏迷的状态中提到了老爷的名字。这个可怜的孩子脸色多么苍白呀！老爷看见过戈尔加河边的芦苇吗？……唔，他的胳膊和腿就和那些芦苇一样。他的脖子还要细，噢，他多么瘦呀！”店老板大声说，他一边摇头，一边咬紧嘴唇，压下内心的激动。他脱下头上的白土耳其帽，用手转动着它，同时用他那双亲切的眼睛紧盯着卡赛姆老爷。这时老爷正坐在那儿数念珠呢。

卡赛姆老爷被店老板悲哀的声音和亲切的表情感动了，他

动了动身子，抬起头来淡淡地问道：

“你說吉姆齐生病了嗎？”

“他真的病得很厉害，他几乎不会說話了。他住在我的客棧里，再沒有比那儿更糟的地方了。您知道我的老客棧多么破烂，四面通风，屋頂又漏。吉姆齐連件保暖的外套都沒有，沒有鞋子，沒有……”

“什么？”

“劳您大駕亲自走一趟去看看吧，看看他的情况够多么可怜。”

一陣沉默。

“吭一吭一吭！”卡賽姆打了一个噴嚏，接着就干咳起来。

“我的客棧和这里只隔着两条馬路。”店老板固执地說。

“两条馬路，隔着两条馬路！可是我的咳嗽怎么办？路上我可能突然得关节炎！”說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膝盖。

又是一陣沉默。店老板的脸色愈来愈严峻了，他皺起了眉头。卡賽姆老爷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心神不定了，但是他的眼睛却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模模糊糊的。

“真糟糕！真糟糕！”他喃喃地說，把手指伸到黑背心的口袋里。他掏出一把里克，把它們放在手心，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朝面前的店老板擲过去一个錢币。店老板弯下腰，皺起眉头。卡賽姆老爷擲到他脚旁的只有半个里克。

“唔，我从来沒有听說過这样的事！”店老板喃喃地对自己說，他在褲子上擦了擦手，戴上白土耳其帽，默默地走了出去，卡賽姆老爷擲給他的錢币，他連碰都沒有碰。

#### 四

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卡赛姆听说吉姆齐已经病好了，就到医院去探望他，这是第一次探望。他爬上楼梯，走进一间病房。他一走进去，心里就觉得非常不安。綢窗帘、白床单、白枕头套和药的气味，这一切都使卡赛姆感到新奇和意外。客栈的穆拉特老板当然不会为这些奢侈的设备掏腰包。难道他，卡赛姆老爷得拿出钱来？但是当他看到店老板坐在一张病床旁边，他就不那么紧张了。这时，他才看见一个小脑袋、两片干裂的嘴唇、一个薄得像刀刃似的小尖鼻子和一双凹下去的快活地望着来人的小眼睛。他就是那个卖报童小吉姆齐。

卡赛姆老爷走到他跟前，朝他弯下身子，为他的境况叹息：

“多可怜，多可怜呀！你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我的孩子？”

吉姆齐的小脸放光了，他亲切地微笑着，露出一排黄黄的小牙齿。穆拉特老板站了起来，把椅子让给卡赛姆老爷，他坐下来，又一次表示同情：

“多可怜呀！……”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卡赛姆叔叔！”孩子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就好！……我一直很想念你，你这个调皮鬼！”他的眼睛和店老板的眼睛相遇了，老板对他亲切地微笑着，就像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

“我问穆拉特叔叔，为什么卡赛姆叔叔没有来，穆拉特叔叔说您生病了。如果您没有生病，您一定立刻就会来了，不是吗？”

店老板默默地垂下了眼睛，卡赛姆老爷深受感动。他轻轻地拍了拍小孩子的陷下去的脸颊。眼泪涌上了吉姆齐的眼睛。

卡賽姆老爺的手由于同情而顫抖起來了。這種同情潛藏在他內心深处的某一個角落里，只等着機會來表露。穆拉特老板也很感動，只是找不到合適的字眼來表达自己的感情。護士默默地站在門口看着這幕情景。

“盡量早一點恢復健康吧！醫院可不是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呆的地方！”

“卡賽姆叔叔，我已經完全好了。我要去賣報紙了。”

卡賽姆叔叔看見床边桌子上有一只橙子。他咬了咬嘴唇，咳嗽几声說：

“多麼糟糕呀，我竟忘了給你帶些吃的。我起先以為大夫不准帶吃的到醫院里來呢。”

“我什么都不要，卡賽姆叔叔。穆拉特叔叔每天早晨都給我帶一個橙子或者一個蘋果……”

卡賽姆露出牙齒笑了笑，轉過來看着穆拉特老板。老板垂下了眼睛，覺得有些難為情。

卡賽姆老爺延長了探病的時間。他跟吉姆齊和穆拉特老板談着談着，又陷入了沉思。他的眼睛變得和往常一樣模模糊糊的，他咳嗽起來了。

“我已經給您說過不止一次了。您為什麼不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後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吉姆齊說。

“這算不得什麼咳嗽！這只是一種習慣。我身體很好。”

在離開之前，卡賽姆老爺把手指頭探進黑背心的口袋里。不久之前，他下定決心要送給小吉姆齊一點東西。他用手指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陣，終於找到他要找的東西。他拿出一個小圓錢幣，但是當他看見穆拉特和護士站在旁邊，就改變了主意。何必在別人面前交給他呢？為什麼不留着以後在自己家里給他？

他又把錢放回口袋里。

“你出院的时候……”

“明天他就出院了！”护士站在門旁边說。

“明天早晨，你到我那儿去，你这个調皮鬼！”

第二天清晨，寒风呼呼地吹着。一团团烏云在天空猛烈地互相撞击。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小河里的水汹涌澎湃。街道被水淹沒了。天上沒有一只飞鳥。这是一场初春的暴雨。

卡賽姆老爷睜开了眼睛，正打算起床，却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最好再多睡一会儿。我希望吉姆齐今天早晨不来！”他把头放回枕头上，閉上眼睛，仿佛听到怒吼的狂风把烏云吹散，把橙子树叶吹得簌簌乱响，仿佛听见哈尼菲的声音在叫他：

“起来，老爷！早点已經預备好了！”

“很显然，哈尼菲不知道今天天气多么坏！”他一边說，一边把自己裹在被窝里。

仍旧是风声、雨点和嘩嘩的河水。卡賽姆老爷坐了起来，但是他觉得头晕脑脹。他又咳嗽了！“吭一吭一吭！如果吉姆齐今天早晨不来，那够多好！”

“起来吧，老爷！不早了！”

“起来，卡賽姆叔叔！”

“啊！这是吉姆齐的声音，我現在不能不起来了。”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几乎睜都睜不开，思想也不能集中。他差一点連衣服都穿不上了。开头，他只看見一团黑影，然后才慢慢看出是吉姆齐在火炉旁边烤脚。

“我好了！完全好了！可是……我也沒有活儿干了！”小吉姆齐靦靦地說，仿佛这场灾难給卡賽姆叔叔的打击比給自己的

打击还要大。“現在別的孩子在賣報了。”

卡賽姆老爺像一個木乃伊那樣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用困倦的眼睛望着他。

“卡賽姆叔叔，您的眼睛為什麼這樣紅？”

沒有回答。

“卡賽姆叔叔，我現在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工作呢？”

沒有回答。

“您怎麼啦？”

“誰，你嗎？！”卡賽姆叔叔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了。

吉姆齊把頭靠着卡賽姆叔叔的胸膛說：

“卡賽姆叔叔，不要為我擔心！我會找到一個差事，掙口飯吃的！”

卡賽姆用他那模模糊糊的眼睛望着他。

“呀！呀！”卡賽姆長嘆了兩聲。他很想幫助這個孩子。他想起了昨天要做的事，就把手指伸進黑背心的口袋裡，找到那個小圓錢幣，把它放在吉姆齊的小手裡。

“把這個拿去……四分之一里克……走吧，調皮鬼！”

卡賽姆老爺從布滿水汽的玻璃窗望出去，他看見一個瘦小的、光着腳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在街上走着，大雨沖打在他的纖弱的肩膀和背上，他一點也不覺得。

“不管怎麼樣，他是一個男孩子！如果不能賣報，他還可以干些體力活兒或者別的什麼活兒。他可以當挑夫。但是像我這樣一個老头兒，要是沒有這個，就很難活下去了！”他把那三個金路易放回衣袋裡，這是他很早以前就決心和它們分手的。

卡賽姆老爺的眼睛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清楚過來，永遠是一

片模糊。至于卡賽姆和小吉姆齐后来怎么样，我們不敢說什么肯定的話，但是如果我們考虑到从那时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变化，我們也就可以猜它一个八九不离十了。

刘寿康譯



## 迷途的羔羊

索梯尔·安多尼

那年冬天降临的时候，下着大雪，刮着寒冷的北风。森林咆哮，河流冻结；监狱里充满了囚犯，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的粮食，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人们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是什么样。

这时，一个部族的首领，像粪堆里爬出来的蛆虫一样，从复灭了的王朝废墟上爬了出来，并且在地拉那自行戴上王冠。

这个故事中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愤怒国土上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

那天早晨，柯里·斯特凡慢腾腾地向村子的公地走去，心情十分沮丧。走在他前面的旅伴们，由残废的父亲陪伴着的、带黑头巾的母亲，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妹妹和他那新婚的年轻妻子，大家都同样感到心情沉重。柯里在一棵榲桲树下坐下来，看着那一群群哭泣的妇人，那些唉声叹气的男人，那些被苦难岁月折磨得腰躬背驼的老头儿，那些满面愁容的青年男女，和那些驮着篮子和斧头的骡子。

由于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村子里最精壮的血液都被汲干了。像刚断奶的小羊一样的十几岁的少年，新婚的青年小伙子，以及不同年龄的成年男人，都收拾起行装和忧愁，到遥远

的他乡去寻找活路。两肩宽阔、歪戴着帽子的柯里·斯特凡，是村中各种集会上的第一流歌手和优秀的舞蹈家，他这次离开也给人們的眼里增加了眼泪，心里增加了悲伤。

一个月以前，柯里才娶了一个妻子，不，才拐来了一个妻子。她的名字叫瑪琳娜，是李戈尔的女儿。村里的妇女都嘲笑柯里，說他的閑話，认为李戈尔的女儿是他拐騙来的。对这些流言蜚語，柯里毫不在意。可是，蜜月还不到一周，他的父亲就把他叫到一边，說：

“柯里，我的孩子，我們的粮食吃光了，生活很困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老年人的話，可是，爱情本身是不能当飯吃的，有了面包才能活命。我年紀老了，又有殘疾，行动不方便。我已經把你养大了，現在，拿着斧头到亚陀斯山<sup>①</sup>去吧，你的同年伙伴都是到那儿去找活干的。”

“爸爸，不能在附近找到活干嗎？”

“为什么要問我？你很清楚，我們这一帶都很困难，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人吃人哩。孩子，催你离开家乡，使我的心都碎了，好像我要赶你走似的，但是你自己知道：走这条路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两个月內，你的伙伴就要出发，你最好也准备动身吧……”

柯里逃脫不了这条出路。別人在爱情方面說閑話，他毫不在乎，可是，說他躲在家里不做事偷懶，他却受不了。

現在，他坐着等待同行的伙伴，从榲桲树下凝視着天空，眉头紧皺，面色蒼白，默默无言。他的母亲、父亲、妹妹和年輕的新娘都来給他送行。新娘子一直在叹气、啜泣；一家人拉着柯里的

---

① 希腊东南部的一个半島。

手，都感到悲痛，一面拭泪，一面安慰柯里和自己，希望他能够早些归来。

下面的牧场边，一群哭泣的新娘子和妇女，带着黑头巾，唱着悲哀的送行曲：

寒冷的冬季呵冰天雪地！

媽媽呀，別让你的儿子远去！

可能，我已經怀孕在身，

媽媽呀，別让你的儿子远去！

驟儿匆匆呵人儿迟迟，

媽媽呀，別让你的儿子远去！

我没有孩子能对他說“再見”，

三天三夜我一直在哭泣。

請把我埋葬在教堂旁边吧，

好让他归来为我洒一把眼泪！

瓦娜大嬸走到柯里身边，輕輕地拍着他的肩头，請求他照顾她那又小又弱的爱子梯里。

“把他放在你身边吧，在困难的时候招呼他一下！……”

瓦娜大嬸完全被感情控制住了，沒有說出来的話，都用眼泪和哭泣表达了。柯里深深地受到感动，十七岁的梯里从头到脚都充滿了痛苦。

“別担心梯里吧，瓦娜大嬸！我一定会照你說的那样去做的！我会关心他的！”

远方传来了圣乔治教堂的钟声，人們都站了起来。雪，下得越来越大，风，刮得越来越猛，河里的水开始結冰。在这离別的时刻，只听见一片痛哭和啜泣的声音。

“請聖父、聖子和聖靈保佑你吧，我的孩子！”柯里的媽媽說。

柯里先划了一個十字，接着又划了兩下。

“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爸爸！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柯里輕輕地拍着父親的肩頭說。老人難受極了，話，梗在喉嚨里說不出來。當柯里一再地說“我們很快就會見面”時，他把拐杖指向天空，用令人傷心的聲音說道：

“天上見吧，孩子！”

隊伍開始出發了，柯里、梯里和他們的狗走在最前面。眼見幸福的夫婦生活就這樣突然中斷，年輕的新郎柯里的心碎了。他今後將時時刻刻懷念瑪琳娜的溫柔的吻，母親的撫愛，父親的親切關懷。他們與家鄉的距離越來越遠，他們正在走向一個不熟悉的新世界，走向辛酸愁悶的新生活，在亞陀斯山上荒涼的森林中去熬受那燒炭工的奴隸般的勞動生活呵，在那里只有男人、牡獸、修道士和禁欲主義者，他們獻身於古老《聖經》聖詩的研究，從清晨一直禱告到深夜。可怕的貧困迫使柯里這樣不幸的人，背上包袱和憂慮，帶着空虛和痛苦，成群結隊地奔向異國他鄉。誰知道他們不是奔向死亡呢？

送別的歌詞還在柯里的耳邊震响：

可能，我已經懷孕在身，

媽媽呀，別让你的兒子遠去！

走了三個鐘頭以後，到了邊界。士兵走上前來檢查通行證。柯里把護照遞給一個軍曹。他接過去看了一看，裝出念的樣子。

“你叫什麼名字？”

“那上面寫着，你自己看吧！”

“我不認識你的名字。我只認識二十塊銀圓。快拿出來吧！”

軍曹說。

“从我身上，你是一个鬼錢也得不到的。”柯里說了這句話就往前走了。

軍曹显出悻悻然的样子，又去詐騙別的人。

越过国界后，他們默默地爬着山，心里很乱。偶尔轉过身来，朝着逐漸消失在濃霧中的莫拉瓦山看一眼，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划着十字說：

“保佑我們一路平安吧，主呵！保佑我們一切順利吧！”

这支到外国去的劳工队伍，日夜不停地走着，越过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穿过峡谷和山隘，經過无数的客棧和村庄，踏着一代代同样命运的人的足迹和他們踩出来的小道走着走着。

走了整整二十天才到达亚陀斯山。一群修道士和士兵對他們进行了仔細的检查，生怕有女人混杂在他們中間。年輕一些的小伙子还要脫得赤条条地接受检查。他們把柯里帶去的小鸡也扣留了，因为鸡冠虽长，却是母的。一头騾子有些像牝的，也叫赶回去。修道士和士兵向他們解释了在亚陀斯山上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然后才放他們过去。

柯里的眼睛被远方的一座高塔吸引住了。他問了柯斯塔叔叔后，才知道这座高塔的来历。原来，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塞爾維亞皇后捐出了一大笔錢，在这里修了一座希朗达修道院，完工后她想亲自来看一下，別人不准她来，于是她就筑起这个高塔，从遙远的塔頂来眺望这座修道院。

當他們到达指定的大森林时，一个胡子扎煞的修道士走来，同柯斯塔叔叔簽訂了劳动工資合同。大家推选柯斯塔叔叔为領队，接着就动手盖柳条棚子，用洋铁皮做屋頂。然后就开始烧炭。

从到达这里的的第一天起，年幼的梯里和狗就成为柯里最心

爱的被保护者了。虽然梯里年幼沒有經驗，但他来寻求柯里的保护，热心地替他做事：

“給你打一杯冷水来，好嗎？”

“不，我們俩一块儿到山泉去喝吧。”

“柯里，我給你摘点橄欖来，好嗎？”

“你自己摘来自己吃吧！”

“柯里，我能賺多少錢？”

“我不知道，我的小朋友，这要看我們这一組活干得多少。”

“我需要很多錢用。媽媽十二月就要断粮了，我不寄錢去，可怜的媽媽和姐姐吃什么呢？”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修道士，穿着一件长齐踝骨的法衣，满脸皺紋，前額上暴起一根粗大的青筋，走上前来，为他們祝福。

“欢迎您，祭司！”

“我不是祭司，我只是一个修道士，我叫費洛修斯，是你們的朋友。請歇一会儿，听听上帝的話吧。”

他拿出一本沾滿了蜡烛油斑的书，开始禱告起来：

“富人要穷了，要受辱了，只有信奉上帝的人才不会受辱。富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过針眼还难。兄弟們，你們是亚当的子孙，都是有原罪的人；信奉上帝吧，他与你們永远同在！人們呵，救救你們的灵魂吧，我老实告訴你們，最后审判的日子就要来临，死的人就要复活，天堂的钟声将响遍世界……”

“先生，您要我們怎么办呢？”

“做一个青年修道士吧！你們年輕，灵魂还没有充滿罪恶……”

“可是，我們到这儿不是来当修道士的。我們是来干活賺錢养家的，为了让家里的人不至受到屈辱。”

“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从阿尔巴尼亚山区到这儿来的，但是，只想到泥土做的軀体，輕視永生的灵魂，这是一种罪恶。”

“那留在家里的人怎么办呢？您把他們都忘了嗎？”

“上帝連天上的鳥兒也考慮到了……”

“先生，我認為您是在空想。上帝離我們的村子太遠，幾乎從沒有想到過我們。這個小孩要養活一家人，我也一樣。我還有妻子……”

“呸——呸！”修道士大聲說，“在這個神聖的地方，不准提夏娃的名字！”

他向東方跪下，禱告起來：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sup>①</sup>

“先生，您在說些什麼？您為什麼不用阿爾巴尼亞話禱告呢？”

修道士禱告完了就轉過身來對他們說：

“上帝只會說希臘話，基督徒呵，如果你們不用希臘話禱告，就永遠進不了天國的大門。你不能再提到夏娃女兒的名字，因為她是魔鬼的幫凶；她把亞當趕出了天堂，她引誘男人犯罪……”

“先生，請告訴我，基督不是說過：‘要嫁娶，生兒育女’嗎？”

修道士搭拉著臉，但是這一次並沒有任意發揮己見：

“是這樣說的，小伙子，但是不要忘記，這是他在婚禮上喝了几瓶酒以後說的話。”

“那就是說，你認為即使人類絕種，人們也無權結婚，對嗎？……”

---

① 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

“这个世界有罪，天国的幸福无边。我在这里看见了天堂的牧场，天使的闪闪发光的翅膀。”

柯里对修道士斜看了一眼，往手掌里吐点口水，抡起斧头干起活来。修道士便走开了。

“柯里，为什么这个老祭司要說这些話呢？”梯里問。

“让他去吧。他已經得到过尘世的一份享受了。”

第一天，柯里就很卖力地干活，可是肚子餓得真是难受。他們只吃一餐簡單得出奇的飯。“第一天不能开火做飯！”柯斯塔叔叔一面說，一面从背囊里拿出一瓶醋，在一个公用的碟子里倒了几匙子。大家刚下工，全身都是黑炭灰，就围坐在公用的碟子旁边。有一个人想去洗一下，但柯斯塔告誡他說：

“別洗吧，小伙子，炭灰是不会伤害身体的。而且，今后你的皮肤本該染上很厚的一层黑灰。”

每个人都拿出一把木匙子，开始吃起来。餓得要死的柯里吃得最快，吃得最饞。柯斯塔叔叔又說話了：

“別吃得太多呀，小伙子！吃多了，絡腮胡子长得快。我們赶紧点吧，不要浪費時間……”

瑪琳娜的丈夫听了直发楞。然后自言自語地說：

“这儿不仅要节省面包，还要节省時間！”

晚飯后，柯里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老头儿身上，显然，这个老头儿已經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右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破布，左手是一个燃烧着的火把。

这个名叫米凱尔的老头儿說，他要用“神圣的方法”修面。柯里看見他用火把去烧胡子，感到非常惊奇。燃烧着的长长的胡子发出了很强烈的臭味。当火快烧到皮肤的时候，年老的米凱



尔用湿布往脸上一抹，“神圣的方法”的修面就算完成了。

“米凱尔大叔，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修面呢？”

“要修面而又不犯罪，这是唯一的办法。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用剃刀或剪刀修面都认为是犯罪的。”

年老的米凱尔似乎是一个聪明的老人。有个工人告诉柯里，关于米凱尔老头儿制止年轻的柯齐穿胶鞋鏟炭的故事，因为炭堆里可能还有些未熄灭的炭渣，会把胶鞋烧坏。

“如果我光着脚鏟炭，我的脚不是有可能被烧坏吗？”柯齐反驳说。

“脚烧坏了还可以治，鞋烧坏了要花錢！”老头儿回答。

晚上，在亚陀斯山待了一个时期的同村农民，围拢柯里坐着，詢問家乡的消息。他們問到自己家里的情况，問到村子里的磨房，問到村子里春天的情况，他們对每件事情和每个人都問到了，就是沒有問起姑娘們和媳妇們，至少是沒有公开地問。对这一点，柯里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自从早晨与修道士費洛修斯談話后，心里就有了底了。

一个青年小伙子，跑来找米凱尔大叔，因为牙痛，他用一条长毛巾把下巴包着。米凱尔大叔仔細地看了看他的牙齿，接着就用极其古怪的办法医治起来。他熔了一点鉛，把鉛水灌进小伙子的病牙窟窿里去。这当然能燙死了病牙的神經，可是，小伙子在熬受这种痛苦时所发出来的尖叫声，又是多么惨呵！

柯里吓得目瞪口呆。別人告訴他，亞陀斯山上沒有医生。生了病，就只有靠禱告和祭司的祝福来医治。抽烟也是被禁止的。有癮的人只能嚼嚼烟叶。

第二天早晨，柯里看到了一幕使他感到惊愕的情景。

他和梯里一起到一个山泉边喝水。突然听到了一片哭泣

声，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看，只见三个修道士把耶稣受难像放在面前，对着它哭个不停。柯里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就回去告诉柯斯塔叔叔，可是柯斯塔却向他解释说：

“这是修道士的习惯，他们常常读耶稣受难的记载，同时齐声痛哭。”

对上述的种种怪事，柯里起初感到惊奇，但很快就习惯了。

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不会同这些修道士一起哭泣的。与其要哭，还不如尽情地去唱这样一支歌：

“我年轻的新娘，你为什么烦恼生气？

是什么东西使你在房里焦思苦虑？”

“我亲爱的人离我远去，

我怎么能够不悲叹哭泣！”

柯里没有想到，这样的歌是禁止唱的，没有想到，阿尔巴尼亚籍的修道士会听到他唱这支歌。晚上，他被叫到修道院办公室，院长通过翻译告诉他，在这神圣的地方，除了唱赞美诗外，禁止唱任何歌曲。

从此以后，柯里和梯里就把他们的骡子带到森林深处去吃草，好在那里唱他们心爱的歌曲，免得别人和修道士听见。一天，他俩走上一座山峰，从这里可以看到修道院的全部辖地。这个地区是一个三面临海的半岛，在每个崎岖的山腰里都有一座修道院，宽大的圆屋顶上都有一个钟楼直聳天空，金色的十字架在上面闪闪发光。

在回家的路上，梯里发现了一群动物正向下面的草原走去。他们两个人想捉几只回去，就跟在后面追。快要追上的时

候，他們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些身披破布或兽皮、蓄着邈邈的长胡子的人，都是一些着了迷的傻子，他們在洞穴和树林里过着隐士的生活，一心想用这种办法来赢得进入天国的权利。

他們俩到这里第一天就碰上的那个修道士費洛修斯，总是跟着他們。做工的时候，他也跑来給他們俩嚕嚕嚕嚕地談上帝，談天堂和地獄，談罪恶和赦免。他經常邀請柯里到他的洞穴里吃飯。在那里，素食可以把人脹个飽，所以柯里完全被这些素食迷住了。不过，可怜的柯里得一坐几个钟头，为《聖經》上說的那个“死后三天又复活的人”禱告。

在这样的环境里，柯里觉得自己是个快要給悶死的奴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发出一种熏香的气味；他吃的面包也帶有像骨粉做的圣餅的味道；树林、河流、露水，甚至草地上的花草，似乎都帶上了男人的性格。他尽力把这些感觉从心头赶走，尽力不去看这些东西，只想他的家乡和家乡的歌舞，只想他父亲的忧愁的眼睛和瑪琳娜的玫瑰色的臉頰。

“我宁可回到家乡去，哪怕光靠喝水过活也行！”

有天晚上，他在一块对着大海的岩石上睡觉。梯里睡在旁边，忠实的狗睡在脚旁。海上的微风整夜吹拂着，使他的思想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幸福的岁月。他心緒很乱，不能入睡。

他早就爱上了瑪琳娜，但是不敢对她讲。有一天，当她在給一小块蚕豆地澆水的时候，他鼓着勇气向她发动了进攻。她非常惊慌，央求他松手，免得別人看見他們俩待在一起。

可是，柯里不是那种有头无尾的人。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热情地吻她。瑪琳娜的嘴唇尝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狂吻的滋味，于是她像歌唱似的說道；

“全都給你，我是你的，我愛你……”

“我也愛你，你是我的！”

于是，这一对青年情侣就設法背着人会面，有时在瑪琳娜鋤草的菜园里，有时在柯里伐木的树林里，有时，柯里爬过敞开的窗戶到她的臥室里去。在村子里的水井旁边，或者在教堂里，两个人总脉脉含情地相望，感到非常幸福。

有一天，他們俩在河边会面，躲在一片灌木后面，坐着，享受着草的香味和菩提花的芬芳。河里的水緩緩地向山下流去，似乎留恋这个山区，不願墜入深谷。岸上的田地都干了，河水多么渴望流过畦沟給它們解渴呵！两岸的灌木丛和树林織成了一片如画的美景，专供他們这一对情侣欣賞。特別使瑪琳娜入迷的是遍地落滿的黃叶。

“瞧，柯里！瞧那些水塘里漂浮着的橙黃色的樹叶！”

地上和水面都鋪着黃叶織成的漂亮地毯。蒸汽从叶子底下爬上来，凝成了叶面上的滴滴水珠，它們像宝石一样在阳光下閃爍发光。

瑪琳娜拉着愛人的手向水中涉去，她一方面想更仔細地看看黃叶，另一方面想看看她那反映在水中的美丽的鬚发。他們沒有想到，这样做是会被別人看見的。果然，有人看見了，并且跑去告訴了瑪琳娜的父亲。一会儿，只見瑪琳娜的父亲、村长和神甫，向他們俩走来。

瑪琳娜惊慌极了，脸吓得像紙一样白。

“唉，柯里！糟了！我們不留神給捉住了！”

但是，柯里保持着鎮靜，毫不慌乱。他对这一切並沒有放在心上。

双方对罵了一陣，接着就进行威胁。当瑪琳娜的父亲威胁

說要砍掉瑪琳娜的腦袋時，柯里就抓住瑪琳娜的手，向她求婚。

“我拒絕在教堂里主持你們的婚禮！”神甫警告說。

柯里皺了皺眉頭，向神甫暗示，他並不需要他的祝福。

柯里在對着海的岩石上睡覺的那天晚上，就是這些回憶折磨着他。翻來復去，連眼皮都合不上。他啜泣、嘆氣、抓胸、捶地，最後放聲痛哭起來。這時，梯里醒了，問道：

“你病了嗎？”

“沒有，我很好！你睡吧！”

“我留下了五個橄欖，你要吃嗎？”

“睡吧，別動了！”

有天晚上，柯里決定不干了，無論如何都要回家。

他的計劃本來會實現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看見伙伴們滿頭大汗地搬運一棵又大又重的樹干，就嘆了口氣，覺得在危難的時候丟下伙伴是可恥的。那天下午他接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這是失望的妻子寫的一封信，很動人的信。信上說，沒有他，她生活不下去。是不是要她空等一場？信的最後幾行說，他們家的牆要修砌，可是沒有錢。

所以，柯里只好推遲行期，想賺點錢來修砌牆壁。

第二天，他把柯斯塔叔叔叫到一邊，把心裏的話告訴他：

“柯斯塔叔叔，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樣，我對你說實話，我實在討厭這個地方。並不是我不願意干活，我不是個偷懶的人。這樣荒涼的地方我真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我簡直是不能……”

柯斯塔叔叔年紀大，干這一行時間長，經驗多。年輕小伙子都願對他說心裏話。他年輕的時候，也感受過同樣的痛苦。他盡力安慰柯里：

“你說得對，小伙子！可是，我們怎麼辦呢？家里缺田少地，

日子混不下去呵。阿赫默德·索古和封建头人摆布着我们的命运。到处都是失业。除了这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上哪儿去找糊口的地方呢？但愿严冬降临到埃及，那我们烧的炭就有市场了。不然，我们将来的日子还要困难哩。小伙子呀，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你今天这样的感觉。你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得不忍受过同样的厄运。你的同年伙伴也和你一样受苦。你还结了婚，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儿枉度了青春，根本不可能有你那种幸福哩……”

柯斯塔叔叔总是跟大家说，砍树的时候要砍背风的一边。柯里总是一丝不苟地照这个指示去做。那天早上，他和梯里砍伐一棵大树，也用了这个办法。当时风从西面吹来，他砍着朝东的一边。两个人砍了一个楔形的大裂口以后，感到有些疲倦，准备休息一会儿。柯里已经坐了下来，而梯里刚刚在树旁蹲下，正打算坐。这时风向变了，两个人都没有发觉。

大树受不住东风的猛吹，哗啦一声突然倒下来，撞着了梯里的头，把它砸得粉碎。

等柯里跳起来时，这致命的一击已经落到了可怜的年幼的梯里身上。头碎了，脑浆流在地上。整个身体连动也不会动了。柯里尖叫了一声，所有的伐木工都跑来了。大家默默地站在死去的年轻的梯里周围，手里拿着帽子。

米凯尔叔叔打破了沉默：

“拿出勇气来，兄弟们！我们靠额上的汗水活命，在劳苦的重担下死亡！苦役般的劳动总是要把我们大家送到坟墓里去的，这个孤儿的命运不过是过早地进入坟墓罢了。”

大家用担架抬着梯里的尸体。一群修道士和许多祭司，甚

至修道院院长也亲自来到埋葬的地方。灾难发生了，挖个坑把死人埋下，这倒很容易；可是，要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家乡的瓦娜大婶，却是真正困难的呵。柯里怎么敢见她的面呢？如果他可以不把梯里的死讯告诉他母亲，那么，就是整个亚陀斯山上的人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也心甘情愿。他不住地痛哭，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年幼的梯里竟遭到这样的厄运，这真使他难以相信呵。

祭司们用外国话唱着圣诗，柯里一个字也听不懂。后来，除了留下一个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来的祭司外，别的都走了，他抬起头来用阿尔巴尼亚话对着天上说：

“愿你升入天国，找到永恒的平安……”

柯里深受感动，也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他仿佛看见了梯里的和善的面孔，在白云深处由无数个天使的翅膀托着向上飞升，这时，柯里禁不住用手划起十字来。

柯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斧柄在他的手掌上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昔日红润的面颊变得苍白了，活泼愉快的眼睛变得冷漠无情了，皱纹布满了他的前额。

费洛修斯的反复不断的训诫在他那疲倦的大脑上也深深地烙下了痕迹。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状态的变化，除了自己现实的苦恼外，他仍然尽力不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但是这许多年来的反复讲道毕竟使他发生了动摇。

教堂的钟时时敲响，成群的修道士和隐士不停地高声祷告，缭绕的香烟染污着四周的空气，武装士兵严格地警戒着，不让妇女、雌禽和牝兽闖进这个地区。在这样的环境里，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只是：胡子扎煞的面孔，赞美诗，蜡烛，熏香和《圣经》。再加



上过度劳累所引起的疲乏，柯里的身心两方面都每况愈下了。

他又接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我們家的牆修好了，但是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父亲在十二月五号去世了。我們按照常礼安葬了他，不得不向克里斯托·卡薩比借了十个金拿破侖，用我們的房子作为抵押。如果我們不能在复活节前偿还，房子就要被沒收，我們就沒有地方安身了。”

这对可怜的柯里是一个悲惨的消息。最初，他为父亲的去世而痛哭，为自己沒有送終送葬而悔恨。然后，他又轉而为家里活着的人操心。他仿佛看見老母把房子交給克里斯托·卡薩比的情景。她揩着一床破旧的粗絨毯，弯下腰去吻別屋前台阶的石头。

柯里难受极了，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他走进一个教堂，跪下来祈禱：

“怜悯怜悯我吧，我的上帝！帮助您忠实的僕人吧，全能的上帝！”

他一心一意地埋头禱告，沒有留心費洛修斯就在他旁边，这个修道士一直观察着他，后来沒有說一句話就走开了。

当天晚上，当柯里往他那由羊齿植物做的床上一躺，准备睡觉的时候，他惊奇地在枕头下发现了十个金鎊。第二天，他把柯斯塔叫到一边，問道：

“难道是上帝亲自把这些金币送給我的？这可能嗎？”

“孩子，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沒有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也許是上帝通过一个好心人的手，把它放在那儿的。”

“为什么那个好心人不当着我的面代表上帝交給我呢？”

“因为《聖經》上說，左手不應該知道右手送給別人的东西。”

柯里把錢寄回家去了。当天晚上，他夢見一群天使在他家



上空翱翔；他們长着漂亮的翅膀，手里拿着火炬，唱着：

“荣耀归于上帝！荣耀归于上帝！”

第二天，他开始学习劈木的技术。这个活比烧炭工赚的钱多，但劈木工的斧头有十五公斤重，用这样重的家伙把大树劈成木板，是很困难的。

在村子里的石屋中，瑪琳娜躺在新婚的床上，但总是睡不着。她相信，钱会很快寄来，房子会保住，但是疑虑仍然搅得她内心不安。她孜孜不倦地日夜织袜子，想挣点钱；泪水把织的袜子都湿透了。母亲和妹妹在另一间房里睡了，但她总是织到深夜。眼睛发烧了，头垂下去了，她仍然织着织着。手里的袜子变得越来越大、越宽、越长，似乎会一口吞下她，带着她越过高山深谷，向爱琴岛的远方飞去，一直飞到亚陀斯山，飞到圣山。看！手里拿着劈木斧的不正是她的柯里嗎！她叫他，喊他的名字，但他仍旧继续砍着，汗如雨下，但不答应她。

这个年轻新娘的梦总是同呜咽、眼泪以及悲痛的心情连在一起的。当她从微睡中醒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挥动手里的织针。她的脚很冷，禁不住打了个喷嚏，于是脸上顿时露出了愉快的神色，因为这意味着柯里在想念她……

瑪琳娜度过了许许多多这样的长夜。她的泪水打湿了粗面包的皮，面包和着泪咽下，抽抽噎噎地吃到肚里。

瑪琳娜的思想飞往那逝去了的幸福的日子。她想到了同柯里秘密相会的那些时候，想到了他俩躲在村子外面柳丛中的偏僻角落的那一天。那天，她本来反对到那儿去，可是柯里掌握着大权，她说不服他，就只好依从了。离他们不远，村上妇女们晒着玉米。年老的米凯尔躺着晒太阳，只要不打瞌睡，他总是看守

着玉米。村里的神甫在远一些的地方釣青魚，他一面耐心地等魚上鈎，一面在打盹儿。可以看得見他那长长的花白胡子，和挂在胸前的铁十字架。

她記得，柯里指着漂在微波粼粼的水面上的一朵大黃花給她看。四个靠攏花心的花瓣形成了一个花籃。花瓣新鮮光滑，似乎上了釉似的。一只寂寞的蜜蜂在它上面飞旋了一陣，然后落下来吮吸它的花蜜，一会儿又飞起来，接着又冒着生命危险飞下去，想多吸一点花蜜。它希望向前流动的水能让花儿在一个“港口”停下来。

瑪琳娜尽力不让这愉快的回忆中断，可是蛀虫咬着屋上旧梁木的声音，耗子在破牆洞隙里互相追逐的声音，晚风穿过屋頂的破烂橡木的声音，这一切又把她带到冷酷的现实中來。

門外庭院里传来了連續的狗叫声。她跳了起来，喊醒了母亲，大胆地向庭院走去。

一个月后，柯里收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她感謝他給家里寄了“这么大”的一笔錢，他們已經收回了房屋抵押单。下面她接着写道：

“有天晚上，我們受了一場虛惊，你带走的狗巴洛突然跑回来了。自从梯里的死訊传来后，我們的心情都很紧张，一点点意外的事情就会使我們惊惶不安。为什么这个該死的狗跑回来，在門口淒凉地嗥叫呢？”

这封信真是使人沮丧。

“連狗也受不了这里的荒凉！它也看厌了那些蓄着长胡子、穿着黑法衣、带着滿面愁容的人！天哪！全能的上帝呵！关心我保佑我吧！”

瑪琳娜接着写道：

“你的妹妹已經长大成人了。賈尼·宾卡已經向她求婚了。賈尼的父亲要我們按风俗办事，准备一套嫁妆等等，他才答应要她做儿媳妇。他說：‘我們不能像柯里那样去拐一个媳妇来！’”

类似的信件接二連三地寄来，一連許多年都是如此。

一直过了十二年，柯里才終於动身回家了。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八月十五号这一天，柯里·斯特凡回到了故乡。

那天早上，瑪琳娜一清早就起来打扫房子。她叫母亲到村子的公地去接他。按照风俗，她只能在家里迎接。她的心由于对爱的期待而欣喜若狂。她在房里踱来踱去，想把房子整理得更好些更舒适一些。她在房子周围徘徊一下，跑下楼去，可是，忘記了要做什么，又跑上楼来，就是这样一刻不停地走着。

一个行人出現在村边，他揹着一条卷起来的旧毯子。这就是柯里·斯特凡，他走起路来已經不像年輕时的柯里了，一双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神了。他不再是离家时的那个瘦瘦的、头发烏黑的、肩寬面紅的青年了。現在，这是另外一个柯里，过早地駝了背的柯里，回家来了。鐮刀似的脊骨，向前突出的两肩，变了形的胸膛，长长的脖頸，僵硬的双手，不，不是手，而是更像长滿了茧子的熊掌。柯里离家时的那种年輕可爱的地方一点也沒有了。顴骨突得很高，牙齿掉了许多，头发脫落了大半。他慢騰騰地走着，脸上沒有一絲愉快的表情。他走路时，有些发抖，呼吸困难，不断地咳嗽。他母亲的眼力差，沒有看出儿子身上的惊人变化。迎接他的青年妇女却低头叹息說：

“可怜的瑪琳娜……她多么可怜呵！”

柯里在“泪坪”上会见了同村的人。他的声音微弱，面色阴沉。人们把他围在当中，送他回村。

一路上，妇女们向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看见我的潘迪吗？”

“他向你致意，他还健康！”

“他托你带来什么东西吗？”

“他欠了希摩彼得修道院一笔债！”

“我的儿子柯西呢？”另一个问。

“他向你问安！他的脚给斧头砍伤了，耶稣会给他治好的！”

“我的儿子法尼·沙瓦好吗？”

“橡树压坏了他的背，在圣沙巴什去世了。他很幸运，因为他现在和耶稣基督在一起。”

“我的尼古拉·恩德列茨好吗？”

“他向你致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刻着主教衬衫的十字架<sup>①</sup>。”

“我的卓莫呢？”

柯里没有回答，抬头望着天上。于是，妇女中响起了一片哭泣的声音。

“天哪！玛琳娜真可怜呀！她会认得他吗？……”

这就是柯里·斯特凡回村时的情景。身体坏完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心脏非常衰弱，神经受了损伤。

回到家时，他只对玛琳娜冷漠地看了一眼，而她却安慰自己，希望这是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的缘故。

村里的人都到他家来探望。他们进门的时候带着好奇心，

---

① 这种十字架，只颁发给最虔诚信奉上帝的人。

出門的時候却嘆息地說：

“可憐的瑪琳娜！……她這一生是多麼不幸呵！”

瑪琳娜接待了客人，送客人走後，她就安排吃飯。柯里說：

“媽媽，我過了一段困難的生活，但是，上帝保佑，我沒有在外面待很久。我帶回來了二十個金拿破侖和五個聖像。其中有一個是耶穌受難像。”

他還想繼續講下去，但一陣猛烈的咳嗽使他不得不停下來，很困難地喘着氣。他划了十字，然後抬起頭來向上望着，背靠在牆上。

“你患了重傷風呀，孩子……瑪琳娜，放一塊磚在火爐上！”

“不用了，媽媽！讓它去吧！熱磚沒有用！”

“我的天呀！”瑪琳娜心裡想，“他竟落到了這樣可憐的地步！”

她坐在丈夫腳邊，心裡充滿了憂慮。當半夜雞叫的時候，母親向他告別，祝他們倆晚安，就上樓到自己的臥室去了。

瑪琳娜鋪開褥子，整理了床，等丈夫先睡下，她好熄燈。但是，這個剛從亞陀斯山歸來的人，還有一套儀式要做哩。

他走到擺着新聖像的堂屋，跪下來開始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瑪琳娜一面聽着他禱告，一面從半掩着的門里看他的駝背：

“天哪，他變得這樣老了！多麼不幸呀！”

她回想起他們倆年輕時的日子。想到在菜園鋤草時柯里向她進攻的情景，想到那個總是把她攬在懷里的強壯的青年，想到過去的柯里·斯特凡。他同這個在堂屋里禱告的人，同這個為了每日三餐而拋棄了一切的人，是多麼不相同呵！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sup>①</sup>

他禱告了一遍又一遍，不斷地划十字，跪下去又站起來。

“天上的主人在天堂門口賜給人們永生。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只有通過懺悔才能得救；救世主呵，把我召到您的身邊吧！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後來，柯里轉了一個身，看到了他的妻子，可是他錯誤地把妻子的亮晶晶的眼睛，看作是聖母瑪利亞臨盆時的眼睛。他把瑪琳娜的雪白丰满的大腿，當作是耶穌的優美的身軀；瑪琳娜的天鵝般的脖頸似乎發高烧似的悸動着，但可憐的柯里卻把它當作是約瑟的聖潔的形象。總之，瑪琳娜的丰满的身體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感受。

過度的勞動和過分的焦慮，不僅拖垮了柯里的肉體，而且也打垮了他的精神。熏香的煙霧，修道院院長和修道士的講道，教堂的噹噹的鐘聲，聖餐聖禮，護符咒文，地獄里的滾沸的油鍋，這一切把他的身體熏成了一塊干麵包。

當柯里提高嗓子說“救我們脫離凶惡”時，瑪琳娜以為禱告要完了。但是，他又接着禱告下去：

“全能的上帝呵！把您的眼睛從天上轉到您用右手培植起來的這片神聖的葡萄園吧！……”

瑪琳娜再也忍不住了。她的眼淚奪眶而出，她伏在枕頭上哭泣起來，扯着自己的頭髮。

“聖母瑪利亞呵！我的丈夫怎么了呀！”

瑪琳娜哭着，而柯里卻低垂着頭，跪在堂屋的聖像面前睡着

---

<sup>①</sup> 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

了。虽然他靠着墙，可是在梦中却同一群六翼天使和小天使，手挽手地在美丽的天堂平原上空飞翔哩。

主呵，怜悯我們吧！ 主呵，怜悯我們吧！

周明琛 譯

# 金 泉

——綠林的爱情

納伊姆·普利夫提

从圣伊利亚山和圣普罗多姆山上俯瞰那被連年战禍所破坏的沃斯科皮亚城的废墟，使人感到抑郁。很难想像沃斯科皮亚昔日的那番繁荣昌盛的景象。当年全城划分为三个区，到处是白石块砌成的多层建筑，如今只剩下一片瓦礫，当年百花爭妍的花园，現在滿目荒蕪。这座古老的城市当年繁荣的迹象之一，就是那一道道笔直的石鋪的寬闊馬路，当初馬路上車水馬龙，絡繹不絕，过往商队的騾子佩戴着銀鈴，发出悅耳的声音。如今这些街道却寂无一人，逐漸被青草所复盖，似乎有意要拭去这光輝过去的最后一点痕迹。

沃斯科皮亚当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四十座教堂都是当时最聞名的建筑大师所修建、油飾，教堂所在地如今变成一块块小小的高地，現在高地上的一丛小房与当初的教堂相比真是何雷霄壤了。

这地方真是几經灾禍，几經兵燹啊！最初它被土耳其人所破坏，后来又因地震墙倒屋塌，剛經修复，又遭到希腊人的洗劫。最后是意大利人的蹂躪。

不过如今每逢夏季，沃斯科皮亚就重新活跃起来。周围的



山巒一片青翠，古松參天，到處迴蕩着鳥兒的鳴囀與到這裡來度暑假的少先隊員們的談笑。那泉水，那茂密的樹林，那些年輕人幽會的地方都是純潔的私語與偷吻的見證。夏令營里生活鼎沸，歡快的音樂在深夜仍迴旋不絕。

許多地方都有泉水，但是沒有一處的泉水能與沃斯科皮亞的噴泉相提並論。你試試閉上眼睛想像一下自己置身于瀑布萬千的夢境之中的情景吧。

沃斯科皮亞的噴泉與泉水真是不可以數計啊！這裡有小牧場泉、大牧場泉、喬莫里泉、帕夏塔泉、沙納斯泉，還有懶漢泉、貝希泉、金泉等等，等等。它們似乎樂於追懷它們所沖洒的這塊土地的往事與逝去的光榮。

金泉啊！一位年輕的姑娘曾在這裡舍身，為什麼不把這泉水稱為露絲泉呢？

金泉的泉水匯入附近的小溪的地方，是一個幽靜的角落，柳蔭如蓋，泉邊的两株垂柳像兩名忠實的衛士。

望着淙淙的流水，水中粒粒金沙，映着陽光，仿佛雪花的晶体一般。傳說這就是那位不幸的姑娘的項鍊。泉水涓涓下瀉，發出潺潺的水聲。入夜，泉水猶如一面明鏡，映着月光，淙淙的水聲不斷，仿佛在唱一支永無休止的催眠曲，仿佛在謳歌綠林的愛情。

兩百來年前，沃斯科皮亞是這一帶最著名的城市，是與奧斯曼帝國廣闊地區交通貿易的樞紐。城裡當時有許多所中學校、一所大學和一家印刷所。

這座風景如畫的城市，周圍高山環抱，是富人避暑的勝地。他們來到這裡，呼吸着山中清新的空氣。到處是風姿綽約、健康

嫵媚的姑娘，他們就在这里寻欢作乐，消遣散心。因此才有許多獻給沃斯科皮亚少女的歌曲。

是那晶瑩的泉水还是山中清新的空气使这些少女个个出落得如此嫵媚，如此标致？

若干年前，最漂亮的一位少女要算索达老爷的女儿了。她的名字也和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她叫露絲，沒有比这更适合于她的名字了。她那玫瑰色的双頰复着一层軟軟的茸毛，像六月的鮮桃。她从泉边提着一罐水回家时，她那茸毛扑扑的脸上的汗珠像玫瑰花瓣上的朝露，在阳光下閃爍。一串金項鏈裝飾着她皙白的頸項，綉花头巾裹着她的辮发。她那雪白的胸脯像石榴一样飽滿。

她是独生女。父亲非常寵爱她。一想到女儿不久即将离开娘家出嫁，他就伤心。他怎么舍得离开他那掌上的明珠？

但是有朝一日桃子成熟了，它就在叶丛里窺視，盼望能有过往的人把它摘下来，藏到怀里。尽管离开母枝是痛苦的，但它却仍然急不可耐地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要是沒有人摘，那可真不堪設想！桃子会熟透，干癟了，落到地上。这样落下来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怜啊，我的朋友！

爱情的箭还不曾射中年輕的露絲的心房，她的枕头也不曾被別离的忧伤的泪水浸透。她怀着孩子般的純洁的感情爱着每一个人。她爱她的母亲、父亲，爱她的亲属和她那啾啾直叫的羊羔，但她从来还不曾體驗过恋人的爱情。

仅仅有一次，露絲正当荳蔻年华，一位綠林英雄来她家作客，这位客人的目光使她感到震动。

他在楼梯上遇見她，于是問索达老爷：

“这是您的女儿嗎，老爷？”

“正是我的女儿！”老爷回答說。

“她太漂亮了，請您为我保护她。要是您拒絕，我就把她帶走！”他又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到露絲身上，露絲站在楼梯台上一动也不动。

她最初的反应是惊恐，继而憤怒，年輕的姑娘听到有人提亲总是这样的。她脸上泛起紅暈，双頰像田野里的罌粟花，变得緋紅。她手里拿着水壶，像凝固了似的站在那里，激动得难于自持。她心跳得要命，真怕这位綠林英雄还会說出什么不中听的話来。

但是綠林人再也沒有說什麼。当他走过她身旁的时候，他很想伸手去爱撫她，可是他克制住自己，沒有这样作，只是用手扶了扶帽子，傲慢地朝她微笑了一下，就下楼去了。他把帽子上的黑飄带往旁边一甩，每下一步楼梯，匕首的鞘就碰着他的膝盖。随后他跨上駿馬，馬儿吐着白沫，汗水淋淋，嘶叫着疾馳而去。馬蹄踏着圓石鋪砌的道路，留下閃閃的火星。露絲只看見綠林人帽子上的飄带像雄鹰的双翼，迎风招展，还看見馬蹄奔跑的地方揚起淡淡的一溜黃色的烟尘。看起来簡直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飞翔。庭院里又寂靜下来，露絲感到悵然若失。不錯，那是她的一顆心被綠林人帶走了。

她盼着再見到他，可是綠林人从此再也不曾露面。索达老爷与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关系密切，他們都是索达家里的常客。很多人都到索达老爷家里来，可就是見不到“他”的影子。

露絲总是偷偷地窺視他們，总想跟他們打听“他”的消息，可是誰能告訴她这位綠林人的踪迹呢？何况她又怎么好开口向他們探問一个她連姓名都不知道的男人呢？

岁月流逝，露絲那最初的震动簡直像遙远的、模糊的回忆。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当真体验到这震顫的心情呢，还是仅仅一場梦？她終日操劳，干活的时候总是又笑又唱。她的愉快情緒很有感染力，每个人，每件东西都和她一起欢笑，家里的人，甚至花盆，泉水都随她一起欢笑。在她天真愉快、精神宁靜的时刻，她偶尔也想到这个綠林人，盼望着能再看到他那敏銳的目光！

她怎么知道有朝一日他們竟会突然相逢！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它把已經到手的幸福从你手中夺走，有时却又迂迴着，出其不意地把幸福送到你的手里。

那是一个傍晚，她在泉边打水的时候发生的。她听见馬蹄声順着山谷朝泉边走来。当騎馬的人勒住韁绳在泉边停下的时候，她連头都沒有抬，繼續灌水。

騎馬的人看見水中映出的姑娘的面影，不觉一楞。是姑娘当真跟影子一样漂亮，还是这泉水把她照美了？他不想下馬，只想看看姑娘的模样：

“我的姑娘，您是誰家的女儿？”

姑娘沒有回答。她脸紅了，抬起头来，想偷看騎馬的人一眼。她觉得意外，感到心里一震。她觉得自己見過这对敏銳的黑眼睛……“天啊！”她心里想，“难道这会是‘他’？！”当她发现他脸上的那块黑斑，她的疑虑消失了，她的心簡直要跳出来。

露絲又朝騎馬的人望了一眼，輕輕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去。太阳地里放着一壶水，可露絲的双手再也沒有力气把水壶提起来拿走了。她急切地盼着他能认出她来。

騎馬的人並沒有下馬。他把系着黑飄带的帽子推到脑后，前額上露出一綫黑发。他的黑眼睛閃閃放光。他放下韁绳，想

跟这位云雀般的少女攀谈几句。他于是俯下身，要水喝。

姑娘没有回答，正拿起水壶要走，他突然像只雄鹰，跳下马来，拦住她的去路。

于是姑娘央求他说：

“让我走吧，我父亲等着我呢！”

骑马的人唇边浮出微笑，回答说：

“你不让我喝口水，我就不放你走。”

“水？”姑娘困惑地说。“你想喝水，就在泉里舀吧。泉里的水更清。”

“我一辈子都是喝泉里的水，这回我可是要喝你手里的水，喝你壶里的水。”

露丝起初很犹豫，后来红着脸把水壶递给了他。

“等他喝完水我就走……看来他根本不会认出我了。他把我忘了。”

绿林人伸手接过水壶，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漂亮的少女。他把水壶举到唇边喝了个痛快，目光一直不曾离开少女的身上。他喝饱以后，把壶拿在手里，堕入了沉思。他在追忆什么。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对漂亮的眼睛？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天仙一般的姑娘？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露丝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把水壶还给我吧！我得赶紧走了，家里的人等着我呢！”

“我会把壶还给你的，可你送给我什么作纪念呢？”

“我没有东西能送给你，因为我是个姑娘，姑娘家从来不送东西给别人作纪念的。”

绿林人很窘迫，他把一只手举到头上说：

“我亲爱的姑娘，原来你不仅漂亮，而且聪明！我永远不会

辜負你！……”

她叹了一口气，鼓起勇气說：

“你再好好想想吧！也許你已經对別的姑娘发过誓盟了！”

綠林人吃了一惊，皺了皺眉头。太阳漸漸隱沒在山背后，对  
面的松林也变黑了，給人一种肃穆之感。圣普罗德霍米教堂的  
钟响起来，两只被惊起的麻雀飞到柳树上，栖在柳叶丛中。綠林  
人觉得自己輸了，于是摇摇头說：

“走吧，我的姑娘，你走吧，不过你記住我永远不会放掉你！  
我要来把你拐走，把你帶到我那里去！”

露絲回嘴說：

“你永远不敢碰索达老爷的女儿！”

綠林人站在那里沉吟起来，他用手指捋着胡須，回忆着他在  
索达老爷家里的楼梯上遇見索达老爷的小女儿的情景，然后說：

“索达老爷只有一个女儿，她現在还完全是个孩子呢！”他注  
視着露絲的眼睛和頸項，回忆索达的小女儿的眼睛和頸項。眼睛  
和頸項完全一样，只是更成熟，更充滿热情。“如果你說得不錯，  
那你正是我要挑选的人！”

姑娘微微一笑，伸手去拿水壶。

“你可以把水壶拿走，只是我得要一件紀念品作为你我訂婚  
的标记……”

“我沒有任何东西可給你！”

“把你手上的戒指給我，我发誓至死不离开它。”

露絲望着自己的手，撫摩着手指上的戒指，看样子她似乎想  
把戒指取下来，可是她搖了搖頭，用坚决的声調对綠林人說：

“我不敢把它送給你，我的山里的勇士！要是回家后我的  
父亲、我的母亲問起我的戒指到哪里去了，我用什么話来对他

們說？”

“就告訴你母親，說你在泉邊打水的時候丟了！”

“不能這樣！我不能撒謊，因為我是阿爾巴尼亞人！”

馬兒嘶叫起來，似乎因為聽到這樣的回答而感到高興，騎馬的人卻嘆了一口氣。

“那把你的手鐲送給我！……”

“不，不行。別強求吧！”

姑娘越是守規矩，他覺得越喜歡她。她不僅漂亮，而且有胆略。

“那把你的項鍊給我吧！我要把它當作護身符掛在我的胸前！”

“不，不！要是母親問我，要是父親問我，可憐我對他們怎麼說呢？”

“就說在泉邊被山鷹叼走了！”

“我不能撒謊，我的好人，因為他們立刻會從我的眼神里識破。要是你當真像你說的那樣愛我，你就不會要我去撒謊了，因為我要是今天能對他們不忠實，以後就可能對你不忠實。”

再沒有比這番話使他感到更高興的了。他伸開兩臂喊道：

“你正是我一心盼望的姑娘，我的姑娘！不管你是否給我信物，從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了，直到末日審判的時刻來臨。我向天地起誓決不另娶！”他說完這話，朝她走過兩步，抱住她的肩膀，把她攬到自己身邊，像新婚夫妻在新婚的夜晚一樣，熱情地吻了吻她。露絲像風中的白楊樹葉一般，渾身顫抖，把頭靠在他的胸前，哭泣起來。她由於愉快，由於感到難以言喻的深深的爱而落下淚來。她覺得她的淚水表達了她的舌頭和她的心所難於說明的一切。

“你为什么哭，我的好姑娘？”綠林人問她，生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对她不逊。

“我等你等了好久啊！……”她回答說。

泪水順着她的面頰淌下来，她依偎得更紧，似乎預感到罪恶而求他庇护。她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聞到他身上的气息。

他用白衬衣的衣袖揩着她面頰上的泪水，百般地劝慰着她。等她平靜下来，他們就双双坐在柳蔭下，絮絮私語起来。

原来他們在索达老爷家里初次見面的时候，两人就一見傾心，別离的这一段時間，双方都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快乐的時刻。

露絲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情話，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高兴。她觉得这幸福的時刻将像山泉里的清水，永不消逝。可是当她朝綠林人的馬鞍瞟一眼，看見鞍上悬着两把匕首，他的腰里还挂着一支手枪，她感到不安起来。

“你为什么总带着这些东西？我真怕看你佩着这些东西。”

勇敢的綠林人却自豪地回答說：

“我是綠林的豪杰。一个綠林人若是沒有武器，就像獅子沒有爪子和牙齿。你知道我們当綠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嗎？让我念一首詩給你听吧：

坚硬的石块为他作枕，  
綿綿的青草作他的軟床，  
片片雪花落在他身上，  
在凄风苦雨中他又湿又凉，  
使他温暖的呵，只有太阳……

“我們跟需要面包和盐一样，需要武器。現在我們人数还很



少，但是終究会有很多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每个人都会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赶走。不过即便現在敌人也很害怕我們，因此他們才派兵来抓我們。可为什么要抓我們呢？就因为我們要当自己命运的主人。”

对面的山谷暗了下来，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圣普罗德霍米的钟声又响起来，一天过去了。月光越来越亮，像一块絨毯一样，复盖着整个大地。白楊树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泉水像燃烧起来一般閃閃放光。当金星升上地平綫，在树叶丛中閃爍的时候，姑娘站起身来要走了。在她离去之前，他問她：

“你明天还到泉水这里来嗎？”

“我一定来，我是多么盼望見到你啊！”

那个礼拜的每天傍晚他們都在泉边会面，像一对愉快的恋人，在垂柳下接吻，爱撫。那天空的月和泉中的水成了他們純洁、真摯的爱情的見证。

但是他們的爱情和欢乐非常短暫。持續的时间还不及盛开的紫蘿兰，还不及曇花一現。

土耳其兵对阿尔巴尼亚的“非法分子”展开了全面围剿，他們最后一次会面时，綠林人对她說：

“我的草屋当然比不上你父亲的房子那样华丽，但是我的爱会使你感到溫暖。你願意跟我走嗎？”

“你走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你，即便住山洞我也要跟你一輩子。”

綠林人于是撫摸着她的发辮，吻了吻她，对她說，一周以后新月初升的时候，他会来接她，要她在泉边等候。

他說完就到树林里去找等待着他的伙伴了。

他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来，因为土耳其人在战斗中把他打

死了。他不曾履行自己的諾言，他怀着难于弥补的遺恨死去。他倚在松树的树干上，恳求他的伙伴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帶給他的未婚妻，她手里拿着小包在沃斯科皮亚泉边等他。弥留的时刻，他突然看見朦朧中有两只鷹在高空飞翔，他于是囑托它們帶了下面的口信：

雄鷹啊，你这凶恶的猛禽！  
你可以把我的肉体全部鯨吞，  
只求你留下我的双眼！  
因为宅属于勇敢的人！  
要是母亲問起，  
就說：“他已經成过亲！”  
要是她問起我的新娘，  
就說：“两颗子弹射中了他們！”  
要是她突然昏厥，  
就說：“他的归期已經临近！”

他望了望高高的松树，然后把目光轉向东方，朝升起的太阳投了最后的一瞥，然后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在他們約定的第七天，露絲在泉边等他，一直等到夜深。第二天她又从清早一直等到一弯新月在山頂出現，但是始終不見他的踪影。等他的时候，她不住地叹息，嗚咽，痛哭。綠林伙伴們从这里經過，但是他們什么也沒有說，他們以为別人会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帶給她。第二天，第三天她一直哭着，等待着自己的心上人。她的泪水使泉水汹涌起来，她的嗚咽使柳树颤动起来，伸开枝条为她揩泪。她哭了又哭，手指变瘦了，戒指从她手指上

滑下来，她的手皺縮了，手鐲也从手腕上滑脫，她的頸項憔悴了，項鏈从頸上滑下来。她那美丽的項鏈落到泉水里，像雪一般溶化了。

她不住地嗚咽，痛哭，漸漸憔悴下去。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在泉水中看到爱人微笑的面影在召唤她去，于是她就纵身跃进泉水深处不見了。不幸的露絲就在她当初体验到爱情的喜悦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索达老爷为了紀念他的爱女，后来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噴泉，这座噴泉至今还保留着。

現在每当露絲溺水的忌日，据说附近的柳树都发出刺耳的尖声，泉水也像少女在嗚咽一般淙淙作响。

1955年于沃斯科皮亚

苏 玲 譯

## 作者簡介

**农达·布尔卡** 一九〇八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帕尔梅特，現在地拉那的列宁高級党校教授文学。他在一九三二年就开始写作，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当夜鶯哭泣和欢笑的时候》。解放后出版的作品有詩集《在星光中》(1950)，見聞录和小說集(1955)，諷刺詩集(1956)，《观察》(1958)等。

**斯泰利奧·斯巴塞** 一九一四年生于阿尔巴尼亚普列斯巴的格洛莫齐村的一个貧农家庭，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說《为什么？》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年以后又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說《阿菲尔蒂塔》。解放后他除了写小說和文学評論外，还編写了許多供教学用的語言和文学課本。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說《他們不是孤立的》(1953，曾获国家奖金，有中譯本)，《阿菲尔蒂塔重返农村》(1956，《阿菲尔蒂塔》的續篇)，儿童文学作品《乡村来信》(1958)等。他的近作是长篇小說《在湖畔》。斯巴塞曾于一九五六年来我国訪問过。

**舍夫克特·穆薩拉伊** 一九一四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区的斯莫克希納村，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总書記，人民議會議員。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写作，作品大部分发表在反法西斯青年組織的秘密报纸《自由呼声》上，以后又出版了政論集《昨天和今天》(1944)，諷刺作品《巴里·康毕塔耳的历史》(1944)等。解放后的作品有幽默小品《选举即将开始》(1948)和《难忘的往事》(1957)，以及許多短篇小說、特写等。他的短篇小說集《那就是我，乔博·拉布西》，在为紀念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而举行的文学竞赛(1959)中获奖。穆薩拉伊曾于一九六〇年来我国訪問过。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一九一五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主席，人民議會議員，大学教授。他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就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于一九四三年加入共产党。他的第一本詩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解放后他写作了长詩《呵，普托兰》和《致恩維尔》，詩集《在和平的金色的羽翼上》，短篇小說集《青年之路》和《五故事》，长篇小說《解放者》（两卷，第一卷曾获国家奖金），短篇小說集《樞紐》等。他还写了許多評論民族复兴时期作家的重要論文，并参加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的編写工作。他的近作是詩集《歌謠集》。舒特利奇曾于一九六四年九月率領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訪問。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一九一九年生于阿尔巴尼亚斯克拉巴里地区扎洛什尼亚村，解放前当过农村教师，現在“納伊姆·弗拉舍里”国家出版社工作。他于一九四二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在游击队里負責党的工作。扎洛什尼亚著有短篇小說集《在游击队的篝火旁》、《时代变了》、《空中楼阁》和《在托莫里山下》，长詩《驅遣》、《在人民心中》等。

**索瑪·卡乔里** 一九二〇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的什提卡村一个貧农的家庭，一家人大半生都过着移民的生活。他在一九四〇年移居到保加利亚索非亚，在那里从事把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譯成保加利亚文的工作。卡乔里出版过短篇小說集《忧虑的生活》和《难忘的日子》，他的近作是长篇小說《为了祖国》。

**法特米尔·吉亚泰** 一九二二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尔察，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协会机关刊物《十一月》的主編。他在年輕的时候就参加解放祖国的战争，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員，并开始編写歌曲。他的第一部作品《血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此后又陸續出版了《收成沒有烧毁》（1949），《游击队员班柯之歌》（1949，有中譯，收在《吉亚泰詩选》中），小說《河靜敌未清》（1951，有中譯本），喜剧《年輕的伙伴》（1953），儿童故事集《阿尔巴尼亚的心》（1953），小說《瓦解》（1954）和《丹娜》（1954，曾获国家奖金，有中譯本）等。他的近作《沼泽地》发表于一

九五九年。吉亚泰曾于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两次来我国訪問。

**齐尼·薩科** 一九二一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紀洛卡斯特，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民間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并在游击队里加入了共产党。他出版过的作品有《給少年的詩》、《生活与斗争》、长篇小说《小麦》和《幸福的日子》、短篇小说集《第一天》、詩集《我們的孩子》和《金色的白楊魚》等。此外，他在阿尔巴尼亚民間文学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薩科的近作是短篇小说集《人与事》。

**雅科夫·佐泽** 一九二三年生于阿尔巴尼亚費里西南的一个小鎮，現在地拉那大学阿尔巴尼亚語言文学系任教。解放后，他曾在《青年报》做編輯工作，并写作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先后于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八年出版。此外，他还写了剧本《奥索姆河的怒吼》和《心》等。佐泽最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河》。

**阿里·阿布迪荷沙** 一九二三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一九四二年参加游击队，曾任《战士报》的編輯和《七月十日》、《恒星》杂志的主編。阿布迪荷沙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出版的小说集有《在我們的山上》(1952)和《一个暴风雨的秋天》(1960)等。

**索梯尔·安多尼** 一九二五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德伏尔区齐奇希蒂村。一九四三年他参加了游击队，他的早期文学作品都是在地下刊物上发表的。解放后出版的作品有《高地上的十二月》、《游击战争》、《莫拉瓦故事》等。

**納伊姆·普利夫提** 一九三二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的雷霍华村一个貧农的家庭。从一九五〇年起他就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和特写，曾連續数年为幽默报纸《馬蜂》撰稿，目前担任《恒星》杂志的編輯。他的作品集有《乡間的故事》(1956)和《狼皮》(1958)等。

[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 2 7 1

SS□ = 1 0 4 6 8 9 1 2

□□□□ = 1 9 6 4 □ 1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